

武俠世界

第32年

5

$12.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新著「弒父」，金竹幫幫主霍韜略正當事業處於高峯時，遇到一個幪面殺手，用盡種種方法要殺他，他爲了把殺手引出來，特意上山閉關引敵，却引出了一連串的禍事，當他出關，他發覺整個金竹幫已爲其他江湖幫派所瓦解，究竟這個幪面殺手是個甚麼人？爲何非要毀滅霍韜略的生命與事業？內文情節錯綜複雜，佈局巧妙離奇，更有緊張激烈的拚鬥場面，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劉浪先生新著一期完短篇故事「千面郎君」、石中蓮新作「比武招親」在今期同時刊出，多篇佳作，精彩感人，值得一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吳道子先生所著「浩然一劍動江湖」，上官浩然接受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之邀，與李無雙合作，四處挑衅三才教分舵，藉此引出三才教教主，憑着兩人高超技藝，於一次行動中，終於……故事情節生動活潑，請留意下期的刊出。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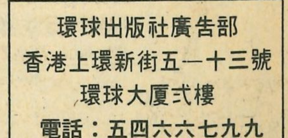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2年

第 5 期

（總號1605）

1959年 3 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恩怨錄

南宮宇·文
可飛·圖

弒父

連番恐嚇 神出鬼沒

「大爺，一切都準備好了！」

霍大爺睜開惺忪的睡眼，漫應道：「好，」頓了一頓，才道：「你們都出去，不用侍候，沒有我的呼喊，不許再進來！」

衆丫頭應聲離去。

霍大爺站起來，把身上僅餘的衣物脫下，快步的踏進了那大木桶。

木桶之內，是溫度適中的熱水。

他全身投入熱水中，身上每一個毛孔都彷彿張開了似的，有說不出的舒暢。

他一動也不動的坐着，享受熱水刺激着肌肉。

他感到極大的滿足。

本來，這種舒筋活絡的玩意兒，霍大爺每天都可以享受一次，可惜他並不是普通的大爺。

他姓霍，名韜略。

他有一個極爲文雅而又書卷氣的名字，霍韜略，既有文韜，也有武略。

然而，他却不是一個儒雅的人。

他沒有文韜，却有武略。

他有一身橫練的功夫，南七北六十三省，那個不佩服他使的「齊眉金竹」？

十六個分舵都尊稱他爲舵主。

霍韜略便是「金竹幫」的幫主。

所謂「金竹」，其實是苦力搬運用的擔挑，美其名曰「金竹」。

換句話說，霍韜略便是沿海一帶及長江黃河兩岸的苦力大龍頭。

不要小看這幫人的力量。

只要霍韜略一聲令下，他們一同放下擔挑，足以使很多海港癱瘓。

苦力的生涯不易爲，既要氣力，也要武力。

他們都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人，他們的拳頭便是正義，擔挑代表眞理。

做一個苦力的統領更不易，要有足夠的人面，也要有足夠的信服力。

因此，能夠成爲「金竹幫」的幫主，更是一件大大不易的事情。

霍韜略每天要處理的事實在太多，隨了處理各地分舵的報告之外，幫內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麻煩他老人家。

雖然，近年來他已把權力下放。

很多事情都交給了他身邊的兩個功臣去做。

霍韜略生性多疑，不過，他却十分信任這兩個功臣，因爲他們曾經與他出生入死。

爲了擁護他爲「金竹幫」幫主，兩人曾爲他幾乎喪失性命。

兩個都是武功極佳的人。

一個名叫郭操，外號「手操勝券」，這人外貌高大威猛，常常給人一種成竹在胸之感，他是霍韜略的軍師，在需要想計策，籌謀略的時候，自然少不了他。

另一個叫毛蟹，外號「橫行無忌」，這人的外號，並不是輕易得來，在這以拳頭爲重的時代，那會有人讓你橫行無忌！

不過，毛蟹的武功實在好，他一拳能擊斃一頭壯牛，一掌也可以使一匹高頭駿馬昏倒過去。

他雖是「橫行無忌」，但是對霍韜略却是必恭必敬，他是霍幫主的左右手，尤其是需要用武功之際，當然是少不了他。

霍韜略有了這兩個重臣，才可安心放下一切，享受一下人生。

* * *

這裏並不是普通的妓院，而是一處經過精心安排的享樂之處。

霍韜略雖然喜歡溫香軟玉，却不喜歡麻煩，因此，他從來不會金屋藏嬌，只要興到，他會示意郭操與毛蟹，他們自有好的安排。

這次的安排實在不錯。

剛才侍候霍大爺的那位——他沒有問過她的姓名，這是他的習慣，他一向認爲這些事情都是過眼雲煙，不用甚麼紀念或追憶。

不過，他仍然回味着。

忽然，他有一個特殊的感覺——似乎有人進了屋內。

霍韜略站了起來，叫道：「誰？」

當然是沒有人回答。

他又重新閉上眼睛，自忖：「有誰敢進來？」再度陷入了昏睡的狀態。

過了一會，他感到胸口有一陣涼意，於是張開眼睛，只見本來浸過他肩膀的水却已下降，露出他毛茸茸的胸膛。

他感到一陣心驚。

當他低頭看看地上，更令他心旌爲之搖動——只見地上有一大灘水。

水是從他的木桶流出的。

這種大木浴桶，是用橡木做的，木質極爲堅硬，加上浸水多年，木桶根本不會漏水。

但水的確是自木桶流出，那是一個洞，一個可以穿過食指那麼大的洞。

他記得很清楚，當那幾個丫頭離開的時候，地上是乾爽的。

這木桶根本不會漏水！

* * *

可是，如今却是一地濕透，幸好近門之處有一張地毡，否則水早已流出外面！

但也因爲有這地毡，而沒有驚動外面的人。

霍韜略「霍」的站了起來。

他一手拿起旁邊的衣衫，立時披上。

霍韜略畢竟是霍韜略，他在披上了衣衫之後，人已回復鎮定。

他柔聲道：「既來之，又何必躲躲閃閃？」

水已止住，因爲水位已低過洞口。

沒有回聲。

霍韜略又道：「你若有本領，何必怕見大爺？」

仍然沒有回聲。

只見那邊長幃之後，似有飄動。

霍韜略再不猶豫，一掌使出。

那長幃後面是一條支柱，支柱「克勒」一聲，竟然半斷，如果長幃後面有人，那人定然……

沒有人，長幃飄動，只是因爲有一陣微風吹過。

霍韜略更覺心寒，不過，他的外表仍然表現鎭定，他不能示人以弱——假如那人仍在的話。

他再等了一會。

大廳之內，再也沒有甚麼聲息。

以霍韜略多年的應變經驗，那人應該早已離去。

他走近那大木桶。

他用食指穿過那個洞，那個洞與他的食指一般粗。

他又感到一陣心寒：「甚麼人可以戳穿這木桶？戳穿這木桶已是可怕，更可怕的是對方怎能全然沒有驚動他？假若他戳的不是木桶，而是自己的胸口……」

他不敢再想下去。

他高聲大叫：「人來，人來！」

五個丫頭立即走進來。

「大爺，大爺！」

「你們都在外面？」

五個丫頭齊聲道：「都在外面！」

「剛才有沒有人來過？」

五個丫頭互望一眼，道：「沒有！」

她們看見地上有一大灘水，臉有惶恐之色。

霍韜略道：「你們敢肯定？」

爲首的丫頭道：「我們一直在外面伺候，沒有離開過，假若有人……」

「好了，你們退下，立即備轎！」

霍韜略知道，再問下去也是枉然。

一個連在自己身邊鑽穿木桶自己也不知道的人，那些丫頭怎會知道？

那個究竟是甚麼人？竟有這麼大的本領？

那似乎是一次恫嚇，但動機是甚麼呢？

他抓破了頭皮也想不出來。

當他坐轎回府的時候，一直都在轎內戒備着，可是，他却安全地回到大府。

＊　＊　＊

霍韜略並沒有把這事告訴任何人，包括他的兩個忠心手下。

郭操與毛蟹也沒有在他面前提起過那次的安排，他們都明白，霍韜略如果有不滿意的地方，自然會向他們示意，他既然沒有表示，他們自然不提。

在事情發生後的幾天，霍韜略一直有點惴惴不安，不過，他却沒有顯露出來。

他一直小心戒備着，也小心觀察着他身邊的人，包括郭操與毛蟹兩人，完全沒有發現可疑。

幫內的事也沒有甚麼不妥，一切如常。

逐漸，他對這事開始忘懷。

一直到了六個月之後，那是初秋時份。

秋天，霍韜略的後院裡菊花盛開，他並不是一個風雅的人，但他却極愛吃蟹。

那天正是把盞持蟹賞菊的好日子。

霍韜略目的是好好吃一頓蟹，他叫了郭操來陪他，因爲郭操也十分喜愛吃蟹。

可是，他却沒有叫毛蟹來。

也許，這是一種避諱，毛蟹雖然是人，但叫他一起吃毛蟹，似乎有點那個，因此，他沒有叫毛蟹前來。

他們邊吃邊喝，高談闊論，其樂融融。

他們每人吃了八隻蟹，感到極爲滿意。

郭操告辭之後，霍韜略獨自坐在後院內。

那時金風送爽，在酒半醉，人微醺之下，實在有說不出的快意。

霍韜略靠在太師椅上。

那是他自己的後院，外面有很多護院的武師，因此，他完全沒有戒備。

忽然，一陣狂風驟起。

那陣狂風過後，本是杯盤狼藉的桌面，竟然全無一物，因爲這風實在太大了，竟把所有的東西吹跌在地上。

那些傭僕聽到聲音，立即進來收拾。

霍韜略的酒意已全失。

他喟嘆：「好大的風！」

忽然，他呆着，因爲那陣風不單吹走他桌面上的杯盤，而且吹走了他多盆的菊花。

那些菊花都是由專人料理的，知道今天幫主要賞菊，更是着意佈置一番。

可是，如今幾十盆的菊花，再也沒有一片黃瓣留下，全變了禿枝！

好大的風！

霍韜略的心忽然狂跳起來。

在這天朗氣淸的秋夜，何來這一陣狂風？

這一陣狂風，爲何只吹在他的院子內？

他立刻召來外面的武師，問道：「外面有沒有被狂風吹過？」

「沒有！」

他一連問過守在三處不同方向的護院武師，都得到相同的答案。

那一陣風並不是天然的風。

假若是人爲的，那人的掌力，簡直是匪夷所思！

假若那一掌，是向着自己的胸膛……

霍韜略不敢再想下去。

那夜，他完全無法闔上眼睛，因爲他一闔上眼睛，便會看見一個巨人，那個巨人一掌使出，使他血染胸膛。

事後的兩天，他吩咐手下小心搜索後院，結果發現了一雙脚印。

那雙脚印是印在後院的石台之上。

那表示甚麼？是故意留下的恫嚇痕跡？

霍韜略也沒有把這事告訴郭操，但他一直小心着，可是六個月內，再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使他再度鬆弛下來。

霍韜略仍然是狐疑着。

＊　＊　＊

又到大雪紛飛的日子。

那日，郭操與毛蟹都在場，大雪在半空之中飛舞着，他們正圍爐喝酒賞雪。

霍韜略道：「很久也沒有看過這麼大的雪了！」

郭操道：「是的，所謂雪兆年豐，看來今年一定是個好時年！」

毛蟹也道：「倒是難得寧靜的一年！」

霍韜略道：「提起這一年，倒是辛苦你們了！」

郭操道：「這些都是份內的事！」

毛蟹道：「主公也應趁這年來到處一片昇平，好好休息一下！」

霍韜略對這兩個下屬非常信任，也非常愛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既懂得做好份內之事，也懂得說話，令霍韜略開心，却又不是阿諛諂媚。

霍韜略舉起杯來，一連與他們乾了三杯。

三人都喝得興高采烈。

忽然，奇事來了——

外面已是厚厚的積雪，到處一片白茫茫，他們停杯之後，看到遠處有一連串的足印。

是足印，由遠而近。

淸淸楚楚的足印，却完全沒有人，甚至連人影也沒有見過。

以他們三人的武功來說，就算是一隻小兔在雪地上經過，也沒有理由會走漏眼的。

但事實却是如此。

雪地之上，只有足印，完全沒有人影。

他們都不發一言，各自揉着眼睛。

他們沒有看錯，那銀白的雪地上仍然有連串的足印，却全無人的踪影。

他們沉默着，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毛蟹以爲自己多喝了兩杯。

郭操却以爲他們在舉杯之時，那人一閃而過，既有足印，一定有人的，他這麼思索着。

霍韜略也有他的想法。

那一定有一個人，一個動作快至連他們也看不見的人，忽然，他想起過去的兩件事。

當然是指在大木桶沐浴與在後院吃蟹賞菊的事。

那都是發生得快至不可置信的境地。

假若那個人是要襲擊他們，他們三人根本全無還架之力。

想到這裏，他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郭操也道：「主公，怎麼了？」

毛蟹道：「主公，你想到些甚麼？」

霍韜略並沒有說話，只淡淡的一笑。

郭操道：「那人眞快，讓我出去看看！」

霍韜略道：「不，你們留下一人！」

郭操道：「主公你……」

毛蟹已出了外面。

郭操見霍韜略的臉色已回復正常，才道：「主公，你是否曾有些不平凡的遭遇？」

霍韜略沒有答他。

郭操也沒有再追問。

這時，他們淸楚地看到毛蟹走在雪地之上，他的輕功十分到家，三兩個箭步，已走近那一連串的脚印，脚印是由普通的雪靴做成的。

是突然的開始，也是突然的終止。

毛蟹看了一會，完全沒有看見可疑的東西，他聳聳肩，轉身入屋。

毛蟹一抖身上雪花，回到座上。

郭操問道：「有沒有發現甚麼？」

毛蟹道：「只有那脚印，突然開始，突然終結的一連串脚印，那表示甚麼？」

郭操道：「當然是表示那人有驚人的藝業！」

毛蟹道：「既有驚人的藝業，又何必藏頭露尾？」

郭操道：「那可能是一種……」他停下話來，沒有說下去。

霍韜略道：「說下去。」

郭操道：「是一種威嚇？」

毛蟹道：「威嚇甚麼？威嚇咱們？」

郭操也覺得自己有點失言，在這方圓數百里之內，有誰不知道「金竹幫」的厲害？

「金竹幫」不去騷擾他們，已是天大的幸事，有誰敢在老虎頭上捉蝨子？

何況這是「齊眉金竹」霍韜略的府邸？

而且還有三個巨頭在此！

那人一定是吃了豹子膽，虎子心！

霍韜略却不覺得郭操失言，反而

道：「說下去！」

郭操却是不知怎樣說下去。

霍韜略道：「近年來，我們金竹幫開罪了不少人！」

毛蟹道：「江湖上幫會之爭，是免不了的事，但咱們金竹幫，一切都依照江湖規矩處理，大體上，應該沒有問題！」

霍韜略問道：「十三分舵又如何？」

郭操道：「咱們控制嚴密，那些舵主都經過精心挑選，不是好酒貪杯、魯莽之輩，相信他們也沒有甚麼，假若有事，他們一定會親臨幫內！」

毛蟹也道：「幫內之事，我相信沒有問題！」

「那究竟誰有這個本領，前來恫嚇咱們金竹幫？」

「恫嚇？」郭操與毛蟹異口同聲道。

他們都感到奇怪，幫主竟用到「恫嚇」二字。

雖然他們三人在談着，但眼睛却沒有離開過雪地，大雪灑下的速度極快，轉眼之間，那些足印已被新下的雪填平，大地又是一片潔白無瑕。

一個傭僕送來了一壺暖酒。

霍韜略道：「你快吩咐他們剷去門前的積雪，否則過一會後門便難開！」

那傭僕應了一聲便出去。

三人又再斟上暖酒。

本來是開心樂事的賞雪飲酒，如今却變成喝悶酒。

忽然，那傭僕急步而來。

那人有點氣急敗壞地道：「主公，主公……」

「甚麼事？」

「你……你快來看，那些足印……」

「甚麼足印？」

那傭僕因爲走得太快，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解釋，他們三人已隨着他來到前門，門是半掩的。

前門足有半尺厚的雪。

雪地之上，竟有清晰的足印。

那足印自門前十尺開始，一直來到門口，然後再也沒有其他的痕跡了。

那是普通雪靴的痕跡。

看來這些鞋印是剛剛印下的。

霍韜略道：「有人來過？」

那個門公上前道：「沒有。」

「你聽過有人走過的聲音嗎？」

那門公洪丘道：「完全沒有！」

霍韜略望了望屋頂。

毛蟹已一馬當先，一躍上了屋頂，郭操也不甘落後，隨着毛蟹也一躍而上。

霍韜略沒有動，他要維持幫主的尊嚴。

毛蟹與郭操站在屋簷上，只見屋頂白茫茫一片。

白雪之上，沒有甚麼痕跡。

假若那人進入了室內，他的身手實在不錯。

他們看了一會，沒有甚麼發現，便躍了下來。

毛蟹道：「沒有甚麼發現！」

郭操也道：「神龍見首不見尾。」

霍韜略道：「甚麼也沒有，只有這些脚印？」

門公道：「主公，我們應加緊派人把守巡邏。」

霍韜略心想：「多幾十個人又如何！」不過，他仍具幫主風範，道：「好，多派人巡邏，小心門戶！」

他們三人回到喝酒的偏廳。

霍韜略沉默着，兩人也不敢多言。

霍韜略終於嘆了口氣。

毛蟹道：「主公有甚麼難言之隱？」

郭操道：「咱們的命都是主公替咱們撿回來的，爲了主公，咱們甚麼也可以豁出去！」

霍韜略知道郭操並不是在奉承。

毛蟹也道：「只要是主公的事，也是咱們的事！」

霍韜略道：「今日出現足印之事，你們有甚麼看法？」

毛蟹道：「那是一種挑釁！」

郭操比較深沉，道：「主公既然說過，這可能是一種恫嚇，內裡總有些蛛絲馬跡！」

霍韜略道：「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關連……」

他把自己遭遇的兩事說了出來。

毛蟹聽了，只是嘖嘖稱奇。

郭操聽了，却是低首不言。

霍韜略把兩件事情暢快地說完，然後狠狠地喝了一大杯酒，其實，這兩件事一直困擾着他，如今總算向人傾吐，說了出來，倒也暢快。

「毛蟹，你的看法如何？」

「一次，可算是巧合，兩次，三次，無論如何，已不是巧合了！」

「你的假設……」

「我假設有一個人，對你仇恨極深！」

霍韜略對這假設極爲同意。

毛蟹道：「其實那人可以輕而易舉的殺了你，可是他却不想……」

「你認爲他想怎樣？」

毛蟹是個老粗，他可以想出辦法，却想不出因由。

郭操這時才開口道：「主公，你也同意毛兄所說？」

霍韜略點了點頭。

郭操道：「那麼，那人是想在你死前，給你一些折磨！」

毛蟹道：「要你死，但死得十分痛苦！」

霍韜略悚然而驚，毛蟹說得不錯，那人是要自己死，但却要他死得痛苦。

那究竟是甚麼人？

如果是幫會的仇人，他有理由要自己死，但沒有理由要自己死得痛

苦！

郭操道：「這人的武功已至絕頂，看來江湖上，武功可以到此地步的，並不會多！」

霍韜略道：「但世上潛龍伏虎的極多！」

毛蟹道：「如果是潛龍伏虎的，那根本便不會與咱們金竹幫有甚麼過節！」

毛蟹的話極有道理。

郭操道：「無論如何，他一定與主公會有交往！」

霍韜略道：「我也是如此想，可是，我想了半年，也無法想出……以前，我們過的是刀頭舐血的日子，開罪了人當然有，但不致要這樣折磨我……」

他頓了一頓，又道：「也沒有誰有這麼大的本領，在我眼前搗蛋，却不讓我看到他的踪影！」

他們談着談着，已到了吃飯的時候。

外面風雪仍大，發生了足印之事，雖有大半天仍然沒有甚麼事情發生，但郭操與毛蟹決定留在霍府之內。

霍府面積極大，他們可以秉燭夜談。

他們一談便談到深夜。

三更過後，各人才就寢。

兩個客房離開霍韜略的睡房不遠，這也給他一些安全感，雖說那人武功極高，但也不致一出手便殺人。

何況那人並不想立即一刀便殺了霍韜略。

霍韜略心裏已有了預備，往後的一段日子，甚麼事情也會有可能發生。

他是個經得起風浪的人，否則，他也不會有今日這個地位。

在江湖上找生活並不是易事，也從來沒有僥倖。

過去那麼艱苦的日子也可以捱過，他不相信以後的一段日子會難倒他。

他和衣睡下，很快便進入夢鄉。

「火……」

聲音自遠處而來。

霍韜略立時了無睡意，一躍而起。

他走出卧房。

毛蟹與郭操也走了出來。

「火！」

「是那邊！」霍韜略與二人循着叫聲而去。

失火的地方是馬厩，一邊馬棚已燒着了，雖在下雪，仍是火光衝天。

那些受驚的馬在四處奔走。

幾個馬伕不知該去拉馬，還是救火。

救火的人已有不少，他們全力把火路劈開，過了一會，火勢總算控制下來。

霍韜略走近馬厩，只見內裡一團糟，兩匹馬死在地上。

一匹是黑色的，另一匹是白色的。

這兩匹馬都是霍韜略以高價購回來的，馬的外型標緻已不在說，兩匹都是上駒。

雖不算是千里馬，但也是非常難得的。

霍韜略道：「其他馬匹呢？」

「跑開了，沒有甚麼。」馬伕道。

「爲甚麼這兩匹跑不了？」

馬伕道：「我們進來時，兩匹馬已是倒地。」

「你們看，牠們是否被毒死的？」

兩個馬伕上前，小心檢驗兩匹馬。

馬伕道：「沒有中毒的痕跡。」

另一個馬伕也道：「沒有，可能是被焗死的。」

霍韜略並不相信，就算整個馬厩着火，這裏也有足夠的空間，牠們沒有可能是被焗死的。

不過，他並沒有說話。

郭操與毛蟹也上前小心檢看馬屍。

火勢已漸熄滅，天氣極爲寒冷，霍韜略吩咐衆人先回屋內，明天再作打算。

霍韜略、郭操與毛蟹三人也回到屋內。

郭操道：「事情更不簡單。」

毛蟹道：「主公，我們不走了，就在這裏護着你。」

霍韜略笑道：「你認爲這有用嗎？」

毛蟹道：「他可能仍藏在屋內。」

郭操道：「對，有這個可能。」

於是，他們三人不再就寢，坐在大廳之內。

可是，直到天亮，再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以後的十天，他們都是在高度的戒備着，可是却又完全沒有事發生。

在這十天之內，毛蟹與郭操沒有離開過霍府，甚至沒有離開過霍韜略的身邊。

霍韜略沐浴、上茅厠，他們也在外邊等候。

說也奇怪，一直沒有事情發生。

一切似乎又平靜下來。

這天，霍韜略感覺悶起來，便道：「你們也要回去，看看嫂夫人了！」

毛蟹道：「不，主公重要。」

郭操也道：「我們一鬆懈，他便有可能出現。」

霍韜略拗不過他們，這樣又過了二十天。

在這二十天內，他們並不是坐着的等。

他們一面小心戒備着，一面派人在霍府之內，加强了不少防禦措施。

屋外有更多護院的武師。

終於，霍韜略忍耐不住，吩咐他們回去。

郭操與毛蟹只好回家。

但是，以後的每天，他們都留連在霍府之內，一直到深夜才離去。

那人沒有再出現，也沒有甚麼離奇古怪的事發生。

可是，霍韜略所受的痛苦感覺却是大大地增加了。

郭操是個深沉的人，他當然了解霍韜略的痛苦，而毛蟹雖是較爲粗心，也可以感覺到這事對主公的壓迫。

這樣無止境的等待下去，也不是辦法。

那日，霍韜略與二人又再飲酒渡日。

霍韜略道：「我們不能坐以待斃。」他終於把他的心底話說了出來。

郭操道：「是的，我們不能永遠等下去。」

毛蟹道：「那有甚麼辦法，我們連敵人的樣子也沒有見過，怎能採取主動？」

霍韜略道：「郭兄，你有甚麼辦法？」

郭操皺了一下眉頭，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毛蟹道：「有甚麼好計謀？」

郭操低聲地道：「我們……」

霍韜略道：「不要說，跟我來！」

他帶着二人來到一間房間，房內有密室。

他關上了門，才道：「如今可說了。」

郭操道：「我們兩人越是保護主公，那人越是不敢妄動，也許他並不是害怕咱們的武功，而是不想被多一人所見，因此，由明天開始，我們不再出現。」

毛蟹道：「我們暗中保護主公？」

郭操道：「是的，而主公則照日常的生活，甚至可以出外，那人以爲你已放鬆一切，自然再會出現。」

「假若……」霍韜略沒有再說下去，太多的「假若」，一定辦不出甚麼事。

與其這樣無限期的等待，倒不如引他快快出現。

他們部署了一些保護霍韜略的細則，討論到深夜，這才散去。

＊　＊　＊

翌日，郭操與毛蟹果然不再出現於霍府之內。

表面上，保安裝置似已鬆懈下來，再也沒有嚴密的關卡，也沒有護院穿梭巡邏。

一切歸於平靜。

霍韜略也是一如往日，不再蟄伏於府內，他會到城中品茗，也參加一些宴會。

但事實上，保安的措施仍然緊密地執行着，只不過並不是表面的。

這樣過了三天。

一切平安無事，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而霍韜略的每天工作也順利地進行。

第四天，郭操與毛蟹秘密地進入霍府密室之內，與霍韜略檢討一下三天以來的形勢。

霍韜略本身也沒有發覺有甚麼不對勁。

郭操與毛蟹在暗中的監視下，也看不見有甚麼異動。

霍韜略道：「看來那人有一個時期不會動手的了。」

郭操道：「主公托福。」

毛蟹也道：「也許那人有頑童心性，只貪一時高興，當他知道主公身份，清楚咱們保護的措施，因而不敢再犯難了。」

霍韜略道：「希望如此。」

以後的一個月，暗中的保安措施仍然緊密執行，但仍是平靜如一潭死水。

金竹幫內的事務極多，逐漸，郭操與毛蟹往往爲了幫中的事，開始放鬆了保安的行動。

甚至連霍韜略本身也是如此。

而事情也就發生了。

那是四個月之後的事。

那天黃昏，霍韜略在大廳之內，與家人共同慶祝一個女兒的生辰。

他的女兒虛齡十六，但在那個時候，已被認爲是成年人，因而這個生辰也顯得十分重要。

霍韜略看到女兒成長，心中自然十分喜悅，因此忍不住多喝了兩杯。

當他獨自回到書房的時候，已有一些酒意。

不過，他爲了明天要接待一個分舵舵主，無法不到書房去看一些文件。

霍韜略的書房相當大，他並不是甚麼讀書人，但三邊牆壁也擺滿了書籍。

一個不懂文學的人，往往喜歡以書來裝飾。

書籍對於霍韜略來說，除了裝飾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用途，便是用來保護他的重要東西。

事實上，三壁書櫥也是他收藏重要東西的地方，所謂重要的東西，包括他的一些財富，還有一些是關於他們金竹幫的人物名單和一些賬目。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東西。

那是一支用眞金打成的金竹，那是他們幫內的象徵。那金竹有尺來長，中有竹節，而整支金竹是實心的，因此，它除了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幫主標誌之外，價値也是不凡的。

那支「金竹」並非霍韜略自己去打的，而是南北十三個分舵的舵主爲了表示效忠霍韜略而送給他的，而霍韜略也希望這「金竹」可以成爲金竹幫權力的象徵，他打算當自己退出江湖之時，便以此「金竹」來贈與下任的幫主，藉以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他進入了書房，從書櫥中拿出了一些文件來審閱。

審閱完畢之後，本來是相當疲倦的他，竟然完全沒有倦意，那可能是

他喝了不少解酒的參茶。

於是，他打開了另一壁的書櫥。

書櫥之內，赫然是一個水晶箱子，透明的水晶箱子之內，擺放着那支金竹。

在燭光之下，水晶箱子已是燦爛奪目，而那金竹反映出來的金色光芒，更是使人目爲之眩。

他忍不住的讚歎道：「美極。」

就在這時，他發覺書房外面似有聲響。

他急忙把書櫥關上，叫道：

「誰？」

沒有回聲。

他不敢鬆懈，開了書房之門，探頭出外。

外面那有人踪？

他放心下來，轉身回書房之內，忍不住的再打開那收藏「金竹」的書櫥。

書櫥打開了。

他忍不住又讚歎了一聲。

而他的讚歎竟有回音！於是，他回過頭來，但他只能轉了四分一個圈，便不能再轉，因爲他的頸上已架了一柄刀。

一柄非常鋒利的刀。

那薄薄的刀鋒使他全身起了鷄皮疙瘩。

「不要動！」是一個粗豪的聲音。

「把水晶箱子捧出來！」那人命令着。

霍韜略是見過大場面的人，雙手慢慢捧起水晶箱子，道：「好漢是要發財，請拿去好了。」

那聲音乾笑了幾聲。

「慢慢把水晶箱子放在桌上！」

霍韜略依言。

他是一個十分機警的人，在這稍一轉身之際，他已看到對方是一個高大的人。

那人全身黑衣，連頭也是幪在黑布之內。

那柄刀也並非是普通的刀，整柄是黝黑的，刀鋒却閃着一抹冷光。

那當然是一柄極爲鋒利的刀。

他慢慢的把水晶箱子放下。

突然，他雙手一鬆。

水晶箱子「砰」的一聲跌在桌上，同時裂開。

這一變故使那黑衣人極爲訝異，因爲他想不到霍韜略會如此做。

霍韜略是故意的，因爲，他知道在這黑衣人訝異的一刻，便是一個反客爲主的好機會。

他立時挫身，頸項已離開了刀鋒。

他迴身，一手反扣黑衣人的手腕，另一隻手已狠狠地發出一掌。

那招反手扣腕，强奪黑衣人的刀，並不奏效。

只見那黑衣人迅速閃開，以刀鋒壓向霍韜略的手指，因此，霍韜略只能反攻爲守。

但他另外的一掌却見效。

那人腰間吃了他的一掌，立時暴退。

他一退，便退到另一邊的書櫥。

而霍韜略已一手抓起破裂水晶箱內的「金竹」，一抖金竹，連使五招。

五招均攻向那黑衣人的要害。

那人舞刀迎格，五招只能擋到三招。

他的身上中了兩招，左右脅感到一陣痲痛，不過，他並沒有退縮。

黑衣人突然向横一竄。

這一竄，既避開「金竹」的攻擊，也使他有足夠的空間使出他的長刀。

刀如雨下，那刀鋒的冷光砍在金竹之上，鏗然有聲，使人心口翳悶。

霍韜略接了他十招，心下釋然。

這人的武功不錯，但肯定不及自己，他奮起精神，決定要活捉此人。

他相信這人並非單純是來偸取「金竹」的，大有可能是一直在作弄他，使他寢食不安的那個神龍首尾也不見的人。

霍韜略使出他的「金竹」精妙招數。

他手持金竹，既似劍法，又像使刀，假若要避重就輕，他又會把「金竹」當判官筆使用，猛攻黑衣人的重要穴位，那黑衣人已處下風。

黑衣人一連使出五刀，這五刀均是拚命的打法，他似乎不想保護自己，而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他露出了極多的破綻。

霍韜略只要攻向破綻，便可以把黑衣人手到擒來，可惜，捉到他並不成問題，但自己也一定會受傷。

他當然不想受傷。

這一退縮，便給那黑衣人一個機會。

他閃身到了門邊，叫道：「勿逼人太甚。」

霍韜略聽了，心中有氣，叫道：「是你逼我，我從來沒有逼過你。」

他再進，金竹猛然遞出。

那黑衣人再退，用力推門。

出乎意料之外，門是緊閉的，絲毫不能動。

霍韜略大笑。

那黑衣人愕然，道：「你想怎樣？」

「你已成了甕中之鱉。」

「那你又成了甚麼？」

既然不能開門離去，那黑衣人便又瘋狂的進攻，冷刀鋒有如雪花般打下，使霍韜略無法不退下來。

然而，那是霍韜略的虛招。

他引黑衣人到案前。

霍韜略突然一撲，金竹使出，硬生生的撞向對方的心胸。

那人退了一下。

霍韜略登時再進，金竹横亘在他胸前。

那人不能再退，因爲他已半靠着那張書桌。

霍韜略另一手拿着金竹，用力一拉。

金竹竟然立時分爲兩段。

金竹之內，竟有一片刀鋒。

霍韜略道：「不要再動！」

那人掙扎了一下。

「刀鋒上淬有毒，我也解不了。」

那人不敢再動，因爲那刀鋒之上，發出暗藍的刀光，他便知道霍韜略並不是說謊。

霍韜略道：「放下刀！」

那黑衣人把刀放下，刀鋒插在地上。

這時，書房門已打開。

外面黑壓壓的全是人，站在最前的兩人，正是郭操與毛蟹，兩人趨前，把黑衣人押着。

「咱們遲來了。」兩人同道。

霍韜略笑道：「來得正好。」

他把兩段金竹合上，又成了一段完整的金竹。

兩人把黑衣人五花大綁。

霍韜略道：「你們退下。」

所有的護院武師與保鏢都依命退下。

書房之內，只剩下郭操與毛蟹二人。

「主公怎麼了？」

「沒有甚麼，先解開此人的裹頭布。」

黑衣人掙扎了幾下，但雙手被縛，當然是沒有用。頭布被解下，露出一張相當俊秀的臉孔。

「你是誰？」霍韜略喝問。

那人沒有回答。

郭操一腳踢向他的胸部，這一腳的力度不小，使那黑衣人連連嗆咳。

霍韜略又再問：「報上名來！」

那人咳完，依然閉口不言。

這次輪到毛蟹一手抓着他的肩胛骨，道：「快說出名字，否則……」

那人依然不說話。

毛蟹手上運勁。

那人慘叫了一聲。

「還不報上名來？」

那人叫道：「我忘記了自己的名字。」

毛蟹又再加勁。

那人叫道：「眞的，眞的，我沒有名字。」

「那麼，別人怎樣叫你？」

「十三。」

「十三？」

「是的，我是殺手十三。」

郭操道：「你來自『黑穴』？」

那人點點頭，道：「你們也知道『黑穴』？」

毛蟹道：「當然知道，黑穴是一個買兇殺人的組織，你們當家是『勝閻王』！」

「我不知有甚麼當家。」

「那麼，誰吩咐你殺咱們主公？」

「不知道。」

毛蟹又再想用勁。

那人叫道：「我眞的不知道，你殺了我我也不知道，我只接受命令，從不過問其他。」

「據我所知，你們做殺手的，目的是殺人，並不會兼作其他的買賣，但今夜看來，你不只要人命，也要錢財。」

那人欲語還休。

毛蟹手中略一用勁。

十三道：「好，既然落在你們手上，我也沒有甚麼話好說，我這次行動，與其他的不同。」

「怎樣不同？」

「我與黑穴有十個合約，這是我最後的一個合約，完成之後，我便是自由之身。」

「那又如何？」霍韜略道。

「那時，我不再受控制，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但我只有一種東西不想再做。」

「甚麼？」

一個殺手有甚麼東西不想做？

「我不想做殺手。」

三人覺得十分奇怪。

毛蟹道：「那是你的老本行，爲甚麼不想再做殺手？」

「我害怕殺人。」

三人都覺得十分詫異。

霍韜略道：「那你想做甚麼？」

十三望着霍韜略，並不言語，但臉上的神情却表示着：「我對你說了也沒有甚麼用。」

霍韜略道：「沒錯，我絕對不能放過一個要殺我的人，尤其是一個絕無人性的殺手。」他頓了一頓，又道：「但有時是有例外的。」

十三似乎舒了一口氣。

霍韜略道：「如果你能和盤托出……」

十三猶豫，半晌才道：「我怎能？」

「爲甚麼不能？」

「我以後如何立足江湖？」

郭操道：「你說過你不再當殺手？」

十三點點頭。

郭操道：「那麼你也不需要立足江湖了。」

「不，」十三道：「我仍然要立足江湖，因爲我要做一個見義勇爲的大俠。」

三人聽了，幾乎笑起來。

不過，看着十三嚴肅的臉孔，他們却笑不出。

毛蟹道：「那是以後的事。」

霍韜略道：「如今只有我們三人，你說出來，我們保守秘密，自然沒有人知道。」

十三依然不肯透露。

霍韜略道：「就讓他到黃泉做個大俠吧。」

毛蟹一掌舉起。

十三叫道：「慢着！」

霍韜略道：「你和盤托出，我不單放了你，而且給你足夠的盤川，使你成爲一個大俠。」

十三道：「你們的話當眞？」

「當眞。」

十三道：「那我說吧！要殺你的人叫江龍，他透過『黑穴』買殺手殺你。」

「你知道我是誰？」

「是金竹幫幫主霍韜略。」

「爲甚麼你不立刻殺了我？」

「因爲我知道你有價値連城的金竹。」

「你怎會知的？」

十三道：「那是在我刺殺你之前，江龍把你的詳細資料告訴了我。」

「他說過甚麼？」

「他說你有金竹，金竹不但價値無可估計，而且可以作爲幫主的信物。」

「你連幫主也想做？」

十三大言不慚地道：「金竹幫幫主既然被我殺了，金竹幫也需要一個新幫主。」

「你的野心也很大。」

「我如今才知我的想法是太天眞了。」

忽然，霍韜略沉默起來。

毛蟹問道：「主公……」

「我並沒有一個仇人叫江龍的。」

「早年呢？」毛蟹問。

「也沒有。」

毛蟹忽然叫道：「主公，明天你要接見一個分舵舵主？」

「是的，是江西的舵主孟蛟。」

「孟蛟……可不是兇猛的蛟龍？」

霍韜略道：「對，他來自江西，一條自以爲兇猛的蛟龍……豈不正是江龍？」

「對，他僱用殺手，不會用眞姓名。」

霍韜略道：「此人一向如何？」

毛蟹道：「此人野心頗大，但在金竹幫內，倒也循規蹈矩，不過，在江西省內，他發展得不錯。」

「他爲甚麼要來見我？」

毛蟹道：「不知道，他要求來見你已有三個多月，好像非要見到主公不可。」

霍韜略道：「如果十三所言非虛，那定然是一個大陰謀了。」

「可是，他的陰謀不會成功的，明天我們一見他，便把他擒住。」

「可惜沒有證據。」

毛蟹道：「我們先擒下此人，我再下江西，到了他的分舵，自然可以找到足夠的證據。」

霍韜略道：「十三，你知道江龍也想當幫主嗎？」

十三搖搖頭。

「他既有當幫主的心，那麼，你一定沒有好結果的，其實，那『金竹』的事，已露出了他的陰謀。」

十三問：「甚麼陰謀？」

「他沒有理由透露咱們幫內『金竹』之事給你這外人聽的，他是利用你，希望你代他奪取金竹。」

十三有點憤憤不平。

霍韜略道：「你不用氣憤，江湖之事便是這樣的了，你出道的日子還少，以後還有更多的苦頭你會嚐到。」

「我不會放過江龍。」

「你想怎樣？」

「我要殺他！」

「倒不如替我證實他背叛我。」

「好極。」十三道。

霍韜略果然有計謀，他已收買了十三。

「不過，你似乎仍有事情隱瞞着我。」

「甚麼事？」

「你自己知道。」

十三搔着頭，半天也說不出話來。

霍韜略道：「你早年已來過這附近？」

十三搖搖頭。

「你試過把一個大浴桶鑽穿？」

十三又再搖頭。

「你試過在大雪之中，沒有留下身影，只留下脚印？」

十三聽着，似乎呆了。

霍韜略看着他的表情，突然站起來，一手叉住十三的頸項，道：「是你！」

十三掙扎着，叫道：「主公……主公……你想一下，我是否有如此神奇武功的人？」

霍韜略放開了手。

十三並沒有說錯，假若他有如此上乘的武功，他又怎會落在霍韜略的手上。

郭操也道：「我看未必是他。」

「那麼，這個人是誰？」霍韜略似是自言自語。

毛蟹道：「應該出現的，遲早也會出現。」

這話聽來是充滿了哲理。

霍韜略呆着，本來他以爲這個殺手十三便是他所盼望出現的人，那個使他長期心緒不寧的人。

郭操道：「主公，我們還是放開一切思緒，集中精神想一下如何去對付明天要見你的江西舵主孟蛟。」

「對，你有何高見？」

郭操道：「先讓他滿足一下。」

「如何？」

「讓他枯候兩個時辰，使他以爲你眞的發生了事，當他心癢難熬、想要採取行動的時候，咱們便殺他一個片甲不留。」

霍韜略不斷地點頭。

毛蟹道：「我會派人好好的監視他。」

郭操又道：「當他被擒之後，一定矢口不認，那時我們才把十三拉出來，讓他啞口無言，死得心服。」

霍韜略道：「還要好好的審問一下，有沒有其他分舵與他合謀。」

郭操道：「這些事屬下定會旁敲側

擊，好好整理一下所有分舵。」

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

霍韜略吩咐家人安排了三人的住宿。

殺手十三仍然被囚，不過他却沒有甚麼怨言。

霍韜略睡在床上，輾轉反側，因爲他以爲日夕盼望的人已出現，可惜殺手十三並不是。

「應該出現的，遲早也會出現！」他回味着毛蟹的那句話，他自問：「那人究竟會在甚麼時候出現？」

他想了一會，終於放下了心緒。

＊　＊　＊

翌日，當霍韜略起來的時候，已是日上三竿。

郭操早已打點了一切，毛蟹亦已依計而行。

霍韜略道：「孟蛟來了？」

郭操道：「來了。」

「有甚麼異動？」

「他等了一個時辰左右，看來並沒有甚麼異狀，我們去看看他。」

霍韜略與郭操同來到一個高閣，這高閣居高臨下，可以清楚的看見那個客廳。

客廳之內坐着一人，這人一派商人的打扮。

「金竹幫」屬下的人都是粗魯不文的販夫走卒，但那些分舵舵主却大是不同。

霍韜略早已見過這個江西舵主，但並沒有甚麼印象，這時他坐在椅上已有點不耐煩。

恰巧，毛蟹這時入內。

孟蛟立刻問道：「毛兄，幫主有空閒見見我嗎？我還有很多事要回江西去辦。」

毛蟹故意地道：「幫主……幫主還有一些要事，他暫時……暫時未能……」

孟蛟道：「幫主有甚麼事？」

「沒有甚麼。」

「他身體有恙？」

毛蟹沒有直接回答，只道：「孟舵主遠道而來，一定十分心急，倒不如先喝一杯熱茶，然後……」

孟蛟突然接口道：「我不想再等，你老實的告訴我，幫主他……」

「他沒有甚麼，只是……」

毛蟹外表雖然比較粗魯，其實他是粗中帶細的。

「他受了傷？」

「沒有。」

「既是沒有，你爲何不立即帶我見幫主？」

毛蟹仍然是支吾以對。

孟蛟實在忍受不住毛蟹那模稜兩可的說話，站了起來，叫道：「你不讓我去，我自己去。」

他一閃身便竄出大廳。

毛蟹叫道：「你不能自己去。」

霍韜略與郭操在上面看得十分清楚。

霍韜略道：「讓我們好好對付他。」

郭操道：「我早已預備了一切。」

他們迅速來到一個房間，這房間並不是霍韜略日常辦事的地方，而是郭操特意佈置的。

他們進入了房間。

不久，他們便聽到毛蟹與孟蛟的嘈吵聲。

孟蛟堅持進去見幫主，而毛蟹仍然阻撓着。

終於，霍韜略開聲，道：「進來吧。」

孟蛟聽見幫主的聲音，似乎有些失望，也有些疑惑，這種表情，假若昨夜沒有擒到殺手十三，他們不會察覺的，如今却連毛蟹也察覺得到。

門開了。

霍韜略道：「進來，孟舵主，要你久候了。」

孟蛟挺起胸膛，進入房間。

霍韜略坐着，郭操站在他後面。

孟蛟雖然疑惑，但仍然保持鎮定，叫了一聲：「霍幫主。」他似打量着霍韜略。

「在下孟蛟，是江西分舵舵主。」

霍韜略道：「孟舵主，你有甚麼重大的事情，要這麼急於見我？」

這時，孟蛟却是啞口無言。

其實，他那有甚麼事情要見幫主。

依他的計劃，殺手十三應該早已刺殺了幫主，弄致霍府上下一片混亂，趁這混亂之中，他便可以收到殺手十三送來的「金竹」，然後挾「金竹」之威勢而接管霍府。

他的計劃本來是天衣無縫，可惜，一切都不如願。

第一，霍府上下似乎沒有混亂的跡象；第二，他一直沒有見過殺手十三。

其實，他已有些疑惑，不過，霍幫主遲遲也沒有見他，使他仍然有足夠的信心，可能是幫主被刺，雖不至死，但已是危殆。

因此，當孟蛟見到霍幫主似是無恙之時，他已知道自己的計劃觸礁。

可是，他仍然對殺手十三有信心。

這個人十幾歲開始殺人，一向認錢不認人，有錢便可以替人殺人，而且從未失過手。

霍韜略看着孟蛟的表情變化，追問道：「江西分舵發生了甚麼事？」

孟蛟說：「沒有……沒有……」

「那你見我……」霍韜略聲若洪鐘的道。

接着站起來，進一步顯示他安然無恙。

此時孟蛟已肯定自己的陰謀已失敗，不過，他是有備而來的。

孟蛟道：「咱們江西分舵，近日發展迅速，因此想請幫主往江西一行，一方面可以使幫衆們更加臣服，另一

方面也可以更振我聲威。」

「你的聲威？」霍韜略道。

孟蛟道：「托幫主洪福。」

霍韜略緩緩從桌後走了出來，一步一步的走向孟蛟，孟蛟因心中有刺，似乎懼怕霍幫主的威勢，也一步一步的後退開去。

「其實，你是想……」

孟蛟已近門邊，雙手似是無意的拍了一下。

霍韜略剛再開口，孟蛟已閃出門外。

他的行動極快，但郭操比他更快。

郭操抵着門口，關上了門。

「幫主，怎麼了？」

霍韜略道：「那要問你自己才知道。」

「我……我沒有……」

「你無法抵賴的。」

外面傳來一陣刀劍碰撞以及吆喝的聲音。

霍韜略道：「我知你是有備而來，不過，你的一切瞞不了我。」

霍韜略走至一個大窗之前，道：「你發的訊號他們已收到，不過，你帶來的五七十人沒有甚麼作用。」

孟蛟道：「那不是我帶來的人。」

「一會便可清楚明白了。」

孟蛟急道：「我前來只爲謁見幫主……」

「不，你是要殺我！」霍韜略斬釘截鐵地道。

「我怎會……」孟蛟的聲音仍然剛強。

但他的話未說完，人已竄身。

他似乎要作最後的孤注一擲。

郭操已護在霍韜略的身前。

霍韜略道：「其實我待你不薄……」

孟蛟沒有答話，一連七招攻向郭操。

郭操閃開兩招，連消帶打的把他的五招化解，並且一拳打中他的胸前。

他稍爲退後，眼睛不斷地搜索。

外面的打鬥聲已停下來。

霍韜略道：「你逃不了！」

孟蛟便要竄向另一個窗門。

郭操如影隨形的閃到窗前，他們迅速交手了一個回合，孟蛟似無心戀戰。

霍韜略道：「讓我來……」

他話未說完，已閃身到了孟蛟的身前，一招兩式，直攻孟蛟。

孟蛟反應也快，他又有了另一個逃生之計。

只要控制了霍韜略，他仍然有成功的可能，然而他從來沒有與霍韜略交過手。

孟蛟使出他的「奪命蛟龍」招數。

霍韜略要挫他的傲氣，也使出他的看家本領。

霍韜略能成爲「金竹幫」的幫主，當然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不過，他本身的實力也不可小覷。

他的「霍家殺着」，自有其深厚淵源。

據說「霍家殺着」傳至大將軍霍去病，經過多代的傳授演變，已把在沙場殺敵的大開大闔功夫，改變爲極爲細膩的功夫。

一招「直搗豹心」，使孟蛟暴退八步。

然而，霍韜略並沒有給他喘息的機會。

另一招「橫空流星」打中他的額頭，果然使孟蛟金星直冒，站也站不穩了。

霍韜略更是駢指如戟，指着他的額前，道：「你還有甚麼好說？」

孟蛟道：「幫主誤會在下……」

這時，門外有人聲。

「誰？」

門外是毛蟹的聲音：「是屬下。」

「進來！」

只見毛蟹已押解着十多人，推在門前。

孟蛟一見，已嚇得魂飛天外，爲甚麼他帶來的手下這麼膿包和窩囊！

其實，並不是他的孟家軍太差，而是因爲霍韜略爲防那首尾不見的刺客而加了高手護府。

孟蛟的陰謀來得並不合時。

那些被五花大綁的孟家軍，齊叫道：「舵主！」

「我不是你們的舵主！」孟蛟依然口硬。

霍韜略氣在心頭，道：「我看你還有甚麼話說，帶十三出來！」

孟蛟聽了，這時眞的魂飛魄散。

殺手十三來到。

霍韜略道：「你認識此人嗎？」

兩人同時回答，答案當然不同。

孟蛟道：「我不認識。」

殺手十三道：「當然認識。」

霍韜略對十三道：「說出他委托你的事。」

「殺教主！」

「還有呢？」

「他沒有直接說出來，但示意我奪取金竹。」

霍韜略道：「結果呢？」

十三道：「我被幫主制服。」

「你還有甚麼話說？」

這時，孟蛟才承認，因爲他已無話可說。

霍韜略看着氣急敗壞的孟蛟，在入門之時，他是一條蛟龍，如今却是一頭喪家犬。

「先扣押這叛逆之人！」霍韜略道。

郭操早已準備了繩索。

毛蟹問：「這些人呢？」

「他們只是奉命而行，問問他們，若仍想回江西分舵的，便回江西去，不想再過這種日子的，便給他們一些盤川，回鄉去吧！」

毛蟹押了那些人出去。

郭操把綁好的孟蛟推在霍韜略跟前。

霍韜略道：「你爲甚麼要刺殺我？」

孟蛟被縛着，反而不懼，道：「爲甚麼你是幫主，我只是舵主？」

「你要當幫主？」

孟蛟沒有說話，狠狠的望着殺手十三。

霍韜略道：「你不要恨他，你並非所托非人。」

「那我錯在那裡？」

「錯在你太吝嗇，捨不得再多僱一些有用的人，殺手十三殺人的本領雖好，但搶奪金竹並非他內行之事，因此，他便敗在我手下。」

「他是殺手。」

「對，但殺手爲的是甚麼？」

「金錢？」

「當然是金錢，不過，很多時候，有些東西比金錢更爲重要。」

「權力？」

「是的，你也是妄想得到至高的權力。」

孟蛟道：「如今我才知道幫主有雄才偉略之稱，倒是名不虛傳。」

霍韜略淡然一笑，外表上沒有甚麼表示，他的內心却是樂透了。

也因爲這一句「雄才偉略」，孟蛟得以暫時活命，被押在霍府黑牢之內。

刺殺幫主的陰謀終於平息下來。

霍韜略爲了答謝郭操與毛蟹二人，特別在府中設了一個慶功之宴。

席上，霍韜略十分高興，他連殺手十三也請來，這時殺手十三也已成爲了他們的一份子。

霍韜略舉杯與三人暢飲。

霍韜略道：「很感謝你們平息了這次刺殺風波。」

郭操道：「屬下何德何能，只是幫主洪福。」

毛蟹道：「也是十三兄的功勞！」

十三道：「霍幫主以德服人，才是眞正最大成功。」

三人又再舉杯敬幫主，然後風花雪月的暢談了一會。

逐漸，他們不期然又提到江西分舵之事。

霍韜略道：「十三，你有興趣做江西分舵舵主嗎？」

十三笑道：「屬下無此德與才。」

「自然有人會協助你。」

郭操道：「十三兄，你還不多謝幫主提攜之恩。」

十三立時整衣長揖道：「多謝幫主。」

霍韜略道：「毛兄，日後你陪十三往江西走一趟，物色一些人材，讓他做舵主。」

毛蟹欣然領命。

忽然，霍韜略又想到孟蛟，道：「你們認爲應該如何處置孟蛟？」

毛蟹道：「此人陰險非常，還是一刀結果他爲佳。」

郭操道：「此人雖然陰險，倒也是一個人材，假若能以德服他，異日有用也說不定。」

霍韜略也認爲有理。

可惜的是，衆人爲他說情，孟蛟仍然無法活下去。

閑關誘敵　正面交鋒

翌日早晨，霍韜略便被人聲驚醒。

一個武師來報：「牢中的孟蛟死了！」

「怎樣死的？」

那武師搖搖頭。

霍韜略立時披衣，往黑牢看個究竟。

郭操與毛蟹也同時趕來了。

他們見了面，不發一言，只是急步走向那黑牢。

這黑牢在霍府之中，算是一處森嚴禁地，普通人是不可以踏足的。

這處的保安也是十分嚴密。

尤其是所有護院都知道，這個囚犯是欲刺殺霍幫主的，因此，保安更爲週詳，但是……

霍韜略一個箭步上前，一馬當先，跨進黑牢去。

黑牢並非漆黑一片，反而是燈光到處。

囚禁孟蛟的監牢打掃得十分整潔，黑牢並非是環境漆黑，而是指進到這黑牢，前途是一片漆黑而已。

這監牢裡有一張床，還有枕頭被蓆，但床上却是淩亂一片。

孟蛟沒有睡在床上。

他是橫躺在地上，全身挺直。

毛蟹吩咐手下道：「開門。」

霍韜略想一步踏進牢房，但郭操一手拉着他，道：「讓我先進去，恐防有詐。」

霍韜略稍爲遲疑，但也學步進入。

郭操與毛蟹一同進入那監牢。

郭操與毛蟹蹲了下來，審視着躺在地上的孟蛟。

孟蛟已完全沒有氣息，身體冰冷。

兩人嘆了口氣。

霍韜略也蹲下來，嗅到一陣微微的屍臭，旋又站起身子。

「怎麼死的？」

一個護院上前道：「今早我們巡邏的，見這人躺在地上，天氣這麼冷，我們知道出事了！」

「長話短說。」霍韜略道。

那護院趕緊續道：「我們進來看個究竟，只見他已是全無氣息。」

「致命的原因呢？」

「我不知道，因爲他表面上是全無傷痕的。」

「全無傷痕？」霍韜略覺得奇怪。

郭操與毛蟹聽了，也同時檢視孟蛟的屍體，他們甚至把孟蛟整個人翻轉過來，仍然找不到一點傷痕。

霍韜略看着，道：「爲甚麼他的屍身看來十分柔軟似的？」

郭操道：「是的，似乎是……」

毛蟹道：「似是全身骨骼已折斷。」

「甚麼？全身骨骼折斷？」霍韜略有些緊張。

毛蟹再在屍體的四肢上按了一下，道：「是的，全身骨骼折斷。」

霍韜略忍不住也上前按了一下，頓時，他的臉色發白，十分難看。

郭操道：「主公，怎麼了？」

霍韜略退了一步，道：「沒甚麼。」

毛蟹道：「這裏有武師打點，我們出去吧。」

霍韜略道：「快找仵工來，開膛檢查，看看他的內臟是否……」

他沒有說下去。

郭操與毛蟹陪伴着霍韜略回到書房。

「主公，你覺得有甚麼不對勁？」毛蟹問。

霍韜略並不直接回答他，道：「快叫昨夜當值的護院來！」

毛蟹立即吩咐了武師。

不久，一個武師來到書房，道：「昨夜是我負責巡邏的，屬下失職。」

霍韜略道：「昨晚，有沒有出現陌生人？」

「沒有，十分平靜。」

「你偷懶了？」

「在下不敢，事實上，我們早知那個刺客的身份十分重要，我們都不敢偷懶。」

「沒有人出現，有沒有怪聲出現？」

那武師想了一會，肯定地道：「沒有。」

「你們巡邏的程序是怎樣的？」

「我們有兩個小隊，交替巡邏。」

「巡邏的範圍呢？」

「包括整個黑牢的範圍。」

「牢內呢？」

「牢內有另一班弟兄。」

「把守牢門呢？」

「有一小隊。」

霍韜略又再傳牢獄中的看守武師，可是，仍然無法得到較接近他想像中的答案。

霍韜略與郭操、毛蟹三人都明白，孟蛟之死，定然是有人潛入黑牢行事的。

但看守黑牢的武師却異口同聲的說沒有見過人影，也沒有聽到任何怪聲。

也許他們說的都是事實。

那麼，那個潛入黑牢的人，自是身手不凡，甚至是有隱形的本領。

這時，外面又有武師傳報：「仵工來報。」

那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仵工，道：「報告幫主，那死者是肝腸寸斷。」

這「肝腸寸斷」其實是用得極不適當的，可是，形容孟蛟的內臟却又十分恰當。

仵工解釋道：「屍體表面沒有傷痕，但內臟全碎，亂作一團，因此……」

「你以爲有甚麼辦法能令一個人內臟寸斷？」

他是多此一問。

仵工道：「只有極高武功的人才有如此耐力，可以震碎一個人的內臟。」

這個答案，略懂武功的人都會知道。

「肝腸寸斷！」霍韜略自言自語。

郭操道：「那是一種綿掌。」

「對，是綿掌的一種，近日江湖上，有誰以這種掌法成名？」

他們想了一下，都搖搖頭。

郭操道：「這種『綿掌』的掌法是講求功力的，功力也非一朝一夕可至，因此，沒有人會以此種掌力成名，只有那些本有高强的掌上功夫，加上耐力的苦煉，才可以發揮這種綿掌的功力！」

仵工退了下去。

霍韜略沉吟着。

一時之間，書房之內靜如深海。

只見霍韜略臉色由紅轉白，又再由白轉紅。

郭操終於打破緘默，道：「主公，你可否把你的煩憂與我們二人分擔一下？」

「我不知是否杞人憂天！」

「你聯想到甚麼？」

「很多沒有可能的事都發生了，在大橡木桶上鑽洞、在雪地之上遺下足印……如今是肝腸寸斷的綿掌！」

毛蟹道：「你認爲是同一人所爲？」

「不單是同一人所爲，而且有相同的目的！」

「甚麼目的？」

「恫嚇！」

「目的是甚麼？」

「我不知道，我們都是在刀頭上舐血的人，有仇敵在所難免！不過，幾十年了，我已建基立業，要來報仇的人早已來了！沒有能力的，也不會拖延至今才來！」霍韜略歎道。

毛蟹道：「你認爲用『肝腸寸斷掌』打死孟蛟的人是以前事件的延續？」

「是的，手法同是一樣——在我面前做案，不單沒有留下痕跡，而且還神不知鬼不覺的！」

「假若正如主公所說，那人的目的是甚麼呢？」

「報仇！」

「一定是極大的仇恨！」

「是的，一定是極大的仇恨，否則，以那人的手法、身手，可以殺我而不見血，可以使我死了也不知是甚麼原因！」霍韜略答道。

「可是，他却沒有下手！」

「他是想在精神上折磨我，使我無法支持而崩潰！」

「好奸狡的計謀！」

「眞卑鄙！」郭操道。

「主公，你要保重！」

霍韜略道：「假若大軍被殲，咱們也可調兵遣將，兵來將擋，可是如今……」

郭操道：「主公可以暫時躲避一下。」

毛蟹也道：「離開這裡，無疑是一個辦法！」

霍韜略也有此心，但回心一想：「我豈是一個貪生怕死之人！」

他搖搖頭，道：「要來的始終要來！」

郭操與毛蟹二人都明白主公的性格，假若他是一個儒弱之人，他也沒有法子坐上今天金竹幫幫主的地位。

霍韜略是一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

霍韜略與二人談了一會，已露倦意。

心頭的壓力實在是難以承受。

霍韜略是個身經百戰的人，才可以看來從容不迫，換了別人，一連串的事，早已使人崩潰。

郭操與毛蟹退出書房，讓霍韜略靜養。

他們沒有離開霍府。

那個無形的人雖然不是對付他們，只是對付霍韜略一人，不過，他們認爲自己有責任去保護主公。

* * *

孟蛟死後的一個月，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霍府之內，這件恐怖之事似又淡了下來。

只有霍韜略一人仍心中忐忑，不過，他已學會了在惶恐中生活，這個月來，他却明顯的消瘦了。

郭操與毛蟹仍勸他找一個秘密的地方休息，不過，霍韜略仍然堅持己見。

那日，霍韜略似乎想通了一些問題。

他召集郭操、毛蟹二人，亦召集了一些金竹幫中較爲重要的武師。

在演武廳上，霍韜略莊嚴地宣佈：「我爲了練習一種上乘的武功，決定閉關三個月！」

事前，郭操與毛蟹也沒有聽過他要練功。

一時之間，兩人都不知如何說話。

霍韜略道：「這事我事前從沒有向人透露，因爲我不想你們爲了我而擔心，幫中之事，暫由郭操與毛蟹二人聯合管理。」

郭操道：「主公放心！」

毛蟹也道：「咱們當盡力而爲！」

霍韜略道：「我閉關之處，是在山頂上的鼎湖！」

那個所謂鼎湖的地方，其實是一個山峯上的天然凹口，再經風吹雨打，漸成了一個小湖。

湖上有金竹幫所建的一些簡單建築物，可以居住，人居湖水中央，倒也有另一番景象。

郭操道：「那地方並非人人可到！」

毛蟹道：「保護也費周章！」

「就因爲那地方非人人可到，因此，我不用你們任何人保護！」

「主公……」

「我早已想過，那地方最適宜我閉關！」

霍韜略說得這麼斬釘截鐵，他們也不再多言。

事實上，鼎湖是十分難到的地方，山上雖有路，但上鼎湖之前，却是無路，只能攀爬一段峭壁，才可到達鼎湖。

郭操與毛蟹都有這個本領。

其他武師看來却沒有一個可以。

翌日，霍韜略由二人護送上山。

來到峭壁之處，衆人停下。

霍韜略單身一人以輕盈的身手攀上峭壁，轉眼之間，他已消失在雲霧之內，不見人影！

霍韜略選擇這個地方閉關，自然有他的週密打算。

第一，這地方難倒一般人，但難不倒那隱形的人！

第二，這地方肯定渺無人跡，那隱形人身份神秘，自然是不想其他人揭穿，因此，他一定會現身。

第三，霍韜略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決定長痛不如短痛，與其長時間受精神之苦，倒不如製造一個大機會，讓那人現身，免得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

他的閉關並不是秘密進行的，雖然沒有大事宣揚，但金竹幫人多勢衆，而且幫中多是販夫走卒之輩，這事很快便傳了開去。

* * *

霍韜略住在鼎湖中央，轉眼過了一個月。

這個月內，天氣由寒轉暖，十分暢快。

他也不是練甚麼秘密武功，只是日夕打坐，一方面是自我修爲，另一方面是日夕盼望，盼望那隱形人現身。

第二個月，仍然沒有甚麼動靜。

那時已是初夏，湖面長滿了荷葉，一片青葱，微風吹來，綠浪滔天。

那日，蓮花盛開，霍韜略正在小屋內憑窗欣賞蓮花，蓮是花中君子，出於汚泥而不染。

蓮花的香氣十分清新。

當微風一吹，荷葉翻起，有說不出的好看，但當荷葉回復原狀之時，他看見了一個人。

是一個黑衣人。

一尊黑色塑像似的坐在一片大荷葉之上。

霍韜略有點驚訝，隨即鎮定下來。

要來的終於來了！

他慢慢的走向門口。

門口離那片荷葉相當遠，但他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見那人，可惜他是全身黑衣的，像一尊黑色的塑像。

一個可以坐在荷葉之上、身體絲毫不動的人，這一份功力，實在震懾人心！

霍韜略已一躍上了一片荷葉上。

他的姿勢也是極爲優美的！

這一躍表示了他的不懼，也表示出他的武功並不是浪得虛名。

他再躍，一直來到那人十丈之前。

那黑衣人也站了起來，態度也是從容不迫，而那片荷葉也沒有一絲顫動！

那人沒有說話，只是右手一指。

這一指示意霍韜略不要再接近。

霍韜略停了下來，道：「朋友，你待怎樣？」

那人仍然右手指着，動也不動。

霍韜略道：「朋友既是千山萬水而來，有何見教？」

那人仍然沒有聲响。

忽然，那人向天一縱，整個人就像一隻大鵬，飛上半空，然後向下撲去。

撲下的目的當然是霍韜略！

霍韜略已看清楚對方每一個動作，那雷霆般下墜之勢，實在嚇人！

他略一矮身，那人雙指如戟，插向他雙眼！

一動手便是不留情！

霍韜略不能示之以弱，一仰身，已過了另一片荷葉之上。

於是，兩人便在荷葉之上較量起來。

那黑衣人招法厲害，而且每一招都是向着霍韜略要害攻來，只要他稍爲疏忽，便有性命之虞！

幸好靜修了兩個月的時間，足夠霍韜略養精蓄鋭，他堪堪的避過每一招，間中還以顏色！

那人的武功實在是在霍韜略之上，不過，他却沒有下殺着，只是逼得他透不過氣來！

幾次他自忖必斃在那人掌下，不過，那人掌力收放自如。

霍韜略躍過另一片荷葉。

那人又再進逼。

這一戰足有兩個時辰。

霍韜略的感覺是身心俱疲，只是不能不招架，那人却是越打越精神。

霍韜略由湖面的左邊一直退到湖面的右邊，又再由湖面的右面退至湖面的左邊。

霍韜略明白那人是在折磨他。

忽然，他有一個想法：「反正也勝不了，倒不如拉開他的頭巾，看看這人究竟是誰，那死也死得瞑目！」

於是，他的招法改變了！

他猛攻向那人的頭部，不再週密保護着自己的身體，似乎不介意讓對方下殺着。

他的目的是那密蓋的頭巾。

那人知道他的目的，却怎麼也不讓他觸摸到頭巾。

忽然，霍韜略一躍而起，整個人撲向那人。

那人因站在一片荷葉邊緣，又未及躍過另一片荷葉之上，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只好矮身一避。

這一矮身，却給霍韜略的手接觸到他的頭巾。

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他沒有放過這機會！

頭巾被扯下，却沒有見到那人的眞面目！

因爲在頭巾之下，竟然又有一個頭套，那黑色的頭套仍然緊緊的罩着那人的頭顱！

霍韜略十分失望。

那人却「格格」地笑起來。

那人一直沒有出過任何一聲，如今才發出那駭人的格格笑聲。

霍韜略呆住了。

那人似已失去戰意，隨着笑聲，躍向湖邊，轉眼已隱沒在山上叢林之中。

霍韜略追上去。

當然，他找不到那人的踪影。

霍韜略咬咬咀唇，那並不是一場夢，但過程却像夢境一般！

霍韜略回到自己的屋內，那時已近天明，正是夜涼如水，他的身體經此一戰，感到十分疲倦，但精神却是十分興奮，無法入睡！

他回想剛才的一幕。

這黑衣人武功極好是不在話下，他的輕功更臻化境，否則也不能在荷葉上迎戰。

看來這人年紀並不大，有此功力，實是難能可貴。

最令霍韜略心癢難熬的，是那人心思的周密，給他扯下了頭巾，却又另有一個頭套！

那究竟是甚麼人？與自己有何仇恨？

霍韜略搜索枯腸也想不出那究竟是個怎樣的仇人！是甚麼時候結下的仇怨！

如果以年齡來算，這段仇恨應該在二三十年之前種下，可是，那是甚麼仇怨？

霍韜略一直想到天亮，仍然沒有想到答案。

他不知在甚麼時候入睡，但醒來的時候，已是翌日的黃昏，他感到飢餓兼口渴。

這鼎湖中央的小屋，設備周全，儲藏了相當多的食物，因此他便起來，煮了一些食物。

轉眼已是黃昏日落，霍韜略獨坐在屋內。

他雖然是在閉目打坐，却是耳聽

八方，湖的四周稍有異動，都不能逃過他的耳朵。

月華初升，一陣簫聲隱隱傳來。

簫聲似來自相當遠的叢林處。

霍韜略對這山頭早已瞭如指掌，那邊的叢林並非是甚麼樹林，而是一些荊棘叢生的地方。

那地方荒無人烟，一般野獸也極少棲身於此，除了一些蛇蟻。

簫聲是若斷若續的。

霍韜略明白，那是召喚他前去的簫聲。

他霍然站起，身如疾矢的向簫聲而去，他越近荊棘叢林，那簫聲越是清晰。

那簫聲是凄怨的，吹簫的人似乎欲借簫聲，一訴他心中的抑鬱。

直至他來到荊棘叢林，簫聲才戛然而止。

他看不見有人，但嗅到一陣異味，那是一種火油的氣味。

忽然，荊棘叢林深處，有白衣人出現。

全身白衣，連頭部也是用白布裹着。

衣服的顏色不同，但身材却與昨夜的人完全一樣。

霍韜略叫道：「朋友，你究竟有何居心？」

那人沒有回答。

他站在一堆荊棘之上，白色衣袂飄動，在銀色的月光之下，有說不出的飄逸味道。

這次，霍韜略想來一個先下手爲強。

他突然標竄上前。

那人看準他的來勢，也不迴避。

當他來到跟前，那人突然一柄劍遞出。

銀色月光之下，那劍發出一股凛然之勢，直逼霍韜略，霍韜略不能逼近那人，只好停在一叢荊棘之上。

昨夜是荷葉上的一戰。

今日却是在荊棘叢上，兩者都是輕功造詣的極高考驗，那人見霍韜略停住，猛然一躍，整個身體立時提升起來。

霍韜略礙於對方有劍，不敢奮起迎接。

只是看準那劍氣的來勢，雙掌拍出。

但雙掌並非擊向那白衣人，而是互相拍擊，這時，劍已在他雙掌之中。

那人料不到霍韜略有此功力，竟可以用肉掌來接他的劍招。

他再奮力一送，劍在霍韜略的雙掌之中，仍然向前遞去，霍韜略也十分訝異，因爲他以雙掌挾劍，在過去二十年來，沒有人可以在他掌力之中有何異動。

而這白衣人居然可以再刺。

霍韜略凝力，那人再刺，亦只有寸進。

突然，那人抽劍。

霍韜略立時冷笑，道：「抽得這麼容易？」

那人又再奮力，果然，劍在霍韜略的掌內，已被膠着，不能抽出。

霍韜略道：「你想要回劍嗎？」

那人又再奮力而拉。

霍韜略却突然一放，這一放，實在出乎那人意料之外，整個人便向後暴退。

霍韜略其實是別有用心。

他趕在那人身子仍未穩，便發出一連串的攻勢，他在昨夜一戰之中，已相當了解那人的武功。

這人的武藝已有非凡的造詣。

可是因爲年紀關係，耐力仍然是遜於自己一籌，換句話說，要制服此人，必然要以耐力相拚。

霍韜略雙掌以雷霆萬鈞之勢，直逼那人。

那人竟然可以在荊棘叢之上，翻滾騰躍，避開了一連串的攻擊。

這番藝業，連霍韜略也從心底裡佩服起來。

可是他手下仍不放鬆。

那人已然躍起。

劍招又出，劍氣凝聚，有削人肌膚的寒意。

霍韜略稍退，打算看清楚他的劍招，才再想辦法應付，可是，那人一連出了十招，霍韜略仍然無法看清楚。

霍韜略其實是用劍出身的，不過，後來他行走江湖，尤其是在那些市集碼頭，用劍有時略嫌霸氣不足，所以他才以擔挑作武器。

在創立「金竹幫」時，他更以「齊眉金竹」雄霸一時，因此，一般人以爲他只擅長兵器。

其實，他對劍是極有認識的。

雖然，他很少以劍示人，但對於劍招，他一直極有研究，而且對江湖劍法更有深刻體會。

劍以輕靈爲勝。

這白衣人使劍，早已得箇中三味。

他的劍如靈蛇游走，快時有若萬蛇鑽動，慢時却又功力凝聚，有如毒蛇打霧。

可是，霍韜略總是無法看清楚他的劍法。

這人的劍法似是十分復雜，既有武當劍法作爲根基，却雜有其他各家的劍法。

一時之間，他實在無法肯定。

白衣人又再使出奇妙的劍招，霍韜略只有凝神應付，那人越打越快，看來，他的劍法一定不只一家，而是集了各家的大成。

以掌迎劍，當然是吃虧之極。

霍韜略最初以爲，以自己的功力與對劍的認識，定然可以制服他，不過，經過一連串的觀察，他知道自己再沒有這份能力。



霍韜略正與鐵鈎幫的幫衆劇鬥。

於是，他退而求其次。

他趁一個空隙，矮身下來，拉起一枝荊棘。

那白衣人也知道他的用意。

一劍遞出，並不是削向他手臂，而是削下荊棘，於是，霍韜略手中有了一枝荊棘。

擅使劍者，並非一定要有一支劍，才可以發揮劍招的精妙，只要一枝樹枝、一條木棒，也可以揮洒自如。

霍韜略便是如此。

他有了這枝荊棘之後，已漸能克制白衣人。

再過百招，霍韜略似已掌握了白衣人的劍法，他的心中一凛，叫道：「你的劍法……」

那白衣人嘿嘿冷笑。

那笑聲是熟悉的，因爲昨夜那人也是甚麼也沒有說過，只發出笑聲。

「你是天干地支……」

白衣人聽了，手中竟然慢了下來。

他慢了下來，並非脅於霍韜略的進攻，而是訝異於他能說出自己使的劍法！

「天干地支劍早已失傳！」

白衣人仍然沒有說話，手下又再加快。

「天干地支」劍法是早已失傳的劍法，霍韜略能知道有此劍法，是因爲他一直好劍。

他看過無數的劍譜，也與人談過劍，很多人都提過「天干地支」的劍法。

所謂「天干地支劍法」，其實是形容這種劍法的招數足有六十招。

一個甲子，足有六十年。

而且這套劍法，劍招是以天干地支爲記。

例如這劍法的第一招是「甲子」劍！

接着是「乙丑」劍。

就如曆法的編排，人生八字四極的羅列！

霍韜略看着白衣人使這劍法，精神爲之一凛，他的心中多了一重慾望，他既要制服此神秘人，更要學會這已失傳的劍法。

白衣人又再進招。

霍韜略知他厲害，不敢直攖其鋒，他不斷的騰挪閃動，避開他的奇妙招法。

白衣人似有點心焦。

事實上，這一戰亦已費了多時。

只見月從東起，轉眼已在月夜當空，當他們再抬頭望月之際，月已向西沉下。

轉眼已是一夜。

這一戰實在是功力與劍法的考驗。

忽然，白衣人瘋狂的刺了幾劍。

霍韜略只能退閃，白衣人忽然沒入脚下的荊棘，轉眼便不知所踪。

霍韜略正在狐疑。

忽然，火光便在白衣人失踪之處揚起。

霍韜略心中一驚。

火勢立刻蔓延，蔓延的速度極快，他一轉身，便發覺他的周圍都已着火。

怪不得他來之時，已嗅到了火油的異味，那白衣人定是有備而戰。

他已預備戰不勝他便以火攻。

火勢不單蔓延，而且十分猛烈，一時之間，煙霧瀰漫，使霍韜略嗆咳起來。

而在火光之處，白衣人又再躍起。

他的劍招更爲凌厲。

霍韜略只好見招拆招，火勢更盛。

白衣人忽地又攻了幾招，虛虛實實的，然後，一陣笑聲，人已躍出火圈。

霍韜略想隨他躍起，可是，一陣銀光閃過，一連串的暗器襲來。

霍韜略一時之間無法跳出火圈。

火圈之外，笑聲逐漸遠去。

霍韜略本來想跟着笑聲追去，但回心一想，不知那人又安排了甚麼圈套，倒不如先離開火圈再算。

荊棘被火燃着，劈劈啪啪，煙霧又大，霍韜略幾經辛苦才離開了火圈，但已是滿臉炭黑！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中。

今夜的一戰，似乎多了一個線索。

這神秘人不但身懷絕技，而且學會了失傳的劍法「天干地支劍」。

可是，這又如何？

霍韜略仍然等待着，要看那人還會使出一些甚麼花樣，可是，他又等了一個月，却沒有等到那人出現。

他屈指一算，已是閉關了三個月。

既然那人不再來，自己亦不應再守株待兔。

他決定下山，回到「金竹幫」。

當他還未來到家園，他的心早已下沉。

因爲他遠遠的看到，自己那座雖說不上十分金碧輝煌的府邸，如今却是頹垣敗瓦，像個廢墟。

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却是如此！

他急忙走近。

整間府邸已是七零八落。

難道其他幫會趁自己閉關之際，來一個攻其無備？不可能的，雖然自己不在幫中，但仍有郭操與毛蟹兩人鎮守幫內，他相信他們兩人有足夠的能力，對付目前在江湖內的幫會。

然而，在瓦礫之中，他找不到兩人，也看不見一個親人，雖然，在這廢墟之內，沒有發現屍體，表示他們可能沒有死，但實際的情況可能比死更可怖！

霍韜略呆在那個廢墟之中。

是誰做的？

那神秘人？

除了他，還會有誰？

霍韜略忍不住向天狂吼了一聲，叫道：「小子，我誓要找到你，把你五馬分屍！」

那聲音有說不出的悲涼。

他急忙離開這裡，直往附近一個小鎮，進入一間小客棧。

這時，他已明白，那個神秘人不只要殺他，而且要毀他家庭、毀他基業。

他找來了一個小二詢問：「近月來，附近發生了什麼大事？」

小二想了一想，道：「金竹幫全毀了！」

「什麼金竹幫？」他故作從沒有聽過金竹幫這名字，那可以令小二多說一些眞話。

「那金竹幫也實在不是個好幫會，專門收集一些地痞流氓，在市集水渡之前，欺壓一些苦力，如今不知那裏來了一個人，趁他們的幫主不在，把那地方毀了！」

「是一個人？」

「聽說是一個武功極高强的大俠！」

「一個人也可以毀去一個幫會？」

「那人不只毀了那間大屋，而且把屋中財寶盡分給附近的百姓，那些百姓多年來受了欺壓委屈，總算出了一口烏氣！」

霍韜略按捺着怒氣，問道：「那麼金竹幫的人呢？」

「那些人根本不是那位大俠的敵手！」

「你怎知道？」

「據說有兩個頭目被人打得癱瘓！」

兩個頭目？

難道是郭操與毛蟹二人？

假若那小二口中的大俠果然是那神秘人，那麼二人敗在他的手下，也是不足爲奇。

因爲那人的武功，與霍韜略在伯仲之間，那麼合二人之力，也不及那人，也是大有可能。

「你怎知他們癱瘓了？」

「他們也像你一樣，深夜來投店，但並不是自己前來，而是給人抬來的！」

「他們走了？」

「大約十日之前走了！」

「他們到了那裏？」

「不知道，不過他們却連累了我們小客棧，後院一大片牆也塌了下來！」

「他們怎麼連累你們？」

「他們在客房中休養了十多日，每日都請城中大夫來這裏爲他們療傷，那大夫也很有本領，十日之後，兩人已可以坐起來飲食了！」

「那後來又如何？」霍韜略心焦地問。

「他們快要好了，那夜，我正在睡覺，聽到後院有人聲，於是出去看看！」

「怎樣？」

「只見一個白衣人用劍攻向兩人，那兩人雖然武功厲害，不過病後初癒，氣力不繼，幾十招之後，便被那使劍的人逼至牆邊！」

「怎麼了？」

「那人像隻穿花蝴蝶，幾下白光之後，只見那兩人已是衣衫襤褸，因爲他們的衣服都被劍刺破了！」

「那兩人爲何不反抗？」

「不是不想，而是無法反抗！」

霍韜略實在想像不到，郭操與毛蟹二人怎會窩囊如此！不過，想深一層，這又怪不得他們，假若那人果眞用「天干地支」劍法，那叫二人如何可擋。

「結果是殺了二人？」

「沒有。」

霍韜略總算舒了一口氣。

「兩人背貼着牆壁，只見那使劍的人收了長劍，雙掌遞出……」

那小二一邊說，一邊使出雙掌，裝模作樣的道：「就這樣雙掌一出，那片牆壁便塌下，而那兩人早已嚇得昏了過去！」

小二似乎有點誇張。

「之後他們又如何？」

「那人在塵埃之中失去了踪影，我扶了二人回房，老闆因牆塌了，要去報官，但那兩個人力拒不報，答應賠錢給我的老闆，更在翌日一早便離去了！」

「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小二道。

「連朝那一個方向也不知？」

小二乾咳了一聲。

霍韜略立時會意，從懷裏掏出了一錠銀來，小二見了，連忙道：「是向西去的，據說是到那邊的水渡！」

霍韜略立時明白，他們是去另一個香堂。

翌日一早，霍韜略便離開客棧，往那香堂水渡而去。

＊　＊　＊

這早晨霧氣極濃。

霍韜略對這一帶的路徑極爲熟悉，因此他盡量抄小路，希望盡早到達那香堂水渡。

他走過一片偌大的稻田。

忽然，在霧氣迷漫之中，阡陌之上，竟然多了幾個人影，似乎也在趕路。

霍韜略不以爲意。

那些人都是作販夫走卒的打扮，步履忽忙。

可是，當霍韜略走了約一盞茶的功夫，便開始覺得不對勁，因爲那些人似乎追踪着他。

霍韜略起初以爲自己多疑過敏，於是沉沉拖慢脚步，而那些人也放緩了步伐。

他們那處的位置，却是東南西北四方。

他們一共有七個人，每邊都有兩個，只有霍韜略的前面是一個人。

霍韜略已提高了警惕。

看那些人的步履，並不像普通人，而是有相當武功根基的。

霍韜略不想無端生事，因爲自己的家與幫會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他一定要弄清楚自己上山閉關之後，發生了什麼事，他才可以再分心。

不過，事情往往非人所願。

逐漸，那東南北三方的人已靠近。

霍韜略不想浪費光陰，便站定高聲問道：「是江湖上那一派朋友？」

那一直站在霍韜略前面的人，回轉頭來道：「閣下可是霍幫主？」

「在下姓霍！」霍韜略也回答得異常有技巧。

另一邊的人也問：「是金竹幫的霍幫主？」

這話分明是江湖中人的「點相」！

霍韜略稍一遲疑，那些人已迅速的靠攏。

他想再說話，可是那幾個人已亮出了兵刄。

霍韜略戒備着，問道：「你們想……」

「霍幫主，我們久違了！」

那人的大刀已然迎頭劈下。

霍韜略閃開，但左邊的漢子又舉起那柄大馬金刀，攔腰掃來。

霍韜略順着去勢，身體微曲，總算避過這勁風如雷的大馬金刀。

可是，右邊又是一刀。

一刀帶着清脆的環聲，好一柄「九環刀」在右邊斜斜削入，那環聲冷厲地使人皮膚起雞皮疙瘩。

霍韜略不再猶豫，伸手從背後抽出那管金竹。

「噹」的一聲，「九環刀」已被震開。

那人「哇」的一聲，大叫：「沒錯了，看他金竹，這人定是霍韜略了！」

霍韜略聽了，心中有氣，道：「我是霍韜略又如何？」

那些人不再言語，聚精會神的攻向霍韜略。

霍韜略當然不是弱者，橫掃金竹，無論是大刀、大馬金刀、九環刀，還是雁翎雙刀，都被他連消帶打。

霍韜略忽然醒悟過來。

這七人全是使刀的，這豈不是另一幫會「喪刀門」？「喪刀門」一直覬覦着「金竹幫」的地位。

霍韜略金竹一揮，暫時震退了七人的圍攻，叫道：「可是『喪刀門』的朋友？」

「咱們是喪刀門，可不是你的朋友！」

七式不同的刀又再由上下左右不同的方向劈來。

霍韜略氣在心頭，自己客氣在先，却換來這一番責斥，使他怒從心上

起。

他使的金竹也更爲靈動，勁力也倍增。

十招過後，已有一人被金竹打傷。

霍韜略更是精神抖擻，使出他的金竹精妙招數，他一邊打，一邊思慮着：「喪刀門只是一個小幫會，一向懼於金竹幫的威勢，爲何明知自己是金竹幫的幫主，反而大膽扣殺？」

他已感到其中不妙。

自從自己上山閉關之後，江湖內已起了風波？

金竹幫的地位已動搖？

霍韜略創立金竹幫並不是易事，他一向視之爲除了自己生命之外，金竹幫便是他的第二生命。

他再奮起神威。

一支金竹化成了成千上萬的金竹，喪刀門雖然有七個人，却敵不住這無處不在的金竹幻影。

首先是那持大馬金刀的一聲吆喝，便給霍韜略的金竹攔腰掃去，倒在地上。

然後是持大刀的。

他以爲霍韜略的金竹的殺傷力不大，也不及他的大刀，想硬接霍韜略一招，然後欺身接近，希望一刀便可解決霍韜略。

可是，霍韜略身經百戰，清楚他的來勢與目的，虛晃一招，讓他欺身而近。

那人大喜，大刀猛然劈下。

不過，他劈的並不是霍韜略的眞正軀體，已是一個虛影，他因爲全力劈下，却又劈不着什麼東西，整個人站不穩，倒在地上，而霍韜略也便一竹揮下，那人大叫一聲，動彈不得。

其他喪刀門的人見有兩人倒下，心意已怯。

最後那個持長短刀刄的人却窺準了這個機會，他把短刄揮出。

那短刄直飛霍韜略的臉門，霍韜略金竹一擋，那人已標竄前來，長刀一刺，便要使霍韜略開膛剖腹。

可是，他的如意算盤並不如意。

金竹一擋，仍有廻旋的空間，金竹再擋那長刀，長刀竟然被金竹震開，硬生生的插入了那人的胸口！

一時之間，血染金竹。

其餘四人看了，戰意全失。

霍韜略抽出金竹，好整以暇的在那人胸前揩抹了一下，突然一個箭步迎上前去，抓着那前面的人，喝道：「你是喪刀門的老幾？」

「我……我是老八！」

「老八？你根本不配來攔途刺殺我！」

那人在霍韜略的金竹之下，知道只要自己稍爲妄動，那金竹定然會貫胸而過，不過，他仍口硬，道：「我殺不了你，看你又逃得多遠？」

這話似乎洩漏了一些玄機。

霍韜略道：「還有很多人要殺我？爲什麼？」

那人「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霍韜略看見他的樣子，本已心頭火起，而他竟在這個時候賣弄關子，實在不知死活。

霍韜略忽然金竹一揮，打在他的肩胛骨上，那是肩部最脆弱的地方，一打之下，使他怪叫連聲。

「快說！」

那人在高叫之後，語氣已稍變，道：「你……你要我說什麼？」

「除了你們喪刀門之外，還有誰要殺我？」

「還有很多……」他的語氣又再帶有一點不屑的神色，道：「還有那鐵鈎人、毒河豚！」

「你怎知道的？」

「在這大河附近，有誰不知？」

霍韜略知道「鐵鈎人」與「毒河豚」都是在大河一帶找生活的。

「鐵鈎人」其實與金竹幫同出一伙，不過，他們沒有一般苦力那麼團結，而且大多是酗酒之人，脾氣暴燥，一直無法結成一個幫會，如今結成了，也像一盤散沙，無法在江湖上爭到較佳的席位。

霍韜略知道，最近「鐵鈎人」出現了一個好首領，那人也姓鐵，單名一個虎字，據說極有魄力，似乎想與金竹幫分庭抗禮。

不過，霍韜略一向對這「鐵鈎人」並不在意，雖然如今有了鐵虎，可是他手下無能，只靠他一個人，孤掌難鳴，絕不爲患。

可是，如今也在刺殺自己之列。

究竟金竹幫是否如他們所言，已是潰不成軍？

霍韜略不能相信這是事實，也想像不到這是事實。

對「毒河豚」，霍韜略反而多一份顧慮。

「毒河豚」大都由一些漁夫所組成，他們全是河上人，在大河附近打魚賣魚。

毒河豚的人較爲齊心，因爲他們若要把漁穫好價賣出，一定要同心合力，否則，漁穫更佳，賣不到好價錢，也是枉然。

不過，金竹幫與他們一向是河水不犯井水。

「毒河豚」的首領車頁，武藝非凡，擅使一張巨網，據說那網是用天蠶絲所織，能自由伸縮，假若被他的網所罩，很難逃命。

「毒河豚」並沒有表示過要與「金竹幫」對抗，不過，霍韜略明白，金竹幫是在水渡中找生活，與他們的漁穫息息相關，假若他們有機會，把所有水渡佔爲己有，對他們的利益更大。

對自己有益的事，有誰會放過？

連這一幫向來並不直接與自己爲敵的人，也肆意的要殺自己，霍韜略心中升起一絲懼意。

他不能再躭下去，他一定要先找

到郭操與毛蟹二人，才會明白當前發生了什麼事！

霍韜略突然想起那「喪刀門」的人，於是喝道：「你們有資格殺我？」

他把那人再度提起，向稻田一擲。

那人掙扎而起，但已成了一個泥人。

霍韜略金竹再揮，那些人稍退。

忽然，其中一人唿哨一聲，衆人便開始向後退。

霍韜略叫道：「我金竹幫幫主霍韜略在此，快去告訴那些想殺我的人前來！」

他的聲音有足夠的耐力，一時之間，嚇得那些人退得更快。

轉眼之間，那些人都不見了。

霍韜略把金竹收起，匆忙的向香堂水渡而去。

不久，他來到一個市集。

那時已是辰末巳初，賣買正忙。

霍韜略雖然心急要到水渡，但他一直提高警覺，他不大相信「喪刀門」的人的話，將會有其他人來截殺他，不過，他還是要戒備者。

到了市集的盡頭，人開始稀少。

忽然，有人叫道：「霍幫主！」

這一聲音倒令霍韜略心頭爲之一寬，因爲他自從下山之後，沒有人這樣叫過他。

他回過頭來，道：「誰？」

沒有人回應他。

忽然，那邊响起「噹」的一聲，好像是一大堆重物散在地上。

霍韜略走近，只見一地鐵鈎。

鐵鈎？

霍韜略已明白，那叫聲並非來自他的幫會的人，而是另一次的「點相」。

果然是「鐵鈎人」的幫衆！

「喪刀門」的人並沒有說謊，「鐵鈎人」也在道上，希望截殺自己。

附近的人散開了，其中一些却拾起那一大堆的鐵鈎，然後散開。

那些在市集賣買的人已全散去。

在衆多拾起鐵鈎的人當中，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排衆而出。

霍韜略與此人有過數面之緣。

「車頁？」霍韜略打量着那人。

那人道：「在下正是車頁，霍幫主別來無恙？」

他似乎不認得自己。

霍韜略看看自己，原來剛才在田邊的打鬥，使自己身上沾滿泥濘，加上自己一身勁裝打扮，怪不得他似乎不大認識自己。

霍韜略道：「車兄，有何見教？」

「見教是不敢……」車頁話是如此說，他的眼神却不是如此。

霍韜略見事情不妙，但仍十分鎭定地道：「喪刀門的人說貴會找我……」

「你已見過喪刀門的人？」

霍韜略點點頭。

「看來，他們……」車頁沒有說下去。

「他們根本不配作爲我的對手！」霍韜略直言，其實是向這班「鐵鈎人」作一個警告。

可是，看來這話並沒有效。

車頁臉上露出了一派嚴肅。

霍韜略已感到這一戰是不可避免的了，不過，他仍然希望在這一戰之前，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在江湖上的地位，有了怎樣的變化。

他知道那決不是好的變化。

不過，在他擺脫了喪刀門的人之後，他已經知道要面對現實。

霍韜略道：「車兄，我不想傷及無辜！」

車頁道：「看來霍幫主在閉關之後，仍然有幫主的霸氣！」

「還有？咱們金竹幫……」

有人在冷笑。

霍韜略登時怒從心上起。

他抽出金竹。

立時，所有鐵鈎人已成了一個陣勢。

車頁與霍韜略被圍在一個大圓圈之內，他是鐵鈎在手，道：「霍幫主，得罪了！」

霍韜略道：「爲何你一定要與我一戰？」

「因爲我不殺你，仍然有人要殺你！」

「爲什麼？」

「爲統一江湖！」

「統一江湖？那是什麼意思？」

「簡單來說，只要有閣下的頭顱在手，這裡縱橫五百里的地方，都會臣服！」

霍韜略聽了，另一股寒意又起，換句話說，在這五百里之內，都有人希望取得自己的頭顱。

金竹幫已全然瓦解？他實在難以相信。

「你以爲我的幫衆……」

「你的幫衆？據我所知，閣下的兩位左右手亦已陷入了……」

「那人？那裏？」

車頁笑道：「你何必再知道？」

霍韜略道：「既是如此……」

車頁道：「其實我也不想一戰，我們與貴幫一直河水不犯井水，雖然你們金竹幫，向來霸道，不過，咱們總算有過一些交情！」

霍韜略道：「你想說什麼？」

車頁似乎不想再說下去。

「車兄，何必轉彎抹角？」

車頁道：「你跟我回去，在我幫衆之內……」

霍韜略聽了，已是怒不可遏。

他的金竹已出，而車頁的鐵鈎亦已以相當的速度使出，兩種金屬撞擊，震耳欲聾。

如今，霍韜略才看清楚，車頁並不是手持鐵鈎，而是右手上鑲有一隻鐵鈎。

他是個殘廢人。

不過，如今的鐵鈎已成爲他身體的一部份。

他一連發出幾招，鐵鈎在他的右手，殺傷之力更大大超乎他的左手。

而其他人也伺機而上。

霍韜略一看人數，足有三十人以上。

怪不得車頁有這麼大的自信，看這潑水不進的人圈，他根本沒有逃生的可能。

除非是死。

霍韜略並不怕死，只是，如果在這裏、死在車頁的鐵鈎人之手，實在死得不明不白。

他連郭操與毛蟹的下落也不知道，更不明白何以在三個月之內，整個金竹幫便已塌下來。

這三個月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他一定要弄清楚，他不可以死得不明不白！

既是如此，首先要解決眼前的難題，他開始凝神，收斂內力，把金竹使得完美無瑕。

而車頁的鐵鈎，也實在是有另一番景象。

最難抵捱的是其他幫衆不斷的奔上。

霍韜略決定先殺幾個幫衆，以震懾人心。

突然，他們相對一格之後，一個鐵鈎人已覷準了機會，一竄而上。

霍韜略看得清楚。

他的金竹略收，其實是把招式延長，那金竹直向下削，那人意料不到，但鐵鈎已直掃而來。

金竹先是一擋，那人略退，可惜他退得不夠，金竹已打在他的肋骨之上。

一陣碎骨的聲音响起。登時，沒有人再敢上前。

那人倒下，躺在地上，痛苦呻吟不已。

霍韜略趁着這個機會，暫時脫離了車頁的鐵鈎範圍之內，再向前一揮，又有幾個鐵鈎人倒下。

這幾下突發而俐落的招數，實在叫那些鐵鈎人心膽俱喪。

車頁也心寒。

他欺身而上，鐵鈎在前，已鈎向霍韜略的背後，只要他慢了一下，他的背部定然會被撕下。

但霍韜略的功夫實在是有獨當一面的厲害，當他感到勁風在背後，人便矮身，暫時避開那鐵鈎，然後一個廻身，金竹在前後劃了一個大廻旋。

車頁的鐵鈎沒有金竹那麼快。

他偷襲不到霍韜略，縮手又不及他快，金竹便掃在他的臂上。

「噹」的一聲，原來他整隻手臂是鐵鑄的！

不過，鐵臂仍然擋不了霍韜略的耐力，他整個人被震開，其他人哄然，一擁而上。

霍韜略把金竹猛揮。

一時之間，不知有多少人受傷，霍韜略衣衫本已襤褸，此刻更被鐵鈎扯得片片零落！

霍韜略再揮金竹。

一陣狂嚎之聲响起，五個鐵鈎人飛身出了圈外，留下一片血腥。

鐵鈎人已有些怯意。

霍韜略更加神勇，他的金竹在半空之中，劃出無數的金弧，使人眼花撩亂，受傷的人更多。

車頁也想不到閉關之後的霍韜略仍然那麼勇猛，於是奮力再進。

霍韜略爲了明白事實的眞相，更加全力以赴，逐漸地，鐵鈎人都忌憚起來。

忽地一聲唿哨，鐵鈎人都退下。

車頁已一躍開十丈之外，他又再發出另一聲唿哨，鐵鈎人再退。

霍韜略竄前，隨便抓了一個人。

這時，其餘的鐵鈎人已分頭逸去。

霍韜略抓着那人，道：「往那裏跑！」

那人掙扎着。

霍韜略道：「說實話，便饒你狗命。」

那人顫抖着，道：「好漢饒命！」

「前面還有何人？」

「不知道。」

霍韜略的金竹迎頭砸下。

那人狂叫道：「聽說還有毒河豚的幫衆。」

「果然還有毒河豚！」霍韜略一腳踢出，那人連逃帶滾的飛出遠處，迅速離開了。

這時，只剩下霍韜略一人與一些鐵鈎人的屍體。

他看看四週，感到有一陣難以言喻的蒼涼。

再看看自己，衣衫破爛，如果再這樣上路，定然被毒河豚的人看不起。

他感到疲倦，如今却不是休息的時候。

他一定要盡快趕到前面那個香堂的水渡，找到郭操與毛蟹二人，才能了解眞相。

他從地上的屍體上，找到一件適合他的身材的衣衫換了，然後立即上路。

追查眞相　奮勇抗敵

走了一刻，霍韜略已接近河邊。

他知道再往前走，就是那水渡。

不過，他不想再與毒河豚的幫衆直接對抗，於是抄小路走去。

果然，在小路上沒有遇到任何人。

小路是穿過一個山崗，然後落下一條河邊。

因爲抄了小路，所以離開那水渡

較遠。

這河流相當彎曲，他落下的地方是一個小灣，有幾艘小艇停泊着。

如果再步行往那水渡，大約要花上半個時辰。

他沿着河邊走着。

忽然，艇上有人招呼道：「客官，乘渡嗎？」

那是一個年輕少婦。

霍韜略看看她的小艇，十分簡陋，不過，在河上找生活的却也足夠。

照他的估計，如果乘這小艇順流而下，應該較快一點。

那少婦又道：「客官，上船吧！」

霍韜略再看了一下，覺得沒有甚麼可疑，於是問道：「多少錢？」

少婦道：「本來我泊在這裏是等我一個親戚的，但等了大半天也沒有來，我要回那邊的渡頭，要是你也想往那邊渡頭，順便載你也沒有關係。」

霍韜略從袋內掏出了一些碎銀，道：「夠嗎？」

那少婦看見那些碎銀，似乎十分心滿意足，於是，霍韜略上了小艇。

「客官請坐在船頭。」

霍韜略依言坐在船頭，而那少婦已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把艇子駛出。

出了小灣，河面便顯得十分寬闊。

河水並不急，但小艇順水而下，却是十分迅速。

再轉了一個小灣，河水變得湍急起來，河面上却忽然多了幾艘小艇，而那些小艇都似乎向着霍韜略的小艇迫近。

霍韜略回過頭來，看見那搖艇的少婦神色自若，似沒有甚麼事發生。

不過，他再望過去，只見三艘小艇已作「品」字形的逼近了，艇上坐着一些彪形大漢。

霍韜略登時省悟：「毒河豚？」

可惜他省悟得太遲了。

三艘小艇已迫近，有人叫道：「霍幫主，久違大駕！」

霍韜略被人叫過兩次，兩次都着了道兒，如今，他假裝沒有聽到呼喚。

那邊小艇上，一個虬髯大漢道：「霍幫主果眞是別來無恙！」

霍韜略看看那虬髯大漢，覺得他有點面善。

忽然，他想起那人來了。

那次在另一個水渡碼頭上，金竹幫與毒河豚的幫衆曾因一些利益而衝突，不過，後來雙方都息事寧人，把事情擺平了，更擺了幾席和頭酒。

霍韜略爲了自己的幫衆，出席了這一次酒宴。

毒河豚的首領正是這虬髯大漢占金來。

占金來有個外號，叫「滿載而歸」，除了他是打漁出身，有這一個好意頭的稱號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那是占金來這人組織能力極高，很多事情由他策劃，大都能成功，因此，近年來他在毒河豚當中，地位越來越高。

霍韜略知道在這情況之下，再否認自己的身份，實在是貶低自己。

他昂然道：「占兄也別來無恙。」

占金來道：「霍幫主，在下派拙荆來迎接幫主，總算是一番心意。」

「甚麼？」霍韜略回過頭來，道：「原來這位大嫂是占兄的夫人。」

看來一切都是精心安排，怪不得占金來有「滿載而歸」的外號。

霍韜略道：「占兄有何見教？」

占金來道：「見教却是不敢，只是咱們『毒河豚』幫幫主想請霍幫主前往一聚。」

「我與貴幫主一向沒有往來。」

「時移勢易，我想兩幫也應該一聚，以解決這許多年來存在的矛盾之事。」

這時三艘小艇已把霍韜略坐着的小艇圍在中央，似乎牽制着霍韜略所坐的小艇。

「往那裏聚？」霍韜略問道。

占金來指指東邊河面，道：「敝幫主葛初一已在大船上恭候。」

「所爲何事？」

「我早已闡明。」

這時三艇夾着小艇直駛向大船。

霍韜略知道，假若自己上了那艘大船，根本再無抵抗轉寰的餘地。

可是，如今在河面之上，自己雖然諳水性，但與這些毒河豚幫衆比較，那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是在水上幹活的人。

不過，他不能任人魚肉。

他不能再猶豫，他想先控制身邊的占金來夫人。

可是，他一動身，那位大嫂已洞悉先機，一柄鐵槳已遞到他跟前。

想不到這位外表毫不驚人的少婦，使的竟是一柄鐵槳，而且使得虎虎生風。

其他三艇之上早已有人站起。

占金來笑道：「霍幫主，何必在咱們攤子上作戲。」

他的意思是，在水上，無論你武功如何高强，也敵不過他們的。

霍韜略也明白，不過，他絕不能這樣束手就擒，否則，金竹幫以後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他亮出了金竹。

鐵槳狂搠，搠向他的心窩。

霍韜略站在晃動的艇上，馬步有點不穩，因此，胸口立時中了一招。

然而，他在險中仍然以金竹一揮，硬擋在鐵槳之上，震破了占夫人手上的虎口。

占夫人稍退，鐵槳慢了下來。

霍韜略趁這機會，想把她趕離艇上。

不過，那三艘小艇上的人却要上艇來了。

他一連使出十招，可惜有效的只

有三招，阻擋得這邊來的人，却擋不了另一邊的。

他回過頭來，看到有人手中一揚，不是暗器，而是一張半透明的網。

那是毒河豚的看家本領，那張網既可網魚，也可以網人。

如果給那張網網到，無論你有甚麼武功，一切都是枉然，霍韜略連忙閃開。

但占夫人的鐵槳又到了。

霍韜略站在艇子的一邊，再與占夫人的鐵槳大戰起來，小艇因兩人的跳躍騰挪，搖晃不定，險象環生。

不過，霍韜略仍是以內力取勝。

他的金竹帶有强勁的內力，只要一觸及占夫人的鐵槳，她的雙臂立時發痛，因此，一時之間，她不敢直攖霍韜略的金竹。

左邊小艇又再逼近。

兩個人攻了上來，他們手上拿的都是長竹，利用長竹猛刺霍韜略。

霍韜略以一敵三，仍然沒有露出落敗的跡象。

占金來一直沒有動手。

照他的估計，霍韜略雖然不會立時束手就擒，也會在一百個回合之內，願意上大船去。

然而，霍韜略的神勇，出乎他的估計之外。

看來，他是不能再袖手了。

占金來右手一抖，虎虎生風，只見一個大鐵錨已飛向霍韜略。

霍韜略只覺勁風撲面，他不敢以金竹相迎，只好退後避過。

可是，金錨又再揮來。

他已站近小艇的邊緣。

右邊的兩個大漢又是長竹貫心。

一時之間，霍韜略實在退無可退，金竹揮出，却是無法震開兩支長竹。

他再也沒有其他的選擇，於是他一轉身，向半空躍去。

占金來的鐵錨又再飛來，攔腰把他捲下，霍韜略的金竹硬接了這一招。

「噹」的一聲，那大鐵錨竟然斷了，而他手中的金竹却是無恙。

占金來心中實在佩服，霍韜略竟有如此內力，可以在半空中接下他的大鐵錨。

他一收繩，鐵錨已回到他手上。

霍韜略人在半空，眼看又要落回艇上。

占夫人的鐵槳早已準備，只要他一接近小艇，她便攔腰掃去，霍韜略無論如何也無法閃避。

霍韜略當然明白自己的危險處境，他看着自己下降之處已有一支長竹伸出。

他索性降向長竹。

只要他一踏長竹，有借力之處，便可以在半空中再度騰空。

他的估計十分準確。

他一踏長竹，人又再騰空而上。

占夫人是大大的失望。

霍韜略是不能再降下去，幸好這時那艘大船已靠近，他再一翻，身體斜飛，已翩然落在大船的甲板上。

甲板之上，早已有毒河豚的幫衆。

他們手上各執武器，有些拿着長竹，長竹之上有些縛着鐵鈎，有些縛着利刃，另外一些是手執透明絲網，或是一些鐵槳和繩索。

他們雖是嚴陣以待，但却沒有行動。

霍韜略站穩了脚步。

這時，占金來也旋着那半截大鐵錨飛身而上，接着是占夫人，還有小艇上的幾個幫衆。

霍韜略站着，以不變應萬變。

一聲爽朗的笑聲打破了緘默。

這大笑的漢子，正是「毒河豚」的大當家葛初一，他朗聲道：「霍幫主果然是神勇不凡。」

霍韜略也曾見過葛初一，便道：「據占兄所言，葛幫主是請我上船一聚的。」

葛初一道：「正是！」

「那就開門見山吧。」

「霍兄爲人爽快，我也不轉彎抹角，一句話，金竹幫以後便納入毒河豚之內。」

霍韜略怒從心上起，不過，他知道自己勢單力弱，不是發怒的時候。

霍韜略道：「就憑你一句話？」

「對，就憑我這一句話。」

霍韜略道：「我閉關三個月，根本不知……」

「霍幫主，你看。」

那邊船艙竟然推出兩個人。

霍韜略一看，頓時覺得有點站立不穩。

兩人竟是郭操與毛蟹。

兩人神情呆頓，臉色憔悴。

他們一見霍韜略，大大振奮起來，叫道：「幫主，幫主！」

霍韜略道：「你們怎麼……」他沒有說下去。

葛初一道：「霍幫主若要與你的左右手聚舊，我也不會阻攔……」

他語帶輕蔑。

霍韜略如今才知道，他的金竹幫眞的是大勢已去。

甚麼事令金竹幫在三個月內分崩瓦解，他當然不明白，不過，他仍然明白，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

對，留得青山在。

他突然奔向葛初一。

金竹已在他的手中一分爲二，金光之中閃着白刃刺目的銀光。

霍韜略從來沒有試過如此，他一向以金竹爲傲，只以手中金竹，便足以打敗對手。

可是，在這人多勢衆之下，他一定要一擊而中。

金竹白刃齊向葛初一而去。

葛初一反應極快，先站起來，稍作退後，而他的幫衆也護在他前面。

霍韜略沒有猶豫，左手是金竹，右手是白刃，同時揮出，兩個擋在前面的幫衆當堂濺血。

左右兩人已立時補上。

霍韜略手下不慢，又再横揮竹刃，再殺兩人。

這四人的生死一刻，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當毒河豚幫衆嘩然之時，四人早已倒下。

葛初一面對着霍韜略，竟然有點驚恐。

不過，他可以成爲一幫之主，自然有其過人之處，在這混亂之中，他已然退後，大網一揮，從上蓋下。

霍韜略知道厲害，稍一迴避，其他毒河豚幫衆亦已攻來。

一時之間，各種武器齊刺向霍韜略。

霍韜略一舉而不能刺殺葛初一，於是退而求其次，身體向天一拔。

那些武器也向上刺去。

大船之上，風帆正揚，霍韜略撲上了一個風帆處，迅速的爬向高處，然後飛身過了另一道風帆。

幫衆都不知他在弄些甚麼玄虛。

忽然，他滑下來。

滑下的速度實在快，而滑下的地方，正是郭操與毛蟹二人所站之處。

他一着地，便先刺向押着郭操與毛蟹的二人。

兩人應聲倒地。

霍韜略白刃再揮，已把郭操與毛蟹二人身上的繩索割斷，他這幾下手脚俐落，快速無比。

郭操與毛蟹已抖開繩索，且攫得身旁兩屍體的大刀，拚殺開來。

有了兩人幫助，霍韜略不再是孤掌難鳴。

三人左右開弓，殺出一條血路。

葛初一有些驚惶，他猛然退向船艙，很多幫衆爲了保護他，也紛紛後退。

霍韜略不想殺太多人，因爲在事情沒有弄清楚之時，多結仇怨，於事無補。

他向兩人使了一個眼色。

兩人日夕與霍幫主共事，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他們也退下。

霍韜略突然飛身上前，抓了一個人在手。

那人不是普通幫衆，而是占金來的夫人。

霍韜略一手扣着她，道：「我們只想全身而退，假若有人阻撓，休怪在下無禮。」

衆人見那是幫中二號人物的妻子，如何敢動？

占金來急道：「霍幫主……」

霍韜略道：「我只要一條小艇，載我們三人上岸，上岸之後，定會放開嫂夫人。」

葛初一道：「好，備艇！」

已有人接命，把一艘小艇放在水上。

霍韜略道：「謝謝，不過，嫂夫人仍要助咱們一臂之力，希望你們的弓箭手不要……」

說着，他已退近船邊。

而郭操與毛蟹二人已跳下水，迅速上了小艇，沒有人敢妄動。

郭操把小艇划近。

霍韜略道：「占夫人，我們一起跳下去吧。」

占夫人根本沒有時間表示她是否同意，霍韜略早已一手拉着她，向下躍去。

兩人不偏不倚的落在小艇上。

雖然從大船之上躍下來之衝力不少，但霍韜略提氣平衡，恰到好處，這份功力，實在使在場的人心中喝采，最難得的是，他一手提着占夫人，並沒有因她而使小艇發生任何顛簸不穩。

霍韜略身子未穩，已道：「全速上岸！」

郭操與毛蟹各拿一槳，奮力而划。

這是生死存亡的一刻，他們用盡平生力量，小艇有如離弦疾矢，一直撲向岸邊。

霍韜略回首，只見左右兩邊已有小艇跟隨。

占金來在左邊那艘小艇之上。

看來他爲了救其妻子，是不惜任何代價的。

霍韜略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先離開這羣毒河豚，異日必然仍有機會與他們一決高低！」

他已拿定了主意。

霍韜略道：「上咱們水渡！」

郭操道：「不，上面早已有毒河豚的人！」

毛蟹道：「唯一可以上岸的地方，只有那邊亂石堆！」

霍韜略一看，只見那邊是一個亂石灘，灘上石塊三尖八角，並沒有去路。

不過，唯有這處地方，他們才可以從容脫身。

小艇已轉向亂石灘。

霍韜略道：「三十丈前，一起飛躍上岸！」

兩人點頭。

霍韜略向占夫人道：「占夫人，得罪了，你是慣御小艇的，你好自控着小艇，免得撞向亂石！」

占夫人沒有表示甚麼。

這時，小艇已接近亂石灘，約有三十丈左右。

郭操與毛蟹首先躍起。

兩人似飛鳥般，撲向亂石崖岸。

霍韜略却是後發而先至，因爲他的輕功是在他們兩人之上，

霍韜略站在石灘上，忽然，他瞥

得一陣閃光。

原來是追隨而來的小艇，艇上的人猛向三人發射暗器，雖然他們離開岸邊有五十丈遠，但暗器仍有力量到達他們那裡。

霍韜略一拂衣袖，護着兩人，迅速隨着兩人跑往岸上。

霍韜略道：「往那裏？」

郭操道：「主公，請恕在下無能，附近的香堂水渡已落入……」

霍韜略道：「快逃離險地再說！」

郭操道：「咱們往虎頭山去吧！」

霍韜略也知道虎頭山在前面五十里，是個較爲荒僻的地方。

毛蟹道：「毒河豚是慣在水上找生活的人，快走，他們不敢再追來的。」

他們三人發力狂奔，轉眼已離開河岸很遠，沒再聽到毒河豚的人聲。

＊　＊　＊

虎頭山是個寸草不生的地方，光禿的岩石，經風雨侵蝕，形成很多奇形怪狀的石頭。

山峯之處，因像一隻狂嘯的猛虎，故而得名，那處有一巨大的山洞。

三人進了山洞，洞內十分乾爽。

霍韜略還沒有坐下，便道：「我閉關了三個月，究竟發生了甚麼重大的事情？爲甚麼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情，却沒有人通知我？」

郭操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

毛蟹道：「我們並不是不想通知主公，而是無法通知。」

事已至此，霍韜略知道，動怒也是無補於事，倒不如先弄明白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郭操道：「主公在閉關之前，曾吩咐過咱們好好打理幫中的事，你閉關了十日之後，幫中便發生了第一件事——我與毛蟹一齊在府中巡視時，却見大門之處掛有一柄金刀！」

「甚麼金刀？」

「那金刀在陽光照射之下，十分刺目，而掛的地方，是在大門東北角的屋簷上！」

「那地方不易上去！」

「對，換句話說，把刀掛上去的人，武功一定非比尋常！結果，我們動用了兩把梯，與幫中弟兄合力，才能把刀拿了下來。」

毛蟹道：「當我們看清楚那金刀時，才嚇了一跳，因爲那把刀並不是普通的金刀，而是刻有『喪門金刀』四個大字的！」

「喪門刀？」

「是的，正是喪刀門鎮幫之寶。」

「爲甚麼這鎮幫之寶會掛在我們的屋簷上？」

「我與毛兄兩人正在研究之際，外面傳來了一陣人聲，我們正想出外看看，那羣人已湧進來。」

「是喪刀門的人？」

「是的，他們首領一見大廳之內有他們的喪門金刀，竟不由分說的動起武來。」

「我們制止，叫他們說過道理才動手不遲，誰知那首領狂怒道叫：『你們心知肚明，還說甚麼道理！』其實，那時我們根本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但唯一的方法，便是抵禦他們的攻勢。

「因爲我們幫中弟兄並沒有備戰，因此在喪刀門的猛攻下，我們損失了不少人，雖然我們也殺了他們不少人，但是這樣的無端相鬥，損失實在難以估計。」

「那究竟是甚麼原因？」

「喪刀門的人完全沒有解釋，他們搶回了喪門金刀之後，殺了不少人，臨離開之前，只道：『你們金竹幫無端奪去喪門金刀，以後禍事將不絕。』

「我們以爲這只是他們惡毒的狠話，但以後的十多廿天，他的毒咒竟然應驗了。」

「你們事後有沒有派人去調查？」

「我們想過，但沒有時間！」

「爲甚麼？」

「因爲經過這一役，我們剛收拾好一切，當天晚上，喪刀門的人又再來了。」

「他們還不甘心？」

「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當天晚上，我們還在大廳之內替受傷的弟兄包紮傷口，突然聽見有人大叫火燭，立時人心惶惶，又陷入一片混亂。」

「這此喪刀門來的人更多，而且似要把金竹幫完全搗毀了才甘心似的。」

「那究竟是爲了甚麼？」

「到現在我們還不完全明白。」

「是插贓嫁禍？」

「對，整件事是插贓嫁禍，不過，我們一直不知甚麼人與我們金竹幫有這麼大的仇恨，要完全毀滅我們金竹幫才罷手。」

「事情還沒有完？」

「沒有，那晚的一戰十分慘烈，本來，在日間受傷的弟兄早已包紮好傷口的，却又被他們殺死。」

「你們沒有通知其他香堂？」

「有，我們在當日下午已派人前往通知，但支援的人未到，當天晚上喪刀門的人又來屠殺。」

「屠殺？」

「是的，當晚在金竹幫內的弟兄，除了幾個武功較好的頭目外，幾乎無一倖免。」

「你們呢？」

「沒有一個人是沒有受傷的！不過，我們仍然奮勇殺敵，直至天亮。」

霍韜略可以想像得到那夜的激烈戰況。

「喪刀門的人呢？」

「他們不斷有人前來，不過，我們的香堂在接到了消息後，已連日趕來，但要到天亮才到達，有了這批支援的手足，喪刀門的人才退走。」

「之後你們又如何？」

「據前來支援的金竹幫弟兄所說，他們的香堂也發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大的是有人企圖侵佔橫水渡，小的是有人暗中搗亂。」

「換句話說，不單金竹幫總舵有麻煩，其他大小香堂也有？」

「是的，於是，我與毛兄決定分頭視察，但視察的事還沒有計劃好，另一件事又發生了。」

「又發生了甚麼事？」

毛蟹道：「是鐵鈎人。」

「鐵鈎人？」

「是的，主公爲何詫異？」

霍韜略不是詫異，而是驚歎其巧合，他在閉關下山後，也是先遇喪刀門的人，再遇鐵鈎人！

「你們先說吧！」

毛蟹道：「喪刀門來攻之事平靜了幾日，我們也因極度勞累，那天起來得較遲，有位兄弟來到我臥室，叫道：『幫主室中傳出怪聲。』」

霍韜略道：「是我的寢室？」

「是的，正是主公的寢室！」

「我離去之前，已把寢室上了鎖的。」

「正是，幫中兄弟雖然有些是新來支援的，但對於主公所居住的寢室，沒有人敢去動！而喪刀門的人，也沒有攻到那邊去。」

「究竟是甚麼怪聲？」

「我披衣起來，直往主公寢室，半途上剛遇上了郭兄！」

「我也是有兄弟來報，說主公寢室發出怪聲，於是我們兩人一起前去。」

「來到門前，果然聽到有怪聲傳出。」

「甚麼怪聲？」

「既似呻吟，又似掙扎叫嚷！」

霍韜略十分心急想知道究竟是甚麼東西。

毛蟹道：「主公的臥房，本來我們也不敢放肆，不過，那時我們無法不進去一看，門本是上鎖的，但當時却是虛掩，我們推門而入，只見地上放了一個大布袋。」

「大布袋？」

「大布袋內有東西，而聲音正是來自那布袋之內，我們立刻把布袋拉開，一看之下，我們口呆目瞪。」

「裡面原來是個人！是個女人，更是個全身赤裸的女人！」

「全身赤裸？」

「是的，她被人用牛筋縛着，口中塞有厚布，因此才發出那種怪聲。」

「你們怎辦？」

「於是，我們吩咐傭僕替她解帶，並替她穿上粗衣麻布。」

「她是甚麼人？」

郭操道：「我一直覺得這婦人有點面善，後來我才認得，她是鐵鈎人的首領鐵虎的姬妾之一。」

「你怎會認得？」

「我們金竹幫與鐵鈎人一向都是互不干擾，更互不侵犯，而鐵鈎人的首領有一次納妾，曾邀請我們去喝喜酒，我代表金竹幫送上賀禮，並且喝喜酒。」

「那赤裸的婦人便是他的妾侍？」

「是的，鐵虎是一個身材高大肥胖的大漢子，娶了這個嬌小玲瓏的小女子，使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因此你才認得？」

「是的，說也奇怪，那小女子竟然控制得鐵虎十分妥貼，換句話說，那小女子是鐵虎心中最重要的女人。」

「爲甚麼她會被人紮在布袋之內？」

「她自己也不知道，只說在房中睡了，被人紮起，送來我們金竹幫之內。」

「可是她因爲覺得被辱，於是大哭大嚷，說我們侵犯良家婦女，一時之間，我們實在沒有辦法解釋，也沒有辦法使她安靜下來，唯一的方法，便是再恐嚇她，結果，她才安靜下來，此時，鐵鈎人也來了。」

「他們如何得知那姬妾落在我們總舵之內？」

「最初，我們極力否認此事，後來仔細一想，不論如何隱瞞，日後那姬妾回到鐵虎身邊也會全盤托出，那時麻煩更大。」

「於是，你們說出眞相？」

「是的，但結果也沒有比隱瞞好得了多少。」

「爲甚麼？」

「你以爲鐵鈎人會相信那個布袋是從天而降？」

「當然不相信。」

「於是，他們來了一次大廝殺。」

「我們既蒙寃，又不知如何解釋，只好與他們週旋，本已元氣大傷的弟兄，更是慘不忍睹。」

「支援的弟兄也死傷了很多。」

「後來鐵虎更親自前來總舵，那一戰打得日月無光，天昏地暗。」

「爲甚麼你們在那個時候還不上山通知我？」

「我們當然想找主公回來！」郭操道：「我已立時上山，希望主公親自回來主持大局。」

「我一直在湖上閉關。」

「那山路我是十分熟悉的！可是，我走了大半天，仍然無法找到上湖的地方！」

「爲甚麼？」

「後來我想，可能是有人在山上佈置了『迷踪』，使我無法走出原地。」

「迷踪？」

毛蟹接口道：「我也是如此，郭兄回來後，告訴我無法找到主公，我不相信，於是親自上山，我也是十分熟悉那些路徑的，結果，我走了一整天，仍然無法上山，更無法通知主公。」

郭操道：「當毛兄回來後，告訴無法找到上山之路，於是我們決定兩人同時再去一次，結果……」

「當然仍是無法如願。」

郭操道：「無法如願也不要緊，當我們離開後，總舵內又發生了大事。」

「又是大屠殺？」

「不是，但也損失了不少弟兄。」

「當我們回到總舵，已是十分疲倦，却見幫中弟兄亂作一團，有人倒臥在園中，有人昏迷在大廳之內。」

「究竟發生甚麼事？」

「是中毒。」

「中毒？你們怎知是中毒？」

「我與毛兄都略懂一些岐黃之術，一翻他們的眼皮，已知他們中毒。」

「中的是甚麼毒？」

「一時之間，我們也不敢肯定，後來發現厨房之中有一大解菜，一隻貓偷吃了，竟然中毒身亡。」

「毒是來自那碟菜？」

「是的，我們欲設法先救一些中毒未深的弟兄，但却苦無解藥，於是我立時上山，找到一些解毒草藥，可惜，那些草藥並沒有效用，服後反而使中毒的人大叫肚子痛。」

「後來，我們發現厨房之中有一個陌生的小斷，那人態度閃縮，結果，我們證實他是被人派來的下毒者。」

「誰人派來的？」

「毒河豚！」

「毒河豚？他們與我們金竹幫又有甚麼仇怨？」

「沒有，一點過節也沒有，他們是在河上討生活，我們是在河岸上的，雖有接觸，一向都是相安無事的。」

「那下毒的小斷有沒有透露一點口風？」

「最初沒有，後來我們强迫他吃下那些有毒的菜餚，他吃後大叫喝水，我們讓他喝水，他才說……」

「說甚麼？」

「說他是毒河豚派來的，因爲我們金竹幫幫衆會把他們毒河豚的船鑿沉了十艘。」

「我們幫衆鑿沉了他們的船？」

「他是如此說。」

「爲甚麼他們不攻來？」

「他們不必攻來，只要下毒，下的正是他們的河豚毒，假若我們拖延下去，三天之內，所有人，包括我們兩人都會全部毒發身亡。」

「他們眞惡毒。」

「後來你們怎樣解毒？」

「我見那小斷喝了大量的水後，再無毒性發作，於是便讓那些弟兄喝水，那才沒事。」

「那完全是插贓嫁禍！甚麼人對我們金竹幫如此深惡痛絕？」

郭操與毛蟹都搖搖頭。

「那麼，你們兩人爲甚麼會落在毒河豚的手上？」

「事情越來越嚴重，我們金竹幫的損失，無論是人命與財物，都是無法估計的，因此，我們一定要出面澄清，首先要讓所有幫會都知道，我們並沒有作出對他們偷襲或者侵犯的事。」

「他們不相信？」

「當然不相信，而且聯合起來，進一步的把咱們這個金竹幫完全剷除！到了如此地步，我們也是無能爲力，要找出那個插贓嫁禍的人，我們才有清白的一天。」

「你們打算怎樣？」

「打算先等主公下山。」

「結果呢？」

「結果，毒河豚的人帶了一大隊人前來，他們以爲我們早已死個清光，當他們發現還有活口，便不顧一切的趕盡殺絕，而且把總舵上面那間大屋剷爲平地。」

「爲甚麼不殺你們？」

「有人提議留下我們，引幫主你出來。」

「原來你們是這樣落在他們手上的。」

「主公，你一直都在山上？」

「是的，我一步也沒有離開，而且我也有一段奇遇！看來事情是有關連的。」

「甚麼奇遇？」

於是，霍韜略把遇到那個全身幪上黑衣的人之事，仔細的說了一遍。

他們聽了，把山上山下的事聯想起來，有一點地方似乎十分脗合。

那便是時間。

霍韜略在閉關之後的兩個月，山下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但霍韜略却是平靜的渡過。

但在郭操、毛蟹兩人被擄之後，霍韜略才開始遇上黑衣人。

假若整件事與幪面人有關的話，那麼，對方便是先在山下挑撥一番，然後才上山猛攻霍韜略。

霍韜略思索着，不自覺的自言自語道：「這人不單要毀了金竹幫，還想徹底的毀了我。」

郭操道：「我們開基立業，在江湖上創一個萬兒，自然是有開罪人的了。」

毛蟹道：「這十多年來，金竹幫總算有一點聲名，主公更囑咐我們凡是以和爲貴，因此，與其他幫會交惡總是有的，但從來沒有試過大屠殺！」

霍韜略道：「是的，我也猜不透原因何在。」

毛蟹道：「主公曾與那人在武功上有過接觸，你認爲對方是個怎樣的人？」

「年紀並不大，看來只有二十歲出頭，但在武功方面却有相當造詣。」

「一個二十來歲的人，有精湛武功的，近日在江湖上，並沒有……」

忽然，霍韜略想起了一件事，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天干地支劍』？」

郭操與毛蟹互望了一眼。

郭操道：「我曾聽過，這種劍法，那是一套早已失傳的劍法。」

毛蟹也道：「這套劍法，據說十分厲害，可惜失傳已久，相信那只是好劍之人的一種幻想。」

霍韜略道：「我想不是，我在第二次與幪面人交手時，他使的便是『天干地支劍』的劍法。」

郭操道：「主公，你學過那套劍法嗎？」

霍韜略搖頭道：「沒有，早年我學武功之時，也曾好劍，可惜我沒有能耐好好的學劍，但對於不同種類的劍譜，我却看過。」

毛蟹道：「你怎知那人使的是『天干地支』劍法？」

霍韜略道：「開始時我也不知道，那幪面人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不過，我發覺他使的劍法，招式十分多，而且十分繁複，迫得我透不過氣來，幸好他手中的並不是寶劍，只是一枝樹枝，否則……」他頓了一頓，又道：「一般的劍法都只是三幾十招，但那人的劍法，招式却是層出不窮，你們都知道，所謂『天干地支劍』，是以天干地支配合而成，普通的劍法，每一招式都有一個名稱，例如『仙人指路』、『力劈華山』等，但『天干地支劍』却因爲招式太多，無以爲名，便以天干地支組合爲名，例如第一招是『甲子劍』！」

毛蟹道：「我也曾聽說過。」

「我記得的便是那第一招『甲子劍』！」

郭操道：「單是一招，也不能硬說他懂天干地支劍。」

霍韜略道：「對，但我指出他是使天干地支劍法之時，他却立刻把劍法慢使，似乎在揚威，並發出笑聲，那表示他得意非凡。」

毛蟹道：「那些劍招與一般劍招不同？」

「不同，那不是一般的劍式，最重要的是輕靈快速，假如那人不是慢使下來，我是看不到劍招的。」

郭操道：「既是如此，該人劍法那麼厲害，他是否可以毀了你？」

「可以，絕對可以。」

「爲甚麼他又不立時殺了你？」

霍韜略道：「這點便是整件事情的關鍵，這人是想毀了我，但却不想一蹴即就。」

「你的意思是……」

「他是要折磨我。」

郭操道：「換句話說，那是要你吃盡苦頭，才讓你死去。」

「對，完全是這個意圖。」

毛蟹道：「他不單要毀你個人，還要毀你事業，讓你從人生高峯滑落，然後在一無所有中逝去。」

「對，就是這個目的。」

「這人心意眞惡毒。」

「簡直卑鄙無耻。」

霍韜略嘆了口氣道：「可是，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有一個如此的仇人。」

兩人默然。

霍韜略道：「假若我眞的有這麼一個如此的仇人，我又怎會不記得？」

霍韜略說的是實話。

用如此方法報復，實在是刻骨銘心的仇恨，既是刻骨銘心，霍韜略本人怎會不知？

事情實在十分離奇。

毛蟹道：「那人會否認錯人？」

霍韜略道：「完全沒有可能，他處心積慮的要毀我，還要毀我金竹幫，那會有認錯人之理？」

就在這時候，山洞之外似有步履聲。

這裡是十分隱蔽的，何來會有人來？

三人十分緊張，可是過了一會，聲音却又完全靜下來，毛蟹忍耐不住，示意他們不要動，由他出去外面看個究竟。

兩人點首同意。

於是，毛蟹手中扣着暗器，貼着洞壁而行。

他們傾聽着，外面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響，他們都相信毛蟹的武功，於是忍耐着。

可是，過了足有一盞茶的功夫，却不見毛蟹回來。

郭操不能再忍耐。

他站了起來，打算出去。

霍韜略也站了起來，準備與郭操並肩而去。

郭操輕聲道：「幫主，你在洞內較爲安全。」

霍韜略只好坐下。

郭操又是手扣暗器，慢慢的向外移動。

霍韜略也已金竹在手。

過了一會，沒有半點聲響傳來，郭操也沒有回來。

霍韜略心中開始發毛。

那人又來了？

那人果眞是神通廣大！

一種無名的恐懼自他心中升起，使他額上汗水汩汩而下，他持着金竹的手也開始顫抖。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霍韜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挺直了腰板，緊握金竹，慢慢的沿着山壁，向洞外走去。

一陣風自洞口吹入，使他打了一個寒噤。

他把金竹握得更緊。

他來到洞外，洞外只有清風明月。

環視四周，除了鬼影幢幢的樹叢之外，那有甚麼？不！他終於看見——

郭操伏在一塊大石之上。

毛蟹却是躺在另一處草叢之中。

兩人相隔足有二十丈。

霍韜略力持鎮定，他站定，就像一尊石像般站着。

一陣又一陣的風吹過，却沒有人出現。

可是，在霍韜略的感覺上，那人一定在附近，正在虎視眈眈的看着自己。

然而，他不動，那人也沒有出現。

霍韜略實在忍耐不住，手揮金竹，叫道：「我霍韜略在此，出來吧！」

「來吧！」兩字的語音，在山谷中迴響着。

仍然沒有人出現。

霍韜略感到有點失望，他不能再忍受這種折磨。

他又狂叫：「殺我……」

「殺我」兩字的語音，又在山谷迴響。

忽然，他看見毛蟹的身體似在蠕動，他急忙走近，只見毛蟹是伏卧在草叢之上。

他輕輕推着毛蟹，道：「毛蟹，毛蟹……」

毛蟹轉過身來。

他的臉色是蒼白的，但眉心却有一點胭紅。

是劍尖所刺的胭紅，深入額內。

這一劍的確厲害，部位拿捏得準確，功力發揮得恰當，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主公……」毛蟹的聲音是微弱的。

「你……你怎麼了?」

郭操那邊也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呻吟。

霍韜略道：「你沒有事了?」

「先看郭操吧。」

霍韜略移身往郭操那裡。

郭操也是仆卧在大石之上。

他轉過身來，呻吟聲更響。

霍韜略一看郭操的臉孔，也是嚇了一跳。

郭操的臉孔有如毛蟹的臉色一般——全臉蒼白，只有眉心一點胭紅。

同一的手法，相同的刺傷。

「你怎麼了?」

「我只覺臉前……」

霍韜略見他可以移動，遂道：「回洞中再說。」

他把郭操扶起來，郭操的身體有點冰冷，雙腿乏力，但仍可勉强走動。

他一邊扶着郭操，另一邊扶着毛蟹。

三人回到洞中。

洞中篝火已半熄，霍韜略讓二人躺下，再把篝火撥動，火光開始旺盛。

他一抬頭，竟見那人在洞口的另一邊，在篝火掩影之下，約隱約現的，有說不出的詭異。

霍韜略僵住。

那人又是全身包裹着黑布。

霍韜略突然有一股衝動，他想衝過去，死抱着他，看他能否再脫身。

他一動，那人的劍已出。

劍光在火影之下，刺人眼目。

他在劍光之下，才回復理智。

那人使了兩個劍花。

霍韜略已把金竹握在手裏，然後是一個快速的旋身，抵達那人跟前。

他沒有浪費任何時間，金竹已一分爲二，右手所握的已是一柄匕首。

匕首直刺那人咽喉。

那是狠辣的一招，也是豁命的一招。

那人退後，仰身，避開了這一招。

但霍韜略的招數並不只是如此。

他再出一招，是直插而下的「龍潛深淵」，也是拚命的一招。

那人因爲已仰身，無法再避，只能反身一彈，躍開五丈之外。

霍韜略的金竹匕首如影隨形，又再攻去。

那人因退後，已有了迴旋之地，一招出，另一招再出，一連出了十招。

十個不同的劍式。

開始的兩招是阻退霍韜略的攻勢，另外的八招是反攻，攻勢强烈無比。

霍韜略要拚命，却有心無力。

他一式退一步，一連退了八步。

第十一招，劍向眉心。

霍韜略想避，却是避不了。

他只感到一陣疼痛，整個人倒下來。

那人退後，收劍，每一個動作都是十分優美、洒脫而俐落。

突然，劍又再出。

「劍辛丑！」那人竟然朗聲叫道。

那「劍辛丑」是劍招的名字，也是那人自出現以來，說出的第一句話。

劍是直刺霍韜略的眉心。

他本已受創的眉心，再度受創，因而感到痛極，人已陷入半昏迷。

可是，霍韜略仍然支持着，叫道：「大俠，我究竟欠了你甚麼?」

那人聽見「大俠」二字，本來是收劍的架式，也凝住了下來。

他似乎從沒有想過霍韜略會稱呼他爲大俠。

他呆着，突然爆出一陣刺耳的笑聲。

霍韜略仍然拚命支持，道：

「你……你一劍殺死我吧！免得我……」

那人停止笑聲，沒有理會霍韜略，收劍後，又再發出了一陣苦澀的笑聲。

霍韜略已是支持不住了，只覺得自己的視力逐漸模糊，最後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 * *

當他醒來的時候，首先看到兩個黑影。

那是郭操與毛蟹。

兩人的眉心已經結了一個痂。

「主公，主公，你怎麼了?」

霍韜略慢慢坐起來，他摸摸自己的眉心，也是結了一個痂。

「沒有甚麼……你們呢?」

毛蟹道：「只是眉心被刺了一劍。」

郭操道：「主公，你也是……不過，我們被刺的一劍，沒有你那麼深。」

「他是有意殺我的。」

「爲甚麼他又沒有下手?」郭操問。

「看來他想再折磨我一番。」

郭操道：「既是如此，我們要立刻離開這裏。」

「不，我要等他回來，我要知道他要殺我的原因。」霍韜略道：「究竟那人是怎樣刺倒你們，令你們倒在山洞外?」

郭操道：「當我出到洞外，只感到一陣陰風吹來，使我全身發毛，接着，我便看到一個全身包裹着黑衣的人，我還未作出反應，那冰涼的劍已到，我閃開，但劍竟隨着我的閃動，一刺便刺中我的眉心，我感到全身乏力，因而昏倒下來。」

毛蟹道：「我也是這樣。」

霍韜略道：「我與那人交過幾招，可是我的武功不及他，他先刺中我眉心，所入却不深，然後收劍，在收劍的當兒，他又再刺出，我無法閃避，這一下刺入眉心，使我痛入心脾，不過，他使出那劍時，竟說了個字。」

毛蟹道：「那人不是啞的?」

「不是，我曾聽過他的笑聲，如今又再多聽三個字。」

「那三個字?」

「是『劍辛丑』！」

「那表示甚麼?」

「我懷疑他在使出那失傳的『天干地支劍』劍法，而天干地支劍有六十式之多，每一劍式都不用普通劍招的名稱，而用天干地支的配合稱呼，『劍辛丑』便是其中一式，那是刺向眉心的一式。」

「他的聲音怎樣?」

霍韜略想了一下，道：「聲音似是破鑼一般，不過，那時我已半昏迷，不敢肯定，反而他的笑聲……」

「他的笑聲?」

「是的，他離開之前會發出笑聲。」

「笑聲又如何?」

「有難以言諭的苦澀。」

他們沉默了一會。

郭操道：「看來我們已露了行藏，不能再流連在這虎頭山上了。」

霍韜略道：「不，我要在這裏等候，看他又會如何。」

毛蟹道：「主公，我們還是離開吧。」

郭操道：「主公，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我們三人勢單力弱，如果是他發動三個幫會來攻擊我們，我們死了也無法知道那人的眞面目。」

霍韜略道：「就算是死，我也一定要看清楚那人的眞面目。」

毛蟹道：「因此，我們更加要離去。」

霍韜略默然。

郭操道：「如今主公你已證實那人確是使『天干地支劍法』的，我們更加要離開這裏，到各處明查暗訪，一定可以找出一些端倪，那時事件便可水落石出。」

霍韜略再沒有堅持己見。

三人仍然可以快步的下山，他們的目的是暫時離開，到湖北的井瀾分舵去，那分舵舵主也姓毛，單名一字曰舜，在金竹幫內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井瀾分舵的人手也多，雖處內陸，消息却是十分靈通，對於調查那幪面人之事，大有裨益。

三人下山之後，先來了一個鄉鎮，飽餐一頓之後，再買來一些商賈的衣裳，打扮成三個商人上路，這樣可以暫時掩人耳目，免在途上再惹麻煩。

酒樓遇險　高人解救

他們行行重行行，轉眼已過了三天。

這三天之內，沒有甚麼可疑人物出現。

那日，三人已進入湖北，這裡十分貧瘠，馬匹牛車也不多見，因而人力在這地方十分重要，也因此「金竹幫」在這裡的勢力極大。

他們來到一間酒樓。

三人風塵僕僕，打算入內飽餐一頓便再上路，希望盡快到趕到井瀾分舵。

他們坐下，小二上前招呼。

那小二一見三人，似乎有點異樣的反應，但他仍然堆着笑臉的招呼。

當他寫了菜單之後，有點鬼鬼祟祟的離開。

霍韜略已發現他的古怪行徑，暗道：「小心！」

食物送上來了，湖北食物比較辛辣，三人吃得津津有味，不過，他們身邊的食客却紛紛離去。

霍韜略更覺不妙，便道：「快吃，走！」

可是，三人仍未吃得半飽，那小二已出現，而他的身後更出現了一些似非善類的人，總數達三十人之多。

他們一進來，便各佔桌子。

而在接近門口的地方，更坐了幾個武功較高的人。

霍韜略道：「走！」

三人站起來，整間酒樓的人也立時站了起來。

本是一片嘈雜聲的酒家，突然變得鴉雀無聲。

霍韜略朗聲道：「各位似乎有些誤會了！」

站在門邊的一個清癯漢子道：「霍幫主，久違了！」

霍韜略望望那人，自己並不認識，道：「兄台可是認錯人，在下並不是

甚麼幫主，咱們三人是經商的，路過貴境……」

「霍幫主，你不用抵賴了，還有你身邊的二將，一位叫郭操，外號『手操勝券』，另外一位是毛蟹，外號『橫行無忌』，都在你身旁。」

三人聽了，大爲驚異。

那清癯漢子道：「你們不用猜疑，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只是閣下大名如雷貫耳……」

霍韜略道：「在下是一個商人。」

那人大笑，笑聲震瓦。

在旁的人也附和着，一時之間，整間酒樓充滿了笑聲，但霍韜略三人却是笑不出來，顯得十分尷尬。

那人收斂了笑容，道：「不論你們如何打扮，也逃不過我們的眼睛的。」

那人向衆人一望，衆人各自掣出了兵器。

霍韜略實在不明白，郭操與毛蟹也是面面相覷。

那人爲了解開他們的疑團，遂道：「你們扮甚麼也可以，但你們眉心的新創與疤痕却是掩飾不了！」

三人互望了一眼，這才明白那神秘的幪面人要折磨他們、以劍刺眉心爲記的原因。

霍韜略道：「好了，我承認我是金竹幫幫主霍韜略，閣下是……」

那人道：「我是喪刀門的『操刀使』曹成威。」

另一人在旁道：「在下是鐵鈎人傳口漁。」

那邊的一人道：「在下是毒河豚莫道悲。」

又是那三個幫會的人。

霍韜略道：「在下金竹幫一向與你們河水不犯井水，爲何總要咄咄迫人？」

曹成威道：「我們接到命令，要殺死眉心有疤痕的三個金竹幫的人。」

傅口漁也道：「金竹幫所有香堂水渡快要在江湖上消失，如今只剩下你們三人。」

那邊的莫道悲似乎不甚耐煩，道：「殺了三人再說！」

在旁的幫衆已靠攏過來。

霍韜略道：「金竹幫人多勢衆，豈會是你們口中所說會在江湖上消失？」

郭操也道：「我看你們是被人欺騙了。」

毛蟹也道：「你們全被人蒙蔽了！」

莫道悲道：「看來被蒙蔽的不是我們，而是你們三個頭目，末日已臨仍不知！」

霍韜略聽他們的語氣，凜然心寒。

傅口漁道：「看你們逃亡了三天，可曾見過你們的幫衆出現，助你們一臂之力？」

他們三人回想過去三天，雖然經過了一些較爲荒僻的地方，但總該有金竹幫幫徒出現，但他們沒有見過一個，最初他們還以爲他們化了裝，沒有人認出他們，因此幫衆才沒有出現。

如今看來，事實並非如此。

難道正如他們所說，金竹幫已在江湖消失？

莫道悲道：「不用懷疑了，假若你們想保存性命，那麼立刻俯首就擒吧！」

毛蟹實在忍受不住，已先一撲而出。

郭操一向有耐性，此時也不顧一切的雙掌挺出。

霍韜略亦失去冷靜，金竹橫揮。

在場的人都知道金竹幫這三人武功高强，不是容易應付的，因此，他們才會匯集三幫之力來對付他們三人。

他們並且採用車輪戰術，務要使他們三人力盡而亡。

霍韜略戰了百多回合，心中已明白，如果再被困在此間，一定會葬身。

雖然這些幫衆的武功並不厲害，但他們的死纏爛打，實在令他們三人窮於應付。

霍韜略看看毛蟹與郭操二人，他們的境況也不比自己好，都是在團團的包圍之中。

他因爲分散了注意力，一時之間，有人一劍刺來，幾乎刺中他的左肩，幸好他及時閃開，金竹一揮，震開那人，並且加刺一下。

霍韜略大發神威，又再揮舞金竹，轉眼之間，殺了或傷了十餘人。

那些幫衆開始有點害怕，可是，他們的頭領仍在戰圈之內，沒有人敢稍退。

霍韜略知道再瞎纏下去，一定沒有好結果，他已立定了主意。

突然，他一個風車大轉身，整個人便像一隻大風車似的，劃開了一個大圈，他一手持金竹，另一手却持金竹的刺刀，因此，沒有人敢直攖其鋒，一時之間，他有了足夠的空間。

他趁着這個急旋之際，一招「旱地拔葱」，直衝瓦面而去。

霍韜略用了九成功力，一陣「嘩啦啦」之聲，瓦面立即露出了一個大缺口。

霍韜略已上了屋頂，叫道：「走！」

郭操與毛蟹也立時拔身，可是無法脫開對方的糾纏，霍韜略站在屋頂上，一腳踩下，瓦片橫飛。

立時，那些幫衆均被瓦片擊中，紛紛叫嚷，而毛蟹與郭操也趁此良機，一躍而上。

三人站在屋頂上，却是呆着。

原來這酒樓是孤零零的一間，旁邊並沒有其他樓房，而屋子下面，却有無數的幫衆。

他們可以逃上屋頂，却是無法離開，只要他們躍下，又會被那些幫衆

纏着。

三人武功再好，也敵不過蟻羣一般的幫衆。

三人站着，徬徨無計，下面的幫衆同聲吶喊，更有一批弓箭手在酒樓的四周部署着。

看來他們一動，那些箭便會如雨下。

再看看附近環境，除了右面有一排大樹之外，再無可以攀附的東西，若要飛身跳往那些大樹，似無可能。

忽然，有人吆喝：「金竹幫的人，你們沒有可能逃走的，倒不如下來吧！」

毛蟹道：「主公，我們兩人以身體掩護你，躍下人羣中，殺開一條血路。」

郭操道：「主公，你一手所創立的基業，不能這樣不明不白的毀去。」

兩人的眼睛赫然有淚光。

霍韜略也感到一陣淒酸。

毛蟹正要躍下，忽然，屋脊之處竟有一雙腳遞了上來，那是一雙三寸金蓮。

「甚麼人那麼嘈吵？吵醒老身的好夢！」

那雙三寸金蓮縮回去，一個老太婆却坐了起來。

老太婆銀髮斑白，手持一支龍頭拐杖，她站了起來，身體極爲矮小，像是一個十二三歲的丫頭。

老太婆望着三人，問道：「你們三人好事多爲，被人追殺？」

霍韜略道：「你是誰？」

老太婆反問道：「你們是誰？」

毛蟹道：「不要理會她，我先躍下。」

老太婆道：「小子，你要跳下去？你嫌命長？」

霍韜略道：「老夫人，你……」

「我不是叫老夫人！」

「你怎麼稱呼？」

「我叫老丫頭。」

「老……」霍韜略不好意思這麼叫她。

「我是老丫頭，你們叫我老丫頭便可以。」

「老丫頭前輩……」

「我不是老丫頭前輩，我是老丫頭。」

霍韜略只好道：「老丫頭，你有辦法在此睡覺，當然有辦法離開此地吧？」

「當然有。」

「能夠衝出這些人羣？」

「當然能！」

毛蟹道：「你有甚麼本領……」

他的話還未說完，一陣飛箭已如雨下。

那老丫頭龍頭拐杖一撥，她這一撥似是在有意無意之間，但那些箭却已在他們跟前落下。

霍韜略知道遇上了高人，忙道：「請前輩相助！」

「我不是叫前輩。」老丫頭道。

霍韜略連忙改口道：「老丫頭，我被這一伙人迫害，快救我們脫離險境。」

「惡人？對，他們都是惡人。」老丫頭站起來。

別看她龍鍾老態，三寸金蓮，站在屋脊上，看似危危乎，但三人都知道她是固若金湯的。

又是一陣箭如雨下。

老丫頭道：「你們這些惡人快停手！」

她的聲音在嘈雜的人聲中，居然可以別豎一幟，在場的人十之八九都能聽到她的清脆聲音。

這時，所有人都靜了下來。箭也停下。

老丫頭笑道：「你們倒也聽話……」

可是，話未說完，人聲又起，箭雨亦再一次密密的飛來，使她不斷的舞動着龍頭拐杖。

她開始光火了。

突然，她在袖中抽出了一條長布來，然後坐下，他們三人此時正在伏着。

老丫頭道：「這些人眞是冥頑不靈，不與他們計較了，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裏，好好一談吧。」

三人當然沒有異議。

老丫頭道：「這一條長布可以用來活命。」

「怎樣活命？」

老丫頭道：「一個非常危險，但亦非常有效的辦法。」

她說得慢條斯理，眞叫人着急。

這時，已有幾人試圖爬上屋頂來，毛蟹與郭操一見人影，隨手飛出瓦片，把那些人趕下去。

老丫頭道：「我先把這條長布綁在那邊的屋簷上，然後我帶着長布，躍到那棵樹上。」

「這條布有那麼長？」

「當然有！」老丫頭又道：「當我到了那邊的樹上，你們便沿着布條滑下樹來。」

這實在是個好辦法。

霍韜略却道：「雖是好辦法，但在滑下的過程中，依然會被他們的箭射中。」

「滑下的速度很快，他們射不中的！」老丫頭道。

雖然她是如此說，不過，她看着下面的人羣，與越來越多的弓箭手，她也知道，這樣滑下去，途中遭到暗算也說不定。

老丫頭道：「你們都懂用劍嗎？」

三人點頭。

「那好極了，我教你們三招，保證你們在途中不會被射中。」

三人已是一把年紀，老丫頭居然要教他們學劍，在這危險關頭，三人也沒有想到甚麼，只是希望立刻脫離此險境，否則，下面的人越來越多，

那時便悔之已晚。

可是，三人之中，除了霍韜略手執金竹幫的金竹之外，郭操和毛蟹都是沒有武器的。

老丫頭道：「我這劍法是極其神妙，手中有劍當然是最好，但手中無劍，一樣可以使出劍式。」

霍韜略知道此人武功奇高，但她如此說却似乎誇大了一些。

老丫頭續道：「這是第一招。」

她沒有使出龍頭拐杖，只是隨手揮舞。

只見她右手是一個圈，左手也是一個圈，卻能夠好好的護着全身。

三人都是懂得劍法的人，一看之下，跟着隨手舞動，已明白其中要訣。

老丫頭又再教授他們第二招。

第二招是左右手在左右上下揮動，她動作快速，有如架着一道屏風，滴水不能潑入。

三人也學着。

第三招更怪，老丫頭雙掌向外挺出，然後彈起身體，整個人在半空中翻了幾下。

老丫頭道：「這招除了可以避開箭之外，還可以加速身體向下滑去。」

三人不敢嘗試，因爲這時如果彈起，可能會被箭射中。

「你們學會了沒有？」老丫頭問。

三人不置可否。

於是，老丫頭把長布條拋下，回頭向霍韜略道：「你把布條在那邊綁好！」

霍韜略依言，伏低身子往屋簷之處，綁了長布條一角，他拿着布條，只覺得陣陣異味，中人欲嘔，但在這個時候也無暇理會那是甚麼氣味了。

郭操道：「老丫頭，你教我們的三招究竟是甚麼招式？有否名堂？」

老丫頭道：「當然有。」她已把長布條的另一端握在手裏，然後道：「第一式叫『劍丁辛』，第二式叫『劍壬寅』，第三式叫『劍已丑』。」

霍韜略聽了，忙問：「這是來自天干地支劍法的？」

「小子，你倒識貨！」

老丫頭說罷，已飛身下去。

下面的人羣立時起哄，箭矢猛向老丫頭射去，只見她手執龍頭拐杖，使出剛才所授三招，姿勢雖然並不輕盈優美，却是非常實用。

一眨眼間，老丫頭已飛身到那大樹上，接着躲進大樹之內。

郭操看見霍韜略呆着，便道：「幫主，你先走！」

霍韜略被他一叫，才如夢初醒，道：「你們先去，我來押後！」

郭操見他語氣堅決，這個時候再多推讓，反而誤事，於是，首先滑下。

在滑下途中，他人是半裹在布條內，只有露出雙手，不停的揮動，老丫頭所教的三招，他只使出了兩招，却已足夠保護他的安全了。

毛蟹也接着滑下，他也沒有遇到任何意外。

霍韜略不再遲疑，滑下長布條，手執金竹，左右揮舞，當然更加安全。

來到樹頂，老丫頭用力一甩，長布條脫落下來，落在地面，地上的幫衆馬上捉着布條不放。

老丫頭故意與他們角力，然後放開雙手，那些人頓變作滾地葫蘆，跌在一起。

毛蟹道：「老丫頭，你不要那長布條了嗎？」

「我家裏多着呢！」

「究竟那布條本來是作何用途的？」

老丫頭沒有直接回答，只是把三寸金蓮擧起，三人初時也不明白，後來，三人想起那中人欲嘔的氣味，才知道那是老丫頭的纏脚布。

三人互望一眼，苦笑起來，想不到一條又長又臭的纏脚布，竟解救了他們三人逃出這險境。

老丫頭不再停留，飛身躍出樹外，從一棵樹躍向另一棵，三人尾隨着，轉眼之間，已離開了那些人羣。

「老丫頭，」霍韜略道：「我們坐下來休息一下好嗎？」

老丫頭道：「我不休息了，我要回去。」

「回去那裏？」

老丫頭沒有回答，眼中充滿茫然。

「你想往那裏去？」

「我不知道，我也想知道。」

三人都不明白老丫頭的話。

霍韜略道：「我們三人也不知道要往那裏去，倒不如我們結伴同行吧！」

老丫頭道：「你們要到那裏去？」

霍韜略道：「我們要找一個人。」

「找人？我也想找一個人。」老丫頭道。

「你要找甚麼人？」

「我的少爺。你們呢？」

「我們要找那個令我們家破人亡的人。」

「是仇人？」

「如果是仇人倒還好。」霍韜略道。

「不是仇人，那是甚麼？」

「是仇人，但我們却不知他是誰。」

這次，輪到老丫頭不知他們說甚麼了。

霍韜略也不加解釋，只道：「我想你也會認識此人的。」

「我？我並不認識任何人！」

霍韜略道：「但你懂天干地支劍！」

「天干地支劍？是我教你們的那三招？」

「是的，那三招是『劍丁辛』、『劍壬寅』、『劍已丑』，都是天干地支劍法！」

老丫頭笑起來。

霍韜略三人都不知她笑甚麼。

良久，她才停住了笑意，道：「我不知那是甚麼劍法，只不過我有一個侄兒，他時常在我跟前一面舞劍，一面口中唸唸有詞，說甚麼劍丁卯、劍辛丑，於是，我亦學了一兩招，也隨意給它冠上一個名字！」

霍韜略道：「那便是天干地支劍的劍招命名，那麼，你的侄兒是誰？」

「我的侄兒便是我的侄兒！」老丫頭提起她的侄兒，便嚴肅起來。

霍韜略知道，老丫頭對她的侄兒是非常重視的。

忽然，老丫頭又笑了。

霍韜略道：「老丫頭，你笑甚麼？」

「我笑你們天眞無邪，當時我教你們的招，只是亂說無爲！」

「怎麼亂說？」

「第一招是劍丁辛，其實我是說你們是個新丁，初學的人；第二招，劍壬寅，意思是你們任爲亂指，任寅任人；第三招劍已丑，我更是笑你們學得這幾招手法，使出來之時，一定很醜！」

三人聽了，也失笑起來。

霍韜略道：「你的侄兒懂天干地支劍法？」

「我不知道！」

「我們與你一起去找你的侄兒好嗎？」

「那好極了！」

三人互望了一眼，沒有說話，因爲他們都知道，天下間懂天干地支劍法的人並不多，不但不多，可能只有一個，那麼，老丫頭的侄兒，豈不是正是使他們金竹幫無端在三個月內覆亡的人？

*　*　*

由老丫頭帶路，他們一起來到一間極爲破爛的古廟。老丫頭對這裏似乎很熟悉，她帶着三人穿過絲網塵封的正門，直入那破爛不堪的大堂，然後進入一條小巷，裡面居然是一個別有洞天的地方。

這裡打掃得極爲整潔。

當中有簡單的傢俱，兩邊貼牆的地方還放着一張收拾得很整齊、而且非常清潔的床。

「你們隨便坐！」老丫頭道。

霍韜略道：「這便是你的居室？」

「不單是我的居室，也是我侄兒的居室！」

三人嚇了一跳。

老丫頭道：「你們怕他？其實他並不可怕，雖然他整天都以衣服包裹着全身，不過，他是個好孩子！」

霍韜略聽了，心中一凜，更加確實的相信，老丫頭的侄兒一定是那幪面的神秘人。

「如今他在那裏？」

「不知道！」

「爲甚麼？他不是住在這裏的嗎？」

「是的，但他却有他的去處，不過他總是記掛着我，怕我沒有東西吃，最多隔半個月，他一定會回來一次！」

「今天會回來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的米缸裡已沒有多少米了，他是知道的！」

提起了米，三人都不期然的感到飢腸轆轆。

老丫頭似乎一向慣於服待他人，一看他們的表情，便知道他們想吃東西，遂道：「你們坐一會，我煮一些地道的東西給你們吃，我的侄兒也十分喜歡吃這些東西，他在遠處聞到這香氣，也會趕回來吃！」

老丫頭離開寢室。

霍韜略立時道：「她的侄兒一定是使我們金竹幫覆亡、到我閉關處襲擊我的人。」

毛蟹焦急地道：「如何對付他？」

霍韜略道：「我們不單要制住他，還要問他爲甚麼要這樣對付我們，但我看我們三人聯手也未必可以戰勝他，何況還有那個老丫頭！」

郭操道：「聽老丫頭的語氣，她與那人極像一對母子，那麼，我們可以先制服這老丫頭，使他投鼠忌器。」

霍韜略道：「這是一個好主意，不過，他隨時有可能出現，當我們吃過這一頓飯後，便先控制這老丫頭，再等那人出現！」

接着，三人說了一些應付那幪面人的細節，不過，這只是計劃，他們三人到時只能隨機應變。

過了一會，老丫頭回來了，手上捧着一個鍋，鍋裡仍是熱氣騰騰。

老丫頭道：「快來吃百年老粥吧！」

她替三人盛了三碗粥，三人淺嚐，發現味道不錯。

霍韜略忍不住問道：「你用甚麼材料煮粥的，既快又好味道？」

「我不是剛才才煮的，我的侄兒時常帶回很多乾貨，我將它們一古腦兒的放進鍋裡煮，我的侄兒嚐過後，居然說是人間妙品，因此，我那鍋粥是天天的在煮，材料與米，也天天的在加，所以我叫這鍋粥做百年老粥！」

三人看看粥內的材料，居然有鮑片，也有魚唇，那麼名貴的材料，用這個方法烹調，倒也是一項新鮮的嘗試。

正當他們吃得津津有味之際，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聲音：「好香啊，好香啊！」

老丫頭喜形於色的道：「來了，來了！他的嗅覺果然敏銳！」

三人見了，立時緊張起來。

那聲音又道：「姑姑，你有客人嗎？」

聲音未止，幪面人已出現在門口。

當幪面人看見三人，看來極爲詫

異，本想退後離去，但老丫頭比他更快，不知她是如何竄身的，居然已拉着他的衣袖，道：「你一定要好好的陪姑姑久些，才可以離去！」

幪面人似是無奈，只好留下。

老丫頭把他拉到桌前。

毛蟹突然一個閃身，封着大門。

郭操也立即貼近另一邊牆壁，蓄勢以待。

霍韜略則一手揚起那鍋粥。

「你們怎麼了？」老丫頭道。

霍韜略沒有回答她，向那幪面人道：「你稍動，你的姑姑便會燙傷！」

老丫頭看看霍韜略，道：「不要，不要這樣！」

幪面人看看他的姑姑，道：「你想怎樣？」

霍韜略道：「這句話應該是我問你！」

「我想怎樣？這三個月來，你應知道和明白！」

霍韜略道：「我却不明白，你我之間有甚麼仇恨？」

那人的頭套竟掀動了一下，他的臉雖是裹着的，不過，他們可以感覺得到他的臉正在抽搐。

幪面人道：「你先放開姑姑！」

霍韜略道：「可以，但你也得把頭套脫下。」

幪面人冷笑道：「你不可以看我的樣子！」他似乎想動手。

霍韜略立時把鍋子傾斜，有點粥水濺在老丫頭的身上。

老丫頭連聲慘叫。

幪臉人不敢再妄動。

霍韜略道：「如果你不想看着你姑姑被粥水燙死，不要再動，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幪臉人不敢動，但老丫頭却在掙扎，不久，她大嚷了幾聲，竟然暈倒過去。

如今的形勢更有利於霍韜略，因爲他不用再分心於制服老丫頭，只要脅持着她便可以了。

「你究竟是誰？」霍韜略問道。

那人冷笑幾聲，道：「我告訴了你，你也不知道我是誰！」

「看你的模樣，我的年紀足可以做你的父親，沒有理由與你有深仇大恨！」

幪臉人道：「不，你與我有深仇大恨，你毀了我的一生，我要以牙還牙！」

「我怎會毀了你一生？」霍韜略實在是摸不着頭腦。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

「二十五年前？那我時只不過是一個寂寂無名的江湖客！」

「正是，當年我也只有五歲！」

「五歲？那麼，我們之間怎會有恩怨？」

「那時你很窮，窮得連飯也沒有得吃。」

霍韜略心頭震動，當年他窮途潦倒，這件事是沒有人知道的，連郭操與毛蟹也不知道。

爲甚麼這小子竟然如數家珍？

幪臉人道：「那日是下大雪的日子，你倒在一間大戶人家的門口，那戶主的家人見你可憐，把你救醒後，不但給了你一些飯菜，還讓你留宿下來。」

霍韜略更爲震驚，喘着氣道：「你……你究竟是誰？怎麼會……」

「你不必追問我是誰，我說了出來，你既不知道，也不會相信。」

霍韜略道：「你說，你快說，你還知道甚麼？」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也好，你的兩個親信也在，讓他們也知道事情的始末，讓他們來評評理，看看我這樣毀你是否過份！」他頓了一頓，又道：「那日早上你醒過來的時候，風雪仍很大，你在花園裡碰到一個人。」

「是……是，那是……」

「那是你休棄了的妻子！」

霍韜略聽了，額頭冷汗汩汩而下。

「是的，那時我年少無知，休棄了她。」

「你不能用無知兩字推卸一切，以後的事，是在清醒的神智下進行的，當你看見你那休棄了的妻子身穿綾羅綢緞，與你的潦倒相比較起來，你忍不住的追上前問她。」

「我只是好奇！」

「你不是好奇，而是妒忌！你一直追到她的閨房，追問她是否嫁了人！」

「是的，我妒忌，當年她嫁我的時候，早知我是家貧如洗的，結果她竟不守婦道。」

幪臉人憤然道：「我母親並不是不守婦道，她被你休棄後，生活無着，帶着老丫頭，她唯一的親人，下嫁了另一個人，不過，那不是她的錯，只是生活迫人！」

「她下嫁了另一個人，是的，當時我十分妒忌，頭腦也十分混亂。」

「混亂，混亂便能爲所欲爲？」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那時已是日上三竿，房中根本不需用燈火照明，爲甚麼小樓會失火的？」

霍韜略啞口無言，全身顫抖。

「你憤恨，你妒意，要殺死你的休妻，那時你已完全沒有人性！」幪臉人頓了半晌，又道：「結果，你做錯了兩件事，一件是你知道的，一件是你不知道的！」

「第一件事，你放火殺人，是你知道的；第二件事，你毀了一個人的一生，使他終生不能以眞面目對人！」

「那人是你？」

「你有沒有見過有人即使回到家裏，也不敢向他唯一的親人展示眞面目？」

「你究竟是誰？」

「我可以說出來，但我恐怕你受不了這個刺激！」

霍韜略道：「自小我便飄泊江湖，甚麼事情沒有見過，甚麼事情沒有聽過？」

「那你要好好的聽着。」

霍韜略實在不明白，他與這人全無瓜葛，年紀相距又這麼大，怎會毀了他的一生？

幪臉人道：「你再遇見你的休棄妻子時，已相隔了多久？」

「五年！」

「你休棄她時，可知她有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當時，她懷着你的骨肉。」

霍韜略整個人抽搐起來，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休棄了她之後，她才發覺懷孕，因此，她才下嫁一個富人，那富人把她金屋藏嬌，表面上，我的母親是貪慕虛榮，事實上，她是不得已的！」

「你爲你的母親狡辯！」

「是否狡辯，相信很難找到一個證人來評理，不過，我說的是事實！那日，你來到我母親房間，與她爭執之後放火，你却不知道房內還有一個孩子，那孩子便是我！」

霍韜略道：「那麼你……你是……」

「你千萬不要說我是你的孩子，我沒有一個這麼沒有人性的父親！那時我只有五藏，躲在房子裏面不懂得哭，也不懂得叫，最後抵受不了那些烟，我才跑出來，而母親已被燒焦了！」

「你……你怎能逃出火海？」

「那是姑姑，姑姑趕進來，看着母親半焦的屍體發呆，直到聽見我的哭聲，才驚醒了她！她急忙抱起我，可是，一條橫樑塌下，把姑姑打昏了，而我也在火海中被燒得半焦了！」

「你全身被毀？」

「在火海中，我已沒有感覺，幸好姑姑及時醒來，一手抱我逃出火場，才算撿回性命！」

霍韜略呆着，看着幪臉人，墮進往日的回憶。

那日，他的確是獸性大發，他恨他的妻子，這種恨，並非眞正的恨，而是一種妒忌的恨。

他恨自己窮途潦倒，他恨他的妻子有一個如此好的歸宿。

他的心情非常矛盾，悔恨交加下他只希望這一切一切都變成灰燼。

因此，他要把所有的東西燒掉。

但是，他怎會有兒子？

眼前的人並不是自己的兒子，他只是利用這點來刺激自己！

可是，回心一想，這人沒有理由認己作父，認一個陌生人作父已是可笑，認一個仇人作父，更非常人所能忍受的。

幪臉人看着發呆的霍韜略，把劍一亮，道：「霍韜略，現在你明白，爲甚麼我要趁你閉關之日，一手把你的金竹幫毀了？」

霍韜略如在惡夢中驚醒，道：「你毀不了我的！」

幪臉人嘿嘿笑着，道：「雖然我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不過，我懂得利用你的敵人！」

「那些追殺我的鐵鈎人、喪刀門與毒河豚，都是你安排的？」

「是的，他們一向對你視作大敵，一旦有機會打倒你們金竹幫，既可以拔去眼中釘，也可以享受江湖上的利益，他們何樂而不爲！」

至此，霍韜略才明白，本來與他們相安無事的三個幫會，竟然會趁他閉關之際一起發難。

霍韜略道：「其實你不用作這麼多事，只要使出你的『天干地支』劍法，足可以毀了我！」

「當然可以，不過，這樣做却太便宜了你，你不知道我母親當時所受的苦，她在火中輾轉呻吟狂叫，我飽受火的煎熬，因此，我決定要你死得比我母親還要痛苦！」

「但我是你的父親！」

「不是！」他厲聲地道：「我告訴你，雖然我是你的兒子，但我只想加重你的痛苦，在我心中，你不是我的父親，你，你只是我的殺母仇人，我要把你一寸一寸的毀掉！」

霍韜略雖然看不見幪臉人的表情，却可以想像得到他因痛苦而扭曲了的表情。

「十年前，我已經好好的計劃要毀了你，在我四出打探下，終於找到你的一切資料，自從你放火毀了我家園之後，整個人也變了，變得有點瘋狂，後來，你在水渡之上，被一個乘船的賣葯郎中救醒了！」

霍韜略道：「你怎知的？」

他平生最恨別人知道他的出身，郭操與毛蟹二人雖然是他的左右手，却一點也不知道他的出身。

幪臉人續道：「你終於明白，妒忌使人終生也沒有成就，因而你投靠了水渡上的苦力，那些苦力替人搬運，以勞力賺錢爲活，他們生活簡單，沒有組織，於是你在復原之後，便把他們組織起來，建立了這個金竹幫，這個幫會使你成功，使你在江湖之上有頭有臉！」

「你怎知的？」

「在我查探你的過去的時候，我發覺你果是心狠手辣，與你同期出身的人都已不在世上，我相信他們有的是自然死去，有的却……」

霍韜略臉上發燙，他是個極愛面子的人，當然不容自己的過去讓人知道。

只有死人才不會洩露秘密，因此，很多與他一起出身的人，都在無聲無息中死去。

霍韜略的手是染滿鮮血的。

「既然你說我是一個如此可怕的人，殺了這麼多人，怎會有人告訴你這

件事情？」

「爲了明白你的過去，我曾找遍你所有的香堂，可惜沒有一個人知道你的過去，幸而，你沒有殺一個人，當時那人已經九十多歲了！」

「誰？」

「賣藥郞中！」

「高劍父？」

「原來你還記得他，他是唯一知道你底蘊的人，按道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應該好好的報答他！」

「我已好好的報答他！」

「你雖然給了他很多錢，叫他告老還鄉，可是你却害怕他會透露你前半生的秘密，於是派了一個人去殺他！」

「沒有，我沒有！」

「你不用抵賴了，他如今終生癱瘓，也是因吃了你派那人帶來的毒藥，他是個郞中，怎會不知道是你派人下的毒？」

「高劍父仍在世？」

「他一直堅强的活着，但他活得十分痛苦，因爲他已全身癱瘓，是個廢人，但他爲了要報此深仇大恨，他立誓要活下去！」

「你找到他……」

「是的，我找到他，我們兩人年紀相差很大，但都有同樣的仇恨，而且仇人都是你，因此，我們極爲投契，於是，他教了我一套早已失傳的劍法！」

「天干地支劍？」

「對，那天干地支劍法，早已失傳，但高劍父本身是個郞中，深知金木水火土五行，又知其中互剋之道，早年，他在古籍之中發現了一批天干地支劍法的斷章殘頁，由於他躺在床上，終日無所事事，於是集中精神創出了這套劍法！」

「他躺在床上也可以教你劍法？」

「是的，他以口訣相授，我則在他床前舞劍，假若發現有破綻，他便加以糾正！」

「他是如此苦心！」

「因爲他認爲不能再讓你爲禍人間！」

這十多廿年來，霍韜略成爲了金竹帮的帮主，他爲了成就自己在江湖上的霸業，他只想及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在不知不覺中殺了這麼多人。他在殺人的時候，只想到自己是爲了完成霸業而披荊斬棘，並沒有想過自己的兇殘！

如今幪面人所說的四字——爲禍人間——使他猛然醒悟過來。

是的，自己是一個爲禍人間的人。

殺了妻子，傷了兒子，又殺了自己的恩人，更殺了無數阻碍他霸業的人，自己實在是爲禍人間。

霍韜略忽然攤開雙掌，彷彿看見自己的雙掌的確是染滿了鮮血！

忽然，霍韜略叫道：「你在扯謊！」

幪面人愕然，道：「我怎會扯謊？」

霍韜略道：「你與高劍父之交，我倒相信，不過，你說我放火燒屋的時候，你只有五歲，並且是躲在房間的後面，一個五歲的孩子，怎會記得那麼多？」

幪面人道：「是的，五歲的孩子是否會記得那麼多的往事，尙屬疑問，不過，你却忘記了一個人！」

「誰？」

「大丫頭！」

「我？」本來躺在地上的老丫頭已然清醒，坐了起來。

那鍋粥經過了一段時間後，已開始冷却。

「當時我是叫大丫頭的嗎？」

「我母親時常這樣呼喚你。」

老丫頭望着霍韜略，叫道：「對了，對了，是你，是你放火的，你是放火的人！」

霍韜略看着老丫頭，不斷退後。

老丫頭道：「怪不得我覺得你十分面善，原來你便是當日放火的人，你燒死了小姐，並且要燒死你……」

「老丫頭，保持冷靜，不要爲這種人動氣！」

老丫頭茫然的望着幪面人。

幪面人道：「姑姑，有一件事，我一直沒有告訴你，你怪我嗎？」

「甚麼事？」

「你在火場中救了我出來之後，你便變成了一個失憶的人！」

「我失憶？」

「是的，你抱着我離開火場，不知道要跑往那裏，結果跑上了山上的一間道觀！」

「我自己也不記得！」

「是的，你已經甚麼也不記得，可是，每當你做夢的時候，你總是不停的說着當時的情形！」

「我說夢話？」

「是的，這十多年來都是如此！」

「我說過甚麼？」

「最初，我也不知你說甚麼，後來，我長大了，由於聽你說得太多，便把一次一次的片斷加起來，這才發現我成爲孤兒的原因！」

「爲甚麼你不告訴我，或者問我？」

「我嘗試過，但你甚麼事也不記得，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你本來是弱質纖纖的，而且是纏足的，但你竟然跟道觀中的師傅學起武功來！」

「是的……」老丫頭似乎記起了很多事情，道：「當時我十分害怕，害怕到不敢記着那放火的人的樣子，不過，我知道那人是誰！」

幪面人道：「姑姑，如今你已清醒過來，霍韜略可是當日放火的人？」

老丫頭望着霍韜略，一時之間，百般心事湧上心頭，道：「你這狠心狗肺的人，我要……」

幪面人道：「姑姑，這人已是罪無

可恕，不過，我却不會讓他那麼舒服的死去！」

「對，不能令你母親死得不瞑目！」

「是的，我記得我母親死得很慘，十分可怖，而我自己……」

「你想讓他怎樣死去？」

「我想要他嘗嘗報應的滋味！」

「甚麼報應？」

「他用火燒人，我們也要用火燒他！」

霍韜略心中震動。

幪面人轉身對郭操與毛蟹道：「你們兩人已明白我與霍韜略之間的仇怨了，之前，你們都不知道他的爲人，忠心耿耿的爲他工作，如今……」

郭操道：「我明白。」

毛蟹更爲率直的道：「我馬上離去！」

霍韜略道：「金竹帮呢？」

幪面人道：「金竹帮早已灰飛煙滅，剩下的人不是投靠了喪刀門，便是去了鐵鈎人那裡，或是毒河豚，他們三個帮會早已瓜分了金竹帮。」

「那麼我這根金竹呢？」

幪面人道：「那是你唯一的陪葬物品！」

郭操道：「你想怎樣對付他？」

「這是我自己的事，你們離去吧！」

毛蟹想說些甚麼，但最後也嚥回肚子，兩人慢慢的離開了這所破敗的廟宇。

靜室之中，如今只剩下幪面人、老丫頭與霍韜略三人，他們默然相對了片刻。

霍韜略忽道：「好了，我的罪狀你已說出來了，我也沒有甚麼話要說！」

「那好極，不過，在你臨死之前，還有甚麼想要知道的？」

「有！」霍韜略道。

「甚麼？」

「你的面貌！」

幪面人道：「甚麼，你想看我的面貌？」

「是，我實在想看看你的容貌！」

幪面人道：「我不能答應你這個要求！」

「爲甚麼？」

「你問我的姑姑吧！」

老丫頭道：「自他八歲那年，開始懂得照顧自己之後，我也一直沒有見過他的眞面目！」

幪面人道：「你記得我以前的容貌嗎？」

她茫然的搖搖頭，她記得的只是他美好的一面，正如她對以前所有的憾事、所有不愉快的事，甚至放火的兇手，也已全摒出記憶之外。

幪面人道：「我這個面貌，只能讓我自己看！」

霍韜略道：「但我是你的父親！」

幪面人有點激動，道：「我沒有你這個父親！」

「是的，我不配做你的父親，但我的確是你的父親，你要接受這個事實！」

幪面人道：「不要多說了，我不會把我那醜陋的容顏讓你看，你也不必使任何詭計了，自行了斷吧！」

霍韜略突然笑起來，道：「你要我死？可以，但是我不會自己動手的！」

「爲甚麼？」

「我是死有餘辜，但我要你親自動手！」

「我動手，你認爲我會猶豫？」

「不會，你來吧！」霍韜略道。

老丫頭聽見二人的對話，似乎忽有所悟，道：「勝兒，你不要動手！」

「爲甚麼？」

老丫頭正想解釋，霍韜略已道：「勝兒，那是你的名字？」

幪面人道：「那又怎樣！」

「那麼你是姓霍……」

「對，我姓霍，名字叫勝略！你知道了我的名字，死也瞑目吧！」

「霍勝略！是的，你一定能勝過我，霍勝略，霍勝略……」霍韜略在自言自語。

老丫頭道：「勝兒……」

「姑姑，這人死有餘辜！」

「是的，讓他自己自絕吧！」

「爲甚麼？」

「因爲他始終是你的父親，假如你親手殺死他的話，你便要背負一個弒父的臭名！」

「弒父！是的，你弒父！」

霍勝略有點驚愕，「弒父」，在當時來說，實在是一個罪大惡極的壞名聲。

他不想有這麼一個壞名聲。

霍韜略見兒子稍有猶疑，便道：「你殺我吧，殺我吧！」他一面說，一面移步上前。

霍勝略看着他，接連的退後。

突然，霍韜略出手。

但他並不是要襲擊霍勝略，而是要扯下他幪面的頭套。

霍勝略雖無防備，但他身手敏捷，身體向後稍挫，便已避過了這一招。

霍韜略一招不能扯下他的頭套，又再撲上前來，再次伸出右手。

霍勝略再退。

於是，兩人便在房中追逐起來。

霍勝略走了一圈，突然抽出長劍，霍韜略也早已抽出了他的金竹來。

「錚」的一聲，金竹一開爲二，右手是鋒利的匕首，左手是金竹節。

霍韜略道：「你來吧，來吧，我要好好領教你的『天干地支』劍法！」

霍勝略沒有說話，他的劍出，光芒一露，與霍韜略的金竹匕首相碰，發出一陣金鐵交錯的聲响。

兩人分別躍開，然後又再相撲上前。

老丫頭沒有動，她看着二人相鬥。

她已年紀老邁了，一直担心霍勝略不能單獨的生活下去，如今看他使出的劍法，與他這個大惡魔的父親相比，她可以放心了。

霍勝略已可完成他母親的心願。

兩人在房中相鬥，轉眼已有五十個回合。

霍韜略的「金竹匕首」固然厲害，「天干地支劍」也是不遑多讓。

霍韜略突然一招「金竹穿雲」，金竹自下而上，直刺霍勝略的心房。

霍勝略以劍迎之，他叫道：「劍己寅！」

劍與匕首又再相碰，兩人都被震開。

霍韜略人未穩身，又再攻上，他的匕首又再從下而上，霍勝略連忙拗身。

這一拗身，却是着了霍韜略的道兒。

原來霍韜略並不是想刺他，而是用匕首的鋒利刀刃挑開他的頭套。

「嘶」的一聲，頭套裂開。

霍勝略退後，自言自語道：「為甚麼你一定要看我的樣子？為甚麼你一定要逼我？」

他一手扯開頭套，頭套之內仍有頭套。

霍韜略沒有感到詫異，因為他以前也曾試過，在閉關的山上，曾以「金竹匕首」挑開他的頭套。

霍勝略發出一陣嘿笑，他不再被動，劍出。

「劍丙午！」

這一劍有如黑夜的流星，猝然劃過長空。

霍韜略以金竹匕首相迎，但匕首比劍短，一時之間，匕首無法與劍抗衡。

結果，利劍劃在他的臉上。

霍韜略用手一揩，立時滿手鮮血。

他是個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霍勝略早已說過他是個滿手鮮血的人，如今，他的手果然滿是鮮血，只是這次並不是別人的鮮血，而是他自己的。

霍韜略看見了血，顯得有點瘋狂，同時使出金竹與匕首。

霍勝略得勝不饒人，以劍刺向霍韜略的咽喉。

出乎意料之外，霍韜略並沒有退縮或抵擋。

咽喉之處大露空門。

這一個漏洞，反使霍勝略有點猶豫。

他的劍沒有及時刺下！

這一慢，却給了霍韜略一個大好機會，他不是想殺了霍勝略，只是想扯下他的另一個頭套。

他似乎下了決心，臨死之前，無論如何也要看看自己兒子的面貌。

他的金竹匕首向上挑起。

「嘶」的一聲，霍勝略退開，一手按着頭套，又再刺出一劍。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劍，去勢與勁度均是十分驚人，霍韜略因為只顧掀起霍勝略的頭套，完全沒有防備，也沒有閃開。

他的臉已被劍劃過。

劍痕自左邊嘴角一直伸展至右邊眼角。

這次流的血更多。

可是，他却不去揩抹，讓血任意滴下。

因為他要看看霍勝略的臉孔。

霍勝略抽劍退開，退至牆邊，一手按着頭套。

忽然，白色的頭套慢慢溢出了紅色，那是血！血從他臉上流出，透過頭套。

但霍勝略仍然是一手按着頭套，臉孔朝着牆壁，憤然的叫道：「你真的要看？」

「是的，我一定要看。」

「我猜你在看過之後，一定會後悔。」

「我這一生之中，後悔的事情太多了。」

兩人忽然靜默起來，兩人臉上的血仍然慢慢的滴下。

霍韜略整張臉孔都是血。

而霍勝略的白頭套，幾乎也全染成了紅色。

老丫頭呆着。

霍勝略慢慢的回過頭來。

這時已是黃昏，小窗正透入晚霞的紅光，映照着霍勝略的紅色頭套，構成一幅使人心弦震動的圖畫。

「你真的不後悔？」

「不，我一定要看你的真正容貌。」

霍勝略道：「好，這是你自己要求的。」

他慢慢的拉下頭套。

出現的，首先是下顎，嘴唇、鼻子……

霍韜略心中震動着。

只見霍勝略的臉孔並沒有甚麼異樣，完全沒有燒傷過的痕跡。

那是一張潔白的臉，流着胭紅的血。

霍韜略瞪着霍勝略的臉，半晌才道：「你欺騙我，你欺騙我。」

霍勝略沒有作聲。

霍韜略道：「你不是我的兒子，你所說的一切，根本是謊言。」

霍勝略仍然沒有開腔，他的臉色是慘白的，血仍然在流着。

霍韜略一指自己臉上的血，金竹與匕首齊出，瘋狂的向霍勝略攻去。

老丫頭本也以為霍勝略的臉孔一定會嚇怕霍韜略，那知竟會出現一張完整的臉。

老丫頭還以為自己眼花，她揉了揉眼睛再看，霍勝略仍是一張潔白的臉孔。

其實，老丫頭是見過霍勝略的臉

孔的，因為她一直照料着他。

每次當她看着他的臉孔時，她便會流淚，因為那是一張使人害怕的臉孔。

不過，霍勝略自十歲開始，他便不肯再以真面目示人，連最親的姑姑也不肯。

可是，為甚麼他現在却有一張潔白的臉孔？

她呆着，實在大惑不解。

房中的霍韜略與霍勝略已是陷入了重重的苦戰，兩人再沒有手下留情。

霍韜略覺得自己受騙了，眼前的人並不是自己的兒子，而是一個摧毀自己事業的人。

他使出金竹匕首最厲害的招數。

霍勝略知道他使出了真正的本領，也非常凝神的使出他的天干地支劍法。

天干地支劍法足有六十式，其中交錯的運用，何祇三百六十招！

他的劍招雖多，暫時却是無法招架霍韜略的深厚功力，兩人在膠着的狀態中。

多年來，霍韜略已很少有機會親自上陣交鋒了，雖然他一直沒有停止過練他的金竹匕首，不過畢竟是一種自娛、自我鍛練，霍勝略却不同，這幾年來都是仗着一劍走江湖。

他以天干地支劍說服了喪刀門、鐵鈎人與毒河豚，合力瓦解金竹幫，可見他的劍是耐久長戰的。

半個時辰之後，霍韜略已呈疲態。

霍勝略却是越戰越勇，他的劍網罩着霍韜略的金竹匕首，只要他加多把勁，霍韜略自然會死在他的劍下。

可是他沒有，他害怕背上一個弒父的罪名。

霍韜略似乎知道他的意思，仍然以有限的力量反攻。

霍勝略不想再拖下去，於是使出他最厲害的招數之一——劍戊戌。

劍出，力量之大，竟然使霍韜略的匕首脫手，匕首狠狠的釘在屋樑之上。

他的另一隻手仍然緊緊的握着金竹。

霍勝略的劍尖已指着他的眉心，只要手臂再伸，霍韜略便會慘死當場，但他沒有刺下。

他嘆了一口氣，道：「你仍是心心不憤？」

「是的，我是……」

「你認為我不是你的兒子？」

「不，我知道你是我的兒子，不過我不明白你為何要說慌。」

霍勝略的劍尖仍然指着他的眉心。

霍勝略道：「為甚麼你還是這麼的死心眼？」

「我實在不明白。」

「讓我告訴你，你不能看見我的臉，否則，你在黃泉路上也不能饒恕自己。」

「我一定要看。」

「你以為這不是我的真面目？」

「當然不是，我相信在這人皮面具之後，還有一張更勝我當年的臉。」

「好，我臉上的確是戴了一張人皮面具，」他嘆了一口氣，轉向老丫頭道：「姑姑，你先出去吧！」

「為甚麼要我出去？」

「因為我不想你看到我的臉。」

「我早已看過你的臉。」

「那時我只有十歲。」

「是的，但我並不覺得你醜陋。」

「但如今已是十多年之後，我會長大的。」

老丫頭並不明白這話。

霍韜略道：「老丫頭，求求你！你快出去吧，讓我看看我兒子的真面目。」

老丫頭聽霍韜略的話說得充滿真誠，遂道：「好，我離開。」

她走出室外，順手把門掩上。

這時，室內更暗。

霍韜略道：「慢着，讓我先點上油燈。」

霍勝略沒有拒絕。

霍韜略把室中唯一的油燈燃亮了，拿着油燈，照在霍勝略的臉上。

霍勝略的臉色是蒼白一片，血已乾了，他的臉却是毫無表情，因為那是一張面具。

霍勝略道：「你站穩了。」

霍韜略笑一笑。

於是，霍勝略慢慢撕下了人皮面具。

人皮臉具撕下，露出燒焦的顏色，接着是——

霍韜略看着，喉間發出「咯咯」的聲響，他的手在顫動着。

那實在是一張極難看的臉。

燒焦、扭曲、五官不全。

沒有咀唇的口，露出潔白的牙齒。

霍韜略的手更加顫抖。

霍勝略看着霍韜略，露出微笑，那微笑，使他的臉更為恐怖。

他退後，抛下油燈，發狂地叫：「不，不，那不是我的孩子！」

霍勝略呆着。

霍韜略突然撲向霍勝略，叫道：「我……我要殺死你，我要殺死你……」

霍韜略已因看過霍勝略的臉而陷入瘋狂。

這使霍勝略有點驚惶，他退後，想戴上人皮面具，但已來不及。

霍韜略的金竹由上而下，向他頭頂砸下，力量實在驚人。

霍勝略立時退開。

霍韜略又再攻上，他的招式已不成招式，像一個瘋子般亂打亂砸。

「勝兒，快出來！」老丫頭在外叫道。

他回過頭來，只見油燈倒地，燈油散開，已成一個小火海，霍勝略嚇得驚慌地叫了一聲。

他平生最害怕火，因爲他幾乎被火燒死。

他退後，扯上人皮面具，馬上穿窗而出。

霍韜略沒有跟着，他瘋狂地在空中撲打着，地上的火已蔓延起來。

老丫頭扶着驚魂甫定的霍勝略，問道：「怎麼了？」

「他一看見我的眞面目，便瘋狂起來。」

老丫頭道：「你猜中了他的反應？」

「是的，因此，我一直不肯給他看。」

「爲甚麼你又改變主意？」

「因爲是他自己要求的，我不想背負一個弒父之名，那麼，讓他自己滅亡吧。」

那時，火勢更大。

霍韜略坐在火光之中，腦海中浮現出小樓失火的情形。

他實在不能忍受，是的，他生來便有一種妒忌的天性，他不能忍受自己的東西被人搶走了。

那是他的妻子。

他一定要毀了她，不惜連自己也毀了。

忽然，扇門打開了。

一個人伸了頭進來，叫道：「主公。」

那是郭操的聲音。

「你走吧！不要理我！」霍韜略又恢復正常。

郭操道：「主公，留得青山在……」

霍韜略道：「不，我不能再活下去，這一切，都是我自己找來的，我要毀滅一切，毀滅自己，我不能要我的兒子負上一個弒父的罪名。」

郭操還想說話，室內火焰正濃，充滿熱氣，而屋頂已有一些東西墮下。

郭操只好離開。

老丫頭看見郭操，道：「你實在很忠心。」

霍勝略也道：「你離開吧，他用火毀滅我與我的母親，而今他又用火毀滅自己，那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郭操道：「我知道他罪有應得，不過，是他提拔我的。」

「算了，世上的恩恩怨怨原是不可了的，你離開這裏後，要是仍想重新振興你們金竹幫，我也不會再干涉，那只是我與他之間的事，我累及的人已不少。」

老丫頭道：「你不要自責太多。」

郭操道：「我告辭了。」

他看着火海，仍雖有些不忍，最後仍是離去。

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

霍韜略死在火海之中，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老丫頭與霍勝略離開了那已化成灰燼的古廟，她問道：「你的仇已報，以後怎樣？」

霍勝略道：「我不知道，我覺得很舒暢，但也覺得很空虛。」

「爲甚麼？」

「因爲以後的日子不知幹甚麼好。」

老丫頭頓了一頓，道：「勝兒，你爲甚麼一直拖延着，不把你的臉孔給他看？」

霍勝略道：「我不想，我只想他說出一句悔過的話，也許我會放過他。」

「他一直沒有說？」

「沒有，他是一個不知悔改的人。」

「因此，你終於露出眞面目？」

「是，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甚麼原因？」

「我的天干地支劍法不及他的金竹匕首。」

「但我不見你有敗象！」

「當他看見我潔白的臉，以爲我欺騙他，我不是他的兒子，因此，他發狂的向我攻擊。」

「你不能對付？」

「我不能，他的金竹匕首的確厲害。」

他們慢慢的走在路上。

忽然，霍勝略道：「如今我却有些後悔。」

「後悔甚麼？」

「後悔殺死他。」

「你沒有弒父。」

「我沒有親手殺死他，但是我的整個計劃，使他在驚惶與恐懼中渡過了大半年，那實在已夠他受。」

「那麼你想怎樣？」

「霍韜略爲人無疑是偏激了，不過，他一手創立的金竹幫却是不錯的。」

「你有更大的能力，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忽然，後面蹄聲「得得」。

霍勝略回過頭來，只見馬背上坐着兩人，一個是郭操，另一個是毛蟹。

兩人顯得十分頹喪。

「咦？」霍勝略覺得十分奇怪。

毛蟹道：「公子……我們剛回去破廟，把主公的骨灰埋了。」

郭操道：「公子，金竹幫沒有了主公，便沒有回復的一天。」

「還有你們兩人啊。」

郭操道：「我們不是做幫主的材料，只有你……」

「我？」霍勝略道。

「是的，只有你才可以振興金竹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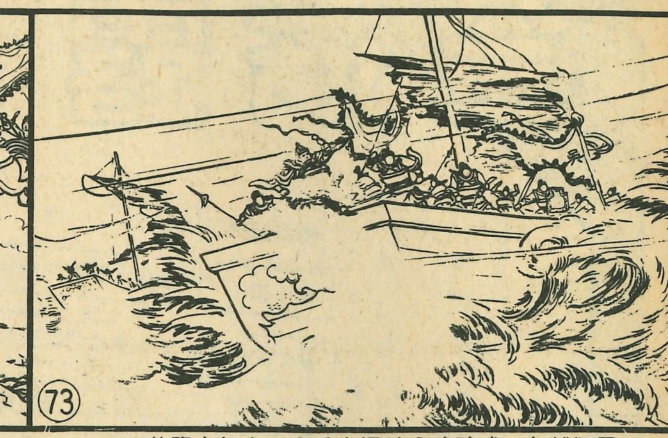
結果，金竹幫的幫主成爲了一個永遠幪面的幫主。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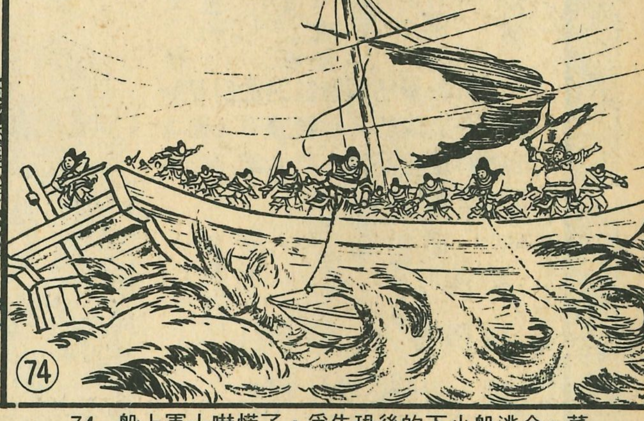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廿九

濡須之戰（三）

徐正・編繪



73　董襲在船上，令兵士擂鼓吶喊助威。忽然狂風大作，巨浪像山一樣，眼看大船要被掀翻。



74　船上軍士嚇慌了，爭先恐後的下小船逃命。董襲挺身站在船頭，舉着劍大喝着說：「我們在此防賊，身當重任，决不能棄船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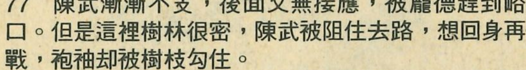


75　忽然，一個巨浪打來，掀翻了大船。董襲和將士們一齊落水，霎時被巨浪吞沒了。



76　江邊殺聲震天。陳武引一軍出戰，正遇龐德，兩軍便打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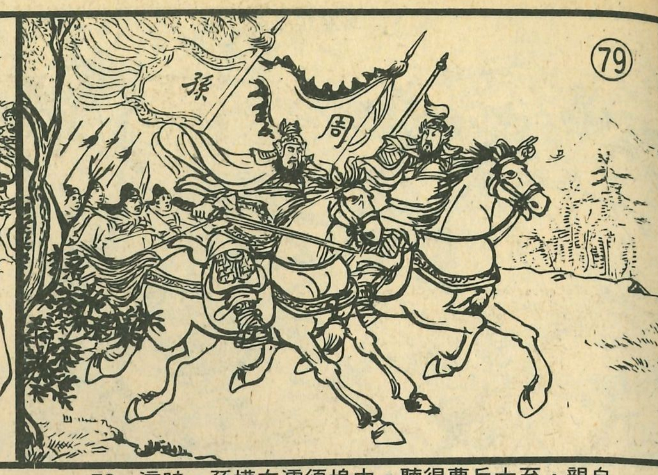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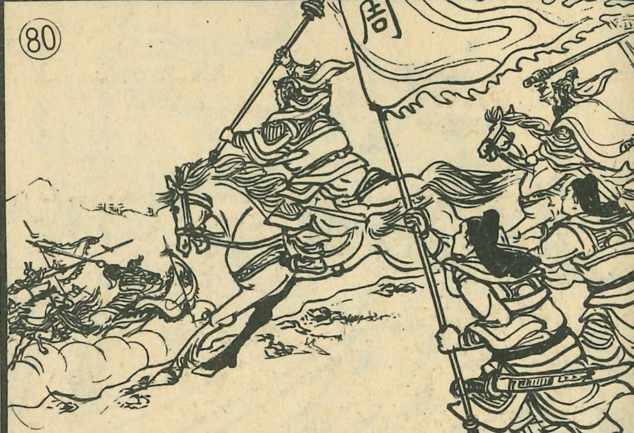
77　陳武漸漸不支，後面又無接應，被龐德趕到峪口。但是這裡樹林很密，陳武被阻住去路，想回身再戰，袍袖却被樹枝勾住。



78　陳武掙扎不脫，不料龐德已經趕到，一刀劈死了陳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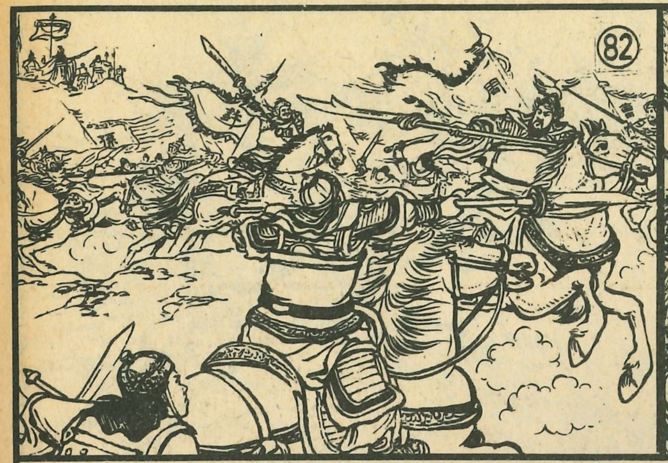
79　這時，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大至，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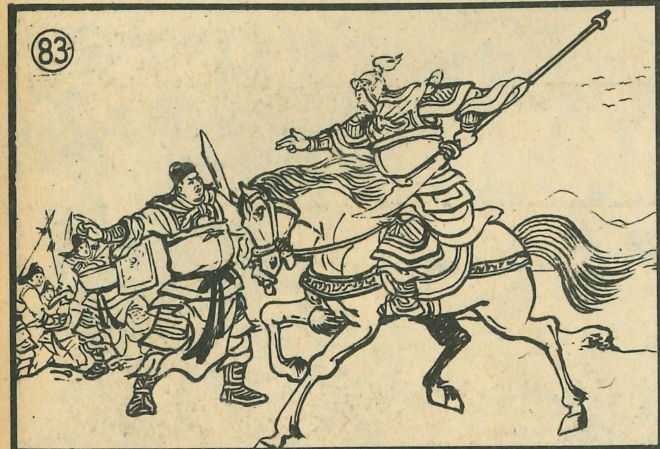
80　孫權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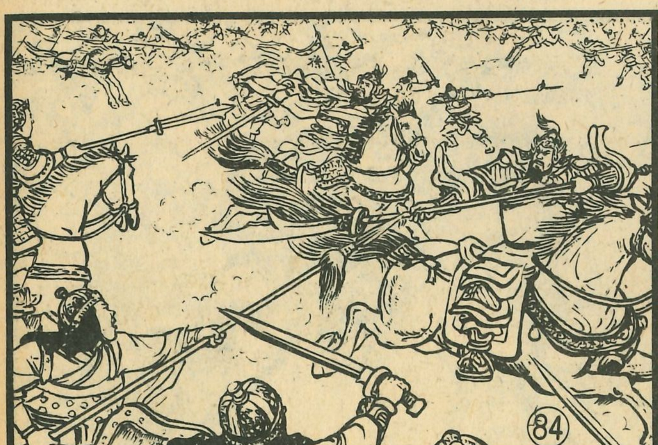
81　却被張遼、徐晃兩支軍把孫權困在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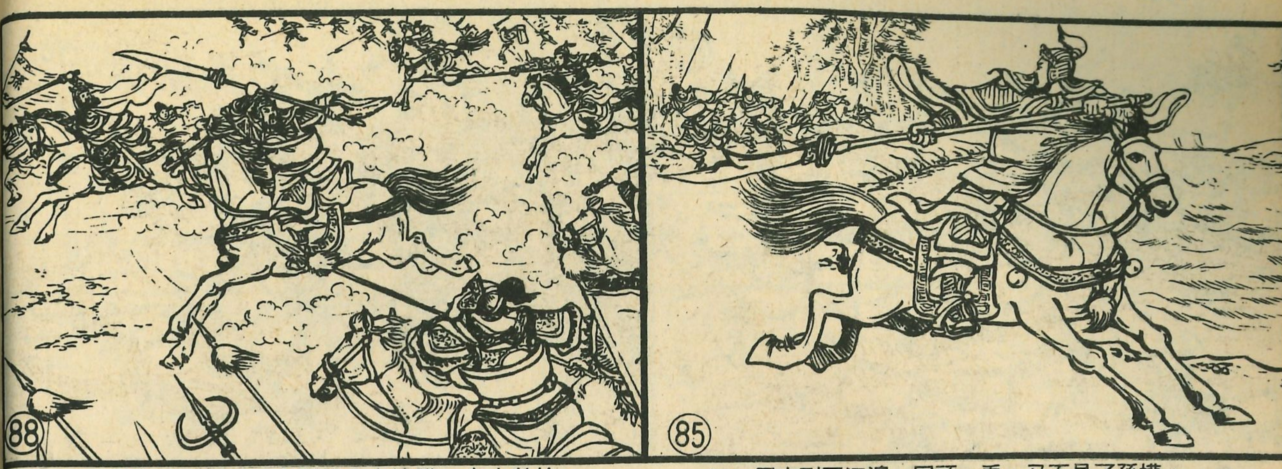
82　曹操在高坡上看到孫權被圍，急令許褚前去助戰。許褚縱馬持刀，攔腰把吳軍截成兩段，彼此不能相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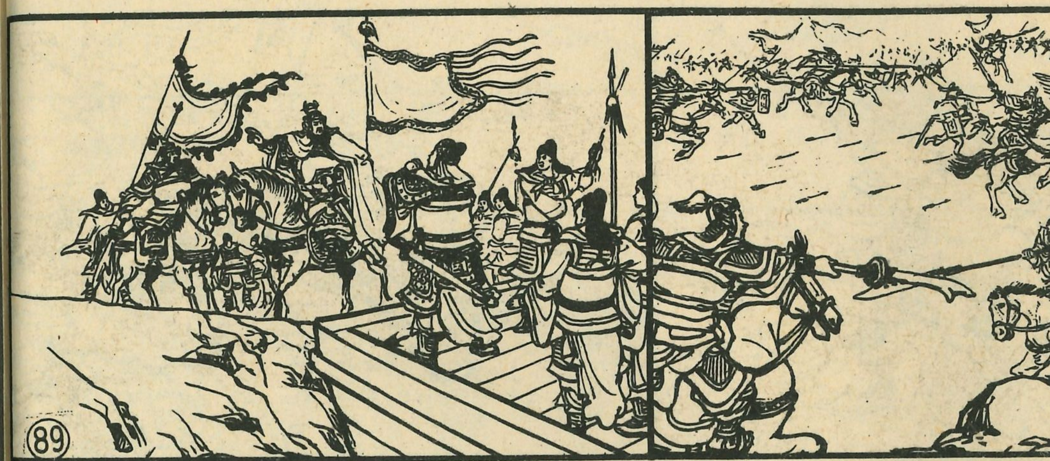
83　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手下軍士：「主公何在？」軍士們用手指着後面兵馬蜂湧的地方說：「主公被圍，情况很危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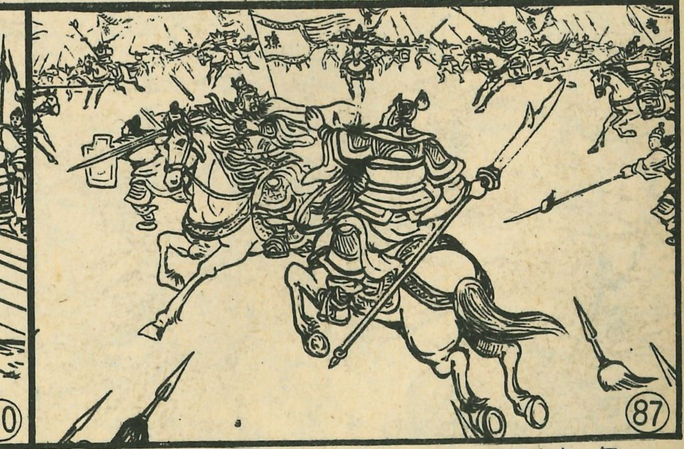
84　周泰挺身殺入重圍，尋見孫權。周泰在前開路，孫權隨後，從重圍中衝殺出來。



85　周泰到了江邊，回頭一看，又不見了孫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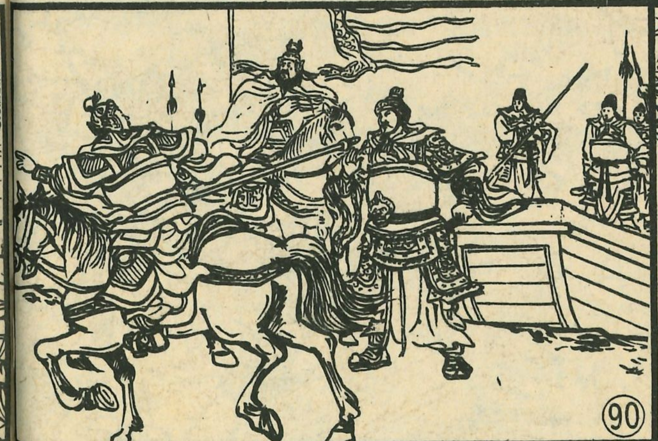
86　他又翻身殺入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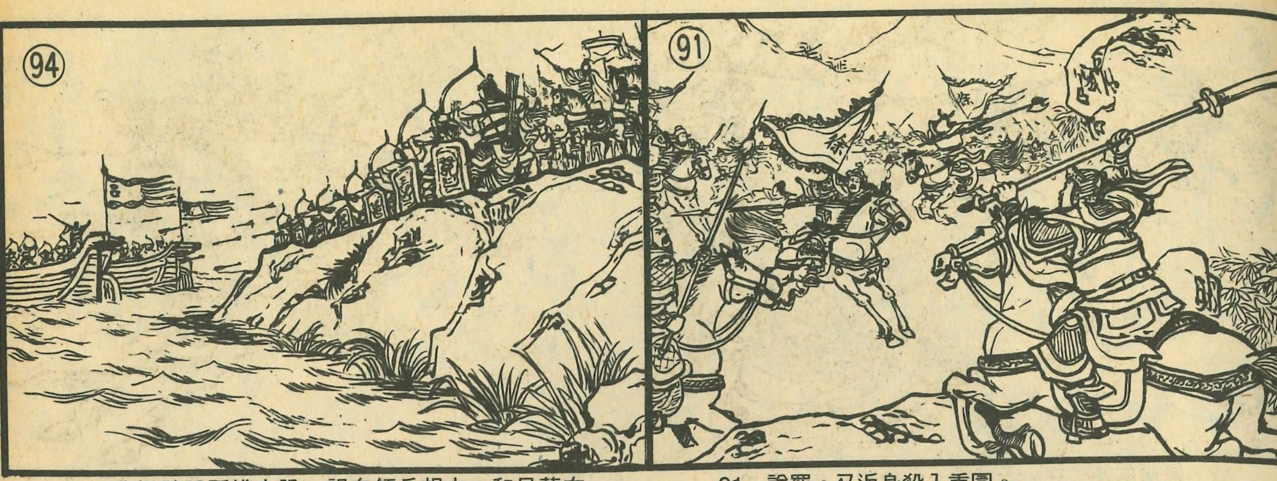
87　尋着孫權。孫權說：「弓弩齊發，衝不出去，怎麼辦？」周泰道：「主公在前，我在後，可以出圍！」

88　周泰不顧自己，在孫權左右遮護，身中數槍，箭透重鎧，終於衝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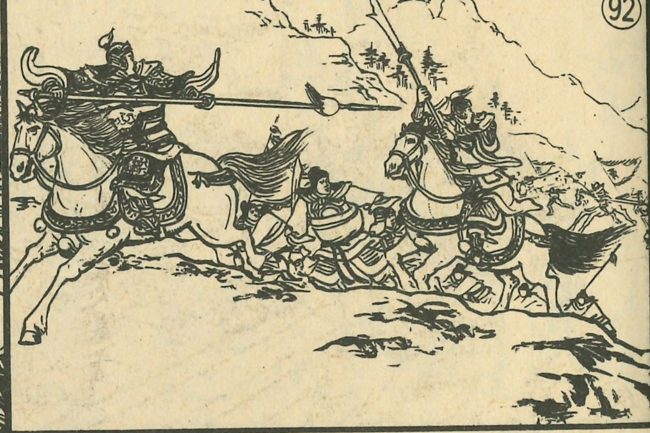
89　到了江邊，呂蒙引一支水軍前來，接應孫權下船。孫權說：「我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仍在垓心，如何得脫？」



90　周泰大聲說：「我再救去！」



91　說罷，又返身殺入重圍。



92　救出徐盛時，兩人已遍體鱗傷，鮮血染透戰袍。



93　到了江邊，呂蒙立刻用亂箭射住岸上追兵，讓二將下船。

94　曹操聽說孫權走脫，親自領兵趕來，和呂蒙在江邊對射。



95　呂蒙部下箭已射完，非常恐慌。正在這時，忽對江一隊軍士乘船破浪而來，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



96　萬弩齊發，射退曹兵。陸遜指揮部下乘勢登岸追殺，奪得戰馬數千匹，在亂軍中尋回陳武的屍首。



湖海恩仇錄　石中蓮·文　可飛·圖

比武招親

招親條件古怪　比武噱頭滑稽

滾沱河畔一家名叫富臨河的小酒店，近一時期，經常是高朋滿座，生意興隆，做掌櫃的還眞的不明白，這附近一帶的苦哈哈近來那裡來的這許多銀子化用？每人身上都有那麼三五兩，憑他們幹的活，是替人家趕趕騾，擔擔那十擔八擔的窰坭，或者替河上船隻拉拉繩，住的都是山崗邊的窰洞，日常賺下來的，只是幾個大錢，怎麼一下子身上會有這許多的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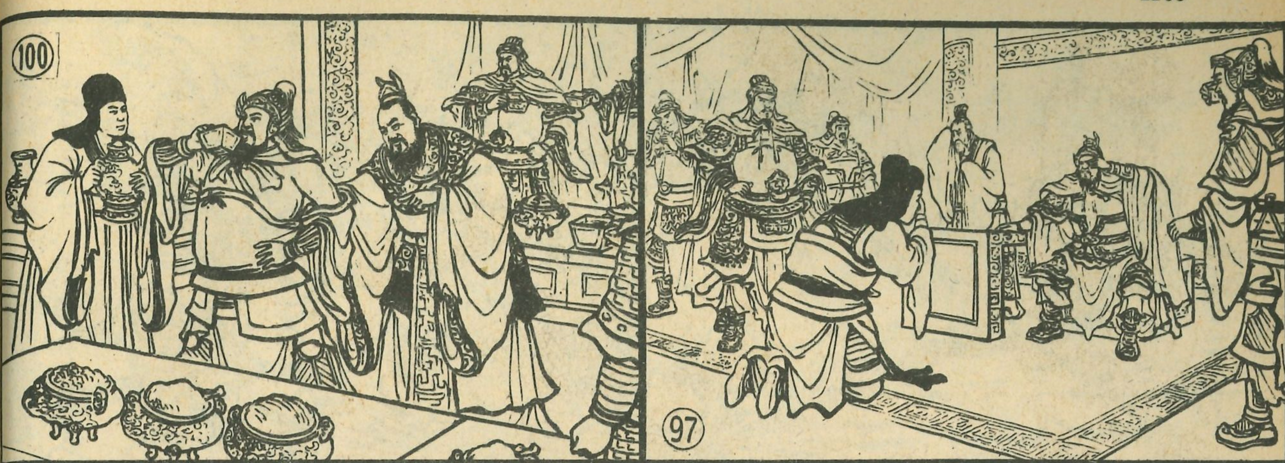
掌櫃的雖然是不明白，好在生意有得做，這般苦哈哈們，酒錢却是先付，每人總都有三五錢銀存在櫃上，他們吃的，都是苦酒，來上半斤一斤，一碟豆乾、咸菜之類，消磨一個下午，算起來不過是一分二分銀子，他們有這麼多存放在櫃上，眞夠他們十日半月吃喝的。

好在這般酒客十分識趣，雖把店內坐得滿滿的，可是如有外來客人上門，他們立即自己取了杯壺，讓出地方，到店外道旁，席地而坐，仍尋他們的酒中樂趣，因此，他們身穿的雖是破破爛爛，掌櫃和伙計們，都和他們十分相處得很好。

其中有一個六十左右的老者和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人，都是外客，但是每日必到，坐在一角，看着這般苦哈哈們黝黑的臉上露出笑容爲樂，這個人衣着雖是樸素，但出手倒不寒酸，往往一頓酒吃下來，花上了二三錢銀子，這店是個小店，是沒有甚麼好酒菜，儘管揀好的吃，這二錢多不到三錢的銀子，已足夠應付了，但掌櫃的對這二位客人極爲注意，因爲這富臨河酒店，面對滾沱河，背後是荒蕪的山地，東去進關到了冀西，西去五六里，便是賈家峪，當地極爲荒涼，酒店的生意，全靠河面上船隻往來歇脚時上岸來的做上一點，往來陸上的生意很少做到，難得有過路客耐不住飢渴才會光顧，大部份都是趕五六里路到賈家峪去，那邊是個鎭，儘有像樣的眞正酒店，賣上好酒好菜，這二個酒客，如何會天天光顧，再說這附近又沒有甚麼人家，他們是外客，住宿在那裡？這一切都是使這掌櫃的透着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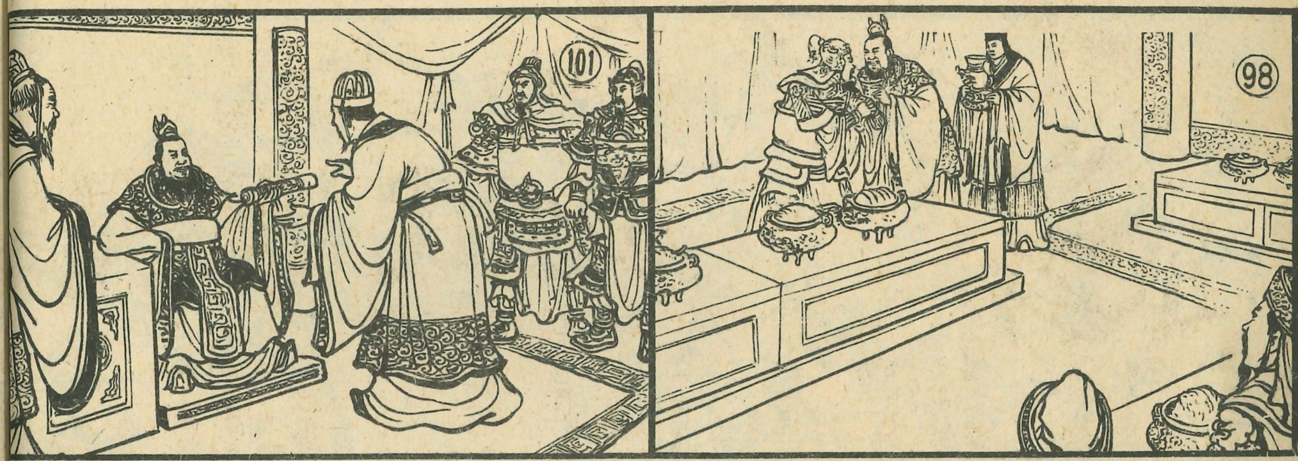
這一日，將近黃昏之時，夕陽斜照在滾沱河上，閃起了片片金鱗，富臨河酒店內，雖然是坐滿了客人，却是十分寧靜，每一個酒客，雖則是額上皺紋縱橫，顯着勞苦痕跡，但都是黝黑中泛起紅光，露出着一份極爲滿意的微笑，眼看這黃昏的河上美景，手中持的是酒碗，楞楞的才喝上一口，神態也顯出極爲悠閒。

突然之間，東西黃土滾滾，蹄聲動地，轉眼之間，來了一騎黑馬，離店子四五丈，馬上人把馬勒定，接着就翻身下馬，把馬拉到河旁那棵樹下馬欄旁，因爲這馬欄旁有個馬槽，內裡清水馬料俱有，這人把馬韁在欄上一擱，便走向那富臨河酒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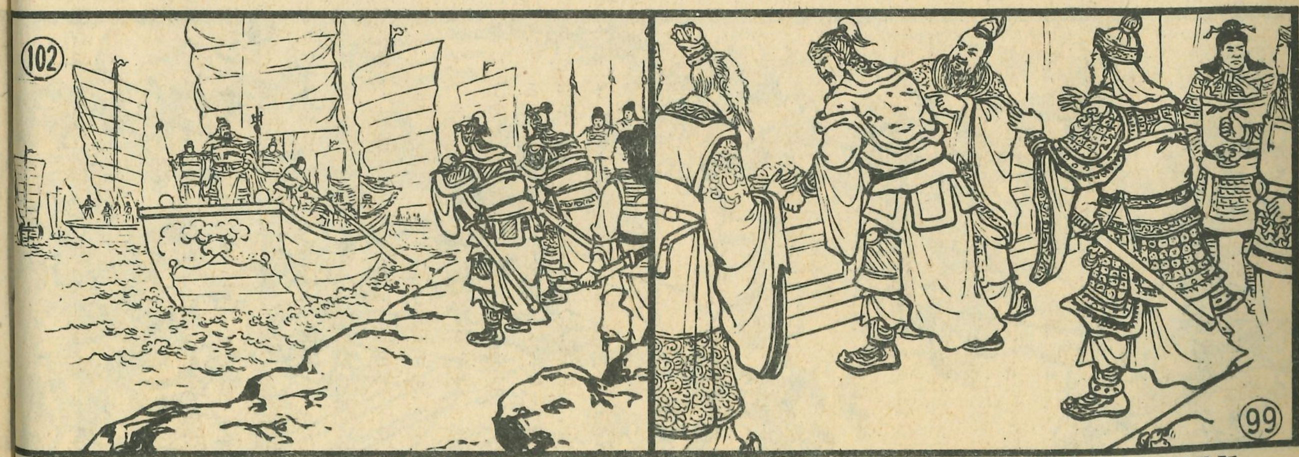
97 孫權回到濡須，得知董襲淹死、陳武陣亡，他非常傷心，將士們也悲傷落淚。

100 孫權指着他身上的傷痕，問他受傷時的戰鬥情形，每一處傷叫他喝一盅酒。周泰喝得大醉。



98 孫權又感周泰捨身相救的功勞，便設宴款待他，親自給他斟酒。他流着眼淚說：「你不顧自己的性命來救護我，我應當像親人一樣的來對待你。」

101 孫權在濡須與曹操打了一個多月，却不能取勝。張昭等人勸孫權罷兵講和，孫權聽從了，便派人往曹營求和，並且答應每年獻上禮物。



99 說罷，叫周泰解開衣服，給將士們看。只見新痕舊疤，遍體皆是。將士們都看得怔住了。

102 曹操也因爲江東水軍厲害，難以打過江去，順水推舟，答應了孫權的要求。於是孫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他領軍上船回秣陵去了。

（本段完）

這人的動作，小酒店內的人都看得極爲仔細，這人穿上一件寬大淡藍長袍，頭上用塊淡藍軟綢包起，連口鼻都遮住了，只露出一雙秀目，這種裝束，在西北乾燥山地騎馬而行，並不爲奇，當地乾燥之故，馬蹄揚起泥沙，猶如烟霧，不這樣蓋頭遮面的包住，立即可變成個泥人。

他快走近小酒店之前，突然揚起包頭軟綢，露出裡面包頭的軟額巾，再脫去長袍，却是與長袍一色淡藍襖褲，一看那裝束，便知是個女的，她抖去長袍和頭巾上的沙泥，搭在臂彎內，就向店中走進去。

這時店內早有人讓出了一張桌子來，她一見這小酒店有二三十張桌子，每桌三四個都坐滿了人，而且個個是衣衫不整的苦哈哈們，却都是人手一杯，都有酒有菜，喝得滿面通紅，顯得有點驚奇。

店夥上前招呼，她說聲：「替我倒壺好茶，別的不要，煩勞把這馬身刷一刷乾淨就得了！」她說完，不住朝四周打量了一下。

原本盯住她看的所有苦哈哈酒客，一見她眼光掃了過來，都連忙扭轉了頭，去看那河面，只有右首一桌上那個老者，和那個女的目光接觸，點頭微笑，女的也嫣然一笑，這女的約莫二十左右年紀，貌相極美，身材也十分窈窕，她這一笑，露出編貝似的一副銀牙，看來是極爲嫵媚。

店夥送上了茶，剛走出了店外，替她去刷馬，那邊旋風似的來了五騎，到了店門口，方始勒韁，馬蹄帶起一股泥灰，隨着直冲進店來，一般酒客紛紛以手遮蓋酒碗和菜碟，這五人便跳下馬來，已有人高聲叫道：「夥計，帶馬上料。」

便向店內大踏步走來，幾個好座位上的苦哈哈酒客，都早已站起身讓坐，到門外去。

這五個人，個個都衣着華麗，年紀都是二十多不到三十的青年人，他們分坐二桌，一邊旁若無人的抖去身上的泥灰，一邊都不住的看着剛才進店來的女子，個個面上露出笑容，右首一桌坐的二個之中的一個，忍不着笑出聲來。

那女子聽他笑聲，面含薄怒，對他狠狠的瞪了一眼，那人笑得更開心，直打着哈哈。

女子右首坐的老者，對那女子以手作勢，在自己眼旁輕抹，那女子似是恍然而悟，忙用腰帶拉起抹臉，果然有不少泥灰，她才知道進門後沒有抹臉，雙眼沒有遮掩的地方，積了一層灰泥，樣子一定甚怪，才引得這五個青年人的好笑，不由得她臉上一紅。

鄰座二桌的青年，都各要了酒菜，他們坐着時的眼光，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那女子身上，那女子嘴角冷冷的一披，腰間摸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立即起身便走。

這夥青年人，見女子要走路，也等不及酒菜來，也紛紛起身，丟下一點銀子，跟隨而走，那女子的馬過後，便是一窩蜂似的是這五個青年人的馬蹄。

這夥青年人點的酒菜眞不少，丟下的碎銀，眞還較所點的菜值多出幾倍，掌櫃和店夥的笑逐顏開，把酒菜放在桌上，招呼原先坐的幾桌酒客，前來受用，這點菜餚，大都是雞肉之類，座上這幾桌的酒客，莫不大快朵頤，一邊吃，一邊的笑容沒有停歇過。

坐在右首一桌的中年人和老者，看那般苦哈哈酒客笑容，也含笑立了起來會了賬而走。離開了這家小酒店，那老者笑着口道：「莫老弟！這一個月來眞有意思，今晚看來又有手脚可做了，這五個都是輕浮弟子，這等旁若無人，沿途追逐年輕女子，一臉輕薄，非好好給他們受一頓教訓不可。」

中年人也笑道：「郭前輩，小輩現在才知道隱跡風塵的樂趣，普天下武林之中，如你老這等俠義胸懷的，又有幾人，他們不懂遊戲三昧的竅巧，非追隨在你老身旁，小輩也不能領略其中的妙趣呢。」

老者笑道：「還有更妙的事情在後面，你等着瞧好了。」

老者說完，兀自在發笑，可知他胸中必然藏着極可笑的笑料。

轉眼之間，他們已連袂來到了賈家峪，當地是浿沱河由晉折入冀北的彎角處，是條水路的要道，同時也有官道經過鎭右，故鎭市十分熱鬧，二人在鎭上原本有宿處，在一家招賢客棧中有二間上房，他們來到客棧門前，鬧哄哄的一片人聲，客棧旁正有五六匹馬繫在馬欄上，老者和中年人一看內中有匹黑馬，便知是剛才的女子和五個青年的，客棧中鬧哄哄的爲了甚麼？二人不問已知，必是客棧已滿，來客要房間爭吵，這一個月來，已是慣常所見的糾紛了，他們一進客棧，院中爭吵的，正是這五個青年人，他們逼着店中夥計替他們設法，一定要把別人留着的上房讓給他們，店夥則在陪盡笑臉，說是這幾家上房的客人，都有十幾兩房租金沒有付，留着行李抵押，回去取銀兩，若是讓給他們，不但得不到銀兩，而且客人來了，也教他們無法應付，但這五個青年人却說店夥留着上房不招待客人，想訛詐客人的銀兩。

二人聽了他們的爭論，相對一笑，走進廳中，只見那個女子坐在客棧大廳中，皺着眉頭正在發愁，她一見進來二人，正是在那家小酒店裡見過的，不禁一怔，接着便含笑道：「二位師叔也是投店的？可眞難找，鎭上的客店，都已住滿了人。天色已晚了，店家說是和一位女客去說去，設法合住一間房，到現在還沒有回音，倘若

不成，今晚不知宿在那裡。」

剛好說完，一個店夥走來，道：「這位姑娘，可眞對不起啦，那位西廂的姑娘說是還有二位表妹要來，不能合房了，眞對不起，姑娘請再走一家去問問吧！」

那女子一聽，感喟了一聲，喃喃道：「家家沒有空房，只有到那大戶人家去借宿了。」

老者聽了便問道：「姑娘還有甚麼人來？在這裡預備住多久？」

那姑娘道：「過幾天家父要來，這裡還怕有十天半月居留。」

老者道：「這裡大戶人家，也都住滿了客，怕不容易借到宿，老朽看姑娘現在孤身一人，老朽這位朋友可和老朽合一房，他的房間就讓給姑娘吧！」

那女子立刻展開眉頭，對老者福了一福道：「那要多謝老伯了，還未請教老伯高姓？」

老者笑道：「老朽姓郭，這位姓莫，姑娘呢？」

那女子道：「小女子姓林名紫烟，家父是滿城西北鏢局的鏢頭，林廣武。」

老者點頭道：「令尊原來是鏢局武師，姑娘定是家學淵源，此次來孟家莊，想也是來比武了？」

林紫烟聽了，粉頰一紅，略有羞意道：「家父目的是教小女子來見見世面，看看近年來江湖中小輩們的功候，那裡有甚麼資格比武，老伯休要取笑。」

老者笑了一笑之後，便吩咐旁立店夥，把他們房間讓出一間給這位姑娘住，林紫烟謝了二人，便命店夥先替她把馬牽了進來。

那店夥剛把一匹黑馬牽進馬廐，外面一陣起哄，亂糟糟的鬧成一片，原來這五個青年，一見店夥牽着黑馬進來，無論如何，要把留着的幾間上房借給他們，寧願多付十幾兩給前住客人所欠的房租吃飯賬款，夥計不肯，已挨了其中一個青年一巴掌，打得那店夥滿嘴是血，其他店夥見了大嚷，都衝了出來維護這個夥伴，鬧成一片，街上看熱鬧的圍成一堆，可是店夥們那裡是這五個青年人的對手，被他們手一揮，便東倒西跌，老者衝出門來，對圍觀的人叫道：「大家勸勸，別打別打！」

圍觀之人，便擁上來相勸，有的請這五個青年別再動手，有的則攔住店夥不許他們再衝上前。

老者對那五個年輕人道：「你們的問題極容易解決，現在賈家峪鎭上所有客店，都已住滿了人，這客棧中既有幾個上房留着，雖說定的客人前欠不少房飯錢，這五位要住，儘可以替他付清這房飯錢，欠錢客人來了，見房已被人佔住了，不肯付錢的就算了，反正錢已有這五位付了，店家沒有損失，若是肯付的，他們來就請五位讓出，也許到時有別的客人已去，有了空房，問題不是都可以解決了嗎？」

這時店東因外面鬧事，也走了出來，一聽那老者這樣說，連忙點頭道：「這位老伯說得不錯，就這麼辦吧。」

揮手命店夥牽馬進去，到了廳中，另外店夥送上茶水，五個青年漱洗完畢，空着的上房，一共欠下三十兩銀子，一個青年伸手入懷，不禁啊了一聲，再一陣掏摸，伸進去的手縮不了出來，對同伴看了一眼道：「我的銀子丟了。」

同伴伸手到腰之際，也叫出了「啊！」的一聲，五個青年個個都丟失了銀包，弄得目瞪口呆，店東見狀，把賬簿一合，對老者道：「老伯，這事眞對不起了！」

老者問五個青年道：「怎麼？」

其中一個青年回答道：「我們的銀包都丟了！」

老者嘿嘿一聲道：「眞奇怪，五個人一齊丟了銀包，有這麼巧的事？」說了一臉鄙夷之色，似有不信狀。

店東也冷笑着，道：「這幾間所欠房飯錢的客人，住了十天八天的店，天天大吃大喝，向他們結算賬目，也回說丟了銀包，孟家莊來的客人，眞不知是甚麼路數？不單是小店，其他客棧，也有類似這等情況，小店本錢短，拖欠不起，五位請吧，找到了銀包再來光顧！」

老者聽了，對這五個青年看看，搖頭嘆息，解開腰帶，從身上取出了一個布包，看他一層一層解了開來，解到第四層布包，才見內裡有七八兩銀子，他拿了一塊一兩重左右的，交給了一個青年道：「你們年紀輕的人，不把銀兩放在心上，亂塞亂放，自然是要丟了，身無分文，如何吃飯？老朽年輕做買賣時，也丟失過銀子，知道這苦楚，這一點送給幾位，吃頓便飯吧，快回去找找，想想在甚麼地方丟失了銀兩？」

這五個青年再在身上摸上了一陣，確定丟失了，才伸手接了銀兩，對老者一揖道：「多承老丈的情，若再有見面之時，當補報老丈的情！」說完，把銀兩丟在桌上對店東道：「這是給你的茶水賬！」說完，扭轉身便走。

原來立在一旁的店夥，一聽他們丟失了銀兩，付不起房飯錢，早把牽進馬廐的馬又牽了出來，在院子裡等着他們。

他們五人見了店夥冷酷的臉孔，實在忍不住氣，寧願餓肚子，把這一兩銀子當作茶水賬，另外四個青年剛好轉身要去，突然聽角嗤的一聲有人笑了出來，五個青年一聽，都回過頭來，嗤笑他們的是那個騎黑馬的女子，這一次輪到他們對她瞪了一眼了。

這五個青年垂頭喪氣的走了，店東把這一兩銀要還給老者，老者說已

送了人，是別人賞給店夥的，如何肯收回，店東才謝了命店夥收下，對老者嘆息一聲道：「賈家峪近來可眞熱鬧，自附近孟家莊莊主要比武招親的消息傳出，各地聞訊而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知有多少，這已夠熱鬧的，可是更有熱鬧的還在後頭，不知那位武林中的高人，也不知是和孟家莊莊主開玩笑呢？還是對這般前來比武的江湖男女們尋開心，來的人，有一半都丟了銀兩，困守在客棧裡，有伴的還好些，若是一個人守在店裡，一個回去拿銀子，單身的就可慘了，變成進退維谷……」

老者接口道：「那一定出了個大賊，混水摸魚來偸竊了。」

店東連忙搖搖頭道：「老伯不要這麼說，這位可眞是武林俠義的高人，他把取來的銀兩，不是據爲己有，這賈家峪附近，周圍十里之內，有不少窮苦人家，近來平白的在破桌上，土炕上，發現了五六兩或六七兩不等的銀兩，足有三萬多家，沒有一家派不到，這數目合起來眞可觀，而且奇怪的，今日有人丟了銀兩，明早便是一般苦哈哈人家派到的銀兩，這般窮苦的，一生那裡有這許多銀兩，一旦得到了，莫不歡天喜地，有的吃喝，有的添置衣衫，一下子都哄到鎭上來，每家酒食的賣雜用的店舖，莫不擠得滿滿的，都是一片歡樂，我們開客棧的，平時見到的，都是有錢人的一副難看嘴臉和難以侍候的脾氣，看到這般窮苦的人又和氣又歡喜的臉容，眞是打從心裡也替他們歡喜，孟家莊的老莊主，也聽聞這事，日來暗中派人查訪這人，至少，來的識與不識，都是他的客人，來人弄得這般狠狽不堪，他做主人的面子總不好看，有的和他相稔的人，丟了銀兩，都找上他的莊上去，他莊上二三十間客房，都已住滿了人，有人笑說過，現在住在孟家莊上的，沒有一個不是窮光蛋！」說得聽上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

那姑娘林紫烟接口道：「我來時在離此五六里一家小酒店裡歇息，怪不得坐滿了一些窮朋友們，看他們人手中各持一壺酒，臉上都喝得紅樸樸的，這位施展妙手空空的高人，可眞是有意思。」

「誰說不是，這位高人眞可以說欺世而不盜名，」店東接口道：「直到現在，不但沒有一個人見到他，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那才使人欽佩呢！我們這裡的孟莊主，雖然富甲一方，可是周圍的窮苦人，可沒有得過他一分一厘好處，這些窮苦朋友湧到鎭上來購東西，一下子把鎭上所有貨都購光了，孟家莊來的客人，要甚麼，十樣却有七件缺貨，莊主派人教他們慢一步購買，沒有一個聽他的，倒把餘下的也買了去，可見這位孟莊主是如何不得人心了！」

另有兩個老年人，裝束像是商賈，問這店東剛才說這孟莊主甚麼要比武招親，難道這孟莊主到現在還未娶親？

店東笑道：「孟莊主怎麼沒有娶親？姬妾也成羣了，比武招親的是他一雙兒女，說來眞令人難以置信，古語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位孟莊主遷來這裡十多年，我却沒有看到他有甚麼積德，倒是這一對兒女却長得極爲英俊和秀氣，不但在相貌的俊秀，而且還有一身本領，男的叫孟昶，女的叫孟鳳英，聽說江湖上都已替他們起了個外號，說甚麼『金童』和『玉女』，這次雙雙招親，據說來比武的男子若勝了孟昶，便娶他的妹子，女的若勝了孟鳳英，就配她兄長，這兩兄妹的本領說是一樣高下，孟莊主不但有財，這一對兒女又有貌，因此消息一傳播開去，立即轟動各地，誰不想娶一個和嫁一個有財有貌的丈夫或妻子呢？

「但據老夫看來，不論男的和女的前來，沒有一個是正氣的，事先又沒打聽孟家是甚麼人家？配不配做孟家的女婿和媳婦？若是正經人家的兒女，將來是決受不了的，但據老夫所知，近來到這賈家峪的，却有不少紈袴子弟和蕩婦淫娃，這種人希望被選中，那才配得起孟家這樣人家。」

姓郭的老者聽了，微笑道：「聽店東之言，似對孟莊主沒有好感，你這樣跡近譭謗，惡意數說，不怕有人傳到孟莊主耳中，對你不利嗎？」

那店東唇間蓄有八字鬚，貌相清癯，約莫五十多的年紀，聞言冷冷一笑道：「老夫才不怕呢！我與孟家莊河水不犯井水，以孟老頭這種人緣，也不會有人傳言給他。」

這時因已天黑，店夥已來詢問老者和其他客官們吃些甚麼飯菜？各人才返回自己的房間去用飯。

* * *

三更左右，招賢棧的偏院一間上房，燈光還通明，姓郭的老者和莫姓的中年人，打開了窗，各執一壺酒，在窗前對弈，老者突然低聲道：「五個小子還不死心，在屋面上伏了一個更次，看來還是熄了燈火裝作就寢，看這五個小子玩甚麼花樣？」

中年人一點頭，高聲道：「這盤棋我輸了，天色已不早，明天再對弈吧！」說完，把棋盤一推，伸了伸腰，把面前的殘酒喝完，老者已脫衣倒在床上，他才把窗虛掩，吹熄了燭火。

隔不一會，便聽到脚步聲來到了窗前，停了一會，聽衣袂帶起了風聲，撲向對面，二人慌忙起身，湊近窗隙望去，對面那個姑娘住的上房窗前，正有二個人影貼窗在聽內裡動靜，突然間窗門砰一聲打開來，一個身手俐落仰身倒翻庭中避了開去，一個却結結實實的爲窗門彈開時着了一下重的，窗門中颼的一聲飛出一條灰色人影，一式乳燕穿簾，直撲那倒翻落庭

中那人，那人身形往側一閃，避過那直撲之勢，這條灰色人影却凌空一個翻滾，右掌一翻，「啪」的一聲已使那人着了一個滿面花，屋面上接連竄下三條人影和那爲窗門挨了一下重記的那個，四個人包圍那條灰色的人影，四個人剛圍上，還未發招，那灰色人影突然身形一晃，連閃幾閃，叭叭連聲，四個人都挨了一掌，那灰色人影身形之快，眞是無與倫比，接着只見他身形一縱，又再縱進窗內，把門窗掩好。

這五個挨了掌的青年，保持着挨掌時的姿勢，立在當地不動。姓莫的中年人看了，駭然道：「這姑娘的身手這麼高强，看她身法已到了上乘境界，出手更疾速無倫，掌指全施，既各賞了這五小子一掌，還把他們定穴點了，這般身手在西北一帶的小輩中，怕無人能及得上她！」

老者鼻中冷哼一聲，道：「這姑娘自稱是滿城西北鏢局林廣武的女兒，老朽知道林老頭這個人是嵩山東峯二癩子門下，成就有限，可是爲人却正氣非常，剛才這灰影，施的却是恒山懸空門的絕技『懸空指掌』，老朽在她一竄出時凌空翻滾上就看出她的身法門派，懸空門是朝元長老創的宗派，素來不授女徒，本門武功也從來不傳授女的，這人影怕不是這姑娘吧。再說，憑這位姑娘這點年紀，應敵出手，都不會是這麼老練的。這五個小子從屋面躍下，輕功都不弱，還未發招，已各受了一掌，被人制住了，像這等出手，非老一輩人物中人決辦不到！」

二人對偏院庭落中望望，這五個小子如泥塑木雕般立在當地，老者搖了搖頭道：「老朽說過要好好教訓這五個小子，可是已有人代我們教訓了，這眞有意思。」

靜默了一陣，老者又道：「懸空門俗家子弟是有限的幾個，二位在川東，一位在浙西，尚有一位行踪不明，川東的二位不會西來，另二個隨便那一個來了，孟老鬼的比武招親，更有一場好戲可看了，再過五天，便是這個起大風浪的日子，張着眼看吧！這五個小子站在庭中，使人怪不舒服的，還是趁早使他們滾吧！」

他蹲身在墻角一揑，揑下一小塊墻泥，用指切成五小塊，輕輕推開窗，露出一條隙縫，對庭中五人望了一眼，便接連用指把五塊墻泥彈了出去，看這五個小子悶哼了一聲，大家互相怔視了一眼，便颼颼幾聲，竄上屋背走了。

過了三天，離孟家莊比武招親的日子只有二天，賈家峪越來越熱鬧，可是事情越來越多，鎭中另一家迎賓館客棧中，發生了二次打鬥，都是因爲年輕的男子調戲了年輕的女子，而引發的導火線，因爲這次比武招親，男女都有參與，故各地前來比武的男女都有，良莠不齊，尤以江湖中下三濫爲多，這一路人物不知廉耻，不擇手段，還忌憚所有參觀或參加比武的都是目前江湖中高手，不敢過份生事之外，不然甚麼事都可以幹得出來，色迷心竅，調戲年輕少女。

更有一家客棧，因住客丟了銀兩，硬說是客棧中內賊偸去，不支付房租飯錢外，尚要客棧賠償損失，又引起一場大打出手，其他住客怒這人惡意誣他爲賊，更看不慣這人仗藝欺壓店夥，雙方糾集友好，大打一場，情況極爲可笑滑稽。

當晚招賢棧店東又和賓客談起，店東道：「這位匿名的武林高手，迭次施出妙手空空，孟家莊莊主派人偵察不出來，乃使出激將法，命人前去八賊嶺，向晋中著名的『妙手如來』遞上大紅帖子，請他看在江湖道義上，不要難爲這一些小輩，聽說這個『妙手如來』接過這大紅帖子，再聽那遞帖人的傳話，弄得莫名其妙，還以爲是有人冒用他的名字在賈家峪放肆，因此趕來欲查究此事，現在孟莊主正接待他住在西廂中，當作上賓看待。」

有人問店東道：「這『妙手如來』是甚麼人？」

店東搖搖頭道：「老夫也不知道，江湖上綽號千奇百怪，這人既稱妙手，想來和這位武林高手一樣，習慣施障眼法兒吧了！」聽的人都被說得笑起來。

翌日，賈家峪各客棧中都得到消息，孟家莊莊主孟公茂，因爲前來比武的各地江湖中人，有不少人身邊所帶的銀兩被竊，因來人個個自稱身懷絕技，現在連自己身邊的銀兩也被人偸去了，這種丟臉之事都不敢聲張，可是身在客地，沒了銀兩，寸步難行，吃飯住店都得花費，便如紙包不住火，結果在狼狽不堪之下，仍然是揭破了面皮說了出來。

但這個有這樣手法能在江湖著名好手身上打了主意的，目前西北一帶，唯有八賊嶺以此道著名的「妙手如來」孫空空了。除了他，誰也沒有這等高强手法，因此孟莊主便命人前去招聘，不想此事並不是「妙手如來」所幹。

但有人膽敢在晋中地面露這一手，「妙手如來」也大爲震怒，親自趕來查究此事，他昨天才到，孟莊主待之爲上賓，不想今日早晨，這位「妙手如來」孫空空躺在床上起不了身，原來昨晚有人偸入莊中，不但把孫空空所帶行李偸去，連他脫下的衣褲，也順手牽羊帶走，只剩內袴，教他如何起床？大水淹死了海龍王，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賈家峪所有客棧中，住的都是江湖朋友，消息一傳開，莫不資爲酒後之談。

比武招親之日，賈家峪平空又熱鬧了三四倍，離賈家峪不遠的孟縣、五台、定襄等縣和各鄉各村，都有人

趕了來。

孟家莊離賈家峪只有一里不到的路程，這時莊外空地上搭起了一座比武台，台離地一丈左右高，寬廣約有五方丈，台頂蓋上葵篷，離台面五丈左右，看來是正正方方一塊，台下早擁有幾千來觀看熱鬧的人，台下正中，用綵繩攔出一塊地方，設有百多張椅子，左首有七八十張，右首二十張左右，左首坐了六七十個年輕小伙子，右首則是十幾個年輕姑娘，年輕小伙子不是一臉輕薄相、便是粗魯不文之態，坐在右首的十幾個姑娘，沒有一個不是妖媚異常、打扮也花姿招展。

一般看熱鬧的人，眼光都集中在她們身上，在評頭品足，她們一點也不害羞，反而搔首弄姿，有幾個更向左首座上的年輕小伙子，正在眉挑目語。

姓郭的老者正和那姓莫的中年人站在一起，看了這種情形，搖頭嘆息道：「眞是不知羞，孟老鬼若娶到這種媳婦，眞是家門有福了。」

姓莫的對台上兩旁掛的一副對聯，笑道：「這是誰替孟老鬼寫的妙聯？」

老者一看，正中一塊，斗大四個字寫着「比武招親」，兩旁上首一聯是「郎舅初見面拳打脚踢定高下」，下首聯是「姑嫂未敘禮粉拳玉腿分雌雄」。

老者看完，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這老鬼要附庸風雅，不知那裡請來一個酸秀才，弄出這般不倫不類的對聯，眞使人笑掉了大牙。」

這時林紫烟和一個身材瘦削的老頭，由人叢中擠了過來，這老頭一見那姓郭的老者，立即啊了一聲，施了一揖，剛想開口，老者連忙使一眼色，把這老頭子要說的話止住，林紫烟問道：「爹，你認識郭老伯麼？」

老頭子眼珠一轉道：「爹在鏢局時，郭老伯本是鏢局中大主顧，怎會不認識？」接着對那老者道：「郭老伯多年不見，你老可好，買賣可好？」

老者笑道：「老朽已將店號收歇了，這次是往寧武探親，順便看場熱鬧，曾聽你家姑娘說過，你有意要教姑娘見見世面？但這等場所還是不要露面爲妙！」

老頭正是林廣武，聽了連聲稱是，然後道：「小女也會說過不想露面，我們就看場熱鬧算了。」

旁邊突然有人插口道：「這場熱鬧眞有得瞧的，台上熱鬧之後，台下也有一番熱鬧呢！」

林廣武和那老者聞言，對這人一看，這人用布遮住了左眼，頭上戴了毡帽，覆到眉際，仔細一看，唇間留有八字鬚，正是那招賢客棧的店東。

老者微微一笑道：「店東，你的眼怎麼樣？」

店東用手按一按，道：「這幾日心煩透了，肝火上昇，左眼紅腫睜不開來，只得用布包了遮住一點陽光。」

老者笑道：「看這種場面，倒眞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爲妙。」

店東對他一笑，沒有接口。

直到巳正，孟家莊內，鼓樂之聲大作，莊門內走出了一隊人，約有三十個之多，當先的是六七個莊丁開道，接着是十數個各種樣貌的老者，最後一夥，一個少年和一個中年婦人，尚有二個丫環陪伴着一個少女。

衆人由台側邊扶梯上了台，十幾個老者，坐在正中一列長枱上，少年和少女則和中年婦人坐在一張舖了紅緞的小桌側邊。

各人就座後，主位坐的是一個五十左右、身材魁梧的人，站到台前，對觀衆作了一個四方揖，道：「老夫孟公茂，會武不會文，因此不能長篇大論說上一套，簡單說二句話便作罷，比武招親的規矩，各位上台來比試的少年男女英雄，諒必知悉了，只要年齡不超過規定，不論出身品貌，少男們能拳脚上勝過小兒的，便以小女相配；姑娘們上台能勝過小女的，便是我孟家的媳婦，老夫言出如山，決不反悔，最後，老夫愼重警告各位，雙方比武點到即止，不論勝負，俱不能傷殘對方身體，以免無辜結怨。」說完，對旁邊桌側少年男女一招手，二人便上前分立孟公茂左右。

孟公茂道：「這是小兒孟袒，小女鳳英。」二人也對台下作了一個四方揖。

姓郭的老者在各人魚貫上台時，和那姓莫的中年人耳語，他連接告訴姓莫的說，走在孟公茂身後的，是「雲中雙鵰」顧左、顧右，這一個是陝北屈野河老賊單于春，那一個是這「當方太歲」孟公茂黑山同門「飛龍」展堯，這一個又是汾水「水上飄」白北辰，再上來的是最近出醜的「妙手如來」孫空空，尚有太行五鬼中「奪魂鍬」柯大通。

突然間，那老者啊了一聲道：「怎麼王屋山中天寨『河北雙雄』卜天雄和石天虎二位也在其中？」立即顯出十分驚訝之色，當他看到台上的孟袒和孟鳳英，也是一怔，男的相貌端正，而且英俊非凡，女的長眉鳳目，秀麗出衆，眞不愧有「金童玉女」的外號，眞的無法相比，口中連道：「糟了，糟了！」

姓莫的問道：「郭前輩，有甚麼不對？」

老者道：「大出老朽意料之外，老朽打的主意要改變了，只能到時隨機應變就是了。」

這時，台上的孟公茂已開口道：「比武開始，那一位少年英傑先上台來比試？」

話聲甫畢，接連縱上三個人來，想必是爲了得到美如天仙的孟鳳英，而急不及待才爭先恐後搶了上來，孟公茂指着第一個先上台的道：「這位領先，就由這位先比吧！」說完就令孟鳳英退下。

那個先上台的青年和孟袒通了姓名，彼此一抱拳，就動起手來，孟袒連讓對方三招後才出手，只二招便把那少年踢下台去，接連上來二個也都未滿五招，一概爲孟袒打倒台上。

接着，孟袒退下，由孟鳳英出台，右首正中席位上，出來了一個二十三四歲姑娘，濃粧艷抹，樣子嬌媚之極，她走到離台尚有二丈開外，便飛身而起，輕輕落在台上，輕功上造詣極高，她一報姓名，坐在台上人不禁一怔，原來這姑娘正是冀魯一帶出了名的淫娃，「女五通」李銀仙。

連坐在主位上的孟公茂也睜大了眼，因李銀仙不但以淫蕩出了名，武功也以詭陰著稱，擔心女兒不是她的對手，則自己娶了這個媳婦，豈非被人暗中恥笑，但說的話又不能不算，故在暗中着急。

李銀仙報了名後，一雙水汪汪的秀目，早已瞥到了孟袒坐處，剛才在台下，因隔得遠看不清楚，這時特地看個清楚似的，目光極爲貪婪。

孟鳳英說聲：「請！」，於是兩人立即過手，李銀仙有意賣弄，單掌直探，一招「靈蛇吐信」掌尖一探之後，招未遞滿，瞬即一縮手撤了回來，接着身一閃，已到了孟鳳英身後，雙招齊出，左手「仙猿摘桃」，抓向孟鳳英左肩，右手「仙人指路」，駢指點向孟鳳英脅下靈台穴，台上坐的人幾乎全爲她出手驚得跳了起來，看來孟鳳英一招之間，要敗落在李銀仙手中，可是孟鳳英突然身形一矮，前撲出去，雙手一撐起，也接連施出兩招，前一招是「臥虎伸腰」，接着「烏龍絞尾」雙脚連環踢出，正對李銀仙抓點而來的雙掌腕脈。

李銀仙身形「葉落隨風」，猛旋開去，孟鳳英身形則「彩雲出岫」翻縱而起，兩人都極之迅速分開。

台下以轟雷似的一陣采聲，兩人這時相距一丈以外，俱向右移動脚步，窺視對方動作，準備伺機撲擊。

李銀仙移動脚步時，柳腰輕擺，那種樣子，看來就有點淫蕩意味，就因她這點輕佻動作，台下浮滑子弟，轟雷似的又喝起采聲來。

孟鳳英不願這樣現醜，嬌叱一聲，右掌突然向李銀仙粉頰拍去，李銀仙神情輕蔑，向後微仰，疾伸左手，來扣孟鳳英腕脈，估不到孟鳳英又是一聲嬌叱，左手「比干摘心」已向她胸前探進，這一招冷不防的施展。

李銀仙功力確是高强，反應極快，一招「金鯉穿波」，隨着孟鳳英一探之勢，身形倒翻而出。

孟鳳英得理不讓人，一縱身跟踪而上，刷刷刷一連幾拳，李銀仙身形未定，拳風已壓體已到，立即身形猛旋，向橫斜旋而出，可是孟鳳英雙掌綿密異常，一掌接一掌，毫無間歇，正施展終南門下的「分雲掌法」，雖則功力未到火候，但快密如雲湧霧昇，一掌緊一掌，快得使李銀仙無法透氣，早爲孟鳳英逼得團團亂轉。

似這樣孟鳳英連發了四五十掌，掌法越來越快。李銀仙却因輕敵吃了大虧，幾十個猛旋已使她有些暈眩，這是她以往太過放浪，元氣精力都過於消耗之故。

孟鳳英則因佔了先着，毫不放鬆，李銀仙自知再下去，支持不住，心想若是被孟鳳英一掌打下台去，還不如自己落台，便叱一聲：「好掌法！」身形颼的一聲橫躍而出，這一躍足有三丈開外，已縱出台外一丈，始凌空一個小翻，輕飄飄落在地上。

孟鳳英自知勝得僥倖，在台下對她一拱手道：「承讓！承讓！」台下轟雷似的傳來了采聲。

台下觀戰的姓郭老者，早已看出孟家兄妹兩人所施展的身法和掌法，不是黑山派的，乃是終南門下所傳授。

「河北雙雄」正是終南門下的高手，無怪他們也要現身了，一時倒猜不透這兩兄妹與卜天龍，石天虎有甚麼淵源？但老者已看出眼前坐在台下正中席位上比武的少年男女，無一個是這兩兄妹的對手，擂台上祇有三天期限，看來這場比武招親，開了頭以後，到結束時也不能有人勝過這兩兄妹，蓋終南門下的武功，在西北一帶，究竟是玄門正宗的武功，普通江湖中旁門左道的，那裡是他們兄妹的對手。

尤以左道旁門，大都是以暗器和外門兵刃見長，眞要捨棄這兩種本領，要在掌法和身法上見眞功夫，當然是差得遠了。

又有幾個男女上台，都是一個個的敗下台來，男的其中最高功力者，也沒有一個可接上孟袒十招。女的除了李銀仙之外，其餘的都三五招之間爲孟鳳英對付掉了。

這時，快近午末，上午擂台，就將到法定休息時間，台下突然騷動了起來，人潮湧作二股，都向左首方面擠去，捨棄了台上比武不看，原來那邊觀衆中有人打了起來，還各自撤出兵刃在斷殺，形勢險惡，較台上比武險惡得多了。

老者和那姓莫的中年人排衆上前一看，是「女五通」李銀仙，手中持了一對小巧護手鈎，正與兩個三十左右精壯的漢子打得勁急，這兩個漢子，一持厚背刀，一持方天尺，旁邊躺臥着一個滿臉鮮血的男子。

老者一問旁人，才知這三個男子向李銀仙調笑，李銀仙在台上縱落，又氣又羞之際，這三個向她調笑，正觸動了她的憤怒，手起一掌，把其中一個男子打了一觔斗，再趕上一脚，這漢子便躺在地上不動，這二個就撤出兵刃動手了。

老者一看這和李銀仙動手的兩個

，都是一臉橫肉，便冷笑一聲，拖了那姓莫的中年人擠到另一堆去，一看，却又是一怔，原來那一堆是林紫烟父女倆，雙戰那晚在偏院被點穴的五個青年，這五個青年，三柄長劍，一條通天棍和一柄三才奪，林紫烟則是一對雁翎刀，林廣武一柄劈風刀，七人混戰在一起。

這五個青年人武功都不弱，持通天棍的一個，更爲勇猛，林紫烟雙刀雖則份量較輕，但施開來，却較這五個青年任何一人手中兵刄來得靈活矯捷，脚下步法更爲奧妙，看似七歪八斜，可是沒有一步不是暗藏變化，在三柄長劍夾攻中，是很容易閃避過，雙刀出手，則非使對手縱起躲閃不可。

倒是林廣武獨戰二青年的一條通天棍和三才奪，顯得有點吃力，因爲他們打得激烈，偶一疏忽，都有立即喪命當場的可能，圍觀之人，沒有一個不是屏息靜氣，全神貫注的觀戰。

人叢中突然竄出了一個青年，這人相貌醜陋、倒掛雙眼、面上有七八個紫黑疙瘩，他大喝一聲道：「以多勝少，欺負一個老翁和一個少女，算得甚麼英雄好漢？」

說完，身形一滑，便竄入戰團中，只見他一伸手，已將持通天棍的青年腕脈抓住，跟着飛起一脚，就把這個青年踢開，隨手奪下棍來，他持棍翻手一抖，棍端起了一個大棍花，往右一送，也不知這是甚麼招式，鏘鏘兩聲，又把圍攻林紫烟的三個青年中兩把長劍震飛。

就在這時，林紫烟已手起刀落，把另一個青年頭上青巾和髮髻一齊削落，這還是她手下留情，否則這一刀準可以削去那青年的半個腦袋，剩下一個持三才奪的，也封不住林廣武的劈風刀，連連後退幾步。

「好棍法」有人冷冷的說了一聲，一晃眼，一條人影已立在面貌醜陋少年人面前，因來人身法快速，這少年人微退了一步，另有兩人向林紫烟、林廣武擋去，喝令兩個徒弟，一個被削頭巾，一個持三才奪青年退下。

在醜貌少年現身之時，在旁觀戰的姓郭老者則面現喜容，一見另三個人出現擋住林氏父女和貌醜青年，突然臉色沉下，旁立的中年姓莫的，也是怒形於色。

原來來的三人，正是以前晉北靈邱，黑道中著名的老賊，以手狠心辣著稱的「鎮北三絕」，撲向貌醜少年時，正是三絕中功力最高的「攝魂手」祝厲，另二個是「黑煞手」羅方、「白吊客」羅狂。

這三個老賊當年未退隱前，在西北一帶確有一份威名，終因作惡太多，引起武林中高手聯合前去剷除，老賊們事先已聞得風聲，立即匿逃不出，總算逃過了劫難。至今已有七八年，武林中人因他們改過自新，不再逞强作惡，故也不一定非要剷除他們不可，今日不知如何，却會被這五個青年引了出來，圍觀人羣有不少都是江湖中人，大都識得這三個老賊，一見他們現身，知道他們暴戾絕情和心狠手辣，弄得不巧，不要牽累在內，故都紛紛避開，站在遠遠觀看。

「攝魂手」祝厲對那貌醜少年喝道：「你是英雄，來找這抱不平是不是？你可知別人有甚麼過節？」

說完，身形一動，便來奪貌醜少年手中的通天棍，少年又疾退二步，手中棍一橫，便斜挑而起。

突然間有人大喝住手，三條人影由人叢中飛縱而出，人未落地，已開口道：「怎麼？你們想拆別人場子不成？」

雙方都因有人喝止而停下了手來，落地這人一看清是「鎮北三絕」，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鎮北三位，怎麼和小一輩動起手來？」說話的正是「雲中雙鵰」中顧左，另兩個是顧右和「妙手如來」孫空空。

祝厲對三人看了一眼，冷冷道：「老夫們自管自在了斷過節，不關各位的事！」

孫空空一抱拳道：「祝老兄，他們究竟有甚麼事得罪你老兄之處？作個鎮台的，總希望在比武時沒有意外！」

祝厲冷冷的道：「三才門下二個小的和三個友好也聞訊前來瞧瞧熱鬧，不想受人暗算，老夫到後找到一看，却是這個小丫頭和這個老東西！」說時對林氏父女指了指又道：「看來不值得老夫動手，由小的自去了結這段過節，不想這小子自命英雄，來打這抱不平，老夫看不過眼，才想出手管教他！」

孫空空聽了，對林氏父女看了看，他似識得林廣武，便對林廣武道：「這三位威名，你吃這一口飯，不會是沒聽到吧，你父女既然得罪了三位門下，事先必不知，這樣吧！由在下替你們引見引見，你和你家姑娘賠一個禮，了却這過節吧，有在下和兩位顧兄的面子，這三位想來不會不答應的。」

顧左、顧右也在旁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最好，孫兄這樣說，眞還替你們着想！」

林廣武聽了，面色倏忽數變，要他和女兒當衆賠禮，這教他如何放得下這面皮，但論武功，自知不是這個老賊的對手，一時正還不知如何是好？形勢有點僵持，倒是這個貌醜少年鼻中却冷哼一聲，孫空空對他一看，見了他這副相貌，便忍了笑道：「你冷哼了甚麼？年紀輕輕，出門少管閒事，免得惹禍上身，快向祝前輩賠個罪吧！」

貌醜少年聽了冷笑道：「你說甚麼？敢是今早起來吃了燈草灰？」

這句話極爲尖酸刻薄，等於斥孫空空放輕巧屁，孫空空面色一沉道：

「你這醜八怪，眞是狗咬呂洞賓了，你要倔强，看來非要爬在地上叩頭不可，甚至於躺屍也說不定，這是你自己找死，打甚麼抱不平，現在可沒有人有膽敢替你打不平！」

貌醜少年稍退了一步，緊一緊手中棍，道：「你們這夥老賊，倚老賣老，做好做歹，少爺却不忌憚你們甚麼，這抱不平打定了，你們有料的，先對付我這打不平的，用不到再嘮囌甚麼！你們即使一齊上來，少爺也不把你們放在心上。」

祝厲對孫空空斜斜瞟了一眼，冷哼了一聲，孫空空那裡按忍得住，憤然大怒，來勸解的，反倒惹上了手，喝道：「小賊眞是找死！」猛然一招「金豹露爪」，一把抓向貌醜少年的通天棍，少年把棍一送，疾撞他胸口，孫空空身形一側，手腕一翻，把棍頭抓住，往上一挑，又喝道：「撒手！」

可是這少年沒有隨他喝聲跳起，棍也沒有撒手，只聽「啪」的一聲，一根棗木通天棍，齊中斷爲兩截，兩手中各持了半截短棍，不禁彼此一怔。

正當這時，有人大笑道：「正是冬瓜纏到茄門去，這五個小子，是老朽各賞了他們一掌，搬來了三個老賊，却無緣無故去找這父女倆晦氣，這位小朋友打這抱不平，也牽累在內，可笑老賊骨，一面孔想作和事佬，却也把自己纏上了！這樣亂七八糟的亂纏，怎不使人好笑呢！」

這人一邊說，一邊走了上去，孫空空和鎮北三絕一看這人，身材瘦長，一頂毡帽蓋到眉際，左眼用布包紮住，唇間留有八字鬚，看不清本面目，林氏父女一看，原來是這裡招賢客棧的那個店東。

姓郭老者一見店東現身，便對中年人道：「莫老弟，果眞不出老朽所料，老朽早說過，一個開客棧做買賣的，怎知這許多江湖上之事，尤以老賊骨，「妙手如來」來到，他怎麼會這般早已知道消息？他也許已識破我們行藏，明擺着說給我們聽。

「懸空門『四居士』，『眞』『善』兩居士在川東，只剩下『假居士』沈煌，『惡居士』鄭芮在浙西和西北一帶，這個看來是『假居士』沈煌了，懸空門對這般江湖上老賊，撞到了决不會饒恕，看來有場慘烈的惡戰，鎮北三絕和孫空空的武功都不弱，小廖祗能替擋住一個，必要時老朽也只好出手了，你當心林氏父女倆便了。」

中年人不住的點頭。

* * *

那邊孫空空喝問來人是誰，這店東理也沒理他，對「雲中雙鵰」道：「你兩個淌這混水不淌？不淌便走開！」語氣頗爲生硬，顧左一翻眼，也正想喝問他是誰，祝厲已直撲了過來，五指箕張，一招「鬼爪拘魂」，想抓去這店東頭上的毡帽和包眼之布，看看他究竟是誰？這人不但不避，反而近前一步，一翻手腕隔空一推，祝厲的身形立爲推歪，撞向孫空空身上，孫空空一伸手一托，祝厲身形立定，圓睜兇睛，對這人看看，這人仍然笑道：「你這三個老賊，雖隱了幾年，却調教出這等沒教養的小子，夤夜在客店窺探人家閨女，是老朽看不過眼賞了他們每人一掌，他們還當是人家閨女給他們的侮辱，這種事，你們三個老賊居然還會替他們出頭！」

他說之後，又指着孫空空道：「你這老賊骨，忌憚這三個老賊骨的惡名，不問是誰，想硬壓別人賠禮，無怪你一到就爲人偸得精光，躺在床上起不了身，你以慣竊著名，這樣丟人理該撞牆自殺了，還有臉目做這個鎮台？你既怪別人來拆台，現在對這小朋友，却還是你先動手的，你還說沒有人膽敢打抱不平，你這老賊骨也太小覷了所有圍觀的老少朋友，豈眞會個個怕了你們這批老賊嗎？」話未說完，「妙手如來」因他當衆揭穿他的醜事，老羞成怒，短棍當作劍施，直戳了過去，祝厲一見孫空空動手，也由側拍出一掌，這店東一搖肩，向後退了兩步，避開了一棍一掌，然後左右開弓，反手拍出兩掌，這兩掌距離兩人仍有四五尺，任你如何臂長，估料也拍不到兩人，可是却清清脆脆，啪啪兩聲，兩人面上都中了一掌。

這使到孫空空與祝厲兩人大吃一驚，這個人不知施的是甚麼，又是那一門功夫？那邊「黑煞手」羅方「白吊客」羅狂見狀，都撲了上來，喝道：「老大，撤出傢伙！」

他們各自在身上抽出了兩根細長各種顏色的竹節鞭，祝厲也抽出了一根朱紅色鞭，分三面把店東圍住，那貌醜少年見狀，便對這人道：「老朋友，我幫你一起打這幾個老賊？」

他說完，首先把那短棍當作鞭用，一招「獨震天鼓」直砸「黑煞手」羅方，羅方左鞭一揮，這竹節鞭似極具彈性，立即震盪起一陣鞭影，往少年棍上擋去，右手鞭同時橫掃而出，夾雜一股嘯聲，可見鞭上勁力極强。

那少年一翻手中棍，身形猛往側旋，才避過了羅方右手一鞭，這時才知道老賊功力很强，他出手先攻，反倒爲老賊逼開身形，便不敢再輕視，條從腰間抽出了一柄短劍。

可是羅方逼開了他，並不追擊，仍配合祝厲、羅狂，圍攻着那店東，伺機進襲，那店東對貌醜少年和羅方這一對招，早看在眼內，見羅方仍未圍攻自己，便一長身形，迅疾無比的一掌向祝厲拍去，祝厲一閃身，一聲暴喝，手中朱紅竹節鞭也疾揮而去，羅方的黑黃雙鞭，羅狂白藍雙鞭也跟隨揮起。

這三人圍着那店東，相隔六七尺而攻，一陣尖銳刺耳的鞭身帶起的嘯聲，震駭人心，同時鞭影也組成了一幅五色的鞭網。

貌醜少年短劍出手，適羅方和羅狂配合祝厲而攻，他再想上前接下羅方，橫裡孫空空已出手把他攔了過去，孫空空左手有柄一尺左右長短的月形彎刀，右手已丟了短棍用空手和醜貌少年戰在一起。

他右手施展的是擒拿手夾雜上乘空手入白刃，以月牙彎刀抵擋少年短劍，右手搶奪少年短棍。

孫空空不愧成名多年，出手迅速而巧妙，在少年緊密的棍劍交換下，不但不閃避，反倒步步進逼，硬奪硬拿少年手中棍劍。

那一邊，店東和三絕雙掌過招，倏忽駢指疾點，倏而交錯劈出，指風掌勁，也帶起嘯聲，可是，「鎮北三絕」的五色竹節鞭，似有一套鞭法，配合得極爲嚴密，而且相距六七尺，那店東的掌風指勁雖强，一時倒也難以佔到上風，而三絕也是第一次遇到的勁敵，從未有三人聯手而不稍佔一點便宜的。

林廣武眼看這等形勢，一咬牙對林紫烟道：「別人好心爲我們而厮拚，我們怎能袖手旁觀？該幫這位店東對付這三個老賊！」說完一緊手中刀便想加入戰團，林紫烟跟隨乃父也已縱起身形，「雲中雙鵰」中顧右已閃身攔在他父女身前道：「憑你們兩個功力，也幫不了手，再說，老夫兄弟也不許別人出手把事情再鬧大了，去吧！」他雙掌一分，林氏父女各各被掌風逼退了四五步。

姓郭的老者這時大踏步走了出來，對顧右瞪了一眼道：「誰說不許別人出手，你包庇這四個老賊不成？」

他迴顧林廣武道：「你和姑娘退下，由老朽來對付這二個忘本的東西！」

顧左也趕了過來，二人多年在外走動，素以交情廣見稱，和三絕交手那人，這等高强功力，居然會一點也看不出來歷，這還可說這人戴了壓眉毡帽和左眼纏了白布，但面前這個老者，一覽無遺，從他說話托大和那種威嚴神情，看來也是個前輩人物，忙道：「我兄弟甚麼地方忘了本？」

那老者理都不理，一閃身，呼的一記劈空掌，直向那邊轉過身形來的祝厲劈去，這一掌勁力猶如排山倒海，相隔八尺，也把祝厲的身形逼歪，身不已主的衝了出去。

那店東就在這鞭網紊亂之間，一縱撲向前，迅速無比的揮出二掌，啪啪二聲，羅方羅狂臉上，便都中了一掌，尤以羅方這一掌受得極重，嘴角流出鮮血來。

這老者劈出一掌之後，身形未定，斜掠而起，一縱三丈，凌空一掌，劈向與貌醜少年過手的「妙手如來」孫空空，口中却呼叫道：「小廖，你退下！」

孫空空一覺勁風壓體，本能向後一撤，反掌硬接，轟的一聲，身形爲這掌風震退四五步，老者一落地，雙掌連珠劈出，只迫得孫空空團團亂轉。

「雲中雙鵰」惱怒那老者對他們兄弟輕視，早趕了過來，出手猛攻，才始教孫空空緩過氣來，於是回手而攻，也成了三個圍攻一個的戰局。

羅方、羅狂各受了一掌，認爲畢生之耻，蓄聚功力，不顧利害進攻，他們這五色鞭聯合攻勢，自稱爲「五龍連鎖鞭法」，是匿居時苦練而成的，準備必要時保命用的。

這人一出手就賞了祝厲一掌，羅萬已看出這是懸空門的懸空掌，靈邱相隔恒山不遠，知道懸空門下「四居士」的功力和性情，因此就先招呼祝厲撤出傢伙，作戰時也距離六七尺，使懸空掌威力不能掃中，現時猛攻，也有目的，他們知道懸空門中人知道了他們身份，决不會饒恕，局面已成非你死即我亡的形勢，所以非拚命猛攻不可。

這時，那店東一邊揮掌應戰，一邊對那戰顧左、顧右和孫空空那老者道：「老朽和尊駕定必出手，二位早是老朽意料中的人了！」

老者也笑答道：「老朽那晚見沈兄出手，意料不到沈兄會隱居在此處，即使沒見沈兄出手，老朽也在懷疑，憑你隱蔽的身份，你怎麼知道這許多江湖中內情？」

那店東正是懸空門的「假居士」沈煌，一聽老者提出他姓氏，不禁一怔，接着哈哈大笑道：「怪不得第二天這五個小子都走光了，敢情是尊駕出手解了他們穴道，這裡談話不方便，打發了這幾個老賊之後，我們再暢叙如何？」

老者答道：「好！」他掌勁一緊，立即避開顧左和孫空空，一閃身向沈煌戰圈欺去，雙掌揮處，首先把三絕的「五龍連鎖鞭法」打亂，然後一駢指，指風急嘶，叭叭連聲，祝厲和羅方二個，都已中掌跌了出去，羅狂立在當地，動彈不得。

原來二人在轉眼之間，都爲這老者隔空點中了穴道，二個則給沈煌揮出二掌跌了出去。

這一來，却把顧氏兄弟和孫空空怔住，不敢再欺前，三絕功力在他們之上，都爲這二個輕易打發開去，如何不使他們不顧忌。

老者指着顧左道：「老朽說你忘本，你雲中門下，怎包庇這種老賊？老朽不看在『武曲星君』申前輩面上，早教你二個難堪了，這三個老賊，不死也必殘廢，識趣些，你二個快走！」

顧氏兄弟一聽他提起師門，立現愧色，老者又轉頭對孫空空道：「你也快夾着尾巴去吧！你人還丟得不够嗎？幸虧你平時無甚大惡，老朽手下留情。」

三人一聽那老者說完，都一拱手轉身便走，連老者姓名都不敢動問。

老者招呼了林氏父女和那姓廖的貌相醜陋少年，道：「這三個老賊，由這五個小子去料理，我們回去再談！」

於是就向西而走，圍在遠遠的一圈人，一邊讓出一條路，一邊對他們歡呼了起來。

第二天比武仍繼續，可是台上少了「雲中雙鵰」和「妙手如來」三個人。

孟氏兄妹也在台上接連勝了幾場，台下好一會兒沒有人上場，僵持了一陣，突然有人在遠遠的叫道：「諸位讓讓路，沒有人上台比武，我來試試！」

衆人聞聲，俱都閃開一條路，注視來人，一見之下，莫不掩口胡蘆，笑個不停，這人一臉疙瘩，貌相醜得驚人，他大搖大擺去到台下，一點足竄了上去，雙脚剛好站在台上，身形一歪，險些跌下台來，台下觀衆見了這等情況，一陣哄笑。

台上的孟公茂和衆人一見這人貌相，險些驚得跳了起來，但按照台規，又沒有不准貌醜的人上台，這人對孟昶迎頭一揖，道：「小生廖七，還請手下留情。」

孟昶對這人上台的一副形狀，已在好笑，再聽他自稱小生，也忍不住側首對孟鳳英看了一眼笑笑，還了一個禮，就開始過手。

這貌醜少年看來功力不高，但身形十分靈活，孟昶手法快捷，可是總沾不到他一點衣角，他滴溜溜亂轉，儘是挨打形勢，台下也怪聲喝采，足足有五六十個照面，孟昶突然之間，似停手不攻，這貌醜少年却是一掌輕輕拍拍孟昶脅下，孟昶接連跌出了七八步，蓬一聲倒在台上。

坐在正中的孟公茂，早急得跳了起來，孟昶起身後，滿面通紅，對這醜貌少年怔視，台下早已轟雷似的喝起了怪聲，這醜少年立在台口，抱拳過頭，向台下喝采觀衆致謝。

坐在側桌上的中年婦人早趕到正中，和孟公茂交頭接耳商談。正在這時，台下一條人影直飛而上，一落到台上，台下又一陣哄笑。

原來這人一身綠色緊身衫褲，梳了二個丫角，臉色一半灰白，一半殷紅，十足一個不折不扣的鴛鴦臉醜女，她一上台，對孟昶看了一眼，然後對坐着的孟鳳英一拱手道：「請孟姑娘指教，奴家林二妹！」

孟鳳英正因孟昶敗在一個醜少年手中，氣急得要哭，教她嫁給這樣一個難看的丈夫，如何不急，最氣的，似是孟昶故意相讓，任這醜少年一掌拍倒，毫不閃避，現在一見這醜女上台要比武，一言不發，上前動手，五六招下來，挺立不動，任這醜女飛起一脚，踢倒台上，她一骨碌起身，便往台下一跳，飛奔進莊去了，台下一陣采聲又一陣哄笑聲。

台上二個醜少年和醜少女相對一笑，向台下拱手，引起台下更大聲哄笑，可是，孟公茂和那中年婦人臉色都鐵青難看，幾個鎮台老者也互相面面相覷，突然台下有人高聲叫道：「請孟莊主宣佈這一對佳媳、佳婿的姓名來吧！」

孟公茂和中年婦人僵立在台上，一臉懊喪尷尬之色，僵了好一會兒，台下觀衆已在大聲哄叫，孟公茂還未移動脚步。

這時人影連晃，早由台下縱上二個老者和一個中年人來，鬚眉灰白的老者對孟公茂道：「孟老鬼，你說的話不算是不是？可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你這嬌婿是老朽的記名弟子！」

另一個瘦長老者也道：「這姑娘是老朽的寄養女，你不答應婚事，你兒子一生也休想娶媳婦！」

二老都聲勢洶洶，孟公茂臉色由紅變青，沉聲問道：「二位貴姓？」

老者答道：「你先別問姓問名，先宣佈了婚事，自然會告訴你！」

孟公茂聽了，看看這一對少年男女，眞是欲哭無淚，中年婦人接口道：「若不宣佈呢？」

那一瘦長老者道：「那你別想有媳婦和女婿！」

那邊石天虎走上前來，先把中年婦人攔開，然後一拱手道：「二位請勿這麼着急，容他們夫婦商量商量！」

灰白鬚眉老者道：「這還有甚麼好商量的，但不知這位是尊駕甚麼人？」說完，一指那中年婦人。

石天虎道：「那是舍妹小婉！」

老者聽了，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石老弟，你不識爲兄了！」

石天虎一怔道：「尊駕是那一位？恕在下眼拙！」

老者手往臉上一抹，脫了人皮面具，石天虎「啊！」了一聲，在旁的卜天龍拱手道：「原來是郭壽老兄！」

孟公茂一看老者眞相，混身不由一震，想不到那老者原來是西北第一高手「三手神猿」郭壽化裝，郭壽於是便替卜天龍、石天虎引見那老者道：「這位是恒山懸空門四居士之一沈煌兄！爲兄也是在此新近結交的。」

卜、石二人慌忙拱手爲禮連聲久仰。孟公茂夫婦二人一聽這人是「假居士」沈煌，急得險些要溜走了。

蓋當年沈煌曾到處搜過孟公茂踪跡，後因有人從中化解求情，始沒有

再來找他晦氣，一旦見了面，如何不急？

郭壽又替卜、石介紹那個中年人，說是「及時手」莫可。

卜天龍聽了，恍然而悟道：「近年江湖中出了二個異人，一個叫做『偸中偸』，一個叫做『搶中搶』，想來是二位遊戲人間了，不用問，這裡一大半人丟了銀色，也是老兄和莫兄開的玩笑了？」

郭壽哈哈大笑道：「小兄閒來無事，解解悶而已。」

因是這二個武林高手記名弟子和寄養女，雖相貌奇醜，孟公茂只好硬着頭皮，當衆宣佈了已得佳婿娃媳。

待宣佈後，郭壽才告訴這廖七，乃是徭山廖七娘愛子廖天柱，林二妹乃是林廣武的愛女林紫烟，照郭壽最初意思，是存心和孟公茂來開玩笑拆台來的。

後來一看到卜天龍和石天虎上台鎮台，又看到了這對小兒女果眞不俗，武功也得玄門終南派正傳，才改變心意，特地爲這兩對少男少女成全這份良緣。

說完，命廖天柱、林紫烟來拜見岳父母和公婆，二人脫去面具，一個露出劍眉星目，英氣迫人的臉相，看來較孟昶更爲俊朗。一個則明眸皓齒，艷如春花，向孟公茂夫婦下拜，直喜得那石小婉合不攏嘴來，對身邊丫環說了一句，這丫環飛奔下台進莊，敢情是去告訴孟鳳英去了。

經石天虎說明，才知「當方太歲」孟公茂，十四年前受石天虎勸導，已去邪歸正，這一對兒女，也能在這舅舅門下，習練終南一派功夫，又因石天虎關係，郭壽和沈煌對孟公茂才另眼相看，直到這二對少年男女完了婚後才離開孟家莊。

這廖天柱確是郭壽的記名弟子，林紫烟在那場惡戰之後，由郭壽談笑之中，才拜沈煌爲寄父。

以後「假居士」沈煌，仍然是隱身在招賢客棧中做他的店東。

「三手神猿」郭壽「及時手」莫可，則重幪上徭山特製的各種人皮面具，做他們的「偸中偸」及「搶中搶」的刼富濟貧玩意，去浪跡天涯了。

（全文完）



一期完武俠短篇故事

劉浪·文　可飛·圖

千面郎君

遵師命盜取劍訣　師兄妹艱苦完成

此時是深秋的清晨，任家莊後園却傳來兵器交擊之聲，鏗鏘不絕，這麼一來，把任天宏嚇了一驚，以爲是仇家找上門來，因爲他聽女兒任燕連聲吆喝，以爲發生激戰，於是急忙奔往後園去接應，誰知才到院子門檻中，便看見任燕和她的師兄家祥在比劃劍招。

在朝陽掩映之下，洪家祥一張白裡透紅，劍眉星目，特別顯得英俊。任天雲早就想招贅洪家祥爲婿，所以對這一對超過二十歲小兒女，仍然是由得他們耳鬢廝磨，不以男女授受不親爲嫌，久之，看見他們劍光霍霍的奇招迭出，深感愉快。

就在此時，洪家祥劍勢如虹，直向任燕連環砍殺，任燕却笑嘻嘻的說道：「好厲害的劍招。」但話雖如此，她不但不閃躲來劍，却腕底一翻，倏地一劍托出分心便刺，洪家祥招架不住，連忙後退二步，稱讚地道：「師妹，妳這招矯捷得很。」

任燕得勢不饒人，傲然道：「更矯捷的還在後頭哩。」

話才說完，刷刷刷，連進三招，洪家祥雖然招架不住，却仗着輕功巧妙，騰挪竄跳，避過了之後，哈哈大笑道：「師妹，妳劍術雖然矯捷，却勝不得我，看來是半斤八兩，彼此沒有勝敗。」

任燕嬌嗔道：「不，你本來早就該輸了，不過我手下留情，不給你丟臉罷了！」

洪家祥幽默地說：「怪不得鬥了十幾回合，我還未敗下來啦，原來是妳手下留情，哈哈，那就不用留情試試看。」

站在門外的任天宏，看到這裡，大踏步的闖進來，說：「不用試了，你們兩個的劍術，仍未登堂入室，自然是談不上登峯造極。」

這一批評，任燕是最不服氣，呶着小嘴說：「爹，還有誰比我們的劍術更好啦？」

任天宏大笑道：「孩子，不要以爲妳自己劍術高强，我得告訴妳，當今武林八大門派，峨嵋、武當、崑崙、崆峒、青城、棲霞嶺，俱以劍術馳名天下，但是，最巧妙的，不是上述六派，也不是少林，天台兩派……」

任燕插口道：「當今武林只有八大派，難道還有第九派？」

任天宏大笑道：「目下雖無第九派的名稱，可是第九派的劍術功夫，却是天下無雙，要是妳想知道的，隨我來就是。」說完之後，逕自回後堂去。

任燕是不相信有第九門派，但洪家祥認爲師傅決不會打誑語，當下便道：「師妹，這幾年來老人家雖然深居簡出，閉戶練功，可是，武林中的事情，他老人家比我們知得多，說不定有武林高手，潛修絕技，尚未開宗立派，咱們還是請教他老人家好！」

二人聯袂到了後堂，雙雙跪下，

請求指示第九門派是甚麼人物。洪家祥語氣誠懇，顯然渴欲求知，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任天宏為了仇家不久就會前來報仇，也希望女兒和徒弟練成絕技，助自己一臂之力，於是莊重正色的道：「當今六大門派，雖然是以劍術稱譽武林，但劍術功夫，有先天後天之別，現在六大門派的劍術，盡是屬於後天的，只有『越女劍』，才是先天功夫，那是二千年前越王勾踐時代，越女傳下的劍術，我雖然沒有看見過，但是，你們大師伯玄明子青松道人，五年前在泰山南天門藏霞洞見過，」任天宏頓了一頓，又再說道：「據說越女遺著——『越女劍訣』，落在曹玉手上，也曾目見曹玉將劍訣招術，傳授他女兒曹小玉，委實是能剛能柔，陰陽並濟的上乘絕技。」

話說至此，任天宏掐指一算，拍案大叫，道：「啊，今天跟你二人說此事，總是機緣巧合，每逢十月小陽春，朔望兩日，子午兩個時辰，曹玉例必坐關入定，修練內丹，那時他屏息靜氣，坐在蒲團上，閉目凝神，等閒是不會張開雙眼，在這個時候，正好是盜取『越女劍訣』之機會，如果你們要練成登峯造極的上乘劍術功夫，就得冒險往雷音洞走一遭。」

年輕人是不怕危險的，只求上進，尤其是任燕，倔强成性，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為，當下霍地站了起來，興冲冲的說：「明天我就起程去！」

洪家祥比較謹慎，不像任燕這般衝動暴躁，請求任天宏指示機宜。

次日，早飯之後，任天宏在他們二人起程之時，交給洪家祥一個錦囊，鄭重吩咐道：「你二人到達泉山南天門時打開來看，錦囊中自有妙計，依計行事，萬無一失，如若不然，你們兩條小命便難保了，因為曹玉武功絕頂，曹小玉心狠手辣，丟了『越女劍訣』，他父女決不甘休。」

儘管任天宏說得如此鄭重，再三叮嚀，任燕却十分托大，途至華林鎮，還未進入泉安府她便對洪家祥說：「師兄，把錦囊給我，這幾天我實在熬不住了，盜取越女劍訣的計劃，該讓我們早曉得才是，怎能慢吞吞的到南天門才看啦！」

洪家祥說道：「不能，師傅吩咐必定內有玄機，早看恐怕誤事。」

任燕那裡肯依，一定要將錦囊搶去，就在馬上抖開看，只見錦囊中一幅地圖，繪着一個山谷，谷中有樹林和九曲十三彎形勢，谷後有一條窄的羊腸小徑，地圖後面却寫着幾行蠅頭小子，分項說明。

第一項是收藏「越女劍訣」的地方，指定由洪家祥從谷後小路潛入盜取劍訣。任燕却從谷前接應。

第二項，說得更是清楚，要他們盜取劍訣後，逃去萊蕪縣城，自有人在途中接應，不許跟曹玉父女過招。

第三項，練成「越女劍」之後，立即回到任家莊來。這三項事情，第一項，任燕就不肯依計行事。

原來任燕不但倔强任性，而且是心高氣傲，她認為自己之武功比洪家祥更高，深入谷中，盜取「越女劍訣」，是應該讓她動手，洪家祥只能在谷前接應。這樣一來便招惹了意外的災禍。

九月三十日午夜，她二人攀登南天門，啊，只見崇山峻嶺，羣峯插天，壓根兒就沒有門，只是峯頂上一幅下山的平原罷了，原來「南天門」只是一截石碑上的碑文，刻上「南天門」三個大字，雷音洞更難找，連碑文也沒有，如果不是依照錦囊的地圖找尋，恐怕是三天五日也找不到。

原來雷音洞只是個地名，實在不是洞，却是深谷，望進去，黑暗暗深不見底。洪家祥見這深谷地勢險惡，便不願師妹犯險蹈危，關切地說：「師妹，我看還是遵守師父之指示，由我潛進去盜劍好了，可不是，谷前地勢已如此險惡，谷後定然更是難走啦！」

洪家祥這份好意，在任燕看來以為是洪家祥小覷她，越發是倔强，堅決的道：「我說話從來言出如山，說一不二，你不必囉嗦了，到谷後去探路吧，時候不早啦。」

洪家祥沒奈何，只好陪着她走，誰知到了谷後，所謂羊腸小路，竟是千尋峭壁的裂縫，藤蔓滋生，青苔滿佈，看光景，這處至少有五七年沒有人走過的了。

論本領，如果沒有絕頂「踏雪無痕」的輕功，根本就不能進去，所以洪家祥又說道：「師妹，我輕功本領比妳好，這條難走的路，請讓我去，妳還是在谷前接應吧。」

洪家祥一再相勸，本是好意，無奈任燕性子執拗，不肯依從，反而命令地對洪家祥道：「現在已是落日啣山，將快天黑，咱們就在這裡歇息一會吧，三更後我從小路潛進去，你往谷前接應，彼此約好，黎明前相會，取道楊莊集，向萊蕪縣進發。」

任燕當眞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刁蠻俠女，二更才過，她已動身，而且仍然是穿着紅色衣裳，像是一片紅霞似的，並不更換夜行衣靠。

洪家祥見她這般托大，着實是躭心，想起師父曾說過曹玉武功高强，曹小玉心狠手辣，生怕任燕會失手被擒，但是，當他看見一點紅光直冒，凌空飛起，落在藤蔓之間，而懸空倒掛的藤蔓，竟然沒有一點兒搖動，可見任燕這一手「草上飛」輕功本領，着實要得。

洪家祥兩道眼神，看着這一點紅光，直至隱沒在羊腸小路之中，才吁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她會利用藤蔓，凌空飛行，路上的青苔，決不會滑倒她，要緊的是及時接應。」

洪家祥這邊走邊說，不知不覺，已到達谷前，他偶然抬頭，奇事立見，白天的谷口，黑暗暗深不見底，現在却閃爍着幾盞藍燈，從這一點看，顯然谷口這條路，定然有人在此把守了。

好一個洪家祥，他為了要接應任燕，毫不畏懼走了進去，在路上蛇行鼠伏，步履無聲，大約走了一箭之遙，迎面一座山壁矗立，擋住去路，幸虧山壁上掛着藍色燈籠，暗淡中，隱約能辨的彎角處，出現通道，他走到這裡，猛地想起師父說過，這條路九曲十三彎，那末形成九曲十三彎的自然是這些山壁當路矗立。

果然不出所料，沿途上彎曲之處，都是山壁矗立，但是，洪家祥一口氣走過了十三彎角，竟然不曾碰到一個人，這當眞是出乎意料之外，誰知更意外的事情，就在第十三個彎角中發生，突地裡，一隻白得像粉雕玉琢的纖手，突然從左側抓過來，洪家祥腰間的痳穴，就給那纖手抓個正着，登時渾身酥軟，動彈不得，定眼一看，原來是一個穿黑色衣裳的女子，貼壁而立，這一隻手，就是她伸出來的，洪家祥心中暗叫一聲：「不好，這一回糟糕了，自己失手被擒不要緊，要緊的是因此打草驚蛇，對方有了警惕，師妹保證盜不到『越女劍訣』。」

洪家祥正在懊悔自己孟浪失慎，這個黑衣女子却以極低沉的聲音道：「你要命的就得聽我擺佈，否則，一劍將你幹掉。」

眼前亮光一閃，一口長劍直指咽喉，洪家祥那敢反抗，但亦不可能反抗，只好點頭表示服從。黑衣女子毫不避男女之嫌，一把將他挾在腋下，走出谷外去，就在谷口旁邊的大樹下，把洪家祥按倒，偎在他懷裡，好像飢渴的狠，這還不算，更親熱的叫道：「心肝寶貝。」

洪家祥早已情有所鍾，愛上師妹任燕，這黑衣女子如此猖狂，他怎受得了，連忙拒絕道：「姑娘，請尊重點，男女授受不親，我雖然失手被擒，但却是武林弟子。」

這女子並不害羞，反而笑嘻嘻問道：「是怕家裡的婆娘吃醋麼？」

洪家祥說：「不，我根本尚未有妻子。」

那黑衣女子眉飛眼笑的道：「那好極了，你沒有妻子，我也沒有丈夫，咱們正好結為夫婦，待會子時過後，我領你去拜見我爹爹，他老人家一定會招你為婿，因為他答應過我，只要有男子到雷音洞來，就讓我招親，唉！說起來，他好沒道理，為了修練劍術，虛渡了我的青春，看看我二十八歲啦，這麼大年紀，怎能沒有婆家……」

她說到這裡，又熱烈的擁抱洪家祥，作一番親熱狀。

無巧不成書，就在這一個時候，任燕給一個狀如殭屍似的老人趕出谷口來。

洪家祥雖然被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心中却惦掛着接應師妹，如今一眼看見任燕給老人趕得這般急，為了挽救師妹，顧不得撒了謊，連忙對黑衣女子說：「妳要我答應也行，給我解開了穴道，才好依妳的。」

那黑衣女子信以為眞，替洪家祥推宮過穴，誰知洪家祥有心算計無心人，就在穴道解開的當兒，駢指如戟，一出手就點了她的湧泉穴，隨即一躍而起，大叫道：「師妹，我來助妳！」

他聲出人到，仗劍攔住這個枯瘦似殭屍的老人，刷刷刷，一連三劍，照理，他這樣奮不顧身，截擊那老人，任燕該感激他才是，事實却不然，任燕不但沒有說出感激的話，連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也不顧慮他能不能敵得過那怪老人，一溜烟似的下山而去，簡直把洪家祥視作陌路人也不如。

這一來，不但洪家祥大為驚訝，這老人也覺得奇怪，避過了三劍來勢之後，惡狠狠的說道：「小子，你是怎麼的，要找死，等一會兒吧，此刻我沒有空招呼你。」

說罷騰身一跳，越過洪家祥頭上，如飛的去追趕任燕，他身形好快，尤其是現在，只見他身形一起一落，連接兩個「雲裡縱」輕功身法，便已追上任燕，探臂往前一抓，五指如鈎，好生厲害，雖然任燕身手也很矯捷，反手一劍劈出，便把老人的長臂迫退。

饒是如此，這危險的威脅仍未消除，老人施展第三個「雲裡縱」輕功本領時，身子拔地而起，颼的一聲，落在任燕前頭，哇哇大叫道：「妳這雌兒，是那裡來的野種，膽敢盜取我的『越女劍訣』。」

這一句話聽在洪家祥耳中，心中一樂，喜上眉梢，因為從他這一句話，洪家祥知道任燕已經得手，但是任燕却逃不出老人的掌中，儘管他赤手空拳，但武功委實是卓越高超，掌勁如山，掌未到，掌勁已將任燕擊倒，三仆三起，雖受重傷，仍然竭力奔逃，最奇怪的，是她明知洪家祥在後面，但並不呼救，壓根兒不把洪家祥當作自己人，寧願苦撐危局。

原來任燕進出谷口時，已見洪家祥和這黑衣女子作親熱的情形，女兒家心胸狹窄，特別是對情愛這一回事，她看見了，鼻子一酸，滿懷醋勁，也不分青紅皂白，亦不看清楚究竟是誰向誰親熱，心中便認定洪家祥移情別戀，愛上了這個黑衣女子，所以酸溜溜的自顧自逃走，甚至身受重傷，仍然咬牙忍受，不向洪家祥求救。洪家祥那裡曉得，在後面乾着急，因為距離十多丈遠，相救亦不能。

洪家祥看得清楚，老人在擊任燕之後，好似貓戲耗子一般，不忙急於

拘捕，卻厲聲叱喝，要任燕供出是那一路的人，是誰指使她前來盜取「劍訣」？

劍訣得失還是次要，洪家祥最躭心的是恐怕任燕說出身份，那時連師父任天宏也惹上殺身之禍，因此，洪家祥心生一計，把黑衣女子抱起，向南天門的懸崖邊緣奔去。

這麼一來，老人嚇得面青心跳，連忙呼叫道：「跑不得，這是斷雲崖呀，跌下去便是粉身碎骨！」

那老人越叫越悽厲，洪家祥越跑越快，而且步步走向崖邊，身子一搖一晃的搖搖欲墜，直把老人嚇掉三魂。

原來洪家祥已看出這老人是曹玉，黑衣女子定是他的女兒曹小玉，所以拚卻性命，抱着黑衣女子曹小玉向崖邊疾走，用以威脅那老人曹玉。

這一條詭計眞要得，曹玉見洪家祥好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似的，朝着斷雲崖疾走，生怕他墮崖，毀了自己女兒性命，急急施展「雲裡縱」輕功絕技，凌空飛越，狀如老鷹捕雞一般，十指箕張向洪家祥肩膊抓下，口中吆喝：「好小子，難道你不想活嗎？」他這樣幹，打算將洪家祥身形帶住，免至摔下崖去。

誰知洪家祥存心搗蛋，一躲一閃避開他的指頭，繼續狂奔，由於洪家祥不肯停止之故，曹玉大費功夫，追逐了兩箭之遙，才把洪家祥揪住，使勁的往上一提。

時間空間，都花了不少，曹玉才能把洪家祥活捉過來，但是，任燕已經失了踪，不知去向。曹玉心中一急，戟指大罵道：「你這小子，幹的好事！竟然玩弄手段，盜了我的『劍訣』。」

洪家祥肚裡雪亮，默不作聲，倒是曹小玉偏袒他說：「爹，盜劍訣的是那位紅衣女子，他根本沒沾手這件事，你怎能怪責他。」

說罷，偎依在洪家祥身旁，十分親熱，儼如夫婦，曹玉看得一肚子火，呸的一聲道：「好不要臉的丫頭，他跟妳有甚麼關係，幹嗎袒護他，我得提醒妳，這小子不是甚麼好東西。他和他的師妹前來，一個潛進谷中盜劍訣，一個往外跟妳鬼混，這叫做調虎離山計，偏是妳這笨丫頭不懂事，不好好的看守門戶，致有此失。」

他說到這裡，刷的一聲拔劍出鞘，抵住洪家祥胸膛，厲聲問道：「你是誰？師妹叫甚麼名字？是誰主使你來偷盜劍訣的，快快從實招來，如有半句虛言，立即取你狗命。」劍光閃閃，嗤的一聲，便劃破了洪家祥的衣衫，鋒利的劍尖擱在心胸上，曹小玉看見這樣情形，嚇得鼻尖冒汗，因爲曹玉面露殺氣，目現凶光。

自古道女生外向，正式的婚姻如此，自作多情的女子亦如此。曹小玉見自己的父親殺機陡起，生怕他眞的一劍結束了洪家祥的性命，連忙一劍殺出，錚的一聲將她父親曹玉的長劍蕩開，撒嬌地道：「爹，你不能這樣兒的對他，他是我的丈夫。」

這一說，曹玉登時一呆，瞪大雙眼問道：「甚麼？難道妳跟他有……」

好個不害羞的曹小玉，立刻接下去道：「是的，我跟他有了夫妻關係，你殺他，我就跟你拚命，可是你答應過，如果有男子來雷音洞來，就讓我跟他結合嗎？如今天賜良緣，我總算找到了丈夫了，那是昨夜成親的，至於丢了『劍訣』，憑你的絕頂武功，只消重履江湖，不難把它取回來，如果殺了他，我就沒有了丈夫，那怎行呢？」

曹玉一想，自己爲了修練劍術，把女兒青春虛度，長年累月的在雷音洞中，也難怪她急不及待和人成親的，他想到此，微微嘆了一口氣，納劍回鞘。

洪家祥見情形和緩了許多，也就狡獪地回答曹玉道：「我姓洪名家祥，師妹任燕，並不是別人主使我來盜『劍訣』的，是因爲我師傅青松大師過世，沒有名師指點，所以冒險前來，打算取得劍訣，深造武功而已。」

他這一頓話，說得並無破綻，因爲他和任燕都是武林後輩，不見經傳，又故意竄改師門身份，曹玉那曉得他的底子，洪家祥狡獪尚不止此，他見曹玉低着沉思，又道：「我師妹雖然盜『劍訣』去，如果你肯放我下山，我能找她回來。」

洪家祥這幾句話，自以爲聰明，殊不知犯了畫蛇添足之弊，曹玉正因爲不知他底子而沉思，聽聞此說，立刻將計就計，點了點頭道：「這樣子也好，『越女劍訣』是武林至寶，絕不能落在別人手中，洪家祥，你既然是我女婿，要深造武功，我傳授給你就是。」

說完之後，揮了揮手，表示放他下山，洪家祥不知是計，拔步便走，曹小玉一手拖住他問道：「你往那裡去？」

洪家祥正想立刻下山找尋任燕去，當下答道：「去找師妹討回『越女劍訣』。」

曹小玉寂寞山洞十二年，嫁杏無期，不勝春花秋月之感，那肯讓洪家祥如此離去，她不惜撒嬌謊騙老父，誣說與洪家祥成親，就是要假戲眞做，結合良緣，自然不肯任由洪家祥獨個兒離去，於是說道：「爹，越女劍訣是你老人家的，算用來開山立派的寶物，關係甚大，讓我和他一起去找他師妹，切實掌握這一劍册，豈不更好。」

曹玉微微的點了頭，這麼一來，急煞了洪家祥，曹小玉喜得心花怒放，就在晨光曦微之中，挽着洪家祥的臂膀跳跳蹦蹦的下山而去。

他們一路上走，洪家祥默默不語，心中卻惦掛着任燕，想辦法撇開曹

小玉，到了山腳下，剛好有間小店，酒帘高挑，依洪家祥主意頂好是在這一天之內，趕到楊莊集去，希望能路上追上任燕，曹小玉卻不然，她在雷音洞住了十二年，天天伴父修練越女劍法，正是多見樹木少見人倫，如今有一個英姿爽颯的美少年聯袂同行，正好杯酒言歡，撒撒嬌，享受一下愛情滋味，於是連聲叫嚷：「肚子餓了，洪哥哥，咱們進店子去歇一歇，喝杯酒。」

洪家祥被她糾纏不過，事實上他勞頓了一夜，也是肚餓口渴了。

才走進店子，曹小玉連聲要酒，接着問酒保有沒有客房？洪家祥見情形不對，連忙說道：「咱們歇歇脚就走，要客房幹甚麼？」

曹小玉嬌嗔道：「不要你管。」

可是一到了房中，她卻附耳低聲說：「我們還未成親，在這裡歇宿一宵，便可以眞眞正正成了夫婦。」她說時，身子也軟軟地斜靠在洪家祥肩膊上。

洪家祥機智得很，他看見了曹小玉媚眼如絲，熱情如火，突然心生一計，就在酒保端上酒餚之後，頻頻勸酒。

曹小玉只道個郎情重，杯到即乾，不到半個時辰，她已酩酊大醉。洪家祥乘此機會擺脫了她，僱一輛篷車，直奔楊莊集去。

途經黑松林，突然傳來一聲叱喝：道：「你兩個傢伙，快給我滾出去，如再囉嗦，本姑娘就結束了你們狗命！」

洪家祥認得這是任燕的聲音，忙叫御者停車，循聲去進樹林深處，一眼看見任燕倚着大松樹幹，一手仗劍，兩個獐頭鼠目漢子，卻在她身旁獻殷勤，假意的說道：「姑娘，妳嘔吐了這麼多血，定然內腑受傷，咱們同是武林人，焉能見死不救啦，前面不遠，就是我們的莊院，讓我們二人扶着妳走一段路吧。」

這些話聽在洪家祥耳中，知道這兩個漢子不是好東西，大喝一聲：「好大膽的鼠輩，你敢借故調戲我師妹。」

這兩個漢子回頭一望，見洪家祥孤身一人，也不示弱，刷刷兩聲，拔刀出鞘，齊聲道：「我們好意救她性命，你敢胡言亂語。」

洪家祥勃然大怒道：「如果好意救人，應該回家取藥，藉口扶她走路，不是調戲是甚麼？」

這兩個漢子惱羞成怒，雙刀並舉，直向洪家祥劈去。

洪家祥是任天宏入室弟子，武功雖未登峯造極，卻已達到一定火候程度，那怕他二人聯手，手中長劍一拔，使一招「鶴唳長空」，劍光划出一個弧圈，便將兩口刀一齊砸飛了。

這麼一來，兩個漢子都吃了一驚，知道遇上了扎手，那還敢逞強，翻身便去，洪家祥並不追趕，上前一步，對任燕說：「師妹，你傷勢不輕，到楊莊集去還有一段長路程……」誰知道話還未說完，任燕厲聲喝道：「你也給我滾開。」

洪家祥以爲她惱恨自己在雷音洞未能及時接應罷了，忙解釋道：「師妹，妳得原諒我，我不是不進去谷中接應，是給曹玉的女兒纏着，分不得身。」

不提起曹小玉猶可，提起了，任燕更光火，冷笑一聲說道：「我看見，你還跟這狐狸精親熱……」

說到這裡，哇一聲，她又吐了幾口鮮血，不用猜，她氣極了，洪家祥明知她是誤會，但此時此地，怎能分辯，她性子又是這麼倔强，於是決定以後再解釋，目前先送她到楊莊集去要緊。

當下婉言說道：「師妹，妳即使恨我，也得保重身子，妳乘車到楊莊集吧。」說完之後，叫駕車者駛來了車輛，任燕性情委實是倔强之極，悻然道：「你不用假情假義，我寧可負傷而行，也不和你坐車。」

說着撑起身來，一顚一拐的走，洪家祥知她性情，使個詭計道：「好！妳不和我乘車，我自己步行好了！」說罷向駕車者使了個眼色，大踏步走出樹林去。

任燕本意，還想執拗，但她傷勢很重，走了幾步，身子搖搖欲倒了，實在是支持不下去，在駕車者扶持之下，只好登上了車。

洪家祥因爲步行之故，到達了楊莊集之時，已是二更時分，於是忙不迭的向人打聽，這才知道任燕住在金源客店，於是也到店中來，就在任燕隔壁的房子住下，任燕自然是不知道，在房中還在低聲飲泣的自嘆薄命。

洪家祥聽在耳中，知道她對自己實在有情，正因爲一往情深，才會這樣拈酸吃醋。

任燕不但學得她父親的武藝，還學得治療內傷的本領，自己開方，叫店中小二配葯，這事情洪家祥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第二天她傷勢痊癒也知道。

第三日的晚上，洪家祥正想在任燕劍傷復原之後，走去跟她解釋誤會，表明自己一心一意的愛她，卻不料就在此時，甬道傳來一陣嚦嚦鶯聲說：「爹，事隔三天，洪家祥那小子一定逃得老遠了，你還在這裡躭擱，何不連夜追趕他哩！」

接着另一個蒼老的聲音答道：「別忙，趕馬車的說過，他師妹住在這家店裡，傷勢很重，待會兒只要找着他師妹，就不難將他手到拿來，『越女劍訣』也就可以物歸原主。」

在房中的洪家祥，認得這個人的聲音是曹玉與曹小玉兩父女，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渾身冷汗，想出去通知任燕，又恐怕撞着曹家父女，弄巧反拙。但更不好的事情，就發生在

眼前。

原來店小二聽聞曹玉說有人住在店裡，傷勢很重，立刻插口道：「兩位客官是找一女子嗎？她就住在這間房……」

店小二這二句話，直把洪家祥嚇得心頭一跳。

曹小玉機靈得很，即時查問店小二道：「我們要找的還有她師兄，這小子可是住在這裡店子的房中麼？」

店小二說：「不！她是由趕馬車的送來，已經兩天一晚，不會有人來探過她。」

曹小玉失望的道：「爹，看來洪家祥這個小子沒有到這裡來？」

曹玉嘿嘿冷笑道：「管他來不來，『越女劍訣』要緊。」

說着喀喇一聲巨响，一掌把房門擊破，可是，他立刻詫異的叫了起來：「店小二，你說有女的住在房裡，爲甚麼房中竟然人影都沒有了？」

這一問，不但洪家祥大出意外，店小二也是怔了怔，期期艾艾的說道：「是住在這間房裡的，剛才我泡茶進來時也見過她，敢情是上毛厠不成。」

店小二說得一點也不錯，任燕自從吃過晚餐之後，洪家祥一直留意着任燕的動靜，但是任燕不會上毛厠去，因爲她始終沒有跨出房門一步，此刻房中竟然無人，任燕失了踪，這就出奇了。

曹玉爲了「越女劍訣」，立刻叫店小二帶曹小玉到毛厠去找，過了一會，曹小玉回來說：「不但毛厠沒有任燕的影子，找遍了澡堂及浴室也不見她。」

曹玉是個武林成名的前輩，江湖經歷甚豐，他在房中搜了一遍，搜出幾張葯方，証明任燕的確住在這裡，而且自己配藥方醫治傷勢，於是便絮絮的向店小二查問。

這一切的，洪家祥在房中都聽得清清楚楚，他心中一想，這麼挖根抓底的問下去，不久也會查出自己住在這裡的，於是立刻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曹玉父女在甬道查問，他當然不敢打從甬道出去，於是越窗而逃。

那天，洪家祥到了萊蕪縣城，這是任天宏錦囊中指示他和任燕的路徑，說明在這裡有人接應他們二人的。

洪家祥到萊蕪縣來，不光是爲了逃避曹玉父女，還要在這裡看看任天宏派了誰接應他。但是，走遍了城廂內外，根本就沒有一個相識的人，街道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全是陌生的。那時已是晌午時候，他正在神思惘惘，迎面一個瞎子走了過去，口中喃喃說道：「相有靈，卦有準，我先機子能知道過去未來。」

洪家祥本來不相信鬼神的，但想起師妹任燕在客店失踪，實在是奇怪之極，忍不住道：「瞎子先生，你說能知過去未來，我有同伴失了踪，你能算得出她落在何方嗎？」

瞎子慨然答道：「當然可以啦，只要你誠心誠意，卦無不準。」

洪家祥便告訴他任燕失踪之經過，瞎子從衣袖裡掏出金錢和龜殼，口中唸唸有詞。

不一會，那瞎子笑哈哈的說道：「這姑娘就在這萊蕪縣城裡，可是，她在上無片瓦、旁無牆壁的地方，你要找她，該向熱鬧的地方尋，快則三個時辰之內，遲則兩日之間，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這幾句話，這瞎子說得十分肯定，並無一點江湖口吻，模稜兩可之詞。

洪家祥也樂得在城裡走來走去，四下端詳，因爲上無片瓦，旁無牆壁的地方，當然是指街上，反正萊蕪縣城裡沒有山，也沒有水，豈不容易找尋？但事實並不如此，洪家祥徊徘途中，甚麼熱鬧的去處也找過了，但仍然找不到任燕的下落，他心中惆悵，便在路旁的茶寮裡喝茶。

心急智昏，那是一定的，現在洪家祥坐在茶寮裡，喝了幾碗茶之後，心緒漸漸寧靜下來，細想一下這個瞎子的言詞舉動，猛把桌子一拍，恍然說道：「原來他就是接應之人，怪不得他說得這麼肯定，原來師妹已到了萊蕪縣城……」洪家祥說到這裡，霍地站了起來便走，興沖沖的說：「找着余方，就可以與師妹相見了。」

他正在高興得很，大踏步走，突然有人陰惻惻的問道：「那個余方？快給我站着。」

洪家祥認得這是曹玉聲音，回頭一看，啊！原來他的女兒曹小玉也來了。

他們父女二人並肩而立，就站在旁邊。洪家祥這一驚非同小可，猛使一招「旱地拔葱」弓腰拔背，往側飛騰，企圖逃出茶寮之外。

曹玉見狀氣極了，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你還想逃嗎？」

五指如鈎，劈面抓到，這一下，如果被他抓到，洪家祥勢必五官變形，鮮血直冒，好一個洪家祥，就在身子凌空躍出的當兒，使一個千斤墜之勢，將身子急即落下，在地上一滾，滾出了店堂去。

曹玉一招落空，氣極大怒，刷一聲長劍出鞘，肘子一動，打算用越女劍術中的「劃空成虹」的絕招，一劍擲出，結束了洪家祥生命，但是，突然來了一隻纖纖玉手，把他的衣袖扯住，高聲叫道：「爹，不要傷他性命，他是女兒的丈夫。」

洪家祥就在曹小玉這一擾之下，逃了出去，耳邊尚還聽到曹玉咆哮如雷似的叱喝道：「好不懂事的丫頭，他跑了，怎能找他師妹取回『越女劍訣』？」

曹小玉坦然道：「他能跑往那裡，他還要找着余方才能和他師妹相見。」

這些話，洪家祥雖然聽得清楚，也明知道曹小玉父女二人，一定會留在萊蕪縣城搜索他的行踪，照理，爲了自身安全，他應該立即遠走高飛，離開此地，可是他偏不這樣做，仍然留在萊蕪縣城裡，東跑西走，希望能再次遇上這個喬裝打扮的瞎子余方，藉此跟任燕會面。

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已是午後申牌時分，洪家祥跑來跑去跑了大半天，腹如雷鳴，他怕撞到曹氏父女，不敢到大酒樓去吃喝，就在橫街窄巷的燒餅店中吃些東西算了。

他邊吃邊想，余方既是接應之人，而且早就知道任燕在萊蕪縣城裡，爲甚麼不爽爽快快的告訴他，却喬裝瞎子賣弄甚麼玄虛。他想了很久，頭昏腦脹，也想不出是甚麼原因。就在此時，橫巷轉角之處，鑼聲驟起，敲得震天價响，那分明是江湖賣解的在開場，演把戲。

洪家祥靈機一觸，開場子賣解，也是熱鬧的地方呀！計算一下時刻，剛好是在三個時辰之內。

他想到此，立刻離開燒餅店，迎奔場子而來。

啊！在場子裡打馬鑼的不是別人，正是走方郎中余方，在夕陽映照下，他滿面紅光，精神奕奕，和扮瞎子的扮相，真是前後判若兩人。

洪家祥看至此，心中有氣，便想闖進去抓住他這個走方郎中余方大罵一頓，但是細心一想，覺得情形不會如此簡單，如果不是無緣無故，走方郎中余方決不會賣弄玄虛的。而且是犯不着這麼做，因此，洪家祥一肚子怒氣全消了，兩道眼神向場中打量了一遍，啊！奇怪，在場中心表演武術的小子，方面大耳，十六七歲年紀，這是走方郎中的兒子余天寶。他父子二人喬裝賣解可不奇，奇在一頭高大的像人般的狗熊，蹲在地上，兩隻烏溜了的眼睛，目光四射，洪家祥看至此，心中一怔，走方郎中余方從那裡弄來一頭這麼大的狗熊，在甚麼時候把牠調教得如此馴服，不用繩子拴着牠也不怕牠跑掉。

這一連串的問題，全是出奇的疑問，本來打算走上前去的洪家祥，也就愕住了，却不料就在這當兒，有兩個人狀如奔馬的闖了進來，觀衆也被他二人衝得像波開浪裂似的，好幾個人給他二人衝撞倒地，登時秩序大亂。

洪家祥眼快，認得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曹玉父女，一時走避不及，呆在當場。前者怒氣呼呼，後者却眉飛眼笑的道：「爹，我早就說他不會跑到那裡去啦！」說着，一把扯住洪家祥的臂膀，她親熱地說：「哥哥，我看你不要找那姓任的師妹啦，隨我回雷音洞去，過着恩恩愛愛的生活，豈不是好，我比她美麗？」她話剛說完，兩隻粉臂搭上洪家祥的肩上，也不理百衆眼睛，看着她瞧不順眼的，倒是曹玉

比較知道羞恥是何物，沉聲一喝道：「妳這丫頭好不懂事，在衆目睽睽之下，怎能這麼樣子，快給我滾開。」

可是曹小玉並不接受她老爹的勸告，反而厚着臉皮說：「還有甚麼要緊，我和他是夫妻，難道你老人家，不喜歡女兒女婿親親熱熱嗎？」

曹玉又氣又怒，走上前去，一把扯住女兒，往後一扯，想把她扯過一邊，免得在百衆眼前活獻醜，但是這一扯，並沒有把她扯脫，反而連洪家祥也給扯了過來，因爲她牢牢的挽住洪家祥的臂膀。

曹玉又勃然大怒道：「好不要臉的丫頭，就是夫婦也不能這樣！」說罷，就戟指問洪家祥道：「小子，你師妹去那裡？知機的快快將『越女劍訣』還我，萬事皆休，否則，你即使和我女兒成了親，我也不把你當作女婿。」

此時洪家祥給曹小玉纏得滿面慚羞，尤其是余方在這裡，他更不能不申明立場，當下便道：「姓曹的，你不要胡說亂道，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婿，也不會和你女兒成親，是她滿口謊言向你打誑罷了，我由始到終不曾喜歡過她。」

這麼一說，曹玉更是火上加油，氣得戰抖抖的怒道：「好好……妳這賤丫頭，現在還有甚麼話說，人家由始至終都不喜歡妳，虧你還厚着臉皮撒謊，說跟他成了親……」

曹玉在盛怒之下，拍的一掌打下，將曹小玉打得昏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但是，他一掌打出，另一隻手已拔出長劍，內力一提，劍尖立時幻出百數十朵劍花，寒芒電閃的罩向洪家祥面門，陰惻惻的說道：「你這一張俊秀的美臉，着實是使女孩子爲你顛倒，我先把它毀了，然後才結束你的性命！」

刷刷刷，一連三劍，洪家祥血流披面，五官立時變形。

曹玉說得對，洪家祥這一張俊秀玉面，的確是使女孩子爲他顛倒的，曹小玉如此，任燕也是一樣，所以他面容被毀，蹲在地上的大狗熊，竟也像人一般，突地撲出，只一掌將曹玉打得頭骨爆裂，倒斃地上。

這一來，不但洪家祥莫名其妙，四周觀衆也嚇得駭叫一聲，四散奔逃。就在此時，這隻大狗熊已拾起曹玉的長劍，狠狠的向曹小玉刺去，一下子就劈了她半邊頭顱，這眞是突然而來的出奇。

洪家祥顧不得面容受傷，血流披面，立刻向余方道：「這是甚麼一回事，你的狗熊連殺兩個人，全都是武林高手。」

走方郎中余方未答，那隻大狗熊忽然口吐人言，哈哈大笑道：「師兄，這是余方的妙計。」

一連串出奇的事情，這是最出奇的一件，因爲大狗熊所說的聲音，分明是師妹任燕，而且她說這是余方的妙計，那麼人怎會變成狗熊呢？洪家祥百思不得其解，但余方卻哈哈大笑道：「洪家祥，這隻狗熊是假的，是你師妹披上狗熊皮罷了。」

洪家祥訝異的說道：「她怎會披上狗熊皮，那晚在楊莊集客店裡，她已經是離奇地失蹤哩！」

余方見兩條人命死在地上，洪家祥又血流披面，此間不宜逗留，便道：「此時此際，我現在不能跟你們詳細解釋，隨我到歇息的地方去再說罷。」

說完之後，棄了賣解道具，偕同方天寶、洪家祥及這頭大熊狗，飛奔而去了。

一路上，因爲大熊狗打惡人之故，老百姓固然嚇得豕突狠奔，捕快也不敢冒險拘捕，洪家祥等一行人，很快就逃到一座廟裡。

此時，任燕已將狗熊皮脫下，洪家祥這才看出這一襲狗熊皮，毛茸茸中有一排細小鈕扣，乍視之，誰也看不出來。

師兄妹重逢，二人都是喜不自勝，尤其是任燕，她此刻已全部明白，洪家祥不但沒有和曹小玉發生曖昧，而且仍然是一貫的誠意愛她，於是抱歉的說：「師兄，是我錯怪你了，如果不是余方諄諄相勸，此刻我已經去找大師伯了。」

洪家祥並不記恨師妹錯怪他，卻急欲知道當晚情形，她怎會離奇失蹤。余方接口道：「是這樣的，當晚曹玉要投店時，在甬道上說話，任燕在房中已聽聞了，虧她人急有急智，於是越窗而逃，所以悄悄的沒有人知道，今天早上，她到了萊蕪縣城，將經過情形告訴我，當時就逆料你會到這裡來，派天寶到大路上探親，果然不出我所料，天寶不但看見你，還看見曹玉父女二人，所以我定下這條計策，使任燕穿了狗熊皮，好讓你找到場子來時，出其不意襲擊曹玉父女，誰料現實情況，比我計劃中還要順利得多，曹玉盛怒之下，一掌擊昏了曹小玉，這樣一來，收拾他父女二人，就毫不費力了。」

洪家祥聽了之後，這才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師妹，這一冊『越女劍訣』在那裡呢？」

任燕嘻嘻大笑，道：「在這裡。」說罷探手入懷，取出一冊厚厚的古籍。

洪家祥接過來看，書中全是招式。這一喜，當眞如獲至寶，笑逐顏開，兩人從此和好如初，互相了解的結成夫婦，日後江湖上出現一位千面郎君就是此君了。



溫柔鄉是英雄塚

惡女刁蠻潑辣　好男備受摧殘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巴　彥·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蕭湘子對蕭郎委身相許，但他仍有芥蒂，因玉姬公主違反古墓戒律，夫婿被置之死地，如果和她結褵，又怕重蹈覆轍，盤谷雖是堯天舜土，其律竟嚴苛與世隔絕，眞有生人勿近之感，面對佳人，比天魔女、夷姝都優勝得多，突然傳來簫聲，蕭湘子聞聲不顧一切而去，令蕭郎悵惘情思，突聞有少女之聲，向蕭郎追查天魔女的下落，事情又突起波瀾，吹皺一池春水……

那小小金球上面點點斑斑，初時紅娘子每打殺一人，就刻上一個迹點兒，刻到九十九個，海鷹幫也已打下了天下來，也生下了秦姜來，名成業已就，夫婦兩人中年得女，如何不視秦姜爲掌上的明珠，秦姜又怎會不成了寵壞的妞兒，何況小妞兒既美更慧黠，只要一撒嬌兒，即使要天上的星星，也會摘下來給她，何況要娘的飛條兒。秦姜聰慧絕頂，小小年紀，飛條兒上的功夫，已青出於藍。

當眞膽大包天，蕭郎的膽兒眞包天以外，老虎嘴邊的鬚兒可拔，秦幫主，紅娘子的嬌嬌女的屁股，豈是打得的。

呔！爲甚麼打他，當眞不知死活，已經刻上九十九個迹點兒的金球上，蕭郎沒成爲一百個整數兒，當眞太陽兒打西邊出來了。

爲甚麼？即使潑辣辣的秦姜也不明白，甚至想也沒想過該在金球上添多個迹點兒。

秦姜哼了一聲，蕭郎就大叫一聲啊呀！飛條兒一抖，坡下的蕭郎身子，便飛到了坡上，後一丈，加前一丈，再加後臂轉前臂，再加多一丈，蕭郎的身子劃破長空，就飛出三丈外了，叭的一聲，啊呀呀！必是渾身骨頭兒也散了，嘴兒發甜，眼兒發黑，蕭郎已暈了過去，那秦姜打他身子飛掠了過去，拖了他就往山上走，山坡上荊棘叢生，亂石嶙峋，陡峭又高峻。

且慢，怎麼不歌唱了？嘿！潑辣辣的秦姜聽來，蕭郎的怪叫呼痛聲，直是在歌唱。

停步回頭一瞧，那蕭郎那還能動彈，豈僅身上的衣衫片片碎，被荊棘亂石擦破鈎破的腿上臂上，血在流，眞像開了花兒，紅紅的花兒朵朵開。

秦姜的眼兒睜大了，落下坡，走回他身邊來，狠狠地啐了一口，脚尖兒一勾，說：「想裝死，也不饒你。」

又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是因爲屁股上肉厚，踢不痛她的脚兒？還是踢在他肉厚的地方，踢不傷他？還是……還是要有仇報仇！

她也不明白，壓根兒就不去明白，又爲甚麼要去明白，總而言之，就是要踢他的屁股。

蕭郎身子滾了滾，像是抽搐了一下，又不動了。

她怔住了！她又怎麼啦，那來一股涼意，從頭罩下來，涼到了心頭，眼兒睜大了，越睜越大，走過去，俯下身兒，瞧了又瞧。

她怎麼啦？小臉兒拉長了，怔着，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撲到蕭郎身上，把蕭郎緊緊地摟住了，哭着叫道：「你不能死呀！我不要你死，我是你的人了呀！你死了，我還能嫁給哪個……」

原來，秦姜出生的地方，有個古老的風俗，不知是那一年，那一代傳下來的風俗，年深歲久，蒂固也根

深。新娘子一進門，一出轎門，新郎就要在新娘子的屁股上打一下子。爲甚麼？是振夫綱？是施下轎威？是要向戚友親朋說明，這婆娘今而後就是他的人了？是要告訴新娘，他是一家之主，今而後她要乖乖聽話？

誰又曉得是爲甚麼，風俗就是風俗，代代相傳，就是不能違悖的。

千不該，萬不該，眞像是鬼使又神差，甚麼地方不好打，蕭郎偏在秦姜的屁股上打上一下子，任她秦姜是個武林女兒，潑辣辣的刁鑽又頑劣的江湖雌兒，殺人也不會眨一下眼兒的小妖女，這古老的風俗，從小兒，就在她小心眼兒裡蒂固根深。

又是否？五百年孽寃，蕭郎這風流俏郎君，尋遍天下也罕會見？

又是否？天劍蕭郎，天劍無敵天下，江湖上名兒响噹噹？見面又更勝聞名？

又是否？連老英雄、平江府的捕快頭兒、她的苗叔叔，也對他讚不絕口，加上聽來的傳聞，蕭郎的英雄風流事蹟，膾炙人口，令她情竇初開的少女心懷，意爲之亂，情爲之迷？以致魂爲之牽，夢爲之縈？

啊呀！可是紫薇傍觀者淸，眞如她所說，不是蕭郎打她屁股，是她的屁股湊上來的？即使不是有意，也下意識地要被他打一下屁股？

啊呀！新娘子，是要哭嫁的，這是否就是先前淚珠兒在她眼中打轉，卻沒一些兒惱怒之故，反而痴痴又呆呆？

且慢！卻又爲甚麼要折磨他呢？是她刁蠻又任性，潑辣辣的反叛性兒使然？爲甚麼她是他的人？爲甚麼他不是她的？爲甚麼打一下屁股，她就該聽他的話，好哇，那就要加倍折磨他，要他今而後，乖乖地聽她的話。

但不能死呀！一急之下，眞情就流露出來，撲在他身上，大哭起來。

情人的眼淚，可就是起死回生的仙丹妙藥？那滾滾的淚珠兒滴在他臉上，加上她又哭又叫，又摟又抱，本就是一時的暈厥，蕭郎甦醒了。

是呻吟，還是嗯了一聲，總之發出了聲來，身子也抽搐了一下，她霍她撐起身來，因爲她的臉兒貼着他的臉兒，其是最先感到他的呼吸，癢癢地噴在她臉兒上。

她臉兒不僅掛着淚珠，而且也混含着蕭郎臉上的血與泥。她的蕭郎，原來沒死！

她剛才哭得多傷心呀！像個傷心的小寡婦那樣，不是哭聲哀哀，而是呼天搶地的嚎啕。那麼，他沒死，她的蕭郎活回來了，她該歡呼，該喜極呀？

但她眼兒睜大了，身子兒撐了起來，不是喜，而是怒極了，蕭郎的眼兒才睜開來，儘管秦姜的眼淚仍流在他胸上，混和他的汗液，再又混和了血和泥，令蕭郎的眼兒模糊，卻仍然看到秦姜臉上的血汚。因爲她只是撐起身來，仍在他的面前，那麼近。

若不知憐香惜玉，又那配稱天劍風流，驀然間醒來，竟忘了他遍體鱗傷，又爲甚麼遍體鱗傷？見到的只是秦姜美麗嬌嫩的臉兒血汚，天性風流的蕭郎，怎不憐惜又關心：「啊呀！你受了傷？」

已在疑心蕭郎適才是裝死的秦姜，登時怒不可遏，這不是裝死，是甚麼？呔！

只怨蕭郎的臉兒就在她面前，叭的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他臉上，這才跳起來，跺着蠻靴兒，叫道：「你騙我，原來你裝死！」

痛得蕭郎差點兒又暈了過去，但汗與淚，血和泥，令他的眼兒再也睜不開，加上她那重重的一巴掌，他不但清醒了，而且全記起來了，恨得他切齒咬牙：「你這……該死的……小妖女！哎唷！」

牙縫中迸出來的話語，斷斷續續，那知秦姜一抖手中彩條，蕭郎的身子便側了過去，屁股上又被她狠狠地踢一脚。

她已怒極了，竟還敢罵她是該死的小妖女，如何不怒上加怒，刁蠻、任性、潑辣辣的秦姜，又如何會不加倍磨折他。左脚踢了一脚仍不消恨，旋轉身來，右脚再又補了一脚，既然認定蕭郎是裝死，想到適才抱着他大哭嚎啕，她哭着說的那番話兒，自也被他聽了去，又如何不羞，因羞也更添恨，既然他已聽到她說的話了，把心一橫，也切齒咬着牙兒，怒道：「爲甚麼被你打一下屁股，就該是你的人了？」

蕭郎本來痛得發暈，更氣得發暈的，秦姜這話兒倒成了清醒劑，不是一怔，而是一驚！切齒道：「該死的小妖女，你說甚麼？」

橫了心的秦姜一跺蠻靴兒，道：「好！咱們就說個明白，既然被你打一下屁股，就是你的人了，我就該聽你的話，好哇！那我就打你再打你，還踢你再踢你，你更該是我的人，更該聽我的話。」

蕭郎既怒且驚，怒道：「該死的小妖女，你胡說些甚麼？」

沒有再比這句「是你的人了」！更令蕭郎吃驚的了，那夷姝在他懷裡躺了一會兒，就說是他的人了，瀟湘子裸體抱滿懷，說是他的人了，他心甘情願，這秦姜怎說？只因爲一掌打在她的屁股上，也是他的人了，一個夷姝已糾纏不休，不料又再來了一個刁蠻潑辣的秦姜，那還了得！不由他不倒抽了口涼氣。

蠻橫又年輕的秦姜，以爲她家鄉一方的風俗，也就是普天之下的風俗，何況認定他適才是裝死，她哭喊的話被他聽去了，跺脚道：「你才該死，今兒才知你是個壞透了的蕭郎，不僅裝死，竟假裝不知道這是古老傳下來

的風俗，你不認帳，那可不行。」

蕭郎的腦子裡轟的一聲，眞似响了個晴天霹靂，風俗！原來她家鄉有這樣的風俗？驀然間，他記起，紫薇笑得神秘的話來：「你別處不好打，偏打在……打在她的！」

打在她的屁股上！天啦，世間竟有這樣荒謬怪誕的風俗，女人被打一下屁股，就是那男人的人了。

一急之下，顧不得疼痛，睜開眼來，急道：「我不知道，我眞不知道呀！我也是無心的。」

現在，他才明白了，明白秦姜爲何從江岸到山上，連打帶踢，一而再，再三再四，不打別處，專打他的屁股，原來是這緣故。

不料秦姜更大怒，一句無心的，更把她激怒了，任她如何刁蠻、蠻橫、潑辣，可也是個情竇已開的大姑娘了，那有大姑娘不愛美的，何況海鷹幫秦宓幫主的掌上明珠，有誰不討好奉承，何況她不也眞美，而蕭郎竟敢說是無心的，豈不是說不喜歡她，不愛她，豈僅傷害了她的自尊，更傷害了她的尊嚴，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蕭郎叫道：「哎唷唷！你還要打，你這該死的……」

秦姜一抖彩條，那麼柔軟的彩條，一抖之下，不僅像鋼鞭，而且帶刺兒，即使他是個硬漢子，也痛得他哎唷連聲，那彩條着體，若不是連皮帶肉也扯去了，也必成了一條血槽，否則不會痛得他差點兒又暈了過去。

不錯，暈了過去，先前眞暈了過去，她不是拖着他又哭又喊麼？他現下毫無抵抗之力，何況被彩條一頭細得結實，連掙扎一下也不能。在這個蠻橫潑辣的秦姜面前，再作硬漢子，那就只有多吃苦頭，不錯，裝死，倒是秦姜提醒。

慚愧！說不得就慚愧一遭兒。蕭郎雙脚一蹬，頭兒軟軟地側了過去。

他的眞氣不能沉於丹田，但摒着氣，裝死，不，是假裝暈了過去，難道還不能麼。

果然，沒有聲息了，好在秦姜的淚，她自己的汗，加上了血和泥，令他的眼睛模糊，卻也令他的眼睛留下一條縫兒，不會被這該死小妖女發覺。他的頭垂在肩上，也不用轉一下頭兒，雖然模糊，可也能看得出秦姜的一舉一動。

只見秦姜怔了怔，瞪得大大的眼兒，怒火在熄滅，櫻桃兒破啦，眞像是紅紅的小櫻桃。現在，那櫻桃兒破了，原來是她的小嘴兒張了。

當眞天劍風流，風流成性，渾身仍痛楚難當，竟欣賞起人家的櫻桃小嘴來，可不也眞美，美極啦，美得令他心醉。

但蕭郎心頭一緊，慌忙摒着呼吸，因爲瞪着眼兒，張着櫻桃小嘴兒的秦姜，走近他身邊來了。

是否他不眨眼兒，既然假裝暈了過去，又那敢眨眼兒，而且又躺在地下向上望，才把她瞧得更清楚了？敢情還是眞美，不僅美，較之天魔女夷光，妖媚的夷姝，甚至瀟湘子，都美得更嬌嫩，嬌嫩得眞像一朵鮮花兒。

他嚇了一跳，幾乎嚇了一跳，被他自己嚇着了，因爲他差點嘆息出聲，因爲他心想，爲何這麼美的姑娘，偏是這麼潑辣辣，兇霸霸，刁鑽更蠻橫，沒些兒溫柔？天魔女一般兒欠缺了溫柔，但至少，對他也還不兇霸霸，不蠻橫不講理兒。

是了，海鷹幫幫主的掌上明珠，縱橫江湖，殺人無數的紅娘子的嬌嬌女，怎會不被寵壞了。何況又是武夷優曇的傳人，更何況又傳了她娘紅娘子的飛條絕學，又何況刁蠻成性，逞強更好勝。

好險，幸是他那口氣緩嘆出來，否則，難免屁股又要遭殃，身上又會多幾條血槽。

現在，他的眼睛連一條縫兒也不敢留了，因爲她俯下上身來了，甚至，她那如蘭的吐氣也噴到了他臉上，他不僅摒住了呼吸，而且不敢讓心兒跳動一下。好在他修練的玄門內家功夫，一時半刻還不致窒息，因爲玄門內家修練的是黃庭嬰兒，能用丹田來呼吸。

天啦！她這是做甚麼？她不是用手！竟是用臉兒來探他的鼻息，不能，這這……這怎麼可以，她的臉兒簡直要貼在他臉上來了，他的心跳又在加劇，不用眼睛，他又看到了那紅色的小櫻挑，啊呀！不是看到，而是感到她的唇兒，那柔軟的，火熱的唇兒，壓在他的唇上了。

她這是在做甚麼？她的唇兒不僅壓在他唇上，而且，他的咀唇必也自然地張開了，現在，紅色的小櫻桃，在他口中了，他再也抑制不住心跳了，恨不得，恨不得一口吞下那小櫻桃。

但他沒有，忙不迭氣沉丹田，因她吐出來的一股圓團團，光灼灼，熱熾熾的渾元眞氣，也直透他丹田，陡然間，他明白了，她是在解開他被佛印鎖住的任督二脈，可不是他丹田眞氣又能凝結，試着運行，也無痛楚了。

現在，他又感到，她探手入懷，就像他的手在瀟湘子的滑膩如脂的裸體上遊移一樣，也在他小腹上遊移，貼在他丹田上了，了不得，她多大點年紀，怎麼功力已這般渾厚！一個周天，又一個周天，他的眞氣一旦運行，功力也逐漸恢復了。

她的櫻唇從他的唇上移開了，謝天謝地，紅色的小櫻桃在他口中，他怎不心旌搖搖，心旌搖搖，又怎能氣凝丹田，他必須趕快恢復功力，因爲雖是解了般若佛印，那彩條仍把他的上身連臂細綁得結實。

啊呀！脆生生一聲响，耳鳴，眼冒金星，該死的小妖女，又狠狠地打了他一個嘴巴子。嘴裡又甜甜的，不是回味那甜甜的小櫻桃，必是又滲出了血來。

「看你還敢不敢咬我。」秦姜恨恨的聲音說。

他咬了她嗎？他只不過捨不得她的櫻唇移開，那麼吮了一下子，不過那麼輕輕地，自然地吸吮了一下子而已，用唇，不是用牙兒，怎能說咬她呀！

蕭郎嘆了口氣，眞是個蠻橫不講理的小妖女，又是怎生喜怒無常呀！

可不是剛狠狠地打了他一個嘴巴子，又把他扶起身來了，把他上身靠在她胸上，敢情這小妖女的手兒，除了打他外，也還有溫柔的時候，原來是替他抹去眼中的汗淚和血泥。他感到羅帕輕輕拂在他臉上，抹了眼睛，又替他抹去臉上的血污泥污。現在，她又是在做甚麼？她捧着了他的臉兒，如蘭的吐氣拂在他臉上，不動了。

蕭郎悄悄地，悄悄地睜開眼來，原來，她在端詳他，不由他一怔！她眼兒裡竟顯露出了柔情來。

可是太陽兒打西邊出來了。刁鑽、潑辣、蠻橫的小妖女，竟也會流露出柔情來，一抹絢麗的紅霞，也在她臉兒上漫延開來了。

倏地把他的頭壓下，壓在她酥胸上了。

「不准你瞧我。」她說：「我，把你的眼珠兒挖出來！你若敢再瞧我！」

哈！小妖女！竟也會有臉兒羞紅的時候，但難道，把個少年郎的頭兒摟在懷裡，壓在她的軟綿綿的酥胸上，反倒不害臊了？

仍然遍體鱗傷，仍然痛在身上，蕭郎仍然幾乎笑出聲來，謝天謝地，她看不見仍然留下有血的殘紅的咀角唇邊的笑意，否則，小妖女老羞成了怒，也許眞會把他的眼珠兒挖了出來。

眞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不愧是天劍蕭郎，天劍風流，既然天魔女的彎劍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忘了害怕，反而驚訝那艷麗，何況他的頭兒是壓在酥胸上，爲何他不享受那軟玉更溫香。

其實，即使她允許，他也不會把眼兒睜開來，這時候，是閉上眼兒，是感受，享受的時候呀。

「好啦，滚起來，現在……」

她說，霍地又把他推開，多溫馨的酥胸，她的話聲兒難道就不會溫柔些兒，蕭郎的心頭又涼透了。

「現在，已替你活了脈，再不准你裝死，也不能賴死啦，你聽着，聽清楚了。」

「我在聽呀！」蕭郎站了起來，現在，他的功力已恢復了幾分，已能站起來了，肉還在砧板上，他的上身連兩臂，仍被她的彩條綁得緊緊的，那敢說半個不字，何況苦頭兒吃得多，吃得夠了，也才知道，先前裝死，並未瞞過她。

何況，他要聽呀，他要知道，她端的要把他怎的？

「爲甚麼被你打一下子，我就該是你的人了？」

「當眞荒謬怪誕，簡直豈有此理。」

蕭郎，也連忙讚道：「我就知你最明白事理，不合理的風俗，咱們就該移風易俗，就該改。」

秦姜一瞪眼兒道：「誰說改了，既然打我的……我的……一下子，我就是你的人了，好哇，那我就打你又打你，踢你再踢你，你當然更是永永遠遠，也就是我的人了。」

媽呀！原來這就是她打他，踢他屁股的緣故，一股涼意，早又直透心窩，心兒眞涼透了。

原來，甜甜的小櫻桃不是好嚐的；原來，溫軟的酥胸，就是一根看不見的彩條，永永遠遠把他綁上了。原來，她自以爲她是他的人，他也永永遠遠是她的人了，是以毫無顧忌。

他眞涼透了，道：「但你爲甚麼要折磨我？瞧我，遍體是傷，瞧我臂上的血槽兒，哎喲喲，好痛。」

呔！這該死的小妖女，竟然色舞眉也飛，道：「痛麼？就是要你痛在心裡，你心裡就會永永遠遠記住我，讓我瞧瞧，這血槽兒會不會留下疤痕？讓要不要多留下幾條疤痕，這樣，你一見也就會想到我了。」

蕭郎差點連肺也氣炸了，大怒之下，既然功力已復，他還等待甚麼？力貫兩臂，那知一掙之下，他的肺倒不會氣炸，倒痛了入心肺了，只道那彩條必可掙斷的，不料他不掙猶可，一掙之下，那彩條上竟伸出無數尖刺來，刺入他的胸背與兩臂。

這該死的小妖女，竟還笑，竟也笑的花枝兒般亂顫，笑道：「想掙斷我的彩條？那是你自討苦吃，告訴你啦，這彩條乃是用野蠶抽絲，再混和了金絲銀線編織而成，即使是能斷金截玉的利劍，也是斬不斷的，被細綁的人若用力一綳，藏在條中的鈎刺，倒伸出來了，刺入你的肉裡，那彩條兒倒把你釘得更緊了。

當眞，若這彩條輕易就能綳斷斬斷，紅娘子豈能打遍天下無敵手，賴以成名，也不會有幾十人命喪條下了，直恨得蕭郎切齒咬牙，叫道：「你這該死的，惡毒的小妖女，原來你和你那老妖女的娘一樣歹毒，打啊！便打死我，我也永永遠遠，不要你這個該死的，惡毒的小妖女！」

看着他流血，受折磨，看着他受苦，死去活來，竟以此爲樂的秦姜。

而今蕭郎氣極了，不僅罵她，而且連她娘紅娘子也罵上了，以爲必要捱她的毒打，加倍折磨他的，那料秦姜反而樂了，眉兒揚了，笑了，說：「這才

像個男兒漢啦！呸！這才像個……天劍蕭郎，不是窩囊。」

呔！秦姜竟然眉兒開，眼兒也笑了，霍地撲上來，摟住了他，竟把……竟把她的櫻桃小嘴兒又凑了上來。

不僅兩臂連上身被細綁，而且痛入心肺的蕭郎，恨得切齒咬牙，也只能切齒咬牙兒，好哇！她倒把小嘴兒送到他口邊來，恨得蕭郎一張嘴，一口咬去，狠狠地，重重地，現在，紅色的小櫻桃又在他嘴裡了，先前不過吮了一下子，倒被她打了一巴掌，而今，他是眞咬了呀，而且重重地，這小妖女，是怎麼啦，反倒把他摟得更緊了，不是怒，而是……而是嗯了一聲。

不過是像熟透了的小櫻桃，怎麼，怎麼眞也甜甜的？又是甚麼在他下巴上爬呀？

啊呀！血！原來是血，是她的櫻桃小嘴兒，被他咬破了，流出血來，從他嘴角，順着下巴往下淌。

罷了，蕭郎倒抽了口涼氣，把心一橫，閉上了眼兒，打吧，一頓毒打必然不免的了。

但秦姜仍然把他抱得緊緊的，壓根兒就沒鬆開手來，忽然間，一陣劇痛，痛連心，敢情她是以牙還牙，啊呀！必是他的嘴唇也被她咬破，流出血來了。

蕭郎竟然不覺痛，因爲嚇傻了，難道她！她眞是個妖精！一個吸血的小妖精？

可不是在吸他嘴上流出來的血，吸了一口，又一口，而且，又在舐了，顯然把他嘴邊流出來的血也舐乾淨了。

現在，她鬆開手，跳起來了，嚇極了的驚惶的蕭郎，早已瞪大了驚惶的眼睛，陡然間，又愕然了，簡直不信自己的眼睛，吸血的小妖女，不僅笑得甜，笑得臉兒開了花，那櫻桃小嘴兒自是更紅得嬌艷了，更令蕭郎驚愕的是，從未顯現過的柔情，竟從這小妖女的眼兒中流露了出來，而且，喜孜孜，說道：「現在，好啦，跑不了我，再也跑不了你啦！」

「你你……你說甚麼呀？」

小妖女眼中不現妖光，却流露出從未顯現過的柔情，笑也不猙獰，不毒狠，而且甜極了，敢情她眼中現柔情，甜笑起來，眞美得像朶鮮花一般，而且美得那麼嬌嫩，還眞是絕色小美人兒。

但她一移步，他仍然嚇了一跳，叫道：「呔！你別……別走近來。」

他上身雖然連臂被彩條細綁，但脚上可沒有，而且功力已復了，但即使他急滑步，仍被她一伸手，就摟住了他的胳膊。

蕭郎也登時鬆了一口氣，因爲她不是打他，不是磨折他，也不是咬他，吸他的血，而是溫溫柔柔地，把頭兒靠在他肩上了，她那仰起來的如花的俏臉兒上，竟也流露出無限嬌羞。

這是秦姜，惡毒的，吸血的小妖女嗎？是他嚇得連眼也昏花了？還是嚇傻了？

這是眞的嗎？惡毒、潑辣、蠻橫，而且吸血的小妖女，竟會變成了個溫柔嬌俏的小嬌娘？

「你！眞不打我，不咬我，也不吸我的血了嗎？」

「我打了，咬了，也吸你的血呀！」她仰着嬌俏的小臉兒說。

敢情吸血的小妖女，竟也有柔媚的時候，嬌嫩的俏臉兒眞美極了，眞像璀璨的嬌花盛開放，像……像含苞多刺的玫瑰，嬌美的開放了出來。

若是瀟湘子，甚至是天魔女，他一定會陶醉了，但她是吸血的小妖女呀！

她越是柔媚，越是嬌俏，蕭郎心頭也越是涼透了，道：「你打我，咬我，也罷了，爲甚麼還要吮我的血！」

「你打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我打了你，當然你也就是我的人了，那麼！那麼……」

呔！她怎麼笑得更柔媚了，又道：「那麼，你怎麼還不懂，不懂？怎麼吸我的血？」

「我吸了你的血？沒有呀！」蕭郎道：「我只是……只是……」

「咬我！」秦姜不僅柔媚，連話聲兒也甜美極了，說：「你咬破了我的唇兒，血，可是流入了你的嘴裡，你說，你嚥下了沒有？」

當眞嚥下了，血流入他喉頭，不嚥下也不行了，也不由他不嚥下，但是，只是嚥下，可沒有吮吸呀！

「那有何分別。」秦姜說，忽然放開了他，綳緊了她那嬌俏的臉兒，一股正經，啐了一口，說：「你是眞不懂，還是假不懂？這是齧唇爲盟呀！」

可眞把蕭郎氣壞了，道：「只有……只聽說齧臂爲盟，何曾聽說過齧唇爲盟的？」

秦姜的小嘴兒一撇，道：「敢情你少了見識，朋友交，那才是齧臂爲盟，夫妻盟，當然齧唇，我問你，你咬破了我的唇兒，我也咬破了你的，痛不痛呀！痛麼？那自是刻骨又銘心，而今，你飲了我的血，我也吮了你的，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我身上也流着你的了，今而後，不僅今生今世，而且生生世世，永生永世，咱們都是夫妻啦。」

蕭郎氣壞，也樂壞了，當眞哭笑不得，差點兒呵呵大笑，加上那秦姜綳緊了臉兒，嬌俏又加上那股子正經，如何不好笑。

但，且慢，何爲齧唇爲盟？即是說極誠心的盟誓，男女情濃相吻，情深愛深，到了痴狂的境界，互相把對方的唇兒齧咬出血來，那自是有的，又何異盟誓，更是情深愛極的見證，既有齧臂爲盟，又爲何不可齧唇爲盟

，只可惜任她百媚千嬌，他豈會對這麼個潑辣，蠻橫，更近於邪惡的小妖女情深愛深，呸！

「哼！」蕭郎心想：「說不定，八成兒又是她的甚麼奇風怪俗。」

幸是他沒有哼出聲來，忽然心中一動，這可是一瞬即逝的難逢時機，眼珠子一轉，登時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既然咱們又刻骨銘心，已齧唇爲盟，爲甚麼還不放開我，還不快快解下你這該死的彩條兒。」

陡然間，她眼中的柔情消失，眼兒也睜大了，道：「你，說甚麼呀！」

「我說，快快解下你的彩條兒，我打過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吞了你的血，你就得乖乖地聽我的話兒。」

秦姜道：「那不行。」

「你想後悔？」

「誰說後悔了。」秦姜說。

她又綳起了臉兒來，說得也正正經經，陡然間，他明白了，她不過是個從小就寵壞了的妞兒，長大了，卻又沒大到懂事明理的年齡，情竇初開，其實並未懂得情與愛，卻有少女的狂熱。同樣的狂熱，他不是剛從那夷姝身上見到，也領教過，啊呀！從眼前這小妞，忽然間，他倒明白了夷姝，其實夷姝並非甚麼妖媚、淫蕩，不過是情竇初開的少女的狂熱，那夷姝也許比這秦姜年長些，但她卻是生長在與世隔絕的玉離宮中，自然遲熟了些，情竇初開，剛剛懂得暮暮朝朝想情郎，而他，天劍風流的蕭郎，卻陡然間出現在面前。

面前這個刁蠻又任性的小妞，必然也是一般樣，既然瀟湘子也對他一見鍾情，他並不放蕩，江湖上爲何給了他個風流名，豈是無因的，是以，一見也燃起了這情竇初開的秦姜的少女狂熱。

忽然間，他記起了夷姝初相遇時的一句話來了：

「原來你不過是模樣兒風流。」

模樣兒風流，再加上天劍蕭郎响噹噹的名頭，是了，必是一見就燃起了這被寵壞了的妞兒的狂熱之故，之所以遍體鱗傷，受盡她的折磨。

秦姜那理會他爲甚麼苦笑，眉兒一揚，道：「你不過打我一下子，我卻打你又踢你，也喝下了你更多血，乖乖聽話的，是你。」

對一個其實不懂情與愛、蠻橫、潑辣、任性、不講理的妞兒，又是豈可理喻的，蕭郎嘆了氣，道：「那你究竟何時才放開我？」

「等天魔女來呀！」秦姜說，像是奇怪他竟會不明白？

蕭郎倒抽了口涼氣，當眞，她和那紫薇是衝着天魔女來的。

「你講不講理？」蕭郎道：「你找天魔女的晦氣，爲甚麼綁起我來？」

「引天魔女出來呀！」嘿！這蠻橫潑辣的妞兒可眞易惱怒，眉頭兒又高高地挑了起來，道：「她斷了苗叔叔的髮，我也要斷她的。」

哼！蕭郎在心裡哼了一聲，心想：就憑這個小妖女？任你的般若佛印無相，飛條兩丈能傷人綁人，眞不知天高地厚，你想斷天魔女的髮，人家在百步外，就能把你這小妖女變成小尼姑。

吃夠了苦頭的蕭郎，巴不得她吃些苦頭，自是也不敢說出口來，道：「你忘啦，天魔女是白娘子的徒兒，而且，你師傅武夷優曇，也不要小尼姑作徒弟。」

「你聽着了，」秦姜的臉兒綳得更緊了，道：「那是先前，而今，斷了她的髮，我也不能饒過她，我有話問你，你可得老老實實答我。」

蕭郎痛得哎唷一聲大叫，那秦姜一抖手中的彩條，原已綳緊了的彩條，條中鈎刺已刺入他的胸背與兩臂，一抖之下，如何不一陣劇痛，直恨得蕭郎的眼中要噴出火來，恨得他切齒咬牙。

秦姜道：「痛麼？這是警告你，若不老老實實答我，我就……」

你這該死的小妖女！恨得他大罵，當然，只敢在心裡罵。忙道：「你又沒問，怎知我答得不老實了？」

「好，你說，那天魔女是不是挺美，她美，還是我更美？」

哼！原來這該死的小妖女吃了酸葡萄，心裡罵，嘴裡却忙道：「當然你更美了。」

「你胡說！」

「我沒有，沒有呀！」盯着她握着彩條的手兒，瞬也不瞬一下，慌了急道：「眞的呀！我沒騙你。」

「先前我不知天魔女是白娘子的徒兒，但白娘子曾對我說過，她有個徒兒像我，可知你胡說！」

「且慢！你聽我說呀！」

「好吧，要老老實實。」

蕭郎鬆了口氣，她只是手兒揚了揚，並未綳緊彩條兒，眼珠兒急轉了轉，道：「你可聽說過癩瀝頭的兒子？」

秦姜瞪大了眼兒，搖了搖頭。

蕭郎道：「情人眼裡出西施，這話兒你必聽說過了，情人眼中，醜女也美了，雖然是癩瀝頭的兒子，但在老娘眼裡，當然也挺可愛。既然天魔女是白娘子的徒兒……」

蕭郎大大地吐了口氣，因爲秦姜非但不綳緊彩條，綳緊了的臉兒倒鬆弛了，說道：「故爾在白娘子眼中，她的徒兒就是最美的美人兒。」

蕭郎讚道：「了不得，你眞聰明，眞是天下之間，最最美，也最最可愛的小美人兒。現在……現在，喂！你可該放開我了吧，我可老老實實答了你。哎唷唷，痛死我啦！你這……我是說：你這可愛的小美人兒。」

任他裝得如何痛楚可憐，也打動不了這小妖女的狠心腸，更令他惱怒的是，還不敢形諸於面，只能惱怒在

心頭。你這……該死的小妖女。

眉兒開，得意地睇睇笑的秦姜充耳不聞，道：「好吧……」

只道她答應替他解開彩條了，那知心才一喜，登時又往下沉，是那秦姜道：「我是說，且信了你這宗兒，我再問你。」

蕭郎嘆了口氣，道：「那就快快問吧。」

「你瞞不了我，人人都知道，你和天魔女泛舟曹娥江上，據說達半月之久。」

蕭郎道：「爲甚麼我要騙你，可不是不多也不少，整整一十五日。」

敢情仍是酸葡萄在作怪，好哇！他心中惱怒，偏就要氣氣這該死的小妖女，竟忘了肉在砧板上，不，是縛在她條兒上，而條上的鈎刺刺在他身上，逞一時之氣，可不是他在自討苦吃，話出口，心兒早緊、早着慌。

秦姜作勢綳緊彩條兒，一跺蠻靴兒，可不是惱了，道：「孤男寡女，小小船兒上，一十五日，說！你們做了些甚麼？」

蕭郎怎敢說耳鬢廝磨，先吸了口涼氣，道：「彎劍架在我脖子上呀！我還能做甚麼，難道平江府那捕快頭兒，你那苗叔叔，沒告訴過你，紅眉金臉的天魔女，我倒和她談情說愛不成？我說，你這該死的小妖女，你把手兒放下來行不行，成不成呀！」

一見秦姜臉色緩和了，還會不趕快罵兩句，她不是喜歡他有男兒氣概嗎？既然惱怒，罵她，就是男兒氣概，爲甚麼他不罵，該死的小妖女。

當眞，她的苗叔叔對她說過，天魔女眞是紅眉金臉，手握彎彎的飛劍，啊呀！只道她不會惱的，那知秦姜大怒，只不過不是綳緊彩條兒，道：「曹娥江上，一十五日，你是說，她那彎劍就架在你脖子上一十五日，她折磨了你一十五日，那我更饒她不得，好大膽的天魔女，竟敢折磨我的人，那還了得，走！」

不該信，不可信的，她偏信以爲眞，眞拿她沒法兒，令蕭郎哭笑不得，忙道：「那還不放開我，還不快把你這彩條兒解下來，我好跟你走呀！」

「不行，」秦姜道：「我還沒把天魔女引來。」

「你引天魔女，爲甚麼綁我？」

「引她來救你呀，你可知先前我去轉了一轉，去做甚麼？」

「我怎會知道。」蕭郎沒好氣，氣得牙癢癢。

秦姜道：「我在江上放下了數十塊浮木，浮木上插着小幡，幡上寫着字。」

「你寫甚麼呀？」

秦姜竟得意的揚了揚眉兒，她一得意，眉兒就會揚了起來，說道：「我在那小幡上寫着四句詞兒：滔滔舜江水，巍巍餘姚丘，曉諭天魔女，三日葬風流。」

「你明白了麼？不明白，那我就告訴你，天魔女不是在西湖邊，那小孤山上掛出布幡，布幡上寫道：天劍蕭郎，魂兮歸來。一坯濁土，風流長埋。

「我曉得，苗叔叔告訴了我，她掛出布幡，是爲要引你出來，我也以牙還牙，在水上漂出數十塊浮木，把她引來。你明白了麼？啐！」

她突然啐了一口，惱惱的，又道：「你是個壞透了的風流蕭郎，你騙不了我的，苗叔叔說啦，天魔女劍出必飲血，但她把你引出來了，劍架在你脖子上了，爲甚麼不殺你，也許你眞不會喜歡一個紅眉金臉的魔女，但她喜歡你呀！既然你……打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

「即使她喜歡我，你也是不許的，是不是？」

「誰敢喜歡你，我就宰了她！」

蕭郎不禁打了個寒顫，幸是她不知道天魔女百媚千嬌，不知他對天魔女情愫已生，若不是瀟湘子出現，一定就會愛上她了，半月泛舟曹娥江上，當天魔女眼中不現稜芒時，他就不禁想，無數無數次想：白娘子爲何要他與天魔女做伴，是不是有意要撮合他們呢？

心下如何不寒透了，這該死的小妖女若是知道，她宰不了天魔女，只怕早宰了他，何況，而今肉在砧板上。

她會的，當眞愛有多深，妒也有多深嗎？天啦，他曾幻想渴望過愛情，那個少年不多情，那有少女不懷春，原來多情的風流，恁地可怕。

「呔！不許，我不准你轉眼珠兒！」

「甚麼！」蕭郎眞要氣炸了：「連眼珠也不准轉？你眞不講理。」

「你瞞不了我，你在想，除了我，任誰也不許你想，想也不准。」

蕭郎道：「你怎知我不是在想你，我在想，你忙了半天，我受盡了你的折磨，有多冤枉，因爲那天魔女已去了離恨天，是再不會出現了。」

「你胡說。」秦姜道：「離恨天，那有這樣的地名兒，你騙不了我，三日前，還有人見到她和你泛舟在曹娥江上。我把你高高吊起來，她喜歡你，不怕她不現身。」

「你你……你要把我吊起來？」

「滔滔舜江水，巍巍餘姚丘，舜江之畔，這座山最高，把你吊起來，不怕她不找來，也不怕她找不到。走啦，若是你不想皮肉疼，那就乖乖地跟我走，上山去。」

那敢不跟她走，只要她一抖彩條兒，就會痛得他死去活來，那條上的鈎刺，就會刺入更深，甚至慢些兒也不敢。

咬着牙，切着齒，跟隨着秦姜，彩條一頭牽在她手裡，一頭縛着他，現在，不怕她瞧見他轉眼珠兒了，綠

樹蔭濃，山徑兩傍，叢叢灌木高與人齊，上山又上山，他不但想，而且不時向身後瞟，他沒有騙她，天魔女在離恨天外，怎會見到那浮木上的小幡，浮木順水漂流，流入海，隨着漲潮，也許會漂去曹娥江，若說那夷姝，還有那婕好，也許能見到，會來解救他嗎？一定會的，但他可不是盼望夷姝和那婕好來解救他，又何用她們來解救，蕭湘子必然已回去了，不見了他，如何會不尋找，秦姜說在江面放下了數十塊浮木，蕭湘子豈有見不到的。

滔滔舜江水，巍巍餘姚丘，蕭湘子睿智過人，當然，隨時，也許即刻就會找到他。

嘿嘿！這邪惡的小妖女，教她嚐嚐九疑飛花的厲害，他曾經憐香惜玉，生怕蕭湘子回來遇上，不放過她們，現在，他却恨不得蕭湘子早早來到，若見到他這般模樣，被這小妖女綑綁，遍體鱗傷，一定心痛死了，一定會恨極，豈會輕饒這小妖女。

要不要？要不要替她求情呢？雖然這小妖女潑辣太蠻橫，刁蠻任性及近於邪惡，但若然他不明白這是基於愛，那就枉稱天劍風流了，她折磨他、打他、踢他、吸他的血，只因爲她太愛他了，甚至不准他轉一下眼珠兒，因爲除了她秦姜，不許他想別個女人，甚至連想一下也不准。

要不要替她求情，他眼珠子不轉，倒緊皺了眉頭，究竟情愛與妒嫉是孿生？還是生了情愛，必生妒嫉？抑或是妒嫉隨情愛而生，夷姝不也不准他再愛別人，甚至蕭湘子，不也因此恨極了夷姝，幾乎殺了夷姝。

那麼，蕭湘子豈會饒她，當眞是天劍風流，想到蕭湘子一到，這秦姜的未來時光，就會永遠凝結，而秦姜不過是愛得蠻橫，愛得太潑辣而已。說眞的，這麼一個嬌嫩的小美人兒，若從此時光永遠凝結，再也沒有了未來，豈不可惜。

啊呀！怕彩條兒綳緊了，緊緊跟隨，半步也不敢慢，差點撞在秦姜背上，慌忙一挫腰，竟還能收住勢子，可知他的功力眞恢復了。

秦姜已停下步來，張望了一下，道：「就是這裡吧。」

原來已來到了那山的最高處，江南地水秀山更幽，有株大樹，亭亭如華蓋，蔭蔽數畝。

蕭郎道：「你！你要把我怎的？」

「把你吊起來呀。」秦姜說：「若不把你高高吊起來，遠遠就能見到，如何能把天魔女引得來。」

蕭郎不僅倒抽了口涼氣，又惱怒，再又恨得切齒咬緊了牙，蕭湘子，你在那裡呀！眼看他又要受折磨，爲何還不前來？

不，把心一橫，他絕不求饒，要他央求這小妖女，這該死的、邪惡的小妖女，萬萬不能。切着齒，咬着牙，索性把眼睛一閉。

忑怪，他雙腳已離了地，但身上却無痛楚，才知那綑綁他的彩條，鈎刺是否伸出來，是可由她控制的，現在他已被吊了起來，那鈎刺非但沒刺入更深，反而縮了回去，只不過綁得更緊了。

總算大大地鬆了口氣，小妖女在做甚麼？睜眼一瞧，只見他雙腳離地，怕不有一丈高下，彩條的另一頭，高高地繫在大樹的橫枝上，當眞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氣得蕭郎差點把牙兒也咬碎了，心想：「敢情這就是愛，小妖女若不是有虐待狂，豈有把情郎吊起來愛的。」

好在上身連臂被綑綁吊起來，初時倒還沒多大痛。

且慢，怎麼不見了小妖女？這該死的小妖女去了何處？山高風勁，吹得他懸空的身子盪悠悠，他看見了，宛若一隻巨大的綠蝶在盤旋飛舞，在叢叢灌木間乍隱倏現，時而騰空，獨立金鷄，站在山邊的樹梢頭上沉浮起落，山風吹得她衣袂飄飄，但在蕭郎眼兒中，心兒裡，可一點也不美妙，差點兒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才多大的年紀，怎生輕身功夫已到了這般境界！武夷優曇？怎生竟沒聽說過近在不足千里之內，竟有這樣的人物？徒兒小小年紀，已如此了得，這武夷優曇必已武功通神了。

但想到既與東海神山的白娘子交往甚密，是非常人，就不該以爲奇了，只不過自己太孤陋寡聞而已，其實，連白娘子所知亦太有限了，即使蒙白娘子垂青，贈了玉清寶籙，竟也所知不多，甚至太少了，能不慚愧。

不料他思潮起伏的瞬間，那秦姜竟已踪跡不見，不用問，不用猜，亦知她相度地勢，並加搜查，適才在山下耗了那一陣子，豈會不怕天魔女已先到了山上，早已隱伏在暗處？如此看來，別瞧她橫蠻任性，小小年紀，心思竟然也極細密。

就在這瞬間，他懸空的身子驀然往下一沉，綑綁他的彩條竟然鬆了，他功力已復，慌忙雙腿點地，早見人影一晃，面前已站定了個幪面的女子，道：「別出聲，快跟我來。」

蕭湘子？那苗條婀娜的身段兒有幾分像，但又爲何幪面？

不容他想，又爲何要想，既是來解救他的，他還會遲疑麼，但走了兩步，却又改了主意，切齒道：「不行，我非教訓這小妖女不可！」

即使憑他的本身功夫，便奈何不得這小妖女，白娘子傳授的玉清寶籙功夫，既連天魔女亦能制服，倒不能制這小妖女麼，被這小妖女磨折得遍體鱗傷，吃盡了苦頭，非要教訓她不可，瞧她還敢不敢再蠻橫。

那知他才這麼一縮步，幪面女子好快的身法，倏地扣住了他的手腕，不容他抗拒。

（未完・九）

惡江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少南下視察　巧遇文彩父女

上文提要：夜幕低垂，文彩不幸地遇上「惡玉手」何棄色登床劫色，睡夢中的她還以為對方是黃書郎，幸而黃書郎被其夢囈聲吵醒，適時揭發何棄色的劣行，何棄色眼見事敗，老羞成怒，欲置黃書郎於死地，結果反被黃書郎擊傷；天剛亮，何棄色蹣跚地來至普濟藥舖求醫，古班檢查過他的傷勢後，列出賬目，要他先付款、再治傷……

大夫不開口，這表示他淸高。

何棄色道：「還有先要銀子的？」

古大夫笑着不開口。

大伙計開口，道：「何爺，這幾回我們被人整慘了，如今是不見銀子不治病，不見兎子不撒網。」

「惡玉手」何棄色道：「老實說，我要儘快把傷醫好，回涼河城找我的大師兄爲我報仇，古大夫，我是不會欠你的，等我宰了『惡客』黃書郎那個王八狗操的以後，你的醫費，我一文也少不了。」

「惡郎中」古班的精神大了。

他嘿嘿笑道：「原來你遇上黃鼠狼那小子。」

何棄色道：「一言難盡啊！」

惡郎中咬牙切齒，道：「我才一言難盡吶，黃鼠狼幾次折騰人，他還坑去我不少銀子。」

何棄色道：「如此說來，我們是一條船上受難的人，你還不快快治好我的傷，咱們攜手去報仇。」

古班道：「你有辦法弄死黃鼠狼？」

何棄色道：「在道上，我還能邀得幾個好哥們，這個仇我是非報不可的。」他咬着牙，把昨夜經過講了一遍，又狠聲道：「操他奶奶，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江湖道上他逞强，可也不該插手管老子的閒事，他是甚麼東西？」

惡郎中道：「說的也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河水井水兩不犯，娘的，他黃鼠狼專門搗蛋，那姑娘又不是他親妹子，眞多事。」

何棄色道：「古大夫，你快快醫治我的傷呀，我痛得眞難受，也流了不少血，一袋銀票全被黃鼠狼掏個精光，你說我慘不慘！」

不料古大夫想了一下，道：「老何，橋歸橋、路歸路，朋友歸朋友，親兄弟也得明算帳，免傷和氣，醫療費我不會少要，只不過你在困難中，又是受了黃鼠狼那個王八蛋坑的，我會破例讓你欠一次，等你有了銀子就送來，你以爲如何？」

「惡玉手」何棄色當然點頭。

古大夫好像開了大恩似的能叫他欠賬，這還是看在他是被黃書郎修理的份上。

這就是同病相憐，何棄色方能討個便宜。

至少，何棄色就以爲古班對自己夠客氣了。

只不過古班的心中也明白，讓這種人欠賬，就別指望有一天他會把欠的銀子送來，所以他留了一手。

他用的藥是二流的，比黃書郎從他這兒敲去的藥相差遠矣。

最要緊的還是何棄色的右手。

古班對何棄色一再的告誡：「你千萬要記牢，想要手快好，半個月來一次，我還得爲你做推拿，否則，就算好了，也不靈光。」

何棄色當然會按時來，他不想右手殘廢。

他重重的點着頭，道：「古大夫，你妙手回春。」

古大夫道：「老何，只不過我這裡爲你服務得相當細心，你那裡不能忘了欠我的，半個月後你來時，可得帶着三百八十五兩銀子，到時候你如果沒有，那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何棄色打從內心裡咒罵：「他奶奶的，轉彎抹角還是要銀子，到時候如果好得差不多了，看老子送你個大鳥！」

但他口中說的却是另一回事，道：「古大夫，我老何與你相交，也不是一天半天的時間，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你見我欠過誰的銀子？」

古班笑呵呵，他也在心中想得多——你這個王八蛋惡玉手，你當然不欠別人銀子，你搶銀子。

他口中却又道：「我知道你是個有銀子的大豪，我放心得很，哈……」

他還擠出個笑容——他實在笑得不是時候，只不過他還是爲何棄色治了傷。

何棄色覺得好多了。

於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就像生了孩子忘了痛的女人一樣，低聲對古班道：「古大夫，欠銀子總是要還的，你說對不對？」

「當然！」

「那麼，且容我多欠你一些，怎麼樣？」

「你在打甚麼主意？」

「是這樣的，你爲我調治的『春宮羅鈫歡』全被黃鼠狠那個王八操的毀了，你再給我配幾瓶，銀子下回一齊送來給你，如何？」

古班道：「那麼貴重的藥，你却被黃鼠狠糟塌了，多可惜呀！」

何棄色道：「那小子眞不是東西，你等着瞧，我會連本帶利討回來的！」

古班道：「也好，等你下次來的時候，我爲你再配兩瓶，但銀子不能少，原價五百兩。」

又是銀子，何棄色心中罵他祖奶奶，無法可施的點點頭，道：「古大夫，你太喜歡銀子了。」

「人人愛銀子，我當然不例外。」

他笑了，看着何棄色走出藥舖大門，他還在笑。

* * *

黃書郎如今是個有錢的人，當然，那也算是他的血汗錢——來之不易。

他在「龍鳳大客棧」附近買下兩匹馬與大篷車，便棉被用具也照買，更加上吃的東西一大堆，一古腦放到篷車上，他想得太週到了。

文彩就很高興。

她對黃書郎道：「黃爺，有了這些東西，等於是個小家庭了，你想得眞周全。」

笑笑，黃書郎道：「文姑娘，你再想想還需要甚麼用的，我立刻着小二辦回來！」

文彩看了車上一遍，笑道：「夠了，夠了，比在家中還方便。」

黃書郎道：「有妳這句話，我便放心。」

他牽出他的坐騎，馬鞍早就放置好了。

文山對黃書郎道：「老弟，咱們今天就上路？」

「馬上走。」

「你準備叫咱們去那裡？」

黃書郎想了想，道：「下江南吧，到了江南，另打張另開鍋重新過新生活。」

文彩早就跳上大車了，她伸出頭來笑得可眞甜，道：「我爹說了，他從此戒酒，他自己趕大車。」

黃書郎道：「咱們走吧，途中不走清河鎮，繞過清河南邊再上大路。」

提到清河鎮，文彩笑不出來了。

她遲疑的道：「黃爺，會不會碰上黑紅門的人吶？」

黃書郎道：「我想不會那麼巧的，妳放心，有我在，怕他甚麼黑紅門。」

於是，大車出了三仙鎮，朝着西南方馳去了。

黃書郎策馬在大車後，文彩坐在大車上伸出了頭。

她不時的對黃書郎發個笑，黃書郎便也回報個笑。

文彩頓覺自己太幸福了。

黃書郎却是另一種想法——他以爲文彩應該過快樂的日子，不應該捲進江湖是非中。

他不只一次在心中吶喊：「可憐的姑娘喲，妳的幸福究竟在那裡？」

文彩却以爲，只要黃書郎以後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她就幸福無窮了。

* * *

就在第二天過午，黃書郎與文彩父女早繞過了清河鎮，果然這一路上，未遇上黑紅門的人物出現。

看看離清河鎮已經五十餘里了，黃書郎停下來了。

這才剛吃過東西不久，他便對文山父女二人道：「該是分手的時候了，我預祝賢父女二人前途一片光明！」

文彩大吃一驚，她幾乎要哭了，道：「黃爺，你不和我們一起走？」

笑笑，黃書郎道：「我想走，但却不能走，文姑娘，我只是爲了一件尚未完成而又必須完成的大事，才無意間發現妳家被坑害之事，如今你們應該太平了，我却必須去幹我的正經事了。」

文彩的淚水滾出來了，她抽噎着，道：「黃爺，還以爲你以後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原來……」

文山走過來，嘆口氣道：「孩子，黃爺對我們仁至義盡了，我們還能再要求甚麼？只恨我們又不能助他一臂之力，早早離去，免得成了黃爺的累贅。」

黃書郎却爽朗的笑道：「文姑娘，這一路上去南方，妳最好用布巾包着臉，我走了。」

他撥馬而回，連頭也不再回。

文彩伸手要叫，早被她老爹止住。

「眞英雄也。」

「也是個好人，爹，如果……如果昨夜……」

冷冷一笑，文山道：「孩子，妳想得太多了，有許多事是不切實際的，黃爺是江湖人，他怎能和我們在一起，一天三頓爲着柴米油鹽吶！」他拍拍文彩，又道：「孩子，上車吧，妳聽黃爺的話，用布巾把臉包起來。」

父女二人又上了車，文彩還不停的往後面看。

黃書郎眞的夠狠心了，他拍馬向前走，就是不回頭。

前面有個小山坡，大車就要繞過小山坡了。

大車如果繞過山坡，黃書郎的人影也將消失了。

文彩仍然在拭淚，她曾問過黃書郎是不是喜歡她，女孩子對男人說出這句話，那已經夠大方的了。

文彩只有對黃書郎說過這樣的話。

就在這時候，遠處，黃書郎忽然撥馬馳回來了。

是的，黃書郎又撥馬回頭了。

文彩高興極了，她跳下車，張開臂，那麼愉快的迎上前去，還大聲叫着：「黃爺！黃爺！」

於是，黃書郎從馬上跳下來了。

文彩幾乎要去摟抱他，只不過，文彩還是帶着幾分羞怯的道：「你……跟我們走？」

黃書郎笑而不答，自懷中摸出一張千兩銀票，生生塞進文彩手中，笑道：「倒忘了你們去江南要生活，還不能缺些費用，拿去吧，勸妳老爹少喝酒，弄點生意。」

文彩大哭。

她幾乎不能自己的投入黃書郎的懷抱了。

於是，文山走過來了。

他發覺文彩手上的銀票，不由得要向黃書郎叩頭，黃書郎却躍在馬上，立刻拍馬疾馳而去。

文彩道：「謝謝黃爺。」

* * *

黃書郎本來是要轉往他的柳蔭小築，等候小流球送來有關「八府師爺」曹三聖的消息。

這幾年，他就在注意曹三聖。

然而他算一算日子，覺得還是去看一看小流球與小白菜二人，他還眞擔心小流球會痛打小白菜。

他當然不能明目張膽的騎馬進清河城，怕是有人會出歪點子來對付他。

如果黑紅門的「鐵頭」向冲知道他進了清河城，因爲黑紅門二十四分堂的人恨透了他。

他當然不怕，但他不能不辦正經事。

殺曹三聖才是他的心願。

* * *

黃書郎把馬寄放在城外，他轉彎抹角的繞到打更老六的城墻下破屋內。

打更老六正在睡覺，睡足了後準備再去打更。

黃書郎低聲道：「老六，醒醒。」

打更老六揉揉眼，見前面站着黃書郎，不由彈身而起，道：「黃大哥，你終於回來了，大事不好了呀！」

黃書郎也吃一驚。

他抓住打更老六，道：「出了甚麼事？」

打更老六嘆口氣道：「小流球和小白菜二人出事了。」

黃書郎驚道：「快說，他們出了甚麼事？」

打更老六道：「也是小流球太大意，他實在不應該回來找小白菜，黃大哥，小白菜敲了向冲一千兩銀子，她的膽子也眞大，誰的銀子不好敲，閻王爺手中要命的錢，黑紅門她也敢去惹，這叫老虎屁股上放炮杖——找死不是？」

黃書郎叱道：「說了半天全是廢話，他們到底怎樣出事的？」

打更老六道：「小白菜的行踪早就被向冲派人盯上了，他們不動聲色，前天，小白菜提着酒壺上街打酒，你想想，小白菜一個人那會吃酒，當然她身邊有了人，於是消息送到向冲耳朵裡，三更天，他們在小流球與小白菜正在床上痛快的時候，撞開了門，一擁而上，黃大哥，他二人光赤溜溜的被上了繩，如今仍然光溜溜的關進地牢裡。」

黃書郎一聽便火大了。

他咬牙就像嚼乾豆，兩隻眼睛幾乎憋出眼眶外。

打更老六又道：「好像……好像向冲也放出空氣，指名小流球在他那裡。」

黃書郎冷笑，道：「這是引我上鈎，娘的老皮，他向冲是甚麼東西，你看我怎樣去整他？」

打更老六拉他的衣服，道：「不能冒然去呀！」

冷冷一笑，黃書郎道：「我當然不會冒失前去，我的點子也不少，隨便一個就叫他吃不消。」

打更老六道：「黃大哥，我能幫上忙嗎？」

黃書郎道：「你只管爲我打深消息就夠了。」

他看看外面，又道：「我先睡一下，夜裡，我便摸進黑紅門去探探路。」

打更老六立刻拍拍床上的灰塵，道：「黃大哥，你且在我這張破床上湊和着睡一覺。」

* * *

黃書郎的信條是工作時工作，而且專心的工作，休息時休息，而且心無雜念的休息。

他這一睡，便是二更天，還是打更老六把他推醒的。

黃書郎的精神大了。

他稍事準備，便立刻往黑紅門二十四分堂掠去。

街上很靜，只有幾家門口掛着燈籠，黑紅門二十四分堂的大門口也有一盞大紗燈。

這時候，應該是夜半深人已靜的時候了，但是黑紅門分堂內好像傳來人聲。

黃書郎繞向第二進大院的屋脊上，他貼着耳朵聽下面的人說話。

「向堂主，這可是一件大功，你琢磨。」

「我盡力，洪護法，收拾那小子，乃是早晚的事。」

「少主就會在這幾日內，從南方轉來你這裡了，少主一方面視察幾處分堂，最重要的還是那包東西，至今還落在那小子手裡。」

房頂上面，黃書郎全身猛一震，因爲他忽然想到一件事，左少强出巡黑紅門下各分堂，偏就打從南方轉回來，萬一文彩在半途上碰到他們……

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因爲文彩父女二人正朝南方走去，萬一中途相遇，文彩父女二人便慘了。

黃書郎心中不自在，他怎會指引他父女二人往南行，如果往北走，那會有這份擔心。

黃書郎正在思忖着，忽又聞得屋內傳來聲音：「地牢裡的二人可要看牢，再不可像上次一樣被黃鼠狼弄走。」

「放心，這一回，咱們弟兄們不會再上那小子的當，他奶奶的，我們不給他任何可乘機會。」

「且等黃鼠狼來救他們，你的一應東西一齊出籠，嘿，抓活的。」

「哈……」

黃書郎怔了一下，他不知道向冲會用甚麼方法抓他，而且還是抓活的。

這光景，也令黃書郎心中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他不出現，三五天內，小流球與小白菜二人尚不至被他們害死。

黃書郎總算沒有白來，他記得上一次在此救小流球的時候，有個大漢死守在地牢外，那大漢眞的夠盡忠職守，只不過這一次，向冲不知動了甚麼歪主意，看來救小流球與小白菜二人，怕是要費一番手腳了。

* * *

黃書郎離開的時候，已是深夜，打更老六已打罷三更回來了。

打更老六幾乎與黃書郎一齊走進門。

「黃大哥，你回來了，有甚麼消息？」

黃書郎道：「小流球與小白菜二人果然被黑紅門關在地牢裡。」

打更老六憂愁的道：「再救他們就難了，而且又是兩個人。」

黃書郎道：「不知『鐵頭』向冲設下了甚麼機關，好像要活捉我，哼！」

打更老六驚道：「黃大哥，你更要小心吶！」

笑笑，黃書郎道：「你覺得向冲的腦袋比我的腦袋，那一個靈光？」

打更老六道：「當然黃大哥較靈光。」

黃書郎道：「不就是了，他整不了我的，倒是我在想如何整治那可惡的鐵頭！」

打更老六也哈哈笑了。

* * *

黃書郎的心中不平靜。

他內心震盪得好像海裡掀起大浪一般。

天剛亮，他就出城了。

他匆忙的找回坐騎，心中直在唸着「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並不是出家人才會唸，一般人也照唸。

一般人遇上緊張的時候，就會有兩種喊叫，那便是叫一聲媽呀，或者是阿彌陀佛。

黃書郎從小就沒有了娘，沒娘的孩子向誰叫媽？

他也沒有爹，所以他既不喊娘也不叫爹，遇到緊張的時候，他會叫一聲「阿彌陀佛」，然後再加上一句「老天保佑」這句話。

果然，黃書郎在翻上馬背的時候，又叫了一聲：「老天保佑」。

黃書郎聽他乾爹「飛雲怒虎」石不古說，他小時候常常指着廟墻上的四個大紅字問：「那是甚麼字？」

石不古總是告訴他：「那是和尚常唸的阿彌陀佛。」

至於甚麼叫「阿彌陀佛」，解說的人可多。

有人說「阿彌陀佛」的意思是「無我」。

有人說是「無私」。

更有人說是「四大皆空」。

曾有一位少林高僧解說這個「阿彌陀佛」，乃是「南天門外低頭看，世間處處皆是空」，所以又稱之謂「南無阿彌陀佛」。

黃書郎不懂這一套，他老兄只是當他順口溜。

江湖上有許多人就會順口溜，只不過黃書郎的心中記掛着文彩——那個姑娘實在楚楚可憐。

本來文彩楚楚動人，只因爲她的處境，再加上她的一顆芳心拴不住黃書郎這個無根的人，所以她變得楚楚可憐得令人看了不忍。

現在，黃書郎往南方馳去了。

他不擔心自己會碰上左少强，當然，左少强絕對不會只是一個人，他一定還帶着他的親信在身邊。

如果文彩父女二人眞的遇上左少

强，那才叫他擔心。

黃書郎只一想及此，恨不得一下子追上文彩父女二人的大車。

* * *

文山只不過四十九歲多，那年頭，人老得快，看上去就像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

四十九是個關口，生死關一衝破，往後的日子才活得長久，所以，四十九歲的人最容易夭折。

這話又是誰說的？當然是人說的。

至於可信程度，那只有天知道了。

人們不知道的事，便只有天知道，至於天在何處，那些有學問的人又會說——天人合一，天就在你的心裡。

所以人不可裝糊塗，否則人家就會說你——你心裡明白。

那是因爲你心裡也有一片天——天知道嘛！

* * *

文山坐在篷車前座，這天並不太熱，西南風輕輕的拂面而過，帶走了熱氣，又換來了涼意，所以美麗的文彩姑娘也坐在她老爹的身邊了。

文彩的秀髮不時被風掀起一束，秀髮拂上她的臉，便也拂得她雙目瞇瞇、俏面微仰，右手順她的髮根往上攏，看起來美極了。

路面碎石不平，篷車不時發出咕哩隆咚，再來上幾下左右搖晃，更見文彩的柳腰順著擺又搖——果然搖曳生姿啊！

文山舉鞭不抽打，頂多只把長鞭在空中打個盤旋，再發出一聲叱吒。

只因爲黃書郎花銀子爲他父女買的這輛大車，兩匹馬也永遠成了他們的兩員了，他只有疼愛，不會眞的打。

「阿彩，黃爺眞是一位君子。」

「嗯！」文彩心中不自在，因爲黃書郎沒有一起來。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報答黃爺的大恩。」

「他不要我們回報。」

「黃爺又贈我們銀子，足夠我們開一家小店有餘。」

「我們能開甚麼店？」

「能開的店可多着呢，到了南方，找個小鎭，我們先頂下一家小店面，咱們先開個小飯館，粗茶淡飯爹還會張羅，妳就管管賬吧！」

文彩道：「還得請個伙計呀！」

文山得意的道：「當然，生意如果做得不錯，再請個大師傅掌灶，擴大營業，哈……」

文彩道：「爹不要再喝酒了。」

「當然不會了，這一次決心不再喝酒，好好的幹上一番事業。」

他的話眞得意，就好像美麗的前景已在他父女的眼前了。

* * *

文彩從車內提出手袋，她笑着拔去袋口木塞子，又親自把袋口送上她老爹口中，道：「爹，喝幾口水吧，你都出汗了。」

文山果然猛喝幾口水，笑道：「要是花雕甚麼的，那就更好喝了！」

文彩嘴一嘟，道：「又來了，還未忘掉老酒！」

文山哈哈笑起來。

他拍拍文彩，道：「乖女兒，爹在逗妳呀，就算這袋中裝的眞是酒，爹也不會再喝了！」

文彩笑了。

父女二人高興，兩匹馬便也起勁的拉，拉向前面一片矮林中。

大道是切過這片矮林子中央穿過去的。

大道的兩旁盡是花林葉子樹，風吹葉子嘩啦響，風吹也送來了一陣怒馬奔馳聲。

文山楞了一下，道：「前面有騎馬的過來了。」

文彩道：「好像打雷，不只一匹馬。」

文山道：「是的，至少有五匹以上。」

他又抬頭看。

文彩也看，她以手扶住老爹的肩頭，站起來看。

只不過林子擋住她的視線，大道又有些彎曲，她甚麼也沒看見。

文山却在這時候對女兒道：「阿彩，妳還是進車子裡去吧，還不知來的是甚麼人！」

文彩點着頭，她對老父叮囑：「爹，小心點，我們往道邊讓着，也免得無謂起衝突。」

文山等女兒低頭鑽進篷車內，忙抖韁繩把大車往道旁讓，他也面無表情的看着前方。

前方先出現幾團黑影子，然後……

嗯，人馬齊出現了。

文山暗自數一數，一共是五匹快馬疾馳而來了。

爲首的一人穿得眞鮮艷——銀披風掀在身後面，銀花一朵插在鬢角上，青色的綢衫繡着邊，繡的却是金色，如果仔細看，那金黃色還眞的是金絲編成的。

一條褲子鵝黃色，軟滑滑的一看便知道是西湖綢，只有那雙靴最不順眼，看起來說是黑的又帶着紅色帶子，這有個說詞「黑紅騰雲」。

天底下甚麼東西可以騰雲，當然只有龍。

這位老兄就想當龍，他拍馬的姿態，就像往空中飛一樣的架式。

緊緊跟在這人後面的，乃是四個大黑漢，如果仔細看，準叫人嚇一跳。

四個大漢的眼球好像白的多黑的少，嘴巴上的鬍子像茅草，臉蛋兒圓滾滾，只是黑得泛紅色。

四個傢伙不一樣。

前兩個各在背上背着一對大板斧與一雙短刃，傢伙正發着閃閃亮光，好像比天上的日頭還刺眼。

後兩個的傢伙掛在馬鞍上，一個掛的是銅槌，另一個掛着一把厚背砍頭刀。

看起來還是前面的稍順眼，年紀輕，臉皮白，他的雙手白得好像女子的一般。

他的傢伙是一把劍——金鞘上面雕着龍出水圖案，這人一定想成龍。

人人都想成龍或成鳳，只不過這也得看每一個人的命了。

有的人天生就是龍種，有的人天生要伸手，這就叫「牛吃稻草鴨吃穀」——各自生的命不同。

這位老兄一心想成龍，但他不是龍。

他既不是皇城的太子爺，更不是當今皇上的甚麼人，他呀，嘿，他正是涼河黑紅門的少主左少强。

左少强奉他老爹的命出巡各地分堂，他先從南方第九分堂開始。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爲左少强自己經營了一家白紅院，白紅院就在老通城最熱鬧的大街上，白紅院的姑娘，有一半是第九分堂介紹給少門主的，再由少門主親自看，就好像左少强曾經看過文彩一樣，只不過他們到今天還沒有把文彩弄上手。

當然，這是因爲中途有黃書郎插一腿的關係。

黑紅門少門主的貼身衛士「陰山四煞」緊緊的護從着這位涼河一條龍左少强，風馳電掣般奔向清河鎭，左少强這一陣子沒有忘記一件事，那便是黃書郎敢摸進涼河總堂，而且就是那麼湊巧的盜走了他的那一包寶物。

這件事由「鐵頭」向冲而起，那是因爲向冲發覺文彩姑娘長得美，而左少强偏又寡人之疾，喜好盜色。

左少强是在轉道來清河鎭的時候，由向冲帶他暗中看過文彩，只那一看，就叫他撫掌叫好，便也令他直闖文彩家中，擺了一次他黑紅門少門主的派頭——他要下重聘。

於是，黃書郎遇上了——他老兄當時和小流球在一起，還是小流球向他解說黑紅門的一切，這才引起黃書郎暗中出面攔下這場是非的。

黃書郎幹的就是這種行業，說他是殺手，當然也勉强過得去，但他却以爲自己幹的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血本大買賣。

所謂血本，當然是有時候他得掉點血。

至於說要取他的命，他這號人物還眞不容易死。

＊　＊　＊

一陣滚雷也似的衝過來了。

五騎快馬如西山烏雲也似的流過那輛篷車，轉眼之間已衝過二十多丈遠。

篷車上的文山臉都灰了，因爲他發覺爲首的那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好面善，他只再一想，全身就不自在了。

長鞭本來不打馬，但此刻鞭鞭落在馬身上，打得兩匹馬幾乎是跳着馳。

篷車內好一陣東倒西歪，文彩伸出頭來道：「爹，你怎麼了？」

文山把文彩的頭按進篷車內，道：「別出聲，躲起來！」

文彩當然吃一驚，她知道老爹發現甚麼人了。

她轉而望向大車後，便不由得幾乎驚叫出口。

五匹怒馬去而復返，就在即將快要追到的時候，那左少强已高聲叫道：「停車！老傢伙莫非棄家逃走？」

左少强本來已馳去了，但他忽然覺得趕車的人很面善，只那麼一沉思，便不由得撥馬而回。

那「陰山四煞」被少門主這種突如其來的行動震住了，但他四人不敢多問，只得隨着策馬追回來。

就在左少强的呼叫聲中，「陰山四煞」的老大——「獅子頭」包洪厲喝，已自他的馬背上彈飛而起，「呼」的一聲，飛落在篷車頂上。

包洪在篷車上一個前翻滚，乾淨俐落的落在文山身邊，雙手搶過馬韁繩：「吁……吁……」

兩匹怒馬前蹄仰後蹄撑，滑出三丈外才停住大車。

於是，左少强策馬走過來了。

文山站起身，他的雙目呆滯得好像遇上鬼。

如果有人遇上鬼，便是他那種表情。

也許，無助的人也是這樣。

文山就覺得無助，他呆住了。

左少强不開口，他只冷漠的看着。

他只是那種表情，便已流露出他無上的威嚴了。

坐在文山一邊的包洪，穩住了馬車以後便先回頭看，他看着「犀牛」方魁守在大車左面，「豹子膽」張大可守在大車的右面，而「白眼狼」花正紅則守在大車後。

「陰山四煞」跟隨黑紅門少主辦事，甚麼場面也見過，當然，缺德的事便也做了不少。

四個人的傢伙也拔在手中了，而包洪就是用他右手的利斧，將車帘兒挑開來的。

於是，車中的文彩驚得「啊」了一聲，縮在一團棉被上，她的臉色泛白，而且白中帶青。

左少强哈哈笑了。

他笑得相當得意：「文老頭，你這是往那裡去呀？」

文山囁嚅的道：「我……們……往外地……去……去討生活呀！」

左少强收住笑，道：「糊塗，你有這麼標緻的女兒，還怕餓肚子？討的甚麼生活！」

文山道：「我們只想過平淡的日子，少主！」

左少强冷哼一聲，道：「甚麼叫平淡日子？文老頭，你太幸運了，半道上遇上我！」

文山心中直叫倒楣，但他却不敢開口。

他看看車中的女兒，發覺女兒嚇壞了。

他有些歉然的道：「孩子！」

文彩哆嗦着只叫得一聲：「爹！」

左少强仰天大笑道：「聲音像黃鶯，好！」

文山道：「少主，求你放我們走吧！」

左少强臉色一寒，道：「放你們？如果放你們就此離去，剛才我就不會再回頭追來了。」他頓了一下，咬咬唇，道：「文老頭，我問你，那個叫『惡客』的黃鼠狼是你們甚麼人？」

文山忙搖手，道：「我們彼此不相干呐，少門主。」

左少强斜着豹目，道：「不相干？」

文山道：「是的，我們不認識呀。」

左少强低着頭，忽然抖手抽出一鞭，「叭」，正抽中文山頭上，打得文山一聲「呀！」

文彩厲叫：「爹！」她往外撲，却被包洪一掌推回車中。

左少强怒道：「本少主面前，你敢扯謊？」

文山發覺頭在滴血，他吃吃的道：「我……怎敢騙你少主爺，是眞的！」

左少强看着車內的文彩，道：「向堂主曾向我報告，你女兒被黃鼠狼藏起來了，如果你們不認識，黃書郎會插手攔我黑紅門的事？」

文山道：「黃爺是義士呀！」

「叭……叭……」

兩鞭子抽得文山雙手抱住頭，他叫起來了。

「少門主！」

左少强怒道：「這世上誰可稱得上義士？那黃鼠狼根本就看上你女兒了，他是義士？娘的，如果你女兒長得像猪八戒，姓黃的還會稱英雄？」

文山仍然抱着頭，道：「老漢但願我女兒長得醜，她……她……她太美是禍呀！」

左少强沉聲道：「黃書郎藏起你女兒，一共有幾天呐？」

文山道：「黃爺爲了我女兒的安全，把她藏了幾天，但黃爺是君子，我女兒毫髮未損。」

左少强仰天大笑了。

他戟指着大車上的文彩，道：「破了，破了，男女鬼混在一起，她早破了。」

他說的乃是文彩的身子破了，但文山大叫：「我女兒好端端的呀！」

左少强立刻變顏色。

他這種人物的臉就如同孫猴子一般七十二變化，各種臉色都不同，各樣的臉色都表示一件事情。

左少强道：「姓黃的盜走了我一包價值連城的寶物，其中還有一張萬兩銀票，這些東西呢？」

文山雙手一攤，道：「老漢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呀，少門主！」

左少强嘿嘿笑，道：「那得搜過以後才知道。」

文山道：「你要搜我們？」

「現在就搜！」

他只吼，不動手。

「陰山四煞」動手。

只見「獅子頭」包洪把斧頭往腰上插，抖手先揪住身邊的文山，另一隻手已扯開文山的衣衫。

他那隻大毛手在文山的口袋裡摸又掏，立刻被他摸出那張千兩銀票。

他將銀票交在左少强手上，道：「老頭兒身上就只這些了。」

左少强哈哈冷笑不已。

大車後，「白眼狼」花正紅把文彩抓到車下，他把大砍刀「砰」的一聲砍嵌進車架子上，空着雙手上了大車。

他老兄搜得眞仔細，車上每一件東西他都查，也把一包包吃的抛出來，笑道：「車上還藏着吃的呀！」

搜了一陣子，甚麼也沒有，如果不是黃書郎後來又送來那一千兩銀票，文山父女根本就是一文不名。

左少强抖着千兩銀票，道：「那裡來的？」

文山道：「朋友相贈的。」

左少强又是另一個臉色，道：「這個朋友眞大方！」

文山道：「也夠義氣！」

左少强沉聲道：「甚麼義氣，這根本就是黃鼠狼那小子給你們的贜，你拿左少主我當小孩子哄？」

文山低下了頭，光景他好像是默許了。

至少左少强看來，文山是承認了，這情形叫左少强產生一種心情，一種殺人的決心。

他的臉上有了笑，是一種屬於陰陰的笑。

有人說，皮笑肉不笑的人，心中有詐，而左少强比那種笑還可怕。

他把千兩銀票塞進懷中，冷笑着走向文彩。

這一回，他要仔細看看這位替他惹出大紕漏的美嬌娃，上一次只是淡淡的一眸，而這一次……

他站在文彩面前了。

「文姑娘，妳還是處子之身的姑娘嗎？」

他幾乎是直接敞開來，直接的問話了。

文彩臉色泛白，叱道：「你走開！」

左少强當然不走開，他只看了文

彩一眼，便做出一個可怕的決定——今天他要摘這女子的禁果了。

他淡淡的道：「我在向你問話，姑娘，妳是處子嗎？妳是否已被黃鼠狼那王八蛋佔了便宜？須知我爲你下了多大本錢，乃至黑紅門也死傷了人，這一切，全是由你而起呀！」

文彩被左少强逼在車邊不能動，她張着大眼睛，露出無助的道：

「你……走開！」

左少强道：「我要知道妳是否已失貞，我不想弄個失貞的女人回涼河。」他再逼問：「你是處子嗎？」

「你走開呀！」

「好，我來加以測試，如果你仍是處子，你就是我第六房的小老婆了。」

他回頭，只對「陰山四煞」看了一下。

「陰山四煞」眞懂得主人的心意，四個人分途工作，那包洪一掌把文山推倒在車下，叱道：「避一避，娘的，男女辦事，豈容旁人在一邊看熱鬧，尤其你還是姑娘的老爹！」

文山大哭道：「我的孩子呀！」

便在這時候，左少强一把抓牢文彩姑娘，只一推，便把文彩推在大車上。

「啊！」

文彩的尖號，宛似無助的羔羊般，好淒慘，也好無奈。

便在她的尖嚎中，左少强也像個大花猫般「颼」的一聲，躍上大篷車，立刻就把車帘子放下來。

於是，篷車中有「悉嗦」的寬衣解帶聲，車身也在急驟的晃蕩着。

文山挺起身站起來，他發瘋也似的往篷車上衝過去，口中狂叫吶喊：

「不可以，我的孩子……」

只不過他只衝到車邊，便見一道冷燭疾閃，「颼」的一聲，鮮血飛濺，文山一聲哀號回頭，他的口中在溢血，他背上那一斧，足可將他從背後開膛：「你……們……」

他倒下去了，倒在他狂流出來的血泊中，但還從口中迸出兩個字：

「阿……彩……」

文彩已把頭拚命的伸出篷車外，她發覺老爹已死在地上了。

她尖叫着要往車外下來，却被左少强摟住她的腰。

文彩回手打又抓，但左少强以手擋，而且好像更高興的樣子。

强悍的男人不一定喜歡盈弱的女子，有時候，强悍的男人對强悍的女子，更覺有意思。

左少强就是這種人。

文彩的反抗反而激起他的慾火，他迅速的壓在文彩身上，只不過文彩却扭腰力敵，雙肩狂搖不安靜，左少强却更見愉快。

然而，一個女子如果不受威脅，她的反抗是有效的，也就是說，一個女人如果不叫男人得逞，這個男人永遠也無法得逞。

當然，如果在刀尖下暴力中，那就另當別論了。

左少强在一陣扭動中，見文彩仍然不安靜下來，令他無法進一步行動，不由得開始惱怒了。

他的右掌那麼巧妙的拍在文彩的昏穴上。

「啊！」

文彩不動了。

左少强動了——他開始去解文彩的衣衫，去解……

他突然楞了一下。

只見他側耳聆聽，然後伸頭在車篷外，他發覺他的四衛正望向一個方向，那是大道的遠方，也是篷車來的方向。他沉沉的道：「無論來的是何人，殺了他！」

四衛立刻回應：「是，少門主！」

只不過幾句話的時間，只見一騎怒馬已飛馳而來。

來人拍馬如飛，四衛已各自手握傢伙迎上去。

太快了，那馬上的人根本不把攔路四人放在眼裡，他把韁繩力拉，便聞得希律律一聲怒馬聲，四蹄已翻騰在半空中，生生自「陰山四煞」的頭上掠過去。

這光景，還眞的令「陰山四煞」吃驚又怪叫：「他奶奶的，好大的膽子！」

只是這麼一句話，怒馬已至篷車前面，馬上的人安坐在馬上低頭看，這個人看上去有點稍瘦，由於臉上肉不多，看上去便有些僵硬的樣子。

僵硬的臉，僵硬的坐在馬上不動顫，看上去，便好像一切的光景全僵硬了。

這人僵硬的看着地上的屍體——當然是文老爹的屍體——好慘！

這人好像在聽着甚麼——也許是文老爹身上的血在發出嘟嘟的流動聲。

他，不錯，正是馬不停蹄狂追而來的黃書郎。

他好像有些疲倦了。

當一個人爲了辦一件事情，在發覺這件事已無可挽救的時候，就會表現出無可奈何的疲乏。

黃書郎就是這樣。

他在僵窒中，只見四惡漢已圍過來，而篷車的車帘子又低垂下來。

從車中傳來聲音，道：「一個不長眼睛的人還活在這世上做甚麼，死了吧！」

「陰山四煞」齊聲道：「是，少門主！」

篷車中未聞文彩的聲音，只有濃重的鼻音，是左少强發出來的。

騎馬的人出聲了。

他的聲音是溫和的，但威力却比旱雷還大。

「姓左的小狗操的，你不把你家黃爺摺倒，你是永無寧日的。」

「呼啦」一聲，車帘拉開了。

天爺，文彩只是上衣剛脫，褲帶才解開一半，黃書郎以爲，也算差强人意了。

* * *

文彩只是昏過去，黃書郎一眼就明白。

左少强開始穿衣裳，他忿怒的道：「你姓黃？」

「不錯！」

「知不知道黑紅門已發出『殺絕令』？」

「黑紅門好常殺人。」

「那與發出『殺絕令』不同，『殺絕令』乃我門鐵令，鐵令一下，不論任何人，都會以殺你爲首要任務。」

「我不是站在你面前嗎？」

「所以你今天死定了。」

「光說是嚇不住人的，那得動過手之後才知。」

「你馬上就知道了。」

黃書郎指指地上的文山屍體，道：「這人的手法眞俐落，一斧要命。」

一側，「獅子頭」包洪冷哼道：「你也是一樣，老子不會用兩斧！」

黃書郎冷冷道：「怕是一斧也不用你的！」

包洪向左少强彎腰一禮，道：「少門主，請將此惡徒賜給包洪。」

左少强點點頭道：「多加小心！」

黃書郎笑笑道：「包……洪……唔，陰山四惡呀！」

有人叫他們陰山四惡，只不過當他們投入黑紅門之後，便把惡字改爲煞字了——惡字多難聽，煞可以嚇死人。

只不過，黃書郎的話甫落，「陰山四惡」齊聲大笑起來了，笑得很得意！

黃書郎也笑了，他忽然拔地而起，「唬」的一聲落在五丈外的一片石子堆上面。

包洪雙斧齊舉，他大吼：「老子外號獅子頭，你小子叫黃鼠狼，值不住老子一口吞，死吧，死！」

他的雙斧交叉砍，迎上去就是二十一斧一古腦的湧向敵人。

黃書郎的棒左右打，他一共打出二十二棒，最後一棒他沒有打在敵人的斧上，他打在包洪的鼻頭上。

「啊！」

包洪的臉碎了，黃書郎的動作就像黃鼠狼，他快得宛如脫弦之箭一般，閃過包洪的左邊，這時候才發現他的左手一把尖尖的刀，那刀在切過包洪的肚子的時候，包洪還在以雙手捧臉，他的雙斧早就不見了。

說時遲那時快，黃書郎已往篷車上走——他走地還有聲，沙沙的聲音。

左少强跳下篷車，他的慾火早就變成怒火了。

他戟指黃書郎，對方魁、張大可、花正紅三人道：「給我圍緊了殺！」

「殺！」這聲音出自張大可三人之口。

當包洪倒下去的時候，他三人就要出手，如今左少强對他三人發號施令，當然舉起傢伙，圍殺過去。

黃書郎發覺三人在撲上來的時候，立刻分成三個方向，瘋狂一般的衝上來，叉尖發着星光，帶着帛裂的尖銳聲刺耳聲，另一邊大銅鎚劈頭砸下來——另一把大砍刀斜着劈，幾乎就要叫他當場變成肉醬了。

黃書郎的身法是怪異的，他的棒貼在鋼鎚頭上，一個賣弄身法，閃過劈來的一刀，雙叉只離他的背一寸未扎中，而他的尖刀已捅進拿鋼鎚的張大可的肚皮裡去了。

張大可變成張大嘴，他吸着大氣，捧着肚子往外閃，口中發出「啊啊」聲，宛似在向看不見的地獄呼叫着。

太快了。

雙方的接觸只是在刹那間。

黃書郎的身法似游魚般的到了花正紅的面前，他不等方魁追到，冲着花正紅齜牙一笑，那尖刀已劃破花正紅的肚皮，這時候，他才疾快的把手中棒子從姓花的刀背上，轉向另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當然是側面的雙叉。

「噹……噹……」然後便是叮噹與沙沙之聲，兩個人影只一交錯，黃書郎反臂往後狠狠的一棒打過去。

他這一棒名之爲「魁星摘月」，也是當年「飛雲怒虎」石不古細心傳授給他的絕活。

這一招不用回頭看，也是出乎敵人意料。

果然傳來「砰」的一聲響，棒子打中方魁的腦袋。

這一傢伙，黃書郎是十成力道，因爲他要敵人死。

他要敵人活不成，這個敵人就非死不可。

方魁的腦殼破了，當然活不成了。

黃書郎連回頭看一眼也未曾，他不看死人的。

他向左少强走去。

這些黑紅門的人是在必勝的信念中交鋒，又在瞬息之間滅絕，還死在他們一心要捉殺的黃鼠狼之手上。

左少强並不以死掉「陰山四惡」而覺得甚麼。

他甚至不看地上的屍體，只不過，他心中却升起了一股子的不自在，當血腥就在面前的時候，任何人都會有此種感覺。

他也在瞬息間想到了他的權威，黑紅門的少門主，權威何其大，而竟然還有人在他的面前殺人，而且殺的又是他的近衛，這個可惡又該殺的人。

用力的搖搖頭，他好像自幻夢中走到了現實一樣，而現實總是殘忍的。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靜因師太等人穴道受制，方玉琪與呂雪君不敢妄動，擬找古月大師解救，途中，兩人遇上白雲子和方玉琪先師之師弟，對方誤會他們是紅葉教爪牙，欲把他們擒下，憑着高超武功，方玉琪輕鬆應敵，還替呂雪君解圍，兩人正欲離去，却被突然出現的凌雲子喝止，豈料話聲剛落，凌雲子身後的于啟輝、于啟煌竟然倒下，方玉琪兩人趁機掠進樹林，白雲子擬上前追截，却被凌雲子喝止……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雪蓮情

領悟話中意　巧手破神功

青雲子滿臉憤怒的道：「大師兄，方才這偷襲而來的暗器，似乎極為細小。」

凌雲子輕輕感歎了一聲，用手向倒在地上的于啓輝、于啓煌一指，道：「二師弟、三師弟，你們不妨過去瞧瞧，就會明白。」

青雲子、白雲子聽大師兄說得如此鄭重，不由一齊走近于氏兄弟身邊。

公孫泰也不明白凌雲子的心意，同時俯身查看。

原來躺在地上的于氏兄弟，只是穴道被制，人却並沒受傷。

兩枚暗器，不！兩顆菩提子，却深深的嵌在兩人胸前「玄機」穴上，連身上衣服也隨着菩提子而深陷肉中。

「米粒打穴！」公孫泰瞧得心頭大為吃驚，訝異的道：「米粒打穴已是武林中失傳絕學，兄弟還沒聽見過江湖上有這等身手之人。」

凌雲子緩步走近兩個門人身側，輕輕拍了兩掌，兩顆菩提子應手而出。

于氏兄弟舒展手脚，立時雙雙躍起，向師傅拜了下去。

凌雲子左手一攤，掌心赫然握着三顆菩提子，一面向公孫泰微微點頭，道：「公孫道兄說得不錯，這確是武林久已失傳的『米粒打穴神功』，而且對方能在同一時間打出四顆之多，所取部位却全是胸前『玄機』穴，不但認穴奇準，手法也輕重得宜。」

他說到這裡，忽然回頭向于氏兄弟道：「你們起來，為師有話要問。」

于氏兄弟答應一聲，立即垂手侍立。

凌雲子道：「你們方才穴道受制之時，眼珠仍能轉動，顯然視覺未失，耳朵也同樣可以聽到嗎？」

于氏兄弟躬身道：「弟子除了身子不能動彈之外，眼睛可以自由轉動，師傅和師叔們的說話，弟子也全部聽得十分清楚。」

凌雲子微微頷首，道：「這就是了！」

青雲子驚疑的道：「大師兄想必已有所見？」

凌雲子搖搖頭道：「試想，『玄機』穴為人生三十六大穴之一，如被點中，輕則暈倒，大咳不止，重則立時喪命，輝兒、煌兒人雖被制，並無咳嗽，可見拿捏得宜，打中穴道，極為輕微，而兩顆菩提子能深陷肉中，則此人內功又極為深厚，愚兄是因他們既不大咳，想來除了穴道受制，並沒暈去。」

公孫泰濃眉一皺，側目望了大樹上那塊白布一眼，道：「照道兄如此說來，這施展『米粒打穴』之人，恐怕就是轟傳江湖的『紅葉教主』了。」

青雲子和白雲子全都臉色大變，兩人的目光不期然向左右兩邊樹林掠去，好像紅葉教主就隱身在林中似的，大有草木皆兵之慨！

凌雲子沉吟道：「那也並不盡然，此人出手又似並無惡意，好像只是為那一男一女解圍而來，近日，黃山已成各方矚目之地，來人之中，不乏奇才異能之士。」

白雲子好像想起甚麼事來，「哦」了一聲，道：「不錯，那個姓方的小子着實邪門，尤其那閃避身法，極為奇特。」

凌雲子凝思有頃，才道：「此子身法，愚兄也已看到，確實令人費解，但他所使劍法，却是崆峒一脈。」

公孫泰老臉微微一紅，道：「這孽畜自稱是敝師兄蒼松子門下，但所使身法、掌法，却極為博雜。」

白雲子接口道：「他的掌法似乎和惡窮神歸駝子一個路數。」

凌雲子仰望了天色，道：「好在古月大師約在辰時可以趕到，此中許多疑問，只有靜待大師來了才能解答，此時已是卯辰之交，我們不如回去再說。」

公孫泰也因自己兩個愛徒尚留在寺中，並沒有出來，急於回轉。

一行人並沒理會「紅葉教主」要大家撤出黃山的警告，飄然往五大門派下榻的祥符寺走去。

獅子林前，那方白布也沒有人把它取下，依然隨風飄展，好像它的背面，正在醞釀着一場震撼江湖的大風暴，但是前來黃山的武林人物，有誰肯輕易退出？

*　　*　　*

方玉琪和呂雪君掠入松林，可也不敢稍息，在林中急奔了一陣，聽聽身後並沒有人追來，才放緩脚步。

方玉琪想起方才情形，不由低低的叫了聲：「呂姊姊。」

呂雪君正在整理着散亂的秀髮，聽他一叫，回頭嫣然笑道：「玉弟弟，你要說甚麼嗎？」

方玉琪道：「妳知道方才攔着我們的兩個道人是誰？他就是峨嵋三雲的凌雲子和青雲子呀！」

呂雪君點頭道：「我知道。」

方玉琪又道：「後來有人在那邊樹林裡射出暗器，打倒了他兩個門人，我們才有機會奪路逃走。」

呂雪君道：「就是咯，今天要是沒有能人在暗中相助，我們還眞難脫身呢！」

方玉琪道：「小弟就是想不出，這暗中幫助我們的是誰來？」

呂雪君微微一怔，突然眨了幾下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思索着道：「不錯，我們縱身入林之時，公孫泰和白雲子也緊追而來，我依稀聽到凌雲子在身後出聲阻攔，由此推想，那發射暗器的人可能是大有來頭的前輩高人……」

她話聲未落，只聽身前不遠，有人「噗嗤」輕笑了一聲。

兩人同時一驚，抬眼四顧。

方玉琪更是聽聲辨位，脚尖一點，人已閃電般撲出。

呂雪君那還怠慢，也立即跟蹤掠到，兩人動作雖快，依然遲了一步，耳中聽到「絲」的一聲，一條淡煙在枝葉之間一閃而沒。

這聲音雖極輕微，身法雖極迅速，但那能瞞得過方玉琪、呂雪君兩人，他們打了一個手勢，驀地身若飄風，雙雙像飛燕凌空般追撲過去，那知等他們飛撲而至，四面一瞧，依然沒有人影。

此時朝陽初昇，照得松林之間極為清楚，四週靜蕩蕩的，連樹枝也沒搖晃一下。

呂雪君心中一動，連忙輕聲說道：「玉弟弟，此人飛行絕迹，可能就是方才出手相助的那位高人。」

方玉琪給她一語提醒，口中啊了一聲，立時雙手抱拳，向空作了個揖，朗聲說道：「晚輩姊弟適才多蒙出手賜助，還望老前輩現身相見，俾容晚輩當面叩謝。」

「咭！」一聲嬌脆的淺笑，突然從不遠的樹梢上傳來。

兩人只覺眼睛一花，一個嬌小人影已經笑盈盈的站在面前。

方玉琪驀地一楞，脫口叫道：「妳……原來是簡姑娘……」

這時呂雪君也瞧清站在自己身前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綠衣少女，肩上插着一柄短劍，柳眉兒挑，櫻唇兒翹，蘋果臉上還露出兩個酒渦，稚氣十足地眨着一對黑漆雙瞳，瞧瞧方玉琪，又瞧瞧自己，一面頑皮的笑道：「本來就是我咯，虧你還叫老前輩呢！」

她，正是方玉琪上次在獅子林見過面的綠衣少女簡小雲，她說到這裡，忽然指着呂雪君，向方玉琪問道：「喂！方……方大哥，她就是你上次要等的姊姊？」

呂雪君瞧她十分天眞，連忙走近幾步，接口笑道：「小妹子，我叫呂雪君，妳就是簡小雲？」

簡小雲目光閃動，又瞥了方玉琪一眼，道：「是啊！姊姊，是方大哥告訴妳的？啊！姊姊妳不是姓方？」

呂雪君給她問得粉臉驟紅，一時不好接口。

方玉琪却想起方才打暗器的人，這就問道：「那麼，方才驚退峨嵋三雲的，就是簡姑娘了？」

簡小雲可不知峨嵋三雲、峨嵋四雲的名頭，她展齒一笑，道：「你是說那幾個老雜毛？他們因為要攔着你們打架，我賞了他們一人一顆菩提子。」

話才說完，忽然好像想起一件甚麼事來，身子一扭，飛也似的跑出幾步，回頭向方玉琪招手，道：「方大哥，你來！」

方玉琪見她只叫自己一人，不由俊臉一紅，心中大感猶豫。

呂雪君是女孩兒家，心思較細，她只覺簡小雲天眞未鑿，還是個稚氣

十足的大孩子，但她一身武功和出身來歷却大有疑問。

就是她方才所說賞了峨嵋三雲一人一顆菩提子而言，用菩提子打穴，武林中這功夫失傳已久，否則憑凌雲子、公孫泰等人，豈會因小小一顆菩提子，便被震住？

心念一轉，正好簡小雲招手叫玉弟弟過去，她驀地觸動靈機，不由連忙使了一個眼色，笑道：「小妹子在叫你呢，還不快去？」

說着，在他背上輕輕推了一把。

方玉琪也是絕頂聰明之人，他給呂姊姊這麼一推，立時答應了一聲，向簡小雲身邊跑去。

小姑娘天眞無邪，一見方大哥果然跟來，蘋果臉上紅馥馥地滿是甜笑，一把拉着方玉琪的左手，轉過一株樹身，輕聲的道：「方大哥，我知道你有許多敵人，他們都要跟你打架，你方才那種身法雖然神妙極了，但他們人多，你還打不過他們，對嗎？」

方玉琪點了點頭，簡小雲證實自已說得不錯，心中越發高興，挑着眉毛，咭的笑道：「所以，我想送你一件東西，保管他們認不得你，喏，這是我這次下山時，大師姐給我的，可惜我只有一個，你快收着。」

不知何時，她手上已多了一張人皮面罩，一下子塞到方玉琪手中，一面一本正經的道：「你別嫌它小，戴起來可正好，不信你就試試。」

方玉琪和人家萍水相逢，本來不願收下，那知簡小雲雖然情竇已開，但還不懂得甚麼叫做男女之嫌。

自小嬌縱慣了的她，說做就做，當場就親自動手，非把人皮面罩給他戴上不可。方玉琪拗不過她，只得任她替自已戴上。

簡小雲直樂得拍手道：「方大哥，你瞧，這多好，連我也認不出你來了呢！啊！你不要拿下來，待會讓呂姊姊嚇一跳才好。」

她說到這裡，目光瞧着從林中射進來的陽光，忽然急促的道：「時光不早，我得要回去啦，不然，桑叔叔又要找我來了，還有，啊，你快記着，這叫……」

話聲未落，身子一晃，突然欺到方玉琪身前，左手一指，直向「心坎」點到。

方玉琪大吃一驚，要想閃避已來不及，那知簡小雲指尖剛剛碰上衣襟，人影忽杳，只覺背後「脊心」穴上，又被她極其輕微的點了一下。

「將心比心……」

簡小雲嬌嫩的聲音，早已隨人遠去。

方玉琪根本連簡小雲如何走的也沒瞧清，他搖着頭，口中輕說一句：「眞淘氣！」

立即返身往林中躍去。

呂雪君正等得不耐，瞥見一條青影驟然飛落，現出一個淡金臉的漢子，往自已走來。

心頭一怔，急切之間，翻手從肩頭掣出長劍，劍尖一顫，正待喝問！

「呂姊姊，是我！」

方玉琪驀地想起自已還戴着人皮面罩，急忙伸手一撕，露出俊俏的本來面目。

呂雪君瞧得又好氣，又好笑，白了他一眼，道：「你再不出聲，刀劍可沒長眼睛。」

方玉琪惶恐的道：「小弟恐姊姊等得太久，匆忙趕回，一時忘了取下。」

呂雪君打從鼻孔裡嗤的笑了一聲，秋波轉動，忽然咦道：「那小姑娘呢？她已經走啦？這鬼臉就是她送給你的？」

方玉琪聽她口氣有點不對，不禁俊臉一紅，連忙把手中的人皮面罩遞了過去。

呂雪君接過一瞧，只見這張人皮面罩其薄如紙，入手甚輕，製作十分精巧，不像普通江湖上人用的，一眼便可瞧出他戴了面具，心中暗暗稱讚。

尤其玉弟弟身負師仇，在江湖上行走，有這一張面罩，免得露出本來面目，自然方便得多，她略略端詳了一下，便隨手遞還，一面笑道：「簡姑娘挺關心你呢！」

方玉琪俊臉漲得更紅，囁嚅的道：「方才因簡姑娘强要小弟戴上，一時來不及還她，人已閃出林去，小弟使劍江湖，光明磊落，那用得着這勞什子，下次遇上了，還她就是。」

呂雪君嫣然一笑，接着正容道：「玉弟弟，這是簡姑娘一番好意，說實在你身負師門血仇，行走江湖，有這東西，不易使人認出廬山眞面目，處處都方便得多。何況目前黃山，正邪各派的能手極多，你和峨嵋三雲、公孫泰等人結下樑子，換一副面貌，免得引人注意。姊姊方才不過給你開開玩笑罷了，你倒認眞起來！好，姊姊給你再戴上去罷。」

說着，拉好人皮面罩，給玉弟弟戴到臉上，然後細聲問道：「玉弟弟，簡姑娘還說了些甚麼？」

方玉琪對這位萍水相逢的呂姊姊，相處雖然不久，但她那種見多識廣，心細如髮和照顧自已得溫柔體貼，無微不至，心目中早已對她又敬又愛，把她當作自已大姊一般看待。

此時經她一問，不敢隱瞞，便一五一十把剛才情形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呂雪君聽到簡小雲說出「你快記着」就縱身向玉弟弟「心坎」穴上虛虛一點，又一下閃到身後，輕輕點他後心「脊心」穴，似乎十分注意。

一雙清澈如水的秋波一霎不霎，急急問道：「她還說了些甚麼？」

方玉琪微微一怔，暗想呂姊姊當眞厲害，她好像親眼目睹一般，自已連一句話也無法瞞過她。

不由玉臉一紅，囁嚅的道：「那時小弟因她襲到身後，急忙轉過身去，簡姑娘人影已是不見，只聽林外依稀傳來她的聲音……」

呂雪君的急不及待的道：「她說了甚麼？」

方玉琪尷尬的道：「好像是『將心比心』……」

「將心比心？」

呂雪君目光盯在地上，口中重複了一句，似乎正在想着心事。

方玉琪見她忽然一語不發，心頭大是驚奇，一時可弄不懂呂姊姊在想些甚麼，也只好怔怔地站在一旁，瞧着她出神。

林中靜得連半點聲息都沒有，突然呂雪君「啊」了一聲，嬌軀一躍而起，急急說道：「她就是……啊！玉弟弟，我們快走！」

她「走」字堪堪出口，人已刻不容緩地往前急奔出去。方玉琪不明究裡，一見呂姊姊如此匆忙，也趕緊跟了下去。

呂雪君只是一味竄躍，方玉琪也沒有作聲，兩人在樹林中一陣急走，正待穿林而出。

只見前面一條大路上，正有一簇人扛着一乘轎子，步履如飛，往山上奔來，瞧他們身手，敢情個個全非弱手。

呂雪君一見有人，便立即停住身形，因相隔尙遠，還看不眞切。

方玉琪瞧了一眼，低聲說道：「呂姊姊，這些全是和尙。」

呂雪君哦了一聲，忙道：「那麼，轎中坐着的就是古月大師了。」

方玉琪喜道：「古月大師？呂姊姊，我們快去！」

他心中惦念着師叔安危，話聲一落，正待往林外走出，却被呂雪君一把拉住，低聲說道：「玉弟弟，且慢，少林寺的和尙敢情出了甚麼事情，我們看清楚了再出去不遲。」

方玉琪不信的道：「呂姊姊，妳說少林寺出了事情？」

呂雪君扭頭微笑，呵氣如蘭低聲的道：「唉，要是沒有姊姊和你在一起，像這樣冒冒失失的，眞教人替你擔心。試想，以古月大師身爲少林寺一代掌門，何等身份，平日輕易不出山門一步，僧侶們抬着他的轎子，自然應該肅穆隆重，穩步如飛才對，瞧他們這一簇人，雖然脚下甚快，但步伐凌亂，只是往山上狂奔，已顯得事非尋常。」

這幾句話的工夫，一簇人已逐漸走近。

方玉琪依言瞧去，果然發現許多個身穿灰衲的和尙，全都兵刃出手，扛着轎子急匆匆的往山上趕來，心中不由暗暗欽佩。

只聽呂雪君口中「噫」了一聲，道：「少林寺這回當眞大舉出動，連四尊者和一百零八個羅漢，全都隨着掌門人來了。」

說着，纖手遙指，在方玉琪耳邊說道：「走在轎前的四個老和尙，就是號稱少林寺四大尊者的木尊者、鐵長老、金羅漢、土彌勒，他們平日極少下山，武功之高，據說除了古月大師，就得算他們四人。轎後身穿青衣的一百零八人，是少林寺名聞天下的鎭山絕學『大羅漢陣』。據說『羅漢陣』分爲大小兩種陣式，大的是一百零八人組成，威勢之强，千百年來，能夠從陣中脫出身來的，只有寥寥幾人。『小羅漢陣』是由十八人組成，雖沒有大型陣式的厲害，但江湖上也很少有人闖得過去，因爲這些和尙全都經過嚴格挑選和多年訓練而成。」

方玉琪耳中聽呂姊姊娓娓而言，眼睛却一直望着這一簇少林僧人。

呂雪君也在說話之間，目光一轉，忽然瞧見山路上另有一簇人，也如飛的迎着趕來，這簇人走得極快，眨眼工夫已到面前。

走在最前一個是青袍長髯，臉色紅潤的老頭。稍後是峨嵋三雲和方玉琪在獅子林見過的武當雙劍抱眞子、守眞子、崆峒派公孫泰。

他們身後還有四個疾服勁裝的英挺少年和一個紅衣少女。

方玉琪認識的只有于啓輝、于啓煌兩人，其餘兩男一女，不知是何人門下。

這時，呂雪君已經指了指紅臉老頭，道：「他就是崑崙派名宿鍾先生，還是崑崙掌門清虛道長的師叔呢，自從清虛道長前年仙去之後，他暫攝着掌門職位，在江湖上輩份極……」

話聲未落，鍾先生一行業已到了轎前三丈光景。

少林寺僧立即停住脚步，四尊者搶前幾步，一齊合什躬身，聲帶悲愴的道：「阿彌陀佛，少林不幸，遽遭大變，驚動鍾老施主，小僧心實不安！」

鍾先生連忙還禮，臉上神色一黯，道：「五大門派誼如一家，四位尊者不可多禮，老夫方才聞報，得知古月大師突然涅槃西歸，才和諸位道友匆匆趕來，不知詳情如何？」

甚麼？古月大師突然在中途涅槃圓寂？

方玉琪、呂雪君同時聽得驀地一驚。

這消息當眞來得太兀突，難怪這些少林僧人簇擁着轎子，脚步凌亂，只是往山上直奔。

方玉琪不禁對呂姊姊的料事如神，敬佩得無已復加；但他此時無暇多想，只聽木尊者又低宣了一聲佛號，沉痛的道：「此事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好在老施主和諸位道長全非外人，小僧說出來也不怕丟人，敝師兄今晨起身，還和平時一樣，並無不適。聽說諸位道友業已先後趕到黃山，更因一柄『蓮峯之鑰』，引起各大門派掌門人先後身死之謎，而且江湖上又謠傳着

紅葉教主之事，是以特地吩咐門下弟子，早些趕上山來。」

鍾先生和凌雲子微微點頭，大家都凝神傾聽，並無插口。

木尊者頓了一頓，又道：「那知小僧一行剛剛走到峯下，只聽敝師兄在轎中發出一聲輕唔，抬轎的弟子也同時感覺轎身有着輕微的震動……」

鍾先生全神貫注，口中「啊」了一聲。

鐵長老接口道：「那時小僧師兄弟還不知敝師兄業已涅槃西歸，只見轎前忽然輕飄飄的飛落一片紅葉……」

紅葉！方玉琪聽得全身一震！

「紅葉？」

「紅葉？」

鍾先生和凌雲子也同時驚訝出聲！

木尊者抹着臉上汗珠，道：「正因為那片紅葉無風自落，小僧們感到事出離奇，腳下微一停頓，敝師兄坐的轎子却突然斜傾，幾個抬轎的門人也驚啊起來。要知這幾個抬轎弟子，原是敝寺第二代弟子中挑選出來，平日武功全也不弱，何況他們抬的是本門掌門人，如無重大變故，決不會如此失儀。小僧瞪了他們一眼，揮手命他們一齊止步，然後走上幾步，向敝師兄請示。

「那知小僧一連問了兩聲，轎內依然沒有半點聲音，小僧心頭極感驚奇，掀起轎簾一瞧，只見敝師兄法體斜傾，臉色灰敗，已經圓寂多時。

「小僧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心中立時想到那片紅葉來得十分兀突，莫非師兄眞是中人暗算？但這又極不可能之事，憑敝師兄的功力，來人武功再高，也難以一擊奏功，何況轎前轎後，除了小僧師兄弟四人，還有百來個二代弟子隨行，豈有一無所覺之理？

「此時，金師弟土師弟已率同弟子搜索兩邊松林，小僧和鐵師弟詳細檢查了敝師兄的遺體，但又絲毫沒有受傷致死的地方。」

鐵長老接口道：「一會工夫，搜林的兩個師弟也一無所獲，率着門人回來，大家又在附近詳細察看了一遍，但除了那片飄落的紅葉之外，實在找不到半點可疑之物。」

鍾先生在沉思之中，突然插口問道：「老夫想請教一事，不知古月大師法體當時作何形狀？」

木尊者合什道：「鍾老施主果然神目如電，小僧當時因遍查不獲，心中也想起敝師兄臨終之時，左手緊掩胸口，右手却擱在轎前一根橫木之上，支持着身體，又似乎不無可疑，於是再一細察敝師兄右手放擱之處，發現那橫木上面，果然留有敝師兄用指甲刻着的一個『心』字……」

凌雲子插口道：「古月大師敢情發覺心脈突然枯竭，是以在橫木上留下一個『心』字，俾說明他致死之由。」

木尊者黯然點頭道：「道長說得不錯，小僧兩人檢查過敝師兄法體，也只是心脈枯竭而已，並無其他異樣。」

「心脈枯竭」這四個字鑽到方玉琪耳中，份外有力，因為自己恩師、樊太公、歸駝子，無一不是傷在紅葉妖婦的「摧心掌」下，乃「心脈枯竭」而死，這妖婦來無蹤，去無跡，當眞厲害。

凌雲子想了一想，又道：「木大師能否把那片飄下的紅葉見示？」

木尊者目射奇光道：「道長懷疑敝師兄確是遭了紅葉妖婦的毒手？」

凌雲子點頭道：「事實確是如此，當年敝師兄仙逝，貧道雖不在身邊，但他也是心脈驟絕，數月之前，雙拐樊老施主突然中風，貧道師兄弟却全在一處，情形正和今日相同。」

鐵長老已在此時從懷中取出手掌大的一片紅葉，口中說道：「道長請過目。」

這還何用過目，大家全都認識，它，正是紅葉教主的殺人標記——金邊丹楓。

鍾先生、凌雲子和武當抱眞子、守眞子，臉色同時倏變。

只聽凌雲子沉聲道：「木大師，貧道之意，還是先把古月大師法體送上文殊院再說，看來咱們五大門派確已面臨生死存亡之秋。」

公孫泰沉吟着道：「如此說來，敝師兄蒼松子之死，倒眞如那孽畜所說，也是死在紅葉妖婦之手的了。」

凌雲子抬頭道：「五大門派的掌門人，全都死在紅葉妖婦之手，已成鐵的事實，此人目前既在黃山出現，咱們好歹也得和她拚個死活。」

鍾先生白髯飄動，憤然道：「可惜老夫遲來一步，未能會那妖婦一面，不然，正好瞧瞧她到底是何等模樣的一個人物！」

他輩份較高，雖然說話老氣橫秋，但大家還是對他十分尊重。

此時話聲一落，他又忽然點頭道：「凌雲子道友說得不錯，妖婦既在黃山出現，依老夫推測，不外覬覦傳言中的『玄天秘笈』，說不定就藏身在蓮花峯附近，老夫之意，也是先把古月大師法體送上文殊院之後，咱們分頭搜索，只要一有警訊，立時互相連絡，老夫不信妖婦會逃上天去！」

木尊者連忙合什道：「小僧先前也是有此意，才一面要敝師弟搜索敵蹤，一面趕着向老檀樾和諸位道長報訊，目下既有老檀樾作主，小僧師兄弟自當聽候差遣。」

鍾先生手捋銀髯，連稱「不敢」。

大家全因鍾先生乃是五大門派中僅存的前輩，立即隨聲附和。

方玉琪眼看一行人紛紛遠去，他惦念着師叔穴道受制，本來寄望於少林方丈古月大師，或許懂得解法。

但此時古月大師也已遭了毒手，不禁心頭大急，劍眉緊皺，急急問道

：「呂姊姊，如今古月大師也遭了妖婦的毒手，這如何是好？我們要不要趕上祥符寺去，看看鍾先生有無解救之法？」

呂雪君道：「峨嵋三雲和公孫泰對我們已有先入之見，如果此時趕去，五大門派中人全在仇怒交熾的火頭上，一時極難解釋清楚，我們不如先回準提庵去。」

「回去？」方玉琪張着眼睛，憂形於色的道：「那麼師叔她老人家和青師太老前輩又怎麼辦？」

呂雪君幽幽說道：「如果姊姊猜想不錯，兩位老人家也許有救。」

方玉琪喜道：「原來呂姊姊已經想出了解救之法。」

呂雪君搖頭道：「姊姊只是猜測罷了，目前那有把握。」

方玉琪道：「妳早說了，我們不是早已到了準提庵？」

呂雪君瞥了他一眼，笑道：「方才林外來了這許多高手，我們只要弄出一點聲息，還想走得了？啊！我們這就快走。」

話沒說完，人已翩然往林外掠去。

一會工夫，兩人趕到準提庵，依然越牆而進，穿過迴廊，呂雪君身若飄風，並沒有直奔後面院落，却轉往右側一排禪房走去。

方玉琪心中大惑不解，正想開口，呂姊姊早已推開第二間禪房房門，閃身進去，自己只好跟着跨入。

那趺坐榻上的年輕女尼驟然聽到聲響，立即睜開眼來，驚奇的望着兩人。

呂雪君向她笑了一笑，輕聲說道：「小師傅，我們是來救妳的，不過敵人的手法十分歹毒，能否解開穴道，小妹尚無把握，但此事關係極大，還望忍耐一下，小妹要放肆了！」

那年輕女尼瞧了方玉琪一眼，臉上不禁飛起兩片紅雲，立時閉上眼睛。

當然，點穴解穴，必須手指和肌肉相觸，榻前站着這麼一個美少年，叫她如何不羞？

呂雪君也因有過先前的經驗，這些穴道受制之人，只要稍微動上一下，就會立時死去，隔壁第一間房中那個女尼，就是這樣屈死在自己手下。

是以這一下就特別審慎，話一說完，跨身上榻，玉掌輕舒，一下對準她後心「脊心」穴輕輕拍去。

這一掌，她原無十分把握，但一掌拍出，那年輕女尼突然「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人已應掌而倒，一時不由大吃一驚，還當自己又斷送了一條性命，趕緊一躍而下，注目瞧去。

只見那女尼好像大病初癒，氣息微弱，嬌喘不已，抬着一雙眼睛，露出感謝之色，嘴皮動了一動，像要說話。

呂雪君大喜過望，趕忙搖手制止，一面從懷中掏出一顆「碧靈丹」，塞進她口中，低聲說道：「小師傅，妳受制時間過久，眞氣大傷，快運功調息，有話待會再說罷！」

那女尼果然依言閉上眼睛。

呂雪君話聲一落，立即招呼了玉弟弟一聲，轉身就走。

方玉琪站在榻前，不知呂姊姊使的是甚麼手法，竟能一下就解開了女尼的穴道，心頭狂喜。

跟着呂雪君退出房門，立即追在身後，問道：「呂姊姊，妳這是甚麼手法？」

呂雪君證實了解穴手法，那還停留，小劍靴輕點巧縱，飛也似的往後進跑去，一面嬌聲笑道：「傻弟弟，這就是『將心比心』咯！」

「將心比心？」

方玉琪聽得恍然大悟，暗想原來簡小雲臨走時的那一招手法，竟然就是解穴之法，只怪自己會錯了意，還當人家小姑娘另有深意，以心示愛呢。想到這裡，不由俊臉一熱，同時對呂姊姊的蘭心巧思，更暗暗佩服不已。

兩人奔入後院，呂雪君讓方玉琪走在前面，雙雙跨進禪房。

靜因師太和青衣少女還是靜坐如故，聽到步履之聲，立時睜開眼來。

方玉琪走近榻前，說道：「師叔，呂姊姊替妳老人家解穴來了！」

靜因師太目光轉動，向呂雪君望來。

呂雪君也連忙襝衽道：「老前輩，請恕晚輩放肆。」

這回她有了把握，話聲一落，就俏盈盈的跨上木榻，在靜因師太後心上輕輕拍了一掌。

靜因師太果然功力精湛，要穴受制了這許多時間，此時穴道驟解，她只輕輕吁了口氣，手腳略一舒展，便跟着跨下榻來，口中含笑說道：「呂姑娘果然手法高明，貧尼無限心折。」

呂雪君忙道：「老前輩功力深厚，名聞武林，晚輩對這解穴之法，只不過臆測而來，那敢當得高明兩字。」

靜因師太用手一指對榻的青衣少女，又道：「小徒青霓，功力淺薄，受制已久，恐怕難以支持，還請呂姑娘施救才好。」

呂雪君道：「晚輩自當効勞。」

說着就往對面走去，原來這青衣少女正是靜因師太的唯一傳人姜青霓。

她方才瞧到方玉琪和呂雪君兩人去而復返，接着由呂雪君替師傅解開穴道，就聽到師傅稱讚人家，心中不由暗暗哼了一聲，「解開穴道，有甚麼了不起的！」

她恨方玉琪和呂雪君方才只顧跟師傅說話，問也沒問自己一句，分明是瞧不起人咯！

這回，那個叫自己師傅做師叔的

人只楞楞的瞧着師傅，連瞧也不瞧自己，心頭更是有氣，橫了他一眼，暗地裏想着：原來師伯蒼松子的傳人只是一個傻瓜！

她心中想着，呂雪君已經舒出玉掌，拍在她「脊心」穴上，小姑娘內力輕淺，果然也和先前那個年輕女尼一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應掌而倒！

呂雪君不慌不忙，掏出一顆碧綠藥丸，塞進她口中，才飄身落地。靜因師太愛徒心切，急忙雙掌一伸，替姜青霓推宮過穴，活動血脈。

一會工夫，姜青霓臉色逐漸好轉，她雙目轉動，人已呼的坐起身來，口中叫道：「師傅，徒兒已經沒事啦！」

靜因師太藹然點頭，一面指着呂雪君道：「青兒，妳快去見過這位呂姊姊，咱們師徒全是她解救的呢！」

姜青霓走下木榻，呂雪君早已迎過去，笑道：「妹子不可客氣，我叫呂雪君。」

姜青霓當着師傅，只好依言冷冷的叫了聲：「姊姊！」

靜因師太又道：「這就是為師時常和妳說起的大師伯的二弟子方玉琪方師哥，還不快去見了？」一面又向方玉琪笑道：「琪兒，她是你師妹姜青霓，平日給師叔嬌縱慣了，武功劍法還差得遠，你和呂姑娘有暇，就給她指點指點！」

姜青霓只是冷冷的叫了聲：「方師哥！」

方玉琪還禮不迭，也回了一聲：「師妹！」一面惶恐的道：「姜師妹有妳老人家栽培，那還錯得了。」

姜青霓聽他稱讚自己，一時不由大為受用，暗想原來他的嘴也很甜，自己倒錯怪他了，心中想着，臉上不由微微一紅，跟着白了他一眼。

呂雪君却因青師太和一個年輕女尼及香火婆子還沒有解救，當下和靜因師太一說，大家一同走出禪房，往青師太靜室走去。

只見青師太滿臉怒容，一個身子在冒着蒸蒸熱氣，敢情她運功解穴，依然未能把受制穴道解開，此時竟然拚耗眞氣，把全身力道集中一點，往受制之處一次又一次的硬衝硬撞！

那知這點穴手法十分奇突，任她青師太功力最高，那想衝撞得開？她雖年逾花甲，依然性如烈火，越是衝不開穴道，心頭越是憤怒，衝擊的力量也隨着越猛。

靜因師太不由也瞧得暗暗心驚，只要瞧她渾身冒着蒸籠般的熱氣，分明「少陽神功」已練到十二成火候，此時這般硬衝硬撞，不僅大耗眞元，如果運氣稍受阻岔，也最容易導致走火入魔。

心中一急，但又不敢大聲驚動，當下伸手和身後三人暗暗打了個手勢，叫大家停止前進，一面嘴皮微動，用傳音入密，向青師太道：「道友快請收起神功，容貧尼帶同能解此種古怪手法的呂姑娘入內相見。」

青師太驟然聽到靜因師太傳聲相告，果然漸漸收回神功，兩道寒電般目光，往門外投來。

靜因師太招呼三人魚貫入內。

呂雪君早已趨前幾步，拜了下去，口中說道：「侄女呂雪君叩見師伯。」

青師太一眼瞧到呂雪君，目光之中，不禁露出詫異之色。

呂雪君自然知道青師太脾氣燥急，此時急於想知道詳情，這就婉轉的道：「師伯先容侄女解了穴道，因此事說來話長，而且牽連極廣，待會再由侄女稟明罷。」

青師太眼珠轉動了一下，表示答應，呂雪君又告了罪，才如法炮製，伸手輕拍青師太「脊心穴」。

青師太略為閉目運功，果然覺得自己拚耗眞氣，未能衝開的穴道，此時已然解開，腰骨一挺，全身骨節發出一陣陣連珠暴響，人也隨着跨下榻來，雙目乍睜，便向呂雪君問道：「雪君，這解穴手法，不是妳師傅的路數，妳是從何處學來的？」

呂雪君躬身道：「庵中師傅全都被制，容侄女解了穴道，回來再稟明經過罷！」

說着，翩然往房外疾走出去。

靜因師太瞧着呂雪君身形，笑道：「原來道友和呂姑娘還是素識。」

青師太點頭道：「她是離塵庵主的傳人。」

靜因師太失驚道：「難怪方才呂姑娘餵小徒的那顆碧色丹藥，貧尼覺得十分眼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原來就是離塵庵主的『碧靈丹』。」說到這裡，不由微微歎息道：「要不是呂姑娘適時趕來，我們這些老老小小，眞不知落個如何結局呢！」

青師太白髮飄動，憤怒的道：「昨晚全庵悉遭暗算，這賊人到底是何等人物？」

靜因師太搖頭道：「說來慚愧，貧尼根本連敵人影子也沒瞧到，只覺『心坎』穴上，似乎被人輕輕點了一下，便已受制，這類『隔空點穴神功』，失傳已久，貧尼眞想不起江湖上還有此等人物。」說着，回頭問方玉琪道：「琪兒，這位青師太和師叔是多年好友，你也叫一聲師叔罷。」

方玉琪連忙走過去，行禮道：「弟子方玉琪叩見師叔。」

青師太還了半禮，回頭道：「此子就是蒼松子道友門下？」

靜因師太黯然點頭道：「他是大師兄的二弟子。」

青師太打量了方玉琪一眼，點頭道：「此子骨格果然不錯，噫……」突然雙目一睜，精光暴射，一霎不霎地注視着方玉琪，臉上似乎露出不信之色。

（未完·六）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上文提要：小莊、小高追問東門吉，找到鑄刀劍名家劉學古，追問鑄怪刀之事，才知是替扶桑人鑄刀。原來夜花夫人是替扶桑人和高鴻幹事的，從她供詞中知道黑衣人是酒井先生，船田梅子是他們的高級人物的姪女，至於鑄怪刀的目的指向誰，她也不清楚，二小不再問，又向她身上打主意——劫財，才放她走。二小聽信柳直的話去找素素，再去找花旗，遇怪老人皇甫嵐被黑衣人圍捕……

猫狗大戰　兩敗俱傷

小莊道：「中國是大國之邦，我勸你們老老實實地回扶桑去吧！你們想在此稱王是辦不到的。」

酒井笑笑，揮手而上。

五對二人，力拚狂搏。小莊雖了得，怎奈小高太差了，必須時時支援他，不久小莊就不行了。

小莊不行還能勉強支持二三十招。

小高不濟却連五七招也拖不過，連中三掌倒地昏了過去。

小莊一急，也中了一掌一腿。

在目前他是以一對五，這眞是難以想像的搏鬥。

他從未受過如此無儔的壓力。

尤其是酒井榮，身手奇高，一掌一脚都是他砸中的。

小莊又中了三掌之下倒地。

酒井發出得意的暢笑，他以為小莊的身手，已經可以列為中國有數頂尖之一了，能擊倒小莊算是一件大事。

酒井道：「把人帶回去！」

兩個黑衣人正要挾起兩小，忽然聽到了異聲。

五人駭然四望，不由心頭凜然。

大約有百十隻猛犬黃綠相間的狗眼，像數百盞小燈籠，瞪着他們。

酒井固然不怕狗，但剛才近二十人應付六十頭猛犬都已經是灰頭土臉了，五個人只怕更困難。

酒井道：「甚麼人？」

無人應聲，却相信必然有人唆使這些狗。

酒井道：「你是『狗居士』余克用吧？」

當今武林中除了小莊也就數着「狗居士」了。

馴狗師當然還有，但高明的却不多。

酒井道：「余大俠意欲何為？」

這時忽然有人開了腔，道：「把人留下請便吧！」

酒井怎會甘心這麼作，只不過百餘頭猛犬這陣仗非同小可，一旦拚上，這五人中至少還要犧牲一二人。

他以為扶桑人的命比中國人值錢。

酒井衡量情勢，「余大俠，可要為自己留點餘地呀！」

余克用道：「應留餘地的是貴方，不要再在中國武林中混水摸魚了！你們是不可能成功的！」

酒井道：「余大俠，我們賣你這個面子，請讓出一條出路。」

「狗居士」余克用也吹了狗笛子下達命令。

絕的是，自包圍圈西北處出現了一個缺口。

酒井等人自缺口走了。

余克用解了兩小的穴道，道：「小友受驚了！」

小莊抱拳，道：「多謝余大俠救命之恩！」

「小友何須客氣，余某也受過小俠的大恩！」

「這太不敢當了！」小莊抱拳道：「這些黑衣人眞不好纏！余大俠對他們的來歷清不清楚？」

「在下只知道他們是扶桑人，且有不軌之心！」

小高道：「他們想霸佔中國武林！」

余克用道：「他們的武功是有點霸氣，但要霸得中國武林却還早得很，他們沒有中國人可怕！」

小高道：「這話不大對吧！中國人像高鴻等人，却都受他們制肘呢！只怕是要聽他們的呢！」

小莊道：「小高，余大俠的話也許有理！」

小高道：「怎見得？」

「我總覺得高鴻等人也許仍比這些扶桑人可怕。」

小高道：「爲甚麼？」

余克用道：「高鴻等人的『狐步』絕非僅止於此。」

「他們藏了拙？」

「可能！」

「他們目前是在利用這些人除去異己？」

「我懷疑正是如此的。」

小莊道：「把殺害中國武林名人的罪名都推到扶桑人頭上去，到了時候，再把這些代打的扶桑人消滅。」

小高道：「會是這樣的嗎？」

余克用道：「大致如此！」

小莊道：「余大俠要回山東崂山？」

「不，我要去找伍一龍、花旗、司馬長鞭、柳倩、鐵雄飛等人，和他們在一起對付這些敗類！」

小莊道：「那好極了！」

小高道：「這是個好主意，只是目前實力還不太夠。」

余克用道：「不久的將來，還有很多人參加。」

小莊道：「我們也會參加的，但目前要單獨行動。」

余克用道：「小俠請小心！我有個消息要告訴二位。」他說了有關黑衣人的事。

余克用走後，小莊把余克用說的告訴了小高。小高道：「我有個主意。」

「甚麼主意？」

「抽黑衣人的後腿。」

「說出來聽聽。」

「余克用剛才說黑衣人的眷屬都在鄭州附近，我們去把她們擄走作爲人質，然後全部誘殺之。」

「這辦法行嗎？」

「爲甚麼不行。」

「一些女人能套得牢他們？」

小高道：「小莊，這你就不知道，據說扶桑人對妻子之重視遠超過女兒和姊妹，他們絕不會不管。」

小莊道：「你說說看！」

小高和他咬了一陣子耳根，小莊勉强點點頭。

＊　＊　＊

要不是余克用供給消息，他們是不易找到的。

這兒是山坡林中一座小道觀。

這小道觀距城鎭約十里之遙。

這兒有些道姑出入，但門禁極嚴，不對外開放膜拜，但兩小却在她們開門挑水時混了進去。

此刻他們在大殿神龕前膜拜。

有兩個道姑似乎十分吃驚，爲甚麼他們會進入此觀之中？

不一會就來了七八個人，把二人圍住。

其中一個道：「你們不知道本觀對香客不開放？」

「知道！」小莊道：「我們是來送米和鹹魚的。」

「送米，我們不缺米呀！」

「當然，當然，但我們送的是一種上好的蓬萊白米。」

「你們怎知我們喜歡蓬萊米？」

「酒井先生叫我們選了些米送來的，說是先嚐嚐看，好，就多送，如不太好，下次選別的品種送來。」

這爲首的尼姑三十左右，頗有幾分姿色，道：「米呢？」

「在後面林中。」

於是這尼姑派人把兩包米搬入觀中。

爲了儘快知道這些米是否好吃，小高建議，立刻煮一鍋大家來品嚐，他們扶桑人終年吃米，對米當然十分重視了。

說是蓬萊好米，大家自然都嚐了一碗。

嚐過之後，一個個笑逐顏開，連稱好米。

除了稱讚好米之外，還和兩小接近，表示親暱。

小莊一看就知道她們吃的飯中有毛病，低聲道：「小高，你在米中作的手脚不全是痲醉葯？」

「對，還有輕微溫和的春葯。」

「這不大好吧！」

「他們到中國來陰謀害人，我們爲甚麼不能？」

「這對大局也沒有甚麼大用呀！」

「不，其中幾個主事的可以控制。」

「這太天眞了吧！」

「不天眞！在房事方面使她們滿足了，她們就會聽咱們的，據說這比鞭子更管用！」

小莊道：「小高，你要作你作，我不幹！」

「行，你不幹，却要爲我把風，以防男的回來。」

小莊道：「好吧！小高，這種事有礙我們的形象。」

「兵不厭詐，這也是對敵的策略呀！」

小高略加勾引，那個三十左右爲

首的假尼就和他上了床，一上就是一個時辰，而且是兩次高潮。

這女人叫美空和子，渾身肌膚如雪。

扶桑女人有點不一樣，小高也說不出來。

事畢，兩小辭去。

只不過在門外又對另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尼咬了耳根，這小尼又點了頭，她似乎想找小莊，但小莊指指小高。

扶桑人的貞操觀念不如中國人。

在外面林中，小高又把這個年輕的扶桑少女弄了。

這個名叫濱田英子，却被小高玩得十分服貼。

一連三天，這兩個女人天天陪小高，當然還增加了幾個。

尤其是三十歲的美空和子，對小高的碩大及耐久如獲至寶。

小莊始終不來這一手。

他雖也好色，但不好淫，有所謂：好色者常爲君子，好淫者多爲小人。

小高是不是小人還不敢說，至少沒有小莊純潔。

他目前的心還在巫素素身上。

一連七天，小高把這兒十來個女人都玩遍了。

只不過和他玩得最多的還是三十歲的美空和子和濱田英子二人，於是兩小把她們統通帶走了。

這一手眞絕。

當酒井和另外五人返回尼庵遍尋無人時，大爲震驚，他們萬沒料到，有人動他們眷屬的念頭。

他們四下追逐，却未見踪影。

於是酒井立刻把此事報告了上去。

這是一件大事，關係他們的機密。

雖然這些女人知道的秘密不太多，却也不太少。

此刻小莊和小高在開封附近黃河邊某處。

也可以說是一個河岔子處的一幢民房中。

這是租來的房子，小高一邊和她們上床一邊套她們的秘密，但這些女人的心智並未完全迷失，只是貪戀他的床上技巧而已。

因此，她們說出的機密不多。

又過了半個多月，終於，危機來了。

這天晚上小高在和她們胡來，小莊已上床睡了，但他爲人機警，且功力已深，一點點聲音就會警覺。

他下床抓劍在手自門縫向外望去。

刹那間不由心頭一涼。這是甚麼東西？

小屋四周密密痲痲佈滿了一些小動物。

是貓，數百隻，或者上千隻。

小莊是馴狗名家，他也知道人能把貓馴成殺手，而且絕不輸狗，他知道今夜有多麼凶險。

他一邊吹起了狗笛子，一邊去招呼小高。

只可惜他們住在這河岔子處，狗不能太近，以免惹人注意，所以有一部份的狗，超出了狗笛子的傳播範圍之外。

待對方發動貓的攻擊令之後，狗來了一小部份，約五十頭左右。可是各種貓却有七八百隻。

小高被這貓陣嚇壞了。

小莊也被貓狗激戰震住了。

貓的體形小，但攻擊動作快速而火爆。

事實上貓的攻擊動作和虎、豹一樣，只是比虎、豹小些罷了，但速度却比虎豹更快更犀利。

狗雖受過嚴格的訓練，但以一對五對六，畢竟是以寡敵衆。而且貓的訓練也很精良，如有三隻攻擊一隻狗，其中必有一隻專門咬噬狗的咽喉。

這幾乎是大多數獸類都擅長的攻擊絕技。

因此，狗在孤軍作戰之下傷亡慘重。

兩小只爲參戰殺貓。

在小莊的劍及小高的拐（有時也用刀劍。）搏殺之下，貓的傷亡也很重。

只不過在三個時辰的血戰之下，狗已死光。

貓也傷亡大半。

大約七八百隻貓，只剩下三百隻不到。

這些女人在小高的葯物控制之下渾身無力，如果她們也出手的話，兩小就不輕鬆了。

事實上他們本來也不輕鬆，都被貓抓傷多處。

兩小要找尋驅貓的人，但貓陣已退。

兩小眼見狼藉一地的狗屍，不由內心十分不忍，人狗有了情感，像朋友一樣，而且還是很好的朋友。

只要聽到狗笛子，牠們就奮不顧身。

即使有數倍於牠們的敵人，前仆後繼，有去無回，牠們也絕不後退，這比一般的人類朋友好得太多了。

「小高，把狗埋埋吧！叫那些女人幫忙。」

大家一起動手，天亮前埋葬了狗屍，還立了碑。

也就在天將黎明時來了大敵。

其中三人是高鴻、徐起和裴元度。

另外三人却不是黑衣人而是中國人，只是面孔陌生。

其中一個五十左右的似是此行的爲首者，此人紫臉膛，虬髯，十分威猛，道：「那一個姓莊？」

小莊道：「就是我！」

這人上下打量他好一會，小莊道

：「你又是誰？」

這威猛之人道：「王化城！」

小莊心頭一凜，小高也不由大驚，這人不就是小高冒他之名玩弄「夜花夫人」的西域土皇帝王化城嗎？

錯不了的，正是王化城。

小高道：「你就是西域土皇帝王化城？」

「正是，你們兩個小崽子成了氣候？」

小高道：「王化城！你們是專程找我們的？」

「對付你們兩個小崽子，何必專程。」

小莊道：「在西域作土皇帝有多好？何必來此受人支使。」

「誰能支使王某？」

「背後的黑衣人就能支使你！」

王化城大笑一陣道：「錯了！小子，王某來此是受人之邀，尊我爲副總提調的……」

「副總提調？總提調又是誰？」

王化城道：「你們兩人有甚麼資格知道？」

小莊道：「以你的身份，甘願作扶桑人的副手？」

王化城微微一窒，道：「王某另有事業，而且在西域，如作領導人，只怕就無法兼顧了。」

小高道：「我看你很會往自己臉上擦粉。」

王化城道：「徐大俠，裴大俠，請兩位把他們拿下。」

「遵命！」徐起對小莊，裴元度對付小高。

小莊和徐起之戰，他放手搏鬥，勝算很大，但小高和裴元度比，他就差得太多了。

一邊的王化城打量場中的搏殺，點點頭道：「這兩個小傢伙還眞不是蓋的，尤其是小莊。」

小莊和徐起打了三十五七招，徐起久而落了下風。

小高已經被逼得團團轉了。

王化城道：「高大俠試試看。」

高鴻換下了徐起，這工夫小高已倒地被制住了穴道。

高鴻全力施爲，三十招後也未佔到便宜。

王化城道：「同是『狐步門』的人，長輩卻不如晚輩，這現象眞是叫人想不通，高大俠請下來。」

高鴻退下，道：「慚愧！」

王化城眞不愧爲西域的土皇帝，身手十分了得，小莊不能不全力施爲，似乎還是差了些。

看來小莊是拖不過七八十招的。

王化城道：「小子，如果你躺下了，也不必難過，因爲你的對手是王化城——西域土皇帝！」

小莊還可以更好些，但他並未用上。

當然，王化城總是比他高了一些，只是要制服他，只怕還要數十招乃至於百招以上。

反正小莊也看得清楚。憑他一人，無論如何脫不出他們這些人的手掌，賣不賣力都是一樣的。

就在這時，小徑一端來了一人，不久到了現場。

來人竟是船田梅子。

高鴻等人對梅子很恭敬。

王化城也向她點點頭。

這表示船田梅子的身份很高。

梅子對王化城道：「王伯伯，上面的意思是，對於年輕一輩的人，儘可能讓他們自動來歸。」

王化城道：「自動自發地依歸我方？」

「是的。」

高鴻道：「梅子姑娘，這只怕不對！」

「有甚麼不對？高大俠？」

高鴻道：「這兩個小子非同小可，而且專門與我們作對，小莊又會驅狗傷人，如不盡快除去，後患無窮。」

梅子道：「高大俠和莊林是同門，應可再放一馬的，予以感化！王伯伯，您的看法如何？」

王化城是聰明人。

梅子給他面子，他爲甚麼不借機下台，作個順水人情。

王化城道：「高大俠，放他一馬算了。」

高鴻等人內心一百個不願，卻知道既然王化城答應放人，他們三人也無法扭轉這個局面，只好點頭。

梅子道：「莊林，希望你們知道上面的寬大……」

小莊道：「在中國領土上表現你們的寬大？」

他解了小高的穴道，兩小離去。

梅子也走了，只是方向不同。

在十里外，小高道：「小莊，這是不是奇蹟？」

「可能……」

「但我又另有想法，梅子似乎對你頗有意思。」

小莊道：「我知道你會往這方面去想。」

「難道不是？」

「就算如此，也不會使我和素素分開。」

「小莊，我總以爲巫素素的身份很神秘！」

「小高，這件事言之過早……」

忽見船田梅子又欵欵走來。

小高低聲道：「小莊你看誰來了？」

小莊早已看到，他也不能不信，梅子對他們好得過了火。

小莊抱拳道：「多謝姑娘相助。」

梅子道：「那算不了甚麼，但我要奉勸兩位！」

小莊道：「是不是要我們收斂一下？」

「明哲保身嘛。」

小莊道：「如果我在扶桑對姑娘說這些話，姑娘有甚麼感想？」

梅子姑娘道：「我會很忿怒！」

「姑娘應知我們此刻的心情。」

「我知道。」

「妳知道？」

「是的，所以才會奉勸兩位收斂的。」

「讓我們收斂，以便讓你們扶桑人奴役我們中國人？」

「別的扶桑人也許有此野心，我沒有。」

「這麼說，妳要我收斂是一番好意了？」

「是的。」她放低聲音，道：「因爲不收斂對你們自己是很不利的，暫忍下去，有益無害。」

小莊道：「姑娘如果眞有一片誠意，可否告知吾友巫素素她是否眞的流過產或者她……」

梅子忽然爲難地苦笑了一下，良久不答。

「還要保密？」

梅子攤手，道：「有些事我不便說。」

「還不是爲了你們的機密。」

「不是，而是某些話由我口中說出來十分不妥。」

小莊道：「這是爲甚麼？」

梅子道：「不久自知。」

小高道：「會不會是巫素素未流產？」

梅子道：「不大清楚。」

小高道：「姑娘如果願意交我們這朋友，爲甚麼不能坦誠相告？」

「正因爲想交兩位異國朋友，有些話才更不便說出來。」

小莊道：「是不是她未流產，在騙我們？」

「請原諒，我不清楚。」梅子道：「我送來一件小禮物，作爲建交的見面禮。」

小莊道：「姑娘不回答剛才的問題，這禮物我不便收下。」

梅子拍拍手，立刻自林中掠出一人。

來人竟是雞胸駝背老人皇甫嵐。

小莊有點激動，原來是梅子救了皇甫大叔。

「大叔，你還好吧？」

「我很好，這要感激梅子姑娘！」

小莊抱拳道：「梅子姑娘，多謝！」

「這算不了甚麼。」

小莊道：「姑娘可知驅貓傷人者是甚麼人？」

「噢！他叫比利，綽號『貓王』，是波斯人。」

小莊道：「馴貓噬人，還是第一次聽說。」

梅子道：「在波斯很出名，不過這一次他的波斯貓的傷亡也很慘重，不過他的精英還保留着。」

小高道：「還有精英未出？」

「是的，據說他的貓王有二十隻，會擺貓陣，厲害無比，一般的武林人物遇上是無法倖免的。」

皇甫嵐道：「『貓王』很不好惹，要小心他的下一次攻擊。」

小莊道：「比利是你們的人？」

梅子道：「『貓王』比利到中國來推銷馴貓術及波斯貓，被我們的上司網羅了，而且十分器重。」

小莊道：「姑娘可否回答一個問題。」

「我能回答的一定不使你失望。」

「你們的最高上司是甚麼人？」

梅子猶豫了一下，道：「船田英二。」

小莊道：「妳是他的甚麼人？」

「養女！」

「養女？不是親女兒？」

「不是。」

「他的最終目的是成立一個幫會？」

她搖搖頭，道：「尚不僅此。」

「還要進一步控制中國武林？」

「甚至進而奪取政權也說不定。」

「好大的野心和慾望。」

梅子道：「的確，而且貴方很不團結。」

皇甫嵐慨然道：「姑娘說得對，如果中國人團結，扶桑人也不敢如此明目張膽地來此橫展勢力了。」

皇甫嵐道：「不知扶桑人來了多少？」

「五六十人，都是身手不俗的。」

小莊道：「我有個看法，和表象不同。」

梅子道：「這話怎麼說？」

小莊道：「高鴻等人並非那麼低能的人。」

「這話是甚麼意思？」

「可能是 扮猪吃老虎。」

梅子想了一下，道：「這一點我也不敢說。我要走了，你們要小心比利，對付貓，還是要利用狗，因爲貓狗一直不和，一般的貓還是怕狗的……」

梅子走了。

她予人的印象永遠是淸麗動人而又正派的。

小高道：「這個扶桑妞很不賴。」

皇甫嵐道：「的確，她能救我，只怕也是看在莊林面上，這扶桑少女看來是很不錯的。」

「她爲甚麼背叛她的義父？」

小高道：「八成船田英二對她不好。」

小莊道：「大叔，我爹和家師呢？」

「可惜我和他們也失去了連絡。」

「大叔多久未見過兩位長輩了？」

「最少也有半年多了。」

小莊道：「大叔是說，自他們兩位長輩被高鴻等人重傷落水之後就沒有再見到他們？」

「應該說自他們落下絕崖未死之後即未見到。」

小莊長嘆一聲，道：「這麼說大叔

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死下落了？」

皇甫嵐低聲道：「聽說令尊還健在。」

小莊精神一振，道：「眞的？」

「是不是眞的，我也不敢武斷。」

小高道：「由於扶桑人及高鴻等人一直緊追不捨，這事看來，莊嚴老伯可能還活在世上。」

皇甫嵐道：「莊林，梅子姑娘不錯，至少她對你很夠義氣，不要隨便斷了這根線。」

「知道，大叔，」小莊道：「但也不能不提防反間，她會不會是奉命在我們這邊臥底刺探秘密的？」

皇甫嵐道：「不大可能吧！」

「何以見得？」

「以我的經驗，可以看出，這姑娘很正派。」

小高道：「我也以爲不可能是在此臥底。」

* * *

小高還和美空和子及濱田英子來往。

這些女人不時傳遞一些消息過來，雖然並不是最最機密的，對兩小也很有用。

這天深夜，小高一箭雙鵰，在應付兩個女人。

三人同床，左右逢源。

美空和子以經驗及成熟取勝，肌膚如雪。

她在床上有些動作，極爲少見。

濱田英子以青春取勝，稚嫩活潑。

這在感受上完全是兩種境界，和濱田玩，塞得滿滿地，和美空則是活動頻繁，奇趣橫生。

小高一會這個一會又那個。

兩個女人還眞服貼。

兩個人應付小高，小高仍能任意縱橫而主動。

甚至濱田有時還會呼痛。

皇甫嵐離開了他們，要去找莊嚴。

至於他交給小莊的小册子，乃是莊嚴近年來研創的新招，還有令狐慈的絕招在內。

因此，在小莊用功合研練熟之後，非常犀利。

時近四更。

小莊剛剛馴過狗，也練過功，正要入寢，他發現大敵又臨，那是一種十分輕微的脚步聲在接近中。

遠遠望去，像是一片密密痲痲的螞蟻。

那當然是貓羣。

小莊立刻吹起了狗笛子，也同時通知小高備戰。

狗還沒到，貓已開始猛撲。

這些貓絕非一般的貓可比，牠們身軀碩大、健壯、比平常貓大一倍餘。牠們弄不開門，但能上屋，把瓦掀開，扒開屋頂絲絲竄入屋中。

人貓血戰在屋中進行，千百隻綠森森的貓眼，在黑暗中流瀉不已。

這工夫狗也到了。

只不過貓有五六百，狗只有七八十隻。

這一次固然雙方的數字相差懸殊，但狗又受過訓練，學了些以少勝多，以寡敵衆的陣法。

這就是聯防法。

聯防法也就是相互支援法。

互相支援，有時就能以一當十，合作能產生相乘的威力而不是相加的。

雙方較上了勁。

「貓王」比利享譽波斯，到中國來吃了虧，他怎會甘心，再說他也不信小莊能抗拒這第一次的反撲。

小莊則以爲，番人驅貓到中國行兇，比扶桑人還可恨。

貓狗浴血斷殺，慘烈無比。

有的狗眼被貓爪抓出，有的貓頭被狗咬碎。

狗已有應付貓啃噬牠們的咽喉之策。

只不過還是那句話，雙方數目比數差距太大。

狗當然還是吃虧。

加上兩小協助殺貓，不一會屋中滿地貓屍，屋外的狗屍也在增加，只不過比貓屍少得多了。

「貓王」眞不服氣，還想繼續撐下去。

甚至他還想和小莊實幹一下。

關於小莊，他聽扶桑人及高鴻等人談過，只可惜他不信一個二十以內的人會厲害到那裡去。

小莊和比利面對面，他覺得很新鮮。

他還是第一次見到紅頭髮藍眼睛的人。

比利會幾句簡單的中國話，雙方自然談不了幾句話。

主要的目的是動手掂掂對方的斤兩。

比利會的是西洋技擊，老實說剛猛有餘，變化不足。

未出三招就挨了小莊一掌。

再打又未出一招半，小腹上又中了一脚。

比利有點服了。

他到東方之後，自覺有點優越感，(因西方科技比東方進步，尤其是醫藥及火藥)但不久發現，並不是樣樣都是西洋比東洋好。

就以武技來說，東方(尤其中國)深奧無比，其中尤以內功，最不易懂，如今更是服了。

比利再戰而被小莊制住了穴道。

一場貓狗血戰就此停止。

查點戰果，狗佔了上風，這是因爲狗死得少，貓死得多之故。

小莊和比利談了一下，比利願意交他這個朋友，於是小高暫時扣留了兩個扶桑女人。

這當然是有計劃的。

小莊和比利商量，要他倒戈的事。

比利也看出，他的主人如高鴻等以及扶桑人，只是利用他，毫無感情，兩人都是好結交的性情中人。

因此，小高暫時絆住兩個女人，以免她們回去洩了密。

* * *

高鴻等人摸不透比利未回去的原因。

這件事由高、徐、裴三人負責，因爲裴元度會說簡單的英吉利話，可以和比利溝通。

比利不回來，他們不免緊張。

自然而然地，他們會以爲比利全軍覆沒了。

酒井榮找到高鴻等，道：「高大俠，是怎麼回事？」

高鴻道：「情況還不明朗，正在派人打聽。」

酒井道：「比利不是有七、八百隻貓嗎？而小莊只有五六十隻狗。」

「是的，可是貓狗的均勢畢竟有差別。」

「我看是訓練的技巧問題，同樣是狗，『狗居士』余克用所馴的就不如小莊所馴的狗。」

「是的，酒井兄，待會打聽消息的人回來才知道。」

徐起道：「酒井先生，以前我們都低估了小莊。」

酒井不能不默認這一點，却道：「如果三位行，不是早把那小子幹掉了？」

「酒井先生不知道他們有一肚子怪點子。」

酒井道：「他們的點子再多，也不過是兩個大孩子。」

徐起道：「酒井先生，他們是大孩子却專作大人也作不了的事。」

徐起道：「他們在女人身上很會下工夫。」

酒井道：「這和貓狗大戰有甚麼關連？」

裴元度搶着道：「當然有關係，你們的眷屬和他們也有一腿……」高鴻要阻止已是不及。

酒井面色一變，道：「你說甚麼？」

裴元度以爲反正已經說了個頭，不說也不行了，他道：「據說，有幾個貴國婦女和他們常有往來。」

「胡說！」酒井怒極作勢欲撲。

高鴻道：「酒井兄如果不信，可以印証一下。」

酒井大叫「不信」，但他却又立刻去了小道觀。

他發現他的妻子美空和子和他部下濱田功的女兒濱田英子不見了，逼問之下，所有的眷屬只好承認，都和小高有一手。

不同的是美空和子和濱田英子最大膽，經常兩天不返。

酒井拔刀想殺人，這是奇恥大辱。

他們和比利一樣，也有優越感。

他們總以爲扶桑人比中國人高一頭。

他收起刀，砸了每個女人一個耳光，道：「再有一次，休想活命，他如果再來，要設法留下他。」

「是……」女人們一陣轟喏。

酒井回來後，態度變了。

在所有的扶桑女人之中，以他的妻子美空和子的身份最高，船田英二的妻子未來，養女雖來了，身份却並不比美空和子高多少。

酒井不能不向高鴻等人承認這件事實。

高鴻道：「酒井兄，現在應該全力除去這兩個小崽子了。」

「當然，我們要密切配合才行。」

高鴻道：「請酒井兄和船先生決定攻擊方式。」

他們正在研究對策，小莊已經到了。

兵貴神速，一點也不錯。

不但小莊來了，還帶來了狗輩。

高、徐、裴三人加上七、八個扶桑高手，開始血戰。人對人加上狗對人，使扶桑人及高鴻等防不勝防。

但不久，又來了二十餘人。

這些人有一半是扶桑人，也有中國人，如王化城等高手，有些是西域土皇帝王化城的部下。

對方約有四十多人，所以狗的傷亡極重。

但不久又有一股人馬參戰了。

這眞是奇特的戰爭。

原來是「貓王」比利率貓來助。

狗、貓自古水、火不容，但他們把貓、狗馴得可以合作，互不侵犯地對付共同的大敵。

數百隻貓一旦加入，高鴻這邊人再多也不成了，雖然貓屍也急劇增加，血肉橫飛，但黑衣人受傷的也在快速增加。

酒井急忙下令撤退。

結果現場上留下了七具屍體，其中二人是扶桑人，身手較差，另外五人是王化城的部下。

狗死了十二隻，貓又被殺了七十餘隻。

只不過這却是一次大勝仗。

七具屍體畢竟比幾十頭貓狗來得重要。

三人埋了狗、貓屍體撤退。

比利受了傷，而且不輕。

在動手過招時，比利的身手擋不住三流貨色。

這也是比利的短處，他的底子太差了。

在混戰中，小莊必須時時協助他，要不他早就倒下了。

* * *

兩小和比利遇上了林哥。

林哥表示，願貢獻一切力量，協助對付扶桑人。

這是個深夜，四人在小酌。

這工夫忽然後面傳來了尖叫聲。

小莊道：「八成是扶桑人來救人了……」

四人往後面疾撲，果然發現五個扶桑人，已傷了美空和子及濱田英子，看來他們不是想救人，而是殺人的。

小莊等人一出現，這五個扶桑人立刻放棄而撤退。

小莊等人並未追，立刻爲二女療傷。

小莊道：「美空女士，他們是來殺妳們的。」

美空和子道：「是的，是我丈夫下的命令！」

小高道：「剛才這五人中沒有酒井在內。」

「沒有，要是他來了，我們包死不活。」

小高道：「他們不會罷休的，非殺二位不可。」

小莊道：「要對付他們，應向他們的頭子下手。」

美空和子道：「船田英二非同小可。」

「當然，」小高道：「我們會另想辦法動他，試問他好不好色？」

美空和子道：「當然好色，尤其他的妻子在扶桑而未來。」

小高道：「怎知他好色？」

美空低下頭道：「有一天晚上酒井不在，他把我制服……」下文就不必問了，八成割了酒井的靴子。

事後小高、小莊和林哥密議應付之策。

他們想出了一個釜底抽薪的迎敵之法。

辦法想好，四人正要就寢，小莊忽然又聽到異聲。

那又是後面傳來的低聲交談。

這是一家民房，四人住在前面，美空和子和濱田英子住後面，只隔了一道院門，但此門晚上並不關閉。

小莊一到，不由怔住。

他發現一個臉上包紮起來的女人正在點美空和子的穴道，似想把她們帶走，這女人正是巫素素。

「素素……妳……」

「小莊……她們是在此卧底的。」

「怎見得？」

「我是聽酒井說的。」

「不對！如果她們在此卧底，扶桑人就不會來殺她們，而妳也不會帶走她們。」

「小莊，你懷疑我？」

「素素，我當然不想懷疑妳，但是……」

「你還是懷疑我？」

「素素，妳不是流產了甚至奄奄一息了？」

「是……是的……只以爲生命難保……想不到扶桑人的藥很有用，服了幾天的藥，竟然……」

「妙手回春，霍然而癒了？」

「是……是的……只不過還很虛弱……」

小高道：「巫素素，我却以爲妳在說謊。」

「我……我說謊？」

「當然，以妳當時的病危，僅一息尚存的情形，三五天甚至半月內都不可能好轉的，除非你服的藥是仙丹！」

「我說過我還有點虛弱，頭輕脚重。」

「這更不對了！」小高道：「如你頭重脚輕，就不可能制服二女，她們二人的身手並不比妳差多少，可見妳很會僞裝，妳是奉命來劫人的。」

「小高你……」

「成功當然好，如被發現，妳就用這套詞兒來搪塞。」

巫素素道：「小莊，你信嗎？」

小莊道：「我不信。」

「小莊，還是你相信我。」

「只不過我也相信妳的演戲功夫很好……」小莊往上一貼，其快逾電，一把抓下了她臉上的白布。

「啊……」小高驚呼，小莊也愕住。

果然不出所料，她的臉完好無恙。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當時毀她的容時，刀子在她臉上附近掃過，刀尖上射出一些紅藥水。兩頰有個「X」字血痕了。（未完・十七）



劍氣九重天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可飛・圖

冷芒飛旋大殿　一劍力挽狂瀾

上文提要：為了協助江楓挽救江湖大劫，雪、霜兩女不約而同地偷練了魔功，淪入魔道，以至性情大變，眼看兩女泥足深陷，江楓等人痛心不已，唯有寄望回復江湖清明後，馬上協助兩女脫離魔道；夏天同與白天化棄暗投明，獲江楓設宴招待，席間，白天化欲向江楓披露教主的身份，豈料話未出口，業已毒發身亡，江楓目光銳利，揭發下毒者是假冒迎春的九大魔女之一……

江楓道：「天魔消魂大陣，少了個魔女，陣勢變化只怕要大受影响了。」

「你笑得眞好看，聽藍鳳說你有誘女入懷之能，要我們別着了你的道兒，看來她不是虛言，我因爲不相信她的話，先一步跑來看看，你就是藍鳳說的江楓了？」

張四姑暗施傳音之術，道：「江楓，誘使她說出殺害迎春的經過，看看藍鳳是否已陷入危境。」

江楓已準備出手，聽到張四姑的吩咐，立刻換上了一副更迷人的笑容，「惑心術」先一步施展出來，道：「妳是九大魔女之一啊，可眞是大大的失敬了，妳爲甚麼要殺了一個粗通武功的女婢？」

魔女扭動了一下柳腰，笑道：「她的運氣太壞，我本想混入大殿，剛好看見她拏着酒走過來，就順手殺了她，易服而入，你們不叫她的名字，我還不知道她叫迎春呢！」

張四姑暗暗吁一口氣，忖道：「看來只是一個巧合，藍鳳不會有事，只可惜迎春這個丫頭剛剛棄邪歸正，就冤死在這個妖女的手中。」

但見那妖女眼波欲流，臉上浮動出無限嬌媚，柳腰也微微擺動，似要應聲起舞。她身材曲線明顯，全身微微扭動，那種動人的風情，就不是江南的紅粉小佳人能夠及得的。

江楓的笑意也越發的迷人了，全身散發出男性的魅力，申雪君和鏡花樓樓主爲之怦然心動。

朝陽、水月兩大樓主和夏天同也都爲魔女的妖媚所惑，看得眼睛發直。

乖乖，兩個人較量上了，魔宮媚術對上了天狐技藝的「惑心術」，兩大奇術決高低，男女魅力大對抗，却苦了大殿中的其他男女，個個心動，無法自禁。

可惜的是兩個小狐女不在現場，加上雪、霜二女，想必會更見熱鬧。

大和尚閉着眼睛，低聲在張四姑耳邊唱起大悲梵音。

敢情這位女中豪傑也有些意亂情迷了。

大悲梵唱使她的離魂歸體，暗暗啐了一聲，忖道：「活見鬼呀！被他抱着上床多少次了，怎麼還是這麼沒有定力。」

不能讓申雪君當場出醜，張四姑剛清醒，就把申雪君拉近大和尚，梵音入耳，申雪君神志一清，頓覺雙頰發燒，看了張四姑一眼，臉上滿是感激之情。

梵音如絲，傳到夏天同和三大樓主的耳中，三人如在夢中醒來，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但大悲梵唱並沒有干擾到江楓和魔女的奇術對決，大和尚似是存心要看看江楓在這方面的成就，天狐技藝能否直逼魔宮媚術，能入主天魔消魂大陣的魔宮弟子，當然是拔尖的媚術

高手。

張四姑打量兩人形勢，魔女的軀體擺動，愈見妖媚，一襲緊身衣服突然片片碎裂，脫落於地。

好傢伙，外衣之內，竟無褻衣，上半身完全裸露出來。

江楓沒有甚麼動作，只是臉上的微笑似是由全身散展開去，可是頂門上却隱隱見了汗水。

但他還能說話，聲音低沉，帶着微啞的磁性聲音道：「說吧！大魔女，爲甚麼殺了白天化？」

「教主的身份是不能洩露，」大魔女貞的回答了：「他立過誓言，所以我才殺死他。」

「妳是如何下毒的？爲何我竟然沒有瞧出來？」

魔女扭動的身軀突然靜止下來，道：「他是中了天魔針，你們只想到酒中有毒，却不知道我是用毒針暗算他，那是一枚細小如牛毛的暗器，用指彈出，只要手指微動，針就會射出，只可惜不能及遠，份量太輕，也無法一次發出多枚，針用劇毒淬煉而成，見血封喉，死得很快。」

「那妳就爲他償命吧！」江楓突然點出一指。

一指取命，大魔女口鼻間湧出了鮮血，但她仍然拚盡餘力說道：「我眞的喜歡了你，藍鳳說得對，你使女人着迷……我可以幫助……你的你……你却忍心殺了我。」

說完心中情意，也用盡最後一口元氣，立刻倒地而逝。

在場中人無法明顯的分辨出，江楓是以術取勝呢，還是以武功殺了魔女，但一指取命，力道之强，洞碎了魔女的心臟。

江楓長長吁一口氣，道：「她的媚術很高明，我差一點撐不住了。」

「你是否已經征服了她？」張四姑道：「她如肯幫忙，也許可以減少天魔陣的壓力。」

「她不是眞的屈服，只憑這一戰，也無法使她效力。」

大家都不太明白江楓的解釋，但張四姑心中很清楚，這只是第一關，如不能男女合體，江楓無法眞正征服她，過了一天，她就會清醒過來，江楓情孽纏身，已然嚐到痛苦，也不能再惹煩惱了。

天狐武功的可怕處，在以眞情換眞情，以心換心，江楓有多少情愛能分捨呢？

張四姑沒有追問，大家更不會問，這種事，不是人人都能問的。

一陣尖銳的竹哨聲傳入耳際，大和尚臉色微變，衝出大殿。

夏天同和三大樓主緊隨而出，申雪君十鳳在手，也跟了出去。

白天化之死，有了更明白的一個啓示——那位神秘教主已存了趕盡殺絕之心。

這就激起了夏天同等的拚死之心，既然已無生路，能殺一個敵人已夠本，殺兩個就算賺了。

張四姑低聲道：「小情郎，是不是有點累？」

「是！」江楓道：「由九個魔女主持的天魔消魂大陣，只去其一，還有八個魔女，我恐怕抗不住啊！」

「看你笑得可愛迷人，」張四姑道：「手足却不動，難道是內力比拚？」

「是，雙方各以術法對抗，這中間就不是男女情愛那回事了，」江楓道：「她以術誘我，我以術惑她，雙方全力施展，就形成內力比鬥，僵持不下，剛才小弟已全力以赴，這些魔女的功力非同小可。」

「這麼說，她們以一對八……」

「小弟準有輸無贏了。」

張四姑緊張了，道：「雪、霜二女幫你呢？」

「該有勝算，只不過她們一動手，就會在陣中放毒，」江楓道：「那就難作預估了。」

但見青鳳急急奔入大殿，道：「張姨，藍鳳傳來訊息，那位教主已經聚集人手，準備出動！」目光一掠躺在大殿的魔女，接道：「這裏有書信一封，要張姨親自拆閱。」

青鳳由貼身處取出一封密函，交給了張四姑。

書上字跡很草，想是在很急促之下寫成。

內容也很簡單，但却十分令人震動。

教主似是另有埋伏，守口如瓶，無人知曉，晚輩盡力而爲，請留心陣前變化。

藍鳳

「果然是陰險無比。」張四姑撕碎書信，沒有傳閱江楓。

「信上說些甚麼？」江楓低聲詢問。

「藍鳳要我們留心陣前變化，好像是那位教主另有埋伏，連藍鳳也不清楚。」張四姑竟有點急燥了。

一個天魔銷魂陣已經無法對付，另有埋伏，如何不叫指揮全軍的張四姑心慌意亂。

「大姐，把人手集中在這裏吧！這座荒廟四週平坦、荒涼，是一片很好的戰場。」

「事實上，只怕我們也走不了啦！」張四姑道：「我去招呼歐陽昭夫婦和雪、霜二女，稍作部署，大概這裏就是決戰之地了。」

「張姨，我呢？」青鳳道：「去和藍鳳會合，還是留在這裏？」

張四姑沉吟了一陣，道：「留在這裏吧！就在大殿附近，選一處隱身的地方，發揮所長，抽冷子傷敵，不要正面出手，」張四姑道：「青鳳，多多珍重自己，梅花戰死，雪、霜入魔，張姨再也抵受不了又一次的傷害了。」

青鳳呆住了，雪、霜、梅花都是她最關心的人，但此刻形勢緊急，張四姑沒有說，青鳳也忍下未問，歷盡滄桑少女心，使青鳳有着超越年齡的克制功夫。

張四姑說完，轉身離去。

望着張四姑的背影，青鳳舉手拭去雙目中流出來的淚水。

一隻手伸了過來，緊緊握住青鳳的玉腕，耳際間響起了江楓的聲音，道：「青鳳，聽大姐的話，好好的珍惜自己，爲夫的也受不住再一次的打擊。」

青鳳緩緩轉過身子，偎入了江楓的懷中，道：「江郎，怎麼會這樣的？梅花姐姐一心向善，上天爲甚麼不給她一條自新之路？雪、霜兩位妹子有如仙露明珠，是那麼純潔無邪，又怎會淪入魔道？」

「雪、雪入魔是爲了幫助我，求功心切，練了魔功，一入魔道，很難自禁，」江楓道：「青鳳，此時此刻是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只要我力能所及，我會全力以赴，江郎，血濺黃沙情不盡，說吧，你要我作甚麼？」

「我要妳好好的活着，不要逞一時好强，輕身涉險，青鳳，妳要留下性命陪我。」

青鳳點點頭，道：「我們要盡一切能力，把雪、霜兩位妹子救出魔道，所以，江郎，你也要多多保重，你要明白，你如有不測，這一切的生生死死，都變得沒意義了，雪、霜兩位對你用情之深，已不是山盟海誓所能表達，賤妾可爲江郎生，也可爲江郎死，但賤妾自知不如雪、霜多情，你知道嗎？吟雪爲了要激發出你馭劍的潛力，會準備以自己的性命作爲誘因，她想的已不是郎情妾意，而是關心你，處處爲你打算，默默的奉獻出自己。」

「我知道，」江楓痛苦的說：「所以，我沒有絲毫責怪她們的意思，我只想救她們，千死……」

下面的話說不出來了，因已被青鳳一張櫻桃小口堵住了嘴巴，堵得又緊又密。

「對不起啦，打擾了兩位，可是我沒有太多時間等下去了。」

「藍鳳，」青鳳急急脫出了江楓的懷抱，轉頭看去。

只見藍鳳倚門而立，低垂着頭，大有撞破好事，內咎甚深的感覺。

「我不要江楓說出不吉利的話來，」青鳳解釋道：「來不及用手捂住他嘴巴了！」

藍鳳抬起頭來，笑一笑，道：「揮劍玩命，血雨腥風，小擁片刻，稍疏情懷，也可減少江郎一些緊張壓力，沒有甚麼不好啊！」

「雙方已短兵相接，妳怎會有空來此？」江楓道：「是不是又有甚麼變化？」

「是！」藍鳳道：「張姨指示我來此見你，稟報軍情。」

江楓突然一伸手，拉過藍鳳擁入懷中，道：「快些說吧！我要盡快和他們一決勝負，我不能再拖延時間了，我心中好急好急，藍鳳，快替我想法子啊！」

他心中想着雪、霜入魔之危，要早些着手施救才好。

「是的！對方也很焦急，」藍鳳道：「天王門、天后宮逃回來的弟子，說出了事情的經過，那位平日難測高深的教主，竟也有些神色震動了，事實上，連我也聽得有些吃驚，殺人的只是兩個少女，美艷不可方物，却又飄忽莫可預測，埋伏在這座荒廟四週的高手，幾乎被她們殺光，七八十個高手啊！沒有人能夠還擊，連天后宮三大宮主和天王門門主也全數被戮了，她們是不是雪、霜兩位妹子？」

「是啊！藍鳳，她們入魔了，我們要救她們，快想法子殺了那位教主，再晚就麻煩了，藍鳳，妳要快些想辦法呀！」

江楓緊抱着藍鳳，眼眶中滿含淚水，心中的焦急全溢於言表，那種乞求的神色，完全是一副稚氣未脫的依賴表情。

藍鳳忽然感覺緊抱着自己的情郎，像個孩子，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一根浮木般，是那麼全心全意的依賴着自己，這時刻，似乎已不是論兵定謀能使他平靜下來。

何況，江楓這些動作，激起女性潛在的一種母愛，藍鳳心中情愛激動，取出絹帕，拭着江楓奪眶而出的淚水，低聲說道：「不要哭嘛，要我作甚麼，我都會全力幫助你……」

忽然間想到青鳳在側，頓覺羞意襲心。

她實在是個很保守的女人。

偷眼看去，大殿中的空無一人，不知何時，青鳳已悄然離去。藍鳳暗暗吁了一口氣，接道：「那位教主不像是個江湖人，陰沉多疑，却又處事果決，他借酒裝瘋……」

江楓吃了一驚，人也忽然清醒過來，放開藍鳳，問道：「他怎麼樣？」

藍鳳微微一笑，道：「你怎麼了？好像被針刺了一下似的。」

「他是不是對妳不規矩啊？」

「放心吧，身心俱屬江郎有，此生不作出岫雲，」藍鳳道：「但他說的話却是充滿着誘惑，尤其對我這樣的女人。」

「他說了些甚麼？」

「他說，我是統率大軍的將才，江湖人揚名立萬，組幫結盟，只能算是小局面，」藍鳳道：「如能統貔貅十萬，馳騁於疆場之上，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縱橫四海，逐鹿中原，才能眞正的一展將才抱負，這正是我昔日夢寐以求的事，我熟讀戰策兵法，希望有一天能虎帳點將，征戰萬里，不讓巾幗前賢專美於前，只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全被你破壞了！」藍鳳道：「如今是雄心盡消，只期望退居深閨，洗手作羹湯，日日為君忙，作個縫衣煮飯的小婦人了。」

江楓神情肅然的沉吟了一陣，道：「這個人果然厲害！識人有術，又能投其所好，勿怪夏天同、白天化、秋離花等江湖上的一流人物，也被他玩弄於掌股之上，但他眞能給妳十萬大軍，讓妳統領麼？」

「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多問，我已瞧出他存心不良，」藍鳳道：「擔心他計誘不成，出手動强，全副心思都在暗作戒備。」

「他能降服夏天同、役使黃天王、制收秋離花，」江楓道：「妳如何是他敵手？」

「也許我不是他的敵手，但我一定要試試，」藍鳳道：「我是那種不到黃河不甘心的女人，就算他制服了我，江郎，我也不會讓他稱心如願，玷污到你的……」

藍鳳沒有說下去，她不能自己定位，江楓給她甚麼名份，她不知道。

「我妻……」江楓低聲說出藍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藍鳳微微一笑，道：「自那日被你引誘上床，我已體悟到處身環境的兇險可怖，此機密一旦外洩，黃天王不會只是殺我了事，他一定會先得到我的身體，所以，我已先在口中藏了一顆奇毒的藥物，只要咬破外殼，立刻就會毒發身死，輕薄我、親我一下，也讓他毒性攻心。」

江楓道：「這實在太危險了，快些把它丟掉。」

「還不是時候，等那位教主就戮，武林重歸寧靜，再讓你一睹藥性之毒，這是我的保身靈符，有了這顆毒藥，我才能心無所懼的和他們週旋，」舉手理了一下披散的長髮，接道：「教主陰沉得叫人無法預測，那日，他目光中情慾奔放，見妾身冷若冰霜，竟能克制慾念，沒有動强，只此一樁，就不是一般江湖人能夠作到，等到天后宮的三大宮主和黃天王的噩耗傳到，他竟然派我前來和你商量，只要你肯罷手，息去這場紛爭，他願意化干戈，撤離中原，他雖然故作鎮靜，但我已瞧出他心中微有驚慌，不過，這個人不能信能任。」

江楓道：「對，不一舉殲滅他們，絕不能住手，也無法使江湖平靜下來。」

「也無法安心的幫助吟霜、吟雪兩位妹子脫離魔境！」藍鳳道：「但那位教主詭詐多端，我也無法預測天魔銷魂大陣之後，他還有甚麼陰謀詭計，不過，一定會有。」

「乘勢一擊，除去教主，不能改變。」

「我知道，所以，我們要誘他入轂……」藍鳳低聲的說出了她的計劃。

江楓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 * *

今夜無月，荒廟的大殿上，用木板支起了四張臨時的木床。

吟雪、吟霜並榻而卧。

江楓和白天化分躺在另外兩張木榻上。

白天化已經死了，但逃走了的天后宮弟子並不知道。

最奇怪的是死了的大魔女竟也復活了，就坐在江楓倒卧的木榻旁側，神情無限哀凄。

大殿中燃起四支巨燭，燈光明亮，景物清晰可見。

張四姑、羅蘭分站在雪、霜二女榻前，手中提着藥碗，餵二女進食藥物，大殿中藥味撲鼻。

老叫化、歐陽昭和五個弟子仁、義、禮、智、信，手執兵刃，站在殿中戒備。

胡萍、段九守在大殿門口，胡元和郭天同分立在兩人身後，似是準備接應。

七寶和尚、刁鵬率領十餘人分坐大殿四角，都在盤坐調息。

夏天同、申雪君和三大樓主圍繞在白天化的木榻四週，隱隱有保護之意。

這情景很明顯，雪、霜二女和江楓似是都受了傷，白天化似又傷得最重。

在強敵監視之下，無法把傷者運走，這些受傷的人又都是主力人物，既要人照顧他們的傷勢，又需要他們在強敵找上來時，抱傷迎戰，出手克敵。

所以，張四姑把所有的人全都集中在大殿中，準備必要時全力反擊。

夏天同突然開口了，道：「張姑娘，守在這座荒廟中也不是辦法，何不帶着傷者連夜遁走？在下的天馬堂還有部份實力，張姑娘如肯相信夏某，何不同到天馬總堂去，那裏形勢險要，可以固守……」

「你認為我們還能走得了麼？」張四姑冷冷的打斷了夏天同的話。

「應該走得了，」夏天同接道：「我們雖有傷亡，但教主仗憑的天后宮、天王門也已全軍盡墨，秋離花等三大宮主全數被殺，黃天王和四大天鵝也無一人漏網，主持天魔大陣的九大魔女之一的又為江楓所獲，彼此都傷了元氣，咱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如果白天化說的是實話，」張四姑道：「那位教主應該還有別的力量，咱們一上路，他們暗中截擊，豈不是很危險？江楓和二女雖然受傷，但以我的醫術，相信三兩天後就可以使他們的傷勢好轉……」

「恐怕來不及了，」一個威嚴的聲音打斷了張四姑的話，飄傳入殿，道：「江楓和兩個小妖女受了傷，你們就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啦！」

隨着話聲，一個身穿青色長衫的

人在四個黑色勁裝大漢環護之下，緩步向殿中走來。

胡萍、段九刀、劍並出，欲阻來人，但却被張四姑阻止，道：「讓他進來，大伙全力戒備，放手一拚，還不知誰勝誰負呢！」

四個黑衣勁裝大漢臉目冷肅，殺氣四溢，但他們沒有出手還擊，因為胡萍、段九在張四姑及時的喝止下，收了刀劍而退。

江楓躺在病床上，一眼之間，已瞧出四個黑衣勁裝大漢就是四大神通使者。

那夜開封一戰，江楓對那位神通使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四人中，必有其一是那個人，四個人臉目呆板，顯然都戴了面具，由四人身上散發出的殺氣判論，武功在伯仲之間，教主身側有四大神通使者，舉一反三，如此相似的四個高手，自然是四大神通使者了。

江楓也同時想通了另一件事，所謂四大神通使者，就是教主的近身從衛，由他們四人傳達教主的命令，自然是恰當不過，所謂神通使者，只不過是一種惑人耳目的名稱，以混淆身份，由這四人護駕，那位青衫人可能是眞的教主了。

但讓江楓無法肯定的是，藍鳳還未現身，雙方早已約好了，她會現身指出那位教主的身份，以免眞正的罪魁禍首漏網，藍鳳不現身，江楓只好忍下去。

「伊蘭絲，」青衫人冷冷的說道：「妳是掌教親傳弟子，竟敢背叛，不怕魔火焚身的教規麼？」

伊蘭絲是誰？沒有人知道，但張四姑很快便醒悟，是指那位被殺的魔女了。

「魔教媚術，不過爾爾！」張四姑道：「並不比天狐技藝高明。」

江楓和假扮魔女的青鳳立刻被張四姑的話點醒。

青鳳不能開口，她對魔女伊蘭絲知道得太少了，禁不起一次盤問。

但她的反應很絕，緊緊抓住了江楓的左手，緩緩回頭，望向青衫人，臉上是一片哀傷、愁苦。

這種表情，給人一種很大的困惑，不知是痛傷江楓的傷勢嚴重呢，還是身受禁制，無法擺脫？

學過媚術的人都善裝作，表情之佳，入木三分，天后宮、天王門的媚術源出魔教，和魔女一脈相承，只有功力深淺之別，並無門戶之見。

所以，青鳳的表現，一時之間，竟使那青衣人無法分辨眞假。

「看來，妳是眞的背叛了本教，也犯了教規。」青衫人突然飛身而起，直衝過來。

江楓幾乎要拔劍擊出，但却又强忍了下去。

因為他突然想到了，這個人不是教主，而是眞正的魔教中人。

青鳳也沒有動，動的是張四姑，她飛身迎了上去，右手揮動，劍光飛閃，連攻三劍。

斷腸三劍是張四姑的絕技之一。

青衣人右手飛射出一片金光，全身環繞，擋開三劍。

青衣人雖然封住了張四姑的斷腸三劍，但撲向青鳳的攻勢也被攔住。

「好！看來除了江楓和兩個小妖女之外，還有妳張四姑也是一位高手。」

又一個身着青衫的中年人在藍鳳的相伴下，緩步而入。

此人一現身，四個黑衣勁裝大漢立刻微微欠身作禮。

張四姑和那初現身的青衣人交手一擊，只覺他手中之物，反震之力十分强大，不知用的是甚麼兵刃，竟然能幻出一片金光，護住全身，忍不住轉眼看去。

只見那人手中執着一面銅鈸，鈸面有輪月大小，難怪能舞出一片金光，護住全身了。

這是江湖人很少使用的兵刃，使用者大都是僧、道身份，也必有特殊的出擊手法，這人已顯然不是教主，但他功力不弱，又會是甚麼人呢？

她胸有成竹，遇事冷靜，判定第一個青衣人的身份後，才轉向藍鳳相伴而入的青衣人身上，道：「過獎了，你大概是那位眞的教主了，哼！果然狡猾得很，處處僞裝，借用替身，你究竟是那裏見不得人啊？」

「張四姑，妳如此放肆，不過是憑仗江楓和兩個小妖女為妳撐腰罷了，」青衣人道：「如今江楓和兩個小妖女都已受了重傷，妳還有甚麼仗恃？聽藍鳳說，妳是個聰明的女人，聰明人應識時務，現在該是抉擇的時候了。」

「抉擇甚麼？我倒是眞的想不通了，」張四姑道：「天馬堂聚集了江湖上相當强大的實力，但却被你利用了二十年後，親手把它毀去，你透過小西天雷音寺魔教中人，在中原武林道上建立起天后宮、天王門這兩股力量，你也把他們置於死地，秋離花是你由黃天王手中奪來的情婦，你却一點也不惜愛，歷來的江湖人彼此侵犯、搏殺，只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擴展地盤，爭取收益，以養幫衆；另一個原因是爭取統一武林的盟主之位，但你不同，擴展江湖勢力，却又不像爭取武林霸權，你妒恨所有的武林門戶、高人，不惜勾結西方魔教，殘殺中原高手，挑撥、毒殺，無所不用其極，你究竟是誰？用心何在？難道魔教中人眞的靠得住麼？他們在中原道上眞的羽翼豐滿了，一樣會反噬你，吞了你，你破壞了武林傳統，却又志不在武林霸業。」

青衫人點點頭，道：「問得好，江湖上有不少人懷疑我，但他們却沒有妳想得這樣清楚、深入，也沒有人敢當面這樣質問我，老實說，我也很想把自己的看法說明一下，今天就給妳

一個滿意的答覆吧！」青衣人凝神思索了一陣，又道：「所謂江湖人，只不過是一羣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嘯聚一處，他們要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成羣結黨，魚肉鄉里，這樣的人是不是該死呢？」

「國家有法，江湖有道，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張四姑道：「何況，很多江湖人是憑仗自己的技藝，立足於世，混口飯吃，保鏢、護院以維護道路暢通，居家安寧，這算不算是正業呢？」

「聚衆亂法，以武犯禁，」青衫人道：「官府的事，他們也越俎代庖，這些人如不除根務盡，天下永無太平之日。」

張四姑心中已大致明白了他的身份，淡淡一笑，接道：「但你用的手段也未免太過份了，比江湖中人更爲惡毒，而且引用魔敎，東進中土，引異伐同，他們勢力大了，你能制服得了麼？」

「這就不用妳擔心了。」

「我明白了，你是利用他們，然後一鼓而殲之，」張四姑道：「聽你的口音，年歲不大，絕非昔年策動江湖大變的人，那個人呢？是不是也被你殺了？」

「妳居心惡毒，挑撥離間，」青衫人忽然動了怒火，接道：「殺了她。」

藍鳳突然開口，道：「教主，魔敎中人好像已經撤走了。」

張四姑冷冷一笑，道：「現在，閣下只有自求多福了，殺！一個也不能放走。」

夏天同、三大樓主突然飛躍而起，攻向青衣人。

但四個黑衣勁裝大漢也一齊飛起，迎向夏天同和三大樓主。

一來一迎，快如電掣，兵刃交擊聲中，夏天同和三大樓主全被震落實地。

黑衣勁裝大漢竟是四個武功絕世的高手。

「江楓，替三聖報仇，在你一擊了，」張四姑低聲道：「遲恐有變。」

江楓應聲而起，一道冷芒飛繞大殿，殿中人都感到一股冷氣侵膚透肌，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顫。

只是一剎那間，事情已經結束了，六顆人頭滾落地上，兩個青衣人和四個黑衣勁裝大漢無一倖免。

「恭喜江大哥，終於練成了馭劍之術。」吟雪、吟霜白衣上血痕猶新，提着寶劍並肩而入。

江楓回顧了並榻而卧的兩個，道：「妳們……」

「我們已替你除去了八個魔女和四大神魔，小西天雷音寺中人經此挫折，大概不敢再輕視中原武林了。」吟雪笑道：「床上的是替身，江大哥不會忘了我們已學會了張姨的快速易容手法，舉手之間，就能改變一個人的容貌吧？」

吟霜突然笑一笑，接道：「江大哥早已移情別戀，那裏還會關心到我和姐是眞是假。」

「說得是啊！」吟雪道：「江大哥又練成馭劍之術，已成當今之世中的第一劍客，咱們只怕不是他的敵手。」

「那倒不一定啊，」吟霜道：「他劍藝初成，我們聯手一擊，也許可以一擊成功呢？」

她們說說笑笑，誰也難測眞假。

但江楓心中明白，二女心中已伏殺機，說不定眞的會出手殺他，只因此刻二女已把他看成了唯一的敵手，是阻止她們登上江湖第一高手的最大障礙。

「眞是胡說八道，」歐陽昭忍不住了，厲聲喝道：「妳們兩個小丫頭可是瘋了？」

「妳看，爹也在幫江大哥了，」吟霜道：「他奪走了我們的父愛，也欺騙了我們的感情，眞是可惱得很。」

「吟霜，我是眞心的喜愛妳們啊！」江楓感覺到愈來愈不對勁了，二女言語互激，一旦失控，就會造成情侶自殘的大悲劇，只好委曲求全，先消除二女逐漸升高的殺機。

「眞心喜歡我，還是妹妹？」吟雪笑道：「青鳳呢？」

青鳳抹去臉上面具、藥物，道：「吟雪妹妹，我在這裏。」

「唉！妳還活着啊！」吟霜道：「爲甚麼不跟梅花一起死去呢？」

「如是吟霜妹子要我死，我就立刻自刎。」青鳳緩緩舉起右手。

「青鳳，不要動，」江楓低聲道：「她們殺機充心，但又有一點靈光不昧，不要引起她們的誤會。」

青鳳放下了右手，雙目中淚水滾落，道：「江郎，我的死，如能換得兩位妹子回心轉意，死而何憾？」

「說得好可憐啊！」吟雪笑一笑，道：「薄命憐卿甘作妾，江大哥就是被妳這樣迷住了。」

青鳳呆住了，這那裏是小仙女般的吟雪妹子，那個才慧靈氣、敎她五體投地的人。

張四姑也呆住了，千思萬想，也沒有想到會有這些變化。

事實上，戰局的輪變，事情的發展，已完全不在她推斷之下，「傳眞記」改變了一切預想的困難，但也製造出一個更大的痲煩。

有所得，必有所失，天下之大，江湖之奇，不是一個人所能預判推論的。

但張四姑最大的忌諱，是怕雪、霜二女把箭頭指向她，直截了當的說出她和江楓的關係，當着這些人的面前，張四姑也有着招架不住的感覺，所以，她不敢開口，是非只爲多開口啊！

雪、霜二女似是已六親不認，像轉動的利刃一般，碰到誰，就刮下誰的一層血肉。

連歐陽昭也感到兩個女兒妖異難測，噤若寒蟬，不敢開口了。

「妳是藍鳳？」吟霜轉了方向，目注藍鳳，接道：「妳一點也不美麗，江大哥爲甚麼會喜歡妳？」

「是，我只是一個很庸俗的女子，那裏比得上兩位麗質天生的妹妹！」藍鳳應付得非常好，臉上一片笑容，接道：「此後，還要兩位妹子多多指教。」

「這就不能怪妳了，」吟霜道：「只怪江大哥瞎了一對眼睛，不辨妍媸。」

藍鳳一笑而罷，忍受了最大的傷害。

江楓的身體微微顫抖，似是已被激出了怒火。

忽然間，梵音飄渺，不知何時，大和尚已開始吟出了大悲梵唱。

不久，二女臉上的妖異、殺機逐漸消退，似是由另一個境界回轉過來，對望了一陣，突然棄去手中之劍，奔向江楓，道：「江大哥，我們剛才說了些甚麼？」

她們仍有記憶，只是模糊不淸。

江楓緊擁二女，道：「都已經過去了。」

藍鳳拭去臉上的淚痕，低聲道：「張姨，揭開敎主和他四大從衛臉上的面具，看一下，我們也該走了。」

張四姑道：「說得是。」舉步向敎主走去。

大和尚走過來，突出兩指，點了吟雪、吟霜的穴道，笑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是江湖恩怨的仇殺，他們以江湖身份而死，又何苦尋根究底呢？」

「是啊，」張四姑道：「我們已殺了那個神秘的教主，還管他是誰呢？」

「藍鳳姑娘說得對，我們該走了，江湖仍然是江湖，只有一時黯淡，不會改變。」大和尚道：「江楓，抱起你那兩個小娘婦，她們也該恢復自我了，也眞難爲了兩個小丫頭，爲了這場殺劫，讓她們迷失了一個月。」

但聞蹄聲如雷，似乎有千軍萬馬正向這面奔來。

歐陽昭道：「走，到我大巴山的幽谷中小住幾日，我要辦嫁妝，一下子嫁出四個女兒，可是大喜啊！你們都要去喝杯喜酒。」左右雙手分別抓住了青鳳、藍鳳，當先向外走去。

張四姑笑一笑，道：「誰說人不會變？」

兩個小狐女是否眞的能恢復往昔的嬌痴無邪，世事是那麼難料，「傳眞記」這本邪惡之書給她們的記憶太深刻了。

但張四姑、七寶和尚、江楓、藍鳳、青鳳、歐陽昭夫婦，還有少林寺的百明大師等，這些人都會竭盡所能的去幫助兩位小美人，她們是那麼的善良、那麼的美麗，不是嗎？吟雪、吟霜帶給人的全是歡笑、快樂，見過她們的人誰能忘記她們呢？（全文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風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秦劍秋、白素素、張少軒相繼回到武當、少林那邊歸隊，也即是叛離通天教，對整個大會來說，是極大震撼，跟着辛七姑、祝纖纖也叛離，目前形勢是谷飛雲和通天教教主交上手，荊月姑等協助，即崑崙派的劍法和迷踪身法，亦不能克敵，玉杖彭祖建議，各門派派出一代表，分作若干場，各憑武功決勝負，負方要接受勝方條件。大家討論，只好和通天教一搏……

對壘未分勝負　高手全中怪針

劉寄禪這套筆法，竟是從永字八法中領悟出來，側、勒、努、躍、策、掠、啄、磔，使得大開大闔，筆力千鈞，創武術未有之奇。

淮揚派的劍法也以大開大闔，劍發如波瀾壯闊著稱，兩人這一交上手，當眞旗鼓相當，勢均力敵，打得緊急之處，不時响起震懾人心的筆劍交擊之聲。

雙方觀戰的人，此時也感到緊扣心弦，到底誰能獲勝，誰也無法逆料。

兩人這一輪快攻，交手到了六七十招之際，依然不分勝負，陡聽一聲長笑，一道人影忽然從一片劍光中騰空衝起，另一個人怒吼聲中，抖手擲出長劍，朝衝起的那人身後飛射過去。

現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先前那聲長笑、衝飛而起的是劉寄禪，稍後發出一聲怒吼，抖手擲出長劍的則是江北大俠沈昌年。

劉寄禪不是落敗逃走，這可以從他那聲長笑聽得出來，笑聲中充滿了贏得勝利的飛揚意氣。

相反的，江北大俠的那聲怒吼，却是憤怒到了極點，心有不甘的吼聲，所以要抖手擲出長劍，恨不得把對方來個一劍穿胸而後快。

原來，劉寄禪手中那支鐵筆，可是眞正可以寫字的毛筆，筆頭上緊套了一個純鋼的筆帽，和人動手時，可以用作兵刃。他因久戰無功，乘機欺人，褪下筆帽，在沈昌年臉上畫了一個圓圈，就大笑一聲，點足飛起。

沈昌年被他用毛筆在臉上畫了一個圓圈，自然怒惱已極，連舉手拭抹也來不及，大吼一聲，擲出了手中長劍。

劉寄禪已經飛出一丈多遠，陡覺身後金風破空，朝後心襲到，也不禁心頭有火，倏地轉身，右手鐵筆一啄，但聽嗆的一聲，那激射而來的長劍立被當中截斷，跌落地上，口中沉聲說道：「沈昌年，劉某因你平日尚無惡迹，不想傷你，所以只用筆在你臉上畫了一個圓圈，以示薄懲，你不知自責，反而擲劍偷襲，你們淮揚派有劍亡除名這一條，老夫震斷你的長劍，就是警告你該退出江湖，你自己去斟酌吧！」

各大門派的人等他說完，紛紛鼓起掌來，這是第一場贏得勝利，自然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事。

沈昌年舉袖拭去臉上被畫的圓圈，但不揩還好，這一揩，弄得滿臉都是墨漬，變成了一張黑臉，心頭更是怒不可遏，咬牙切齒，厲聲道：「姓劉的，你不用張狂，沈某三年之內，一定會討回今日畫面之辱。」

說完，頓頓脚，往外就走。

東無忌要待挽留，已是不及，心知他無顏再留在會場上，也就任由他走了。

東海龍王迎着劉寄禪拱手笑道：「道兄第一場，勝得漂亮，可喜可賀。」

劉寄禪連忙抱拳道：「末將只是幸不辱命而已。」

東海龍王走前幾步，朝東無忌拱拱手道：「東總提調，第二場該由貴方代表先下場了。」

東無忌嘿然道：「好！」

他「好」字方出，羊角道人已經當先站起，稽首道：「總提調，這一場由貧道出場如何？」

東無忌點頭道：「由道友出場，自是最好不過了。」

羊角道人手持拂塵，飄然走出，朝站在陣前的東海龍王打了個稽首，說道：「敖大俠可是要下場賜教嗎？」

東海龍王淡淡一笑道：「老夫只是押陣之人，另行有人奉陪。」

他回過身去，目光一掠己方陣營，心中迅快的轉動，羊角道人在江湖上雖然久負盛名，但總非一派之主，算來只岐山姬存仁較爲適合，這就以「傳音入密」朝姬存仁道：「姬道兄，這一場，就由你來對付羊角道人吧。」

姬存仁立即起身走出，朝東海龍王拱手道：「讓兄弟來會會羊眞人。」

東海龍王還禮道：「姬道兄請。」

姬存仁舉步走出，朝羊角道人抱了抱拳，說道：「兄弟姬存仁，請道長指教。」

羊角道人眼看走出來的是個花白兩鬢的老者，紫臉濃眉，目光炯炯有神，一看就知是個內外兼修的高手。再聽他報出姓名，竟是岐山姬家的族長，更不敢輕視，連忙還禮道：「原來是姬大俠，貧道還要姬大俠多多指教才是。」

要知岐山姬家並不是門派，但武林中一向把岐山視同門派一般，那是因爲岐山姬家有上萬個子弟，光是外戚，也有好幾百人，都練成一身好功夫，姬家代代相傳，據說已有二三十年，一直鼎盛不衰，是武林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姬存仁含笑道：「道長言重，咱們是第二場，道長大概精於劍術，就請亮劍好了。」

羊角道人久聞岐山「王道劍法」之名，可不敢託大，緩緩從肩頭抽出長劍，含笑道：「姬大俠也可以亮劍了。」

其實，姬存仁沒待他開口，已經掣出長劍，說道：「這第二場是貴方爲主，道兄只管請先發招。」

羊角道人單掌當胸，打着訊，說道：「貧道恭敬不如遵命，姬大俠那就請接招了。」長劍緩緩朝前推出。

姬存仁長劍直豎，也徐徐朝外點出，這一招正是岐山「王道劍法」的起手式「致中和」。

兩人出手的第一招都很緩慢，保持着君子風度，也很快就各自岔開。

羊角道人身形一轉，一道劍光矯若神龍般橫掃而出。姬存仁也不待慢，圈劍前劈，劍風嘶然有聲。

雙方這一展開劍法，羊角道人功力深厚，劍上造詣極爲精湛，把一支長劍使得盤空匝地，匹練飛舞，他一個瘦小身形也隨着劍勢流動，就像舞龍一般，一道雪亮的劍光中，附着一點淡淡的黑影，根本已經看不清他的人影了。

姬存仁的劍勢有如長江大河，綿連不斷，本來劍尚輕靈，以靈巧爲主，他卻大開大闔，使得正氣磅礴，凜如河嶽，威勢極盛，據說這套劍法，創自周武王，所以稱之爲「王道劍法」。

兩人這一戰，當眞劍氣漫空，風雲變色，兩道劍光，相互糾纏遊走，除了劍風嘶嘯，劃空而過，不聞絲毫金鐵交接之聲。

劍術高手過招，在於不沾青而走青是也(沾青，是劍術中的術語，即不能躲閃乾淨也)。

但就在大家凝神觀戰之際，驀地響起一聲金鐵狂鳴！

原來，羊角道人全力一劍格開姬存仁的長劍，本來掛在左手中指的拂塵陡然上揚，千百縷銀絲，宛如春雲乍展，朝姬存仁頭臉拂去。

姬存仁和他動手之初，早就看到他左手掛着拂塵，便已存有戒心，此時看他果然利用長劍格開自己的劍勢，揮拂攻來，立即左手抬處，使了一記流雲衣袖，朝上迎拂出去。

這一記衣袖，當然要使上八九成力道，才能把對方的拂絲逼退，那知衣袖揚起，竟然拂了個空，同時但覺一陣陰寒之氣透胸而過，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

原來，羊角道人這記拂塵，只是一記聲東擊西的虛招，他的目的，就是要姬存仁左手迎起，全部胸腹都成爲空門，左手疾發，打出一記「子午陰掌」，口中陰惻惻的笑道：「姬大俠承讓了。」

姬存仁望着他，怔怔的道：「道兄怎可偷襲？」

羊角道人陰笑道：「出場交手，志在克敵，何況今日之戰，乃是雙方勝負之爭，兵不厭詐，如何能說貧道偷襲？姬大俠中的是貧道一記子午陰掌，及早運功，或可無礙，貧道告退。」

說完，打了個稽首，就自退去。

姬存仁也只好退下，心中甚感慚愧，自己身爲岐山掌門，卻給各大門派輸了這第二場。

東海龍王迎着他道：「姬道兄快運氣試試，羊角道人的子午陰掌極爲陰毒，絲毫大意不得。」

姬存仁道：「兄弟慚愧，給大家輸了一場。」

東海龍王攔着笑道：「勝負乃兵家常事，姬道兄何用放在心上，倒是子午陰掌十分厲害……」

谷飛雲走了過來，抱拳說道：「姬

掌門人快先運氣，看看手足三陰可有一絲寒氣？若然驅之不去，就是子午陰掌潛伏體內，暗中滋生了。」

姬存仁看了他一眼，覺得這年輕人，似乎所識甚廣，心中暗暗訝異，此時無暇多說，就雙目微闔，運氣檢查全身，這一運氣，果然發現手三陰、足三陰六條經脈中，正有一絲似有若無的陰氣潛伏其間，若非自己積了數十年勤修，內功已有極高境界，極難發現。

按理，這絲陰氣的力道似乎不強，經自己運氣行功，通過此一經脈，應該早就煉化了，再一檢查，這一絲陰氣，依然黏附下去，心頭不禁暗暗吃驚，再次凝集全力，朝六條陰脈運去，氣機雖然暢通無阻，黏附的陰氣不但並未煉化，經眞氣一衝，本來似有若無、若隱若現的陰氣，忽然變得堅韌無比，方才僅止一絲，現在也粗了許多。

這一變化，使得姬存仁大吃一驚，緩緩睜開眼睛，憤然道：「兄弟果然中了羊角道人的暗算！」

谷飛雲沒待東海龍王開口，忙道：「在下練的是崑崙紫炁，專克旁門陰功，姬掌門人請閉目運氣，和在下運入的眞氣會合，通過手足三陰，即可把它消除了。」

說完，一隻右手已經按上姬存仁後心「靈台穴」。

姬存仁聽他說出「崑崙紫炁」，心頭更是一驚，他當然聽說過崑崙「紫炁神功」乃是玄門至高無上的功夫，沒想到眼前這位谷老弟輕輕年紀，居然練成如此高深的神功。

心中想着，但覺一縷陽和之氣，已從「靈台穴」透入，急忙運起內功，把這縷暖氣導入手三陰、足三陰六條經脈，暖氣流過，方才那縷頑强陰氣立時如湯沃雪，消失得無影無踪。

谷飛雲適時收回手去。

姬存仁睜開眼來，含笑道：「多謝谷少俠賜助，老朽無任感激。」

谷飛雲忙道：「些許小事，姬掌門人言重了。」

這時，各大門派已由泰山派掌門人石大山出場，東無忌以「傳音入密」，指派析城山山主神拳裴通出場。

石大山和裴通原是素識，眼看裴通走下場來，不覺迎着含笑抱拳道：「怎麼下場來的是裴老哥，咱們是老兄弟了，這一場如何打法？」

裴通呵呵一笑道：「咱們相識多年，私交頗深，但這是私交，今日之戰，勢成敵對，雙方下場之人，各憑所學，以分勝負，這是公事，大丈夫應該公私分明，自然可以交手了。」

石大山看他說話神情，分明並未迷失神志，這就說道：「裴老哥話是不錯，但兄弟代表的是各大門派，你老哥却代表通天教出場，這樣值得嗎？」

裴通沉嘿一聲道：「各大門派？兄弟就是因爲各大門派自視是名門正派，把天下武林同道，除了他們之外，都視作異派，你不妨放眼瞧瞧，除了你們這些門派之外，天下還有多多少少的門派，通天教邀約天下武林，在這裡召開武林大會，要大家消除門戶之見，這有甚麼不對？你們却看不入眼，非要破壞不可，所以才有這場爭端發生，兄弟出場，是爲了維護武林大會，怎麼會不值得？」

石大山聽得不由一怔，暗想：「他和各大門派之間，平日相處得不錯，原來成見竟有如此之深！」一面雙眉微皺，說道：「裴老哥也許有些誤會……」

裴通不耐的道：「石老哥，你在這裡和兄弟說這些話，不覺得浪費時間嗎？兄弟既然下場來了，好歹總要分個勝負，這些話，以後再說吧！」手中旱煙管一指，問道：「石老哥，兵刃呢？」

石大山暗暗搖頭，深感此人已非三言兩語可以勸得醒的，只好含笑道：「兄弟使的是劍，裴老哥……」

裴通把手中的旱煙管揚了揚，道：「這就是兄弟的兵器，石老哥只管使劍好了。」

石大山沒有帶劍下場，聽他這麼說了，暗思自己和裴通既然難免一戰，那也不用客氣了。當下舉手一招，立時有一名泰山派弟子捧着長劍送下場來。

石大山伸手接過，緩緩抽出長劍，抬目道：「裴老哥請。」

裴通抱抱拳，笑道：「石老哥請。」

他那二尺八寸長的旱煙管是以精鐵鑄成的，尤其那個煙斗，足有小孩拳頭大小，像小鎚一般，份量極重，最厲害的還是他狂吸了幾口烟之後，不但煙斗燙得如同烙鐵，被他敲上了，就會痛得要命。

再用口一吹，烟斗內的烟灰和帶着火星的焦碎煙絲，宛如一蓬飛星，噴向對方頭臉，就算不把你眼睛當場燙瞎，也足可把他燙得掩目狂叫，這是他「神拳」以外的一絕，很少爲人所知。此時話聲一落，旱煙管呼的一聲，已經直送過來。

石大山長劍一橫，使了一招「山門落門」，朝前推出。

兩人各自斜閃而出。裴通的旱煙管忽然劃起斗大一個槍花，身形隨着欺上，三點疾風，分取左右「將台」和前胸「膻中」。

石大山看他來勢沉猛迅捷，不願和他硬接，長劍直劃，護身後退。

裴通笑道：「既已動手過招，石老哥何須客氣？」

三點管影突然合而爲一，招化「長驅直入」，追擊過來，依然直取「膻中」。

這下可把石大山看得不禁有氣，心想：「我是顧全雙方友誼，才一再相讓，豈是怕了你嗎？」

一念及此，長劍迅即翻起，劃了一個小圈，噹的一聲，把筆直送來的旱煙管朝下壓住，沉聲道：「裴老哥好像眞的要和兄弟一決勝負了？」

裴通大笑道：「兄弟早就說過，今日之爭，勢成敵對，自然要各憑所學分個高低，不然，兄弟也不會下場了。」

「裴老哥說得極是，咱們兩人既已下場，誰也輸不起了。」

石大山長劍一收，頷首道：「裴兄只管發招，兄弟自當奉陪。」

兩人各自錯開，一分即合，兩件兵刃就各出所學，展開一場激戰。裴通一支鐵煙管走的是剛猛路子，烟斗勢沉力猛，記記如鐵錘撞岩，縱橫交替，上下交征，一路盡是急攻招式。

石大山是泰山派掌門人，泰山派「十八盤劍法」，也盡以險峻取勝，劍勢曲折多變，走的同是剛猛一路。

兩人這一拚上了，和先前兩場就迥然不同，那鐵煙管硬打硬砸，這長劍也照樣硬接硬攻，這一來，一片劍光管影之中，就不時响起一記又一記的金鐵擊撞之聲，有時發出震人耳鼓的噹然巨响，有時又爆出噹噹不絕的連珠交鳴。

兩人心中都明白雙方功力悉敵，就是打上兩三百招，只怕也難分得出勝負來，但這一戰，和普通的比鬥不同，這是當着天下武林各門各派之前交手，不僅關係個人榮辱，也關係着析城派和泰山派的榮辱，更是雙方十四場勝負的關鍵所繫。

因此，每人都希望打敗對方。如今已經打出五六十招，雙方依然旗鼓相當，要勝對方，實非易事，那就只有險中取勝，乘機另出奇招。

兩人都有着這種想法，在力拚硬打之際，都雙目炯炯的凝視着對方，誰也不敢稍有分心，戰事也依然如火如荼的繼續下去。

就在此時，驀聽裴通發出一聲大喝，緊接着，响起一聲噹然巨响，金鐵狂鳴，喝聲中，裴通左臂揚起，蓄勢已久的一記「百步神拳」，終於轟然擊出。

這一聲金鐵狂鳴，兩人自然被震得各自後退了一步，石大山瞥見對方忽然揮拳擊來，他外號「神拳」，素以「百步神拳」馳譽武林，在交手之初，就早已注意着他了，此時一見對方擊出一團拳風，那還待慢，也立即左手握拳，奮力迎擊出去。

兩股拳風乍然相接，登時發出蓬然巨震。

這一拳終究是裴通發拳在先，蓄勢多時，石大山倉猝應戰，縱然早有預防，也落了個被動的地位，因此在旋風飛捲，沙飛石走之中，裴通只是後退了一步，便已拿住了樁，石大山却被震退了三步之多。

這下可眞把石大山激怒了，他本來高大的身子，這一瞬間，一襲藍衫鼓得拂拂自動，雙目暴射出兩道懾人精光，仰天洪笑一聲道：「裴老哥號稱神拳，果然不錯，也請接兄弟一拳試試。」

話聲中，劍交左手，右手一振，凌空一拳擊了過去。

他這一拳，正是泰山派名聞天下的「一拳石」，也稱做「石拳」，一團拳風，其堅如石，凌厲自可想見。

裴通對自己的「百步神拳」素極自負，看見石大山揮拳搗來，口中大笑一聲：「來得好，兄弟自然非領教不可。」

他把旱煙管往腰間一插，右手握拳，又是一記「百步神拳」，迎空擊去。

這回兩人幾乎用上了全力（石大山是含憤出手，要在這一記上扳回顏面，裴通外號神拳，對方用拳擊來，他自然不甘示弱，也絕不能輸給對方），兩股拳風一來一往，何等迅速，但聽一聲蓬然大震，兩股內勁乍接之下，無處宣洩，就從橫裡溢出，有如龍捲風一般，形成一個極大的勁風漩渦，刮起漫天塵沙。

兩人擊出的拳頭雖然沒有眞正撞擊上，但內勁反彈，也震得兩人上身晃動，不由自主地各自後退了一步。

裴通是個心胸狹窄的人，自己是被武林中人尊稱爲「神拳」的人，如今和石大山對上一拳，絲毫沒佔上風，豈不是神拳一點也不稱奇了？

江湖上人對一個名號往往看得比性命還重要，何況今天這一戰又在天下武林同道的面前，裴通在退後一步之際，突然怪笑一聲，喝道：「石老哥也再接兄弟兩拳如何？」

他本是個中等身材的人，身手相當靈活，笑聲甫起，人已騰身急進，揮起雙拳，迎面衝擊而來。

石大山也打出了火，左手把長劍往地上一插，大笑道：「好極，咱們就在拳勁上較量較量也好。」

口中說着，其實絲毫沒閒着，一面功聚雙臂，凝集全身內力，緊握雙拳，右前左後，連環擊出。

緊接着又是「蓬蓬」兩聲大震，四拳接實，依然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依然功力悉敵，難分軒輊。

神拳裴通那肯就此罷手，口中發出一聲怒嘯，人隨嘯上，更不打話，雙拳揮舞，一連擊出八拳，這八拳當眞如巨錘撞山，記記貫注眞力，勢勁力沉，非同小可！

他立誓，非以自己「神拳」擊敗對方不可。他不用兵器（旱煙管），改以雙拳攻敵，正是他對自己的「神拳」有較大信心之故。

石大山看他改用拳術，不禁暗暗好笑，裴通和自己相識多年，竟然對泰山派的武功並不瞭解。

泰山派「石拳」，又稱「一拳石」，即以內勁爲主。古語「泰山石敢當」，就是指各大門派任何功夫，只有泰山

派的「石拳」能當。試想「石拳」可當任何功夫，何在乎他的析城「神拳」？

石大山同樣雙拳揮舞，迎了上去。

裴通一共只擊出了八拳，石大山全數接了下來，但他這套拳法，却有一十八拳之多，在接下對方八拳之後，後面的十拳突然拳勢轉快，點點拳影，連綿不斷，動如飛輪，急如流星，但聽砰砰之聲不絕於耳，打到最後一拳，石大山口中發出一聲斷喝，一拳擊中裴通的左肩，把他整個人擊得轉了一個身，跟跟蹌蹌的後退了六七步之多。

這下直看得各大門派的人紛紛鼓起掌來。

就在此時，突見裴通疾衝而上，一拳擊在石大山右胸之上，砰的一聲，把石大山整個人撞出去五六步之多，站停之後，胸口起伏，嘴角間殷然流出血來！

他連拭也沒拭一下，雙目神光陡然轉盛，雙足一蹬，右臂一伸，拳先人後，凌空朝裴通當頭擊下。

「日出東海」，這是泰山派一記厲害殺着，全身功力全都凝聚在右拳之上，這一擊，可說有雷霆萬鈞之勢，也是一記拚命的打法。

如果方才裴通不施偸襲，擊中他右胸，他是不會使出這一記殺手鐧來的。

裴通可不懂得這一記拳法，但覺來勢極強，沒待對方撲近，就是一記「百步神拳」朝上擊去。

雙方內勁相交，半空中發出蓬然一聲大震，就在蓬然聲中，石大山身在半空，左拳突發，向下擊來，這一記是繼「日出東海」之後的「月照九洲」，拳出無聲，但一團由陽極而生的陰功却去勢奇速，朝裴通當頭罩落！

這回裴通在毫無準備之下，顯然吃了大虧，只見他口中悶哼一聲，上身晃動，脚下浮動，登登的後退了四五步。

裴通雙目通紅，壓下一股上衝的血氣，突然咧嘴大笑道：「好好，石老大，你還能接裴某八拳嗎？」

人隨聲發，雙拳似錘，再次連環擊出。

石大山也大笑道：「裴老哥說出來了，兄弟焉得不接？」

在他說話聲中，蓬蓬之聲已經接連响起。

兩人在方才兩招硬拚之中，原已傷得不輕，只因在天下羣雄面前，誰也不甘示弱而已，這回又各自凝聚全身功力，竭盡所能，硬打硬接，連續互拚了八拳，更是憊態畢露，人影一合再分，兩個人都被震得脚步踉蹌，一連後退了四五步，才勉强支撐着站住，也同樣的緩緩闔上眼睛，調氣運息。

東海龍王和東無忌看出兩人已無再戰之能，但他們都因並未分出勝負，不肯退下，也不好出言要他們退下來。

神拳裴通一向工於心計，他略爲調息，立即睁目看去，只見石大山猶在運氣之中，心中暗暗竊喜，立即一提眞氣，一聲不作，直欺過去，一拳對準他胸口搗去。

石大山雖在運氣，但身在場中，自然要提高警覺，此時突然聽到一陣疾風直欺而來，不等對方欺近，雙目乍睜，雙掌如風，業已平胸擊出。

這一下，雙方出手均快，石大山原本是被動出擊，但在對方尚未欺近之際，就已發出雙掌，在時間上，却由被動變成了主動。

裴通原是主動欺來，却被石大山搶先發難，兩人發拳的時間雖然很難分得出先後，但裴通這一記本有偸襲之心，所謂乘人不備，現在對方已有準備，自然偸襲不成了。

一個站在原地，以逸待勞，一個直欺過來，人在行動之中，兩個功力悉敵之人，在這全力一擊之中，自然是凝立不動的人佔了便宜。

在這電閃般一瞬間，人影倏合，就响起蓬的一聲大震，裴通欺來的人，宛如斷線風箏一般，凌空飛摔出去八尺來遠，砰然仰面跌墮地面，噴出一口鮮血，人已昏了過去。

石大山也在雙拳擊出之後，連退了三步，口中發出一聲大笑，突然仰跌下去，也隨着昏倒。

雙方的人慌忙把兩人扶着退下。

東無忌目光冷厲，朝各大門派這邊掃了一眼，朗聲道：「這一場兩人都負傷倒地，應該是和局。方才三場之中，雙方各有一勝、一負、一和，不分勝負，現在時近中午，大會已經給大家準備了午餐，各位道長不妨稍事休息，且等用過午餐，再繼續不遲。」

少林監寺至慧大師急忙取出一顆「大旃檀丸」，捏碎蠟殼，納入石大山口中，一手按在石大山「靈台穴」上，緩緩運氣，度入他體內，那知這一運氣，就陡覺不對，自己「靈台穴」上，竟然有一縷寒氣正在迅速擴散，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口中忍不住「咦」了一聲，立即收回手去。

至善大師聽他口中輕咦，同時收回手去，心中不覺一沉，急忙問道：「師弟，石掌門人怎麼了？」

至慧大師微微搖頭道：「石掌門人沒事，小弟剛才運氣時覺得有些不對勁。」

至善大師聽得奇道：「師弟那裡不對勁了？」

至慧大師答道：「小弟也說不出來，要運氣檢查才能知道。」

至善大師點頭道：「你趕快檢查吧！」

至慧大師不再多說，席地坐下，運起功來。

谷飛雲就站在東海龍王身後不遠，眼看至慧大師給石大山服下藥丸，

正待給他運氣，忽然收回手去，說他運氣時覺得不對勁，就席地坐下，閉目運功，心中覺得奇怪，當下走了過去，朝至善大師道：「由在下給石掌門運功吧！」

至善大師頷首道：「小兄弟，那就快些替石掌門人運氣吧！」

谷飛雲也就席地坐下，伸出手去，按在石大山後心，緩緩度過氣去。

就在谷飛雲堪堪坐下之際，至慧大師突然睜開眼來，氣憤的道：「大師兄，小弟好像中了暗算。」

至善大師吃驚的道：「師弟怎會中人暗算呢？」

至慧大師道：「小弟也弄不懂是如何會中人暗算的，但一經運氣，就發現靈台穴中似有一縷陰寒之氣，正在逐漸發散，整條督脈都被陰氣侵襲，背脊一陣寒過一陣……」

「哦！」至善大師不期然發出一聲驚哦，方才自己不是也感到背脊有涼颼颼的寒意嗎？莫非自己也中了暗算？

心念一動，立即默默運起禪功，一經運氣，便發現「靈台穴」果然有一縷外來的陰氣，正在循着督脈發散，情形和師弟至慧說的一樣，心頭暗暗一震，忖道：「這縷陰氣，分明是外來的，它是如何滲入自己『靈台穴』的呢？這人除非是施展隔空打穴手法，把陰氣傳入，但以自己的修爲，被人隔空打穴，傳入陰氣，怎會一無所覺，懵然不知呢？」一面連忙朝站在身邊不遠的戒律院首席長老至清大師、白衣殿首席長老至成大師等人說道：「你們快運氣試試，是否中了人家暗算。」

至清、至成等人依言運氣檢查，結果只有至清大師一人並未遭人暗算，其餘如監寺長老至能、至濟、戒律院長老至中、白衣殿長老至勤、羅漢堂首席長老至遠、長老至光等人，莫不遭人暗算，督脈被陰氣所襲。

至善大師聽得心頭震驚不已，自己一行已是少林寺的精銳，如今竟然悉數中人暗算(戒律院住持至清大師因練『洗髓經』，諸邪可以不侵)至今這縷侵入體內的陰氣，究有何種害處，尚不得而知，但只要試想此人要用如此隱秘手段，在自己等人身上傳入陰氣，這縷陰氣的作用，自然不會如此簡單了。

想到這裡，不覺低誦一聲佛號，說道：「阿彌陀佛，看來本寺的人全已中了人家暗算，咱們竟然連此人是如何下手也都一無所知。」

他話聲甫落，只見武當青雲子神情嚴肅，稽首道：「被賊人暗施手脚，身中陰氣的，並不止是貴寺的人，只怕各大門派的人，差不多全已中了賊人的暗算。」

至善大師心頭一震，駭然道：「這個……怎麼會呢？」

東海龍王臉色凝重，說道：「青雲道兄說得不錯，兄弟剛才運氣試過，確實被人在『靈台穴』上下了『陰極針』，此事非同小可，還是要大家運氣試試，是否全都中了賊人暗算。」

至善大師、青雲子二人連連點頭，立時分別通知所有的人，趕快運氣檢查。

這時，廣場上屬於通天教的人，已經由接待人員恭敬的分批請入淮瀆廟去用膳。上首也由數十名通天教的人迅速的擺上四十席桌櫈，正在擺設碗筷。

一名身穿青衫的漢子一直走到東海龍王面前，拱拱手道：「敖大俠，在下奉總提調之命，替各大門派準備了便餐，分爲葷素二席，左首二十桌是葷席，右首二十桌是素席，現在恭請大家入席了。」

通天教辦事，確實迅速週詳，在這頃刻之間，果然已擺好了四十張桌子，數十名青衣漢子正在川流不息的端上菜餚。

東海龍王洪笑一聲道：「總提調好意，咱們心領了。」

那青衣漢子含笑道：「總提調方才曾要在下奉告敖大俠，通天教舉辦天下武林大會，現在雖然壁壘分明，形成敵我，但還不至於在酒菜中下毒，要請敖大俠轉告各大門派，儘管放心食用，如有半點差錯，總提調願負全責。」

東海龍王還沒開口，武當寒雲子已怒喝一聲道：「東無忌是甚麼東西，他能負責嗎？咱們全體都……」

東海龍王連忙攔着道：「道兄歇怒，他只是東無忌的手下，管的只是膳食，何用和他多說？」一面朝青衣漢子道：「你去覆上總提調，就說咱們謝了。」

青衣漢子只得抱抱拳，退了下去。

東海龍王朝寒雲子含笑道：「這人可能是東無忌派來探看咱們虛實的，咱們自然不能在他面前透露口風。」

寒雲子被他說得臉上一紅，沒有作聲。

這一陣工夫，各大門派的人都已運氣檢查完畢，沒被暗算的，除了金母之外，只有衡山派掌門人南雲子和他兩個師弟景雲子、浮雲子，他們練的是「三陽神功」。離火門掌門人羅尚祖練的是「離火神功」，排教掌門人冉勿贊練的是「三昧心燈」，少林戒律院住持至清大師練的是「達摩洗髓功」，谷飛雲練的是「紫炁神功」，都能克制陰功，還有就是丁易，他自己也不清楚爲何沒中暗算，另外兩人則是岐山姬存仁和泰山石大山。各大門派這許多高手，如今只有區區十一個人沒被陰氣侵襲，當眞是一件令人震驚之事。

青雲子修眉微攏，尋思着道：「這是甚麼人使的手法呢？竟能使這許多人中了他暗算，還一無所覺。」

平半山道：「這一定是方才石掌門

人和裴通交手之際，大家全神貫注，投入場中，只顧着兩人，忽略了防範之心，才被那人暗使了手脚。」

齊漱雲道：「這人能使咱們在不知不覺中中了他的暗算，此人一身造詣就極爲高超，這人會是誰呢？」

有這樣高超身手的人，大家細數武林人物，也想不出來。

至善大師忽然想起方才曾聽東海龍王說過，大家「靈台穴」上中的這縷陰氣，好像叫做「陰極針」，他既然叫得出名稱，一定知道它的來歷了。一念及此，接着轉身朝東海龍王合什一禮，說道：「敖老施主方才會說咱們中的是陰極針，老施主一定知道它的來歷了？」

大家都沒有聽說過「陰極針」這個名稱，所有目光不期而然都朝東海龍王投去。

東海龍王道：「兄弟也只是聽先師說過，昔年先師曾遠遊西陲，在陰山脚下，遇上三位西竺密宗僧侶，說他門徒傷在一個陰夫人的門下弟子手中，特來找陰夫人評理的，同時也要她門下把『陰極針』收回去。先師研練武學數十年，從未聽說過陰極針這個名稱，就請教他們陰極針是甚麼暗器，據他們說，『陰極針』記載在『陰極經』中，是一種極爲高深的武學，名雖叫做針，其實只是一縷凝結成針的陰極之氣，射入人體，經久不化，隨着時間逐漸發作，所謂時間，就是日至午時之後，一陰漸生，它就會越來越寒，遍及全身，直到全身僵凍而死，除非由施針之人把陰極針收回去，否則，任何方法都無法把它煉化。

「因爲陰極針只是一縷極細的陰氣，擊中人身，只不過在中針的部位微感一寒，別無徵兆，不易被發現，中針之後，如在午前，就要等午後才漸漸發作，兄弟才想到可能是陰極針。」

平半山目光一轉，低聲道：「這就糟糕了，如今已是午刻，只怕大家發作在即，咱們之中，沒被陰極針暗算的，只有寥寥十一個人，若他們在飯後乘咱們發作之時，發動攻勢，就難以抵擋了。」

至成大師悄悄走近至善大師身邊，低聲道：「報告方丈，所幸對方暗算的只是咱們這些人，所有護法弟子，大概因人數較多，對方來不及下手，均未被暗算，必要時咱們集中在一起，可以列陣退走。」

至善大師頷首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谷飛雲和爹及丁易站在一起，丁易拉着谷飛雲，悄聲說道：「谷兄，有一件事，你想到了沒有？」

谷飛雲問道：「甚麼事？」

丁易附着他耳朵，說道：「沒被陰極針暗算的人，除了金母玄功入化，陰極針自然不能傷她，其餘像衡山南雲子、離火門羅尚祖、排教冉勿贊等人，練的都是純陽火功；但岐山姬存仁、泰山石大山的武功，和各派掌門人也只在伯仲之間，爲甚麼沒有中暗算呢？」

谷飛雲道：「這點我也想不出來。」

丁易聳聳肩，笑道：「我想出來了，但不知對不對。」

谷飛雲道：「丁兄還要賣關子？」

「不賣，不賣。」丁易依舊附着他耳朵，說道：「很可能是你給他們度過氣的關係。」

谷飛雲道：「丁兄是說，紫炁神功可以克制陰極針？」

「我想大概如此。」丁易悄聲道：「你練的是紫炁神功，是玄門正宗，可以克制陰極針，方才你給姬存仁、石大山運過氣，紫炁神功的眞氣還留在他們體內，所以陰極針失效了。」

谷飛雲道：「這就好了……」

「你別急！」丁易道：「這不過是我的猜測，是不是如此，還不肯定，伯父不是中了陰極針嗎？你先給伯父運氣試試，如果眞的能把陰極針化去，也不宜聲張，只能一個一個的給他們化解，我想通天教使出如此毒辣的手段，可能另有下一步更毒辣的陰謀。」

谷飛雲道：「大概是想用天龍殺手展開大屠殺了。」

「差不多。」丁易道：「所以如果你的紫炁神功有效的話，最好要大家暗中佈置一下，給他們來個出人意外的反屠殺，這一場便勝券在握了。」

谷飛雲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丁易催道：「那就要快了。」

谷飛雲回到爹身邊，谷清輝含笑問道：「丁老弟把你拉過去，說了些甚麼？」

谷飛雲就把丁易說的，和爹說了一遍，接着道：「孩兒先給你老人家運氣試試。」

一面伸出手去，抵在爹的「靈台穴」上，運起紫炁神功，把眞氣度過去。

谷清輝雙目微闔，也運氣相應，紫炁才一進入「靈台穴」，方才自己一再運功也無法把它煉去的那縷堅韌的極陰極寒之氣，這回却瞬息消失於無形，心頭一喜，立即睜目道：「飛雲，好了，你可以住手了。」

谷飛雲剛把眞氣度入，就聽到爹叫停，還以爲有甚麼不對了，立即依言停住，一面問道：「爹可是感到有甚麼不對勁嗎？」

谷清輝含笑道：「你的眞氣進入靈台穴，就把它化於無形，才叫你住手的，不過爲父還要運氣檢查一遍，看看是不是眞的化去了。」

說完，立即閉上眼睛，運氣檢查了一遍，才再次睜開眼來，欣然道：「爲父眞的好了，沒想到竟會這般容易，你快去給你娘以及二位姨娘先化解了，再給大家運氣。」

（未完・四十五）

上文提要：德威侯是魯王爺的妻舅，朱玉梅是魯王爺的女兒，也不知父親和舅舅想叛變，後來才知道，見徐不凡殺了舅舅，便趕去擬截止父王發兵叛亂，但魯王已兵臨京城，徐不凡請燕親王堅守城池，自己出城佈置對付雷霆軍和魯軍，遇到古月嬋，只好用計將她打發走，命斷劍門司徒俊德暗將他們封鎖，在山神廟內又遇到鍾雪娥交給他守衛兵的制服，一張平面圖，準備偷襲……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走脫奸總管　偷襲葫蘆谷

一行數十人到達四衣衛巢穴附近。

絕壁下，大鐵門緊閉着，僅僅開着一道小門，可供出入，門口有四個衛兵對面而立。

山路上也走來四名服色相同的衛兵，是徐不凡、司徒俊德、王石娘、與高天木。暗中，天叟丁威和地叟毛奇，以及斷劍門的兩位高手，正在利用地形，往衛兵的身後摸。

徐不凡等四人顯然吸引住衛兵的全部注意力，待行至近處時，其中一人問道：「你們怎麼會在外邊？從那兒來的？」

司徒俊德以低沉而沙啞的聲音答道：「劫後餘生，我們剛從城裡逃出來。」

來字還沒有出口時，二老等四人已摸至衛兵的身後，駢指疾點，悶不吭聲的被點中昏穴趴下去。

司徒俊德伸手一召，上來四名斷劍門的子弟，以最快的動作，剝下衛兵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

適在此時，大鐵門內響起一陣有節奏的腳步聲，大家急忙隱好身形，徐不凡沉聲喝問：「甚麼人？」

「查哨的。」

從小門內，舉步走出一位銅衣使者來。

銅衣使者根本還沒有看清楚外面的情況，徐不凡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已點了他的穴道，衣服換穿到丁威的身上去。

大夥由小門魚貫而入，裡面是一個人工鑿成的山洞，深達數丈，出得山洞，豁然開朗，裡面的建築宏偉壯麗，排列齊整，別有一番天地。

徐不凡按圖索驥，摸到另一處崗哨，偽稱是來換崗的，神鬼不覺的將崗哨制住，換上斷劍門的人。

接着以同樣的方法，清除了洞內所有的崗哨，就好像挖掉敵人的雙目，四衣衛已經變成瞎子。

這個山谷，原來是一個死谷，四面絕壁高聳，無法出入，人工鑿成的洞門是惟一的出路，谷內像葫蘆，分隔成大小兩部份，外面的較小，裡面的甚大，是一個易守難攻的絕佳險地。

大小兩個山谷的中間，同樣有岩壁阻隔，有一道人工門爲出入孔道，徐不凡除掉此處的衛兵後，伸手將鐵門關閉，小聲說道：「所有的韃靼雷霆軍，全部駐紮在裡面，請斷劍門的朋友們嚴密把守，不要放出一個來，只要守住此門，就可使雷霆軍全部作廢，發生不了半點作用。」

立有十名斷劍門的子弟，肩併肩的守在門口。

這時，徐不凡發現，靠東面山壁下的一棟房子裡，燈火通明，隱約中有談話之聲傳出，當下一面命人去清除其他房內的四衣衛高手，一面與司徒俊德、王石娘、高天木小心翼翼的攏了過去。

隱身屋簷下，從窗孔望進去，馬上看到，裡面擺着一桌酒席，魯王朱高烈、褚良、巴爾勒、布魯圖、巴敦夫，以及韃靼的三位太子正在飲酒作樂，身旁並有美女作陪。

大家似乎均已有五六分醉意，巴爾勒醉眼惺忪的說道：「褚總管，蛤蚧乃至情至淫之物，連體蛤蚧化石玉佩戴在身上，據說對滋陰壯腎具有特殊療效，總管佩戴已久，效果如何？」

褚良在身邊的一個少女臉上摸了一把，苦笑道：「當年可能是閹得太徹底，雖有進展，仍感力不從心，往往過門不入，令人掃興。」

徐不凡聽在耳中，氣在心中，暗暗恨道：「好啊，韃靼的貢品，原來姓褚的早就據爲己有，反誣指先父侵呑，好毒辣的連環計，我徐不凡今天非要你們的狗命不可。」

魯王却食不知味，忽聞他憂心忡忡的道：「褚總管，且別談風流韻事，本王很躭心附近的州府發兵勤王，果不幸而言中，我們就有功敗垂成的危險。」

褚良餵了身旁少女一口酒，一雙鷹眼瞇成兩條小縫，信心十足的說道：「近畿的州府，老夫早有打點，諒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再說濟南方面的大軍一到，咱們即刻攻城，在時間上也來不及。」

巴爾勒的眼珠子一直在打轉，道：「魯王爺，山東的兵馬到底甚麼時候可以到？現在褚總管的身份業已拆穿，時間對我們非常重要，一旦喪失致勝的先機，我的雷霆軍就有陷入泥淖的可能。」

魯王道：「按照行程，明日清晨不到，傍晚一定會到，只是褚總督行事一向小心謹慎，於理他該派人來先稟報一聲，怎麼至今不見半點消息傳來。」

褚良笑呵呵的道：「絕對不會有問題，三天前家兄尚以飛鴿傳書說，定會準時到達七里鋪待命，相信很快就會有消息傳來的。」

巴爾勒望望魯王爺，瞧瞧褚良，眸光閃爍不定的道：「王爺，有一件事本法王想再提一下，前此已與褚總管商定，事成之後，朝廷願將大同府以外的塞外之地割讓予韃靼，希望王爺能再証實一下。」

魯王望了褚良一眼，爽朗的說道：「請法王大放寬心，褚總管與你所談的一切，完全算數、完全算數，但事成之日，雷霆軍必須立即撤走，這也是早已言明的。」

巴爾勒的目光停在三位太子的臉上，皮笑肉不笑的道：「那當然，那當然，彼此有約在先，自當相互遵守。」

魯王喝乾了杯中的酒，把玩着空杯，藉以緩和一下不安的情緒，道：「褚總管，在七里鋪，你派有多少人？」

褚良道：「玉郎跟雪娥，還有四衣衛的主力，全部擺在那邊，以爲接應。」

魯王道：「你看是不是該派一個人，到那邊去看一看實際情形，以期確實瞭解一下魯軍的動態？」

褚良眉頭一皺，忽然臉朝門外喊道：「來人呀。」

糟了，四衣衛守在外面的人，早已被徐不凡清除乾淨，全部換成自己的人，褚良既已呼喚，却勢必要有人應聲才行。

徐不凡只好變換嗓音，應了一聲：「有。」

褚良的聲音裡邊已經有了火氣：「怎麼不進來？」

「是！」徐不凡低着頭走進去。

「馬上備一匹快馬，到七里鋪跑一趟。」

「是！」徐不凡多一個字都不敢說，也不敢多停留一刻，立即往外退。

「回來。」

「是！」

「去問問玉郎與雪娥，總督大人有沒有消息傳來？魯軍的大隊人馬，究竟何時可以全部開到？一定問清楚，知道嗎？」

「知道。」

「咦，你有毛病？怎麼一直低着頭？」

「屬下脖子痛，我立刻就去！」

「回來！」

褚良察言觀色，顯然已經看出破由，徐不凡甫出房門，褚良突然追了出來，沉聲喝問道：「你是誰？」說話中，出手如電，疾抓徐不凡的後衣領。

徐不凡原先的打算是，先將大葫蘆裡的雷霆軍封死在裡面，將小葫蘆裡的四衣衛徹底殲滅，然後再集中全力，對付褚良、巴爾勒，不料事出意外，尚有兩棟營舍的四衣衛未曾清除，已被褚良識破行藏。

不得已只好提前發動，猛地怒吼一聲：「是我，徐不凡，你的死期到了。」

銀虹一閃，血劍快如電光，褚良一招抓空，方待變招再攻，徐不凡的劍已如幽靈般攻至，褚良猝不及防，彈身暴退，徐不凡挺劍疾追……

「殺！」王石娘給了他一劍。

「殺！」高天木給了他一掌。

褚良退路被阻，徐不凡追趕又急，褚良驀地提足拔起，企圖空遁，他反應奇快，身手又佳，原以爲可以脫身而出，詎料，徐不凡與王石娘已咬着尾巴卯上來，血劍三絕招相繼出手施出，褚良立被纏裹在層層劍氣之中。

巴爾勒衝出來了，被高天木截下來。

魯王衝出來了，被司徒俊德截下來。

布魯圖、巴敦夫、韃靼的三位太子阿圖拉、阿杜拉、阿不拉相繼奪門

而出，與二老八駿幹上了。

劍影如章魚的膀臂，纏繞在褚艮的身週，說時遲，那時快，噗！褚艮的左肩中劍，皮肉開花，洒下一蓬血雨，當下猛打千斤墜，急瀉而下。

「納命來。」

徐不凡心裡雪亮，殺褚艮的契機稍縱即逝，凌空迴旋，變成頭上脚下，血劍像一柄尖錐，直貫褚艮的天靈蓋死穴。

眼看就要得手，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巴爾勒一招「天王托塔」，雙掌猛一推，好像從地心裡竄出一條猛龍，徐不凡墜勢頓止，反被托上去好幾尺。

巴爾勒也付出了慘重代價，當場吃了高天木一掌，踉蹌退到牆邊去。

總算救下了褚艮，捂着傷口，痛得他直皺眉頭。

早已驚動了營舍裡的四衣衛，爭先恐後的奪門而出。

斷劍門的人就守在門口，出來一個殺一個，出來一對殺一雙，四衣衛見勢不妙，破窗而出，最後還是被他們逃出來數十人。

通！通！大胡蘆裡的雷霆軍似乎也知道外面情勢有變，兩扇大鐵門擂得震天價響，斷劍門的朋友們一面小心戒備，一面搬來許多巨石，擋在外面，同時還積了一大堆的柴火，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火攻。

一聲淒厲絕倫的慘叫劃破長空，徐不凡恨透了褚艮，不顧一切的揚劍追上去，巴敦夫不識相，挺身攔阻，被徐不凡一劍穿心而過，作了替死鬼。

師徒情深，巴爾勒恨得牙癢癢的，道：「徐不凡，好毒辣的手段，本法今天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徐不凡咬牙說道：「巴爾勒，廢話少說，幹吧，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二人剛動上手，場中已發生變化，斷劍門的子弟數代苦修，每一個人都有一身超卓的好功夫，也不過才片刻的時間，已將劫後餘生的四衣衛解決了一大半。

雷霆軍那方面的情形却不妙，鐵門被震得搖搖欲墜，隨時都有破門而出的可能。

一旦一千雷霆軍虎狠似的湧出，這可是天大的麻煩，徐不凡等人本事再大，就是擠也會被擠死。

徐不凡忙急急說道：「司徒掌門，這裡的事你不要管了，快加派人手，死守住那道門。」

司徒俊德抽身而出，他的位置立刻由二老頂上去，與魯王大打出手。

就在司徒俊德抽身而退，鐵門將破未破的當口，布魯圖突然施出法術，擺在門外的石頭一下子飛起來，砰砰通通一陣猛砸猛撞，大鐵門立告四分五裂。

「衝啊！衝！」

「殺啊！殺！」

韃靼雷霆軍身着土色黃衣，個個驍勇善戰，門開處一片土黃，像野獸似的往外衝。

司徒俊德已到達現場，當機立斷，將柴火點燃，洞門立被熊熊烈火封鎖。

布魯圖不肯罷休，祭起一片暴雨，好像在洞門上懸了一把大噴壺，霎眼間便將火勢熄滅。

惹惱了一旁的王石娘，馬上以牙還牙，心念動處，法力已生，難以數計的大石頭，宛若飛蝗蜂羣一樣，朝着洞門飛去。一時，雷霆軍頭破血流，哀鳴四起，紛紛向後潰退。

布魯圖不甘示弱，正待再施法術，高天木一掌震退阿不拉，暴喝一聲：「你找死！」卡察！一聲，乾坤圈砸在他的後腦上，頸骨折斷，腦袋開花，向前衝了三四步，便仆地身亡。

過份的憤怒，巴爾勒的臉都變了形，聲音比狼嚎還難聽：「徐不凡，你好卑鄙，居然敎唆你的奴才，以邪魔妖法來對付本法王的雷霆軍。」

徐不凡劍起劍落，化解了他的三招快攻道：「巴爾勒，你聽清楚，徐不凡主僕從來不主動施展法術，但是如果別人有意賣弄，我們一定敬陪末座。」

「好！」這個好字，巴爾勒是咬着牙說出來的，「咱們不妨較量較量。」

單手一指，口中唸唸有詞，飛向雷霆軍的巨石，一下子似是中了定「身」術，全部停在原來的地方不動了。

「衝啊！衝！」

「殺啊！殺！」

雷霆軍又如驚濤駭浪的捲出來。

徐不凡臉色一沉，「玄冰大法」應念而生，一眨眼的工夫，洞門便被冰封，巴爾勒大怒，射出一條火龍，將冰牆洞穿，王石娘、高天木不甘示弱，立以巨石，巧妙無匹的將漏洞堵住。

冰雪不斷下降，火龍盤旋飛舞，巨石修孔補洞，不久，洞門早已不見，悉被冰石封死，再也聽不到雷霆軍瘋狂的吼聲。

巴爾勒以一對三，自知心餘力絀，再拚下去情況更嚴重，當下慨然一歎，立將法術收回。

「龍飛鳳舞」、「開天闢地」、「旋轉乾坤」，徐不凡猛吸了一口氣，血劍三絕招又告出手，決心拚戰到底，將巴爾勒毀在葫蘆谷。

血劍三絕招實在太厲害，徐不凡近來的功力又大有精進，劍刃顫動，寒芒四溢，眩目的血焰有如天邊的晚霞，一下子便將巴爾勒的軀體裹住。

巴爾勒好大的膽子，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居然膽敢伸手奪劍，而且竟然被他眞的抓住了。

可惜，抓住的不是劍柄，而是劍刃，徐不凡虎吼聲中，用力一拉，我

的媽呀，驚叫聲，割裂聲，混作一片，熱騰騰的鮮血順着劍身往下淌，巴爾勒奪劍不成，四個手指頭各斷一節，手掌上也劃了一道血口子。

四衣衛的主力不在，在此的多數是黑衣使者以下的嘍囉，此刻差不多業已誅絕，而褚艮、巴爾勒兩位主將又已負創，雷霆軍被冰封難出，剩下魯王及韃靼三太子，可謂獨力難撐危厦，險到了極點。

衡情度勢，魯王立即傳下了撤退令：「咱們撤！」

撤退令一下，魯王、褚艮、巴爾勒、韃靼三太子，立即圍成一個圓圈，連結在一起，以快速旋轉的方式向外暴退，在旋轉的過程中，溢出無數排山掌勁，暴出朵朵璨燦劍花。

六個人都是頂頂尖尖的好手，力量相加，發生了相乘的效果，當者披靡，無堅不摧，眼看就衝到了洞門口。

「不要跑！」

「不要跑！」

徐不凡、司徒俊德等人睹狀大急，拔腿猛追，洶湧的掌浪，如長河怒濤般湧出，血紅色的劍氣，就好似無數的蛇信在吞吐。

可是，彼此方向不對，這一切只能助長敵人後退的速度，却絲毫無法阻止。

情急之下，徐不凡倏的彈身而起，洒下一片劍雨，企圖投入他們的核心中，以命相搏，萬不料，他這兒身形甫起，褚艮他們也變了陣式，一個一個的相繼騰身縱起。

陣式實在妙極，先是圓圈，現在則是車輪，就像水車一樣，每一個車斗經過，都會洒下一斗水。

洒下的當然不是水，是拳掌，是刀劍，招出即退，整個輪子仍在不停的旋轉、後退。

換言之，攻上來的人，必須承受六個人的車輪大戰。

褚艮、巴爾勒傷勢並不嚴重，功力受損不大，魯王又是一等一的高手，三太子亦非泛泛，六個人的車輪大戰，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徐不凡敗下來了。

司徒俊德敗下來了。

王石娘、高天木、二老八駿，乃至斷劍門的所有頂尖人物，皆阻不住車輪的前進，眼看車輪已進入洞門，門內狹窄，施展更爲不易。

褚艮等人脚底抹油，已奪門而出，還順手關上了門。當徐不凡追出洞口時，斷劍門的四名子弟均重創在地，褚艮等六人已遠在二十丈外。

「追！」

徐不凡話甫落地，面前麗影一閃，朱玉梅橫劍而立，擋住去路，嬌聲冷叱道：「站住，誰要是想追下去，必須先通過本宮這一關。」

她就站在洞口，頗有一夫當關之勢，徐不凡愕然一驚，道：「郡主請讓路，叛國奸賊絕對饒不得。」

朱玉梅寒着臉說：「魯王是我爹，本宮不能不管。」

徐不凡道：「禍福死生，全在他一念之間，郡主應該好好的勸勸魯王爺。」

朱玉梅道：「我剛到，還沒有來得及開口。」

徐不凡道：「希望妳爭取時間，晚了就來不及啦。」

朱玉梅道：「可是，我更需要時間，這種事不是三言二語就可談得清楚的。」

魯王等人早已遠去，想追也追不上了，徐不凡跺跺脚，道：「好吧，希望妳火速南下，設法阻止魯軍的行動，只要魯軍不攻城，魯王肯幡然悔悟，面聖請罪，相信陛下會從輕發落的。」

* * *

七里鋪，是個小鎮，在城東南，村頭上，有一座營舍依山而建，也是四衣衛的巢穴之一。

日正當中的時候，徐不凡頂着一頭的汗水，急匆匆的來到營舍附近。

八駿將空轎停在隱蔽處，王石娘動作最快，已翻上營舍的牆，忽然咦了一聲，道：「主人，這裡面好像不對勁？」

徐不凡接踵而上，展目望過去，只見前面的廣場上，展現出一幅慘絕人寰的畫面。

處處都是死屍！

處處都是鮮血！

屍積如山！

血流成河！

死的有四衣衛，有魯軍，也有來歷不明的兵勇。

廣場的一旁，停着一頂轎子，高天木大聲說道：「是燕親王的轎子。」

燕親王已從營舍裡走出來了，李立將軍與他併肩而行，身後還跟着一隊提督府的兵士。

徐不凡急忙跳下牆頭，迎上去說道：「王爺，這是怎麼回事？」

燕親王一掃過往憂鬱之色，神采奕奕的說道：「是通州、薊州、昌平各發兵一萬，今天上午攻進來的。」

「王爺親自指揮？」

「嗯，本王拂曉就出城了。」

「已將魯軍全部擊潰？」

「沒有，來的只是先頭，大軍未到，已望風而逃。」

「四衣衛及先頭是否已全部殲滅？」

「先頭只到五千，殲滅四千餘人，四衣衛的主要高手還是被他們逃脫了。」

「可曾見到褚艮、巴爾勒他們？」

「據說已與敗軍合在一起，朝南方逃走了。」

「回山東老巢？」

「可能正是這樣。」

燕親王望了二老八駿一眼，道：

「胡蘆谷的情形如何？」

徐不凡將經過說了一遍，最後對李立將軍說道：「李將軍，希望你能抽調一部份兵力，速赴胡蘆谷，先將雷霆軍的械繳了，就關在原地，日後再等韃靼派使來請命遣俘，並轉知司徒掌門，速與在下會合，未審王爺高見如何？」

燕親王馬上說道：「徐王爺處事果斷明快，本王完全同意。」

徐不凡道：「另外請李將軍特別注意，巴爾勒老奸巨猾，又精於魔法，如果被他潛返胡蘆谷，放走雷霆軍，可是十分危險的事，行動要快，繳械要徹底，必要的時候，寧可全部就地處決，亦不可誤了軍國大事。」

李立躬身說道：「卑職知道，會臨機應變的。」

言畢，從馬棚內騎出一匹馬來，當即放蹄而去。

徐不凡道：「適才忘記請教王爺，昌平、通州、薊州的兵馬怎麼一個不見？」

「他們已咬着魯軍追下去了。」

「王爺是打算回城？或是……」

「本王準備親自追下去，一舉將這股叛逆徹底摧毀。」

「可是，京畿城防重要，這……」

「本王奉旨滅賊，城內的事已有妥善安排。」

「如此不凡就放心了，咱們即刻動身。」

餘音尚在耳中旋轉，神探刁鑽忽然越牆而過，抱拳為禮道：「刁鑽斗膽建議，兩位王爺最好分道而行。」

徐不凡道：「為甚麼？」

神偷孟元適時過牆說道：「魯軍是分東西二路來的，原打算與雷霆軍分東、南、西三面攻城，現在雷霆軍被制，先頭已潰，他們是循原路退回去的，兩位王爺分道督陣，應屬萬全之策。」

徐不凡道：「可知褚艮、巴爾勤、四衣衛等，是否已與魯軍會合？」

神探刁鑽道：「業已會合，褚艮、巴爾勤在西路。」

徐不凡道：「請兩位特別留意，我最擔心一件事，怕火眼眞人禁不起褚艮父子的鼓噪誘惑，拔刀助他，請替我查一查火眼老道的行止去向。」

二人齊聲應是，人去如煙。

燕親王道：「兵貴神速，徐王爺走那一邊？」

徐不凡不假思索的道：「我走西路。」

燕親王見他答得太乾脆，道：「有原因？」

徐不凡道：「是有原因，因為我還有幾筆私債待討。」

「希望不要誤了大事。」

「不會的，正好是順路。」

軍情緊急，彼此互道一聲珍重，隨即離開七里鋪，分別踏上征途。

一踏上官道，徐不凡就命王石娘、高天木先行離去，黃昏時分，二人已到達位於青龍鎮上的東方堡。

東方堡張燈結采，原來今天正是東方堡主東方霸的六十大壽，二人靈機一動，也湊熱鬧買了兩個小禮盒送進去。

東方堡雄踞一方，東方霸名滿江湖，自然賀客盈庭，冠蓋雲集，單是收的禮品就堆積如山。

在堡門外接待的人，忽然拉長嗓門喊道：「白水莊馬莊主到。」

東方霸忙站起身來，親自迎到門外去，馬白水老遠就拱着手說道：「恭喜，恭喜，老壽星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東方霸笑得嘴都合不攏了，連說：「那裡，區區賤辰，有勞馬兄大駕，實在愧不敢當，愧不敢當。」

拉着馬白水携手同返，馬莊主甫落座，一旁便有人將馬白水送的禮物，照單子一一唸出來，東方霸循例說了一番感謝的話。

緊接着，又有一位管家，打開兩個小禮盒，將送禮者的姓名、禮物的名稱，大聲報出來。

「血轎主人徐不凡，送血旗一面。」

「謝謝！謝謝！」

「血轎主人徐不凡，送血帖一張。」

「謝謝！謝謝！」

從晨至暮，送禮的人不知凡幾，基於禮貌，也是為了排場，收禮的管事，已習慣於照本宣科，根本未及深思，而東方霸週旋於賓客之中，謝謝的話只是順口一溜，同樣未經過大腦。

馬白水却聽得眞切，突然大步走來，邊走邊對管事的說道：「你剛才說甚麼，血轎主人徐不凡送來血旗血帖？」

管事照實說道：「血轎主人徐不凡，是送來一面血旗、一張血帖。」

馬白水已衝至收禮處，定目一看，果然是一面血旗、一張血帖，不由臉色發青，呆呆地楞在那兒。

東方霸這時也已明白了到底是怎麼回事，跑過來拿起血帖，一字不漏的看着。

馬白水道：「甚麼時候？」

東方霸道：「就是現在。」

「現在？這麼快？」

「馬兄，姓徐的小子心狠手辣，血旗、血帖出現江湖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過他的毒手，請馬兄即刻離堡，免遭池魚。」

馬白水聞言頗感進退兩難，若如言即刻離堡，實有虧江湖道義，如果勉强留下來，十九會賠上一條老命，還沒有決定該怎麼辦，門外走進另一位管事來，遞給他一個小禮盒，道：「有人託小的送一份禮給馬莊主。」

今天是東方霸的六十大壽，有人會在東方堡送禮給馬白水，眞是千古

怪事，馬白水懲着滿腹狐疑，將禮盒打開來。

糟！又是一面血旗、一張血帖。

二人共同觀看着血帖上的時間、地點：

時在此刻！

地在此地！

馬白水迫不及待的問那管事：「送禮的是個甚麼樣子的人？」

「一個老頭，自稱天叟丁威。」

「人呢？」

「就在堡外。」

「可曾看到血轎？」

「附近好像停着一頂紅色的轎子。」

馬白水轉對東方霸道：「糟了，姓徐的小子已找上門來，你看該怎麼辦？」

東方霸憂心如焚的道：「前一陣子，三才會、雙劍會與西門堡三派聯手，都奈何不了徐不凡，合你我二人之力，自亦非小賊對手，唯今之計，可能只有一條路可走。」

有希望總比絕望好，馬白水迫不及待的追問道：「是那一條路？」

東方霸道：「魯王稱霸山東，與褚氏昆仲携手，前途大有可為，近來又大肆招募武林豪客，聽說雙劍會長神州一劍王坤元，與乃妻『玉劍追風』姚夢竹，為了逃避徐不凡，已率衆遠走濟南，我們現在別無選擇，投効魯王，可能是唯一的一條生路。」

馬白水比他更急，生死關頭，早將自己的身份、地位、名譽、面子，抛到九霄雲外，道：「東方兄，既然如此，咱們說走就走，小賊已兵臨城下，再晚就來不及了。」

眞是「英雄」所見略同，東方霸也是同樣的心意，忙不迭的從壁上取下自己的成名兵器，一對烏黑發亮的烏鋼鈎刀，連老壽星的華服都來不及換下，匆忙的交代了家人幾句話，便與馬白水從後門溜出去。

一出後門，兩個人都看傻眼了，不遠處停着一頂血紅色的轎子，一位英氣勃發的年輕人就立在路中，笑呵呵的說道：「東方堡堡主身為主人，怎麼可以丟下滿屋子的客人，獨自開溜？馬莊主遠來是客，好歹也得喝杯壽酒再走。」

東方霸臉一沉，道：「你是誰？竟敢在此大放厥詞？」

年輕人指着紅色轎子道：「徐不凡，血轎的主人。」

「血轎主人徐不凡」這七個字，在東方霸、馬白水的耳中聽來，無異死神的化身，當下二話不說，轉身就往門裡竄。

他們快，王石娘、高天木更快，已堵在後門口，當門而立。

這時候，馬白水才注意到，在血轎的附近還站着八名彪形大漢、兩位老者。

事已至此，東方霸想作縮頭的烏龜已不可能，色厲內荏的說道：「徐不凡，你怎知老夫會從後門送客？」

「『送客』？」徐不凡冷冷的反問一句，道：「徐某早就算準了，你們如若開溜，絕對不好意思走前門，再說在下假如從後門進來，取爾首級，多少也可以給你留點面子，免得驚動了不相干的賓客。」

馬白水故作威風凜凜的道：「徐不凡，東方堡主名滿江湖，威震武林，我馬白水也不是省油的燈，識相的你現在走還來得及。」

徐不凡嗤之以鼻，道：「馬莊主，唬人的話徐某聽多了，別扯淡，咱們辦正事要緊，別躭誤了兩位的好時辰。」

馬白水雙目一瞪，道：「甚麼狗屁正事？」

「當然是向閻羅王報到的大事，不過，先別急，按照慣例，先要驗明正身，免得殺錯了人，我想知道，閣下是否確實是白水莊莊主馬白水？」

「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馬名白水，如假包換。」

「好，這才是英雄本色，單憑你這一句話，我願意給你一個痛快。我問你，五柳莊莊主黃天德的女兒黃綿綿，可是死在你與東方堡堡主的手中？」

「你是說黃家那個挺會罵人的丫頭片子？沒有錯，老夫是給了她一刀，當場破肚開腸。」

徐不凡已伸手按住劍柄，眸中出現殺機，道：「難得馬莊主如此乾脆，這樣彼此都省事，有甚麼未了的後事，請從速交代。」

馬白水聞言勃然大怒，給東方霸使了一個眼色，道：「該交代後事的是你徐不凡，看刀！」

先下手為强，徐不凡的劍還沒有拔出來，二人三刀，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上來。

噹！一聲，王石娘好爽利的身手，舉劍擋住了東方霸的烏鋼鈎刀，道：「東方霸，想死也有個先來後到，你急甚麼。」

噹！又是一聲，東方霸的另一把烏鋼鈎刀，也被高天木的乾坤圈架在半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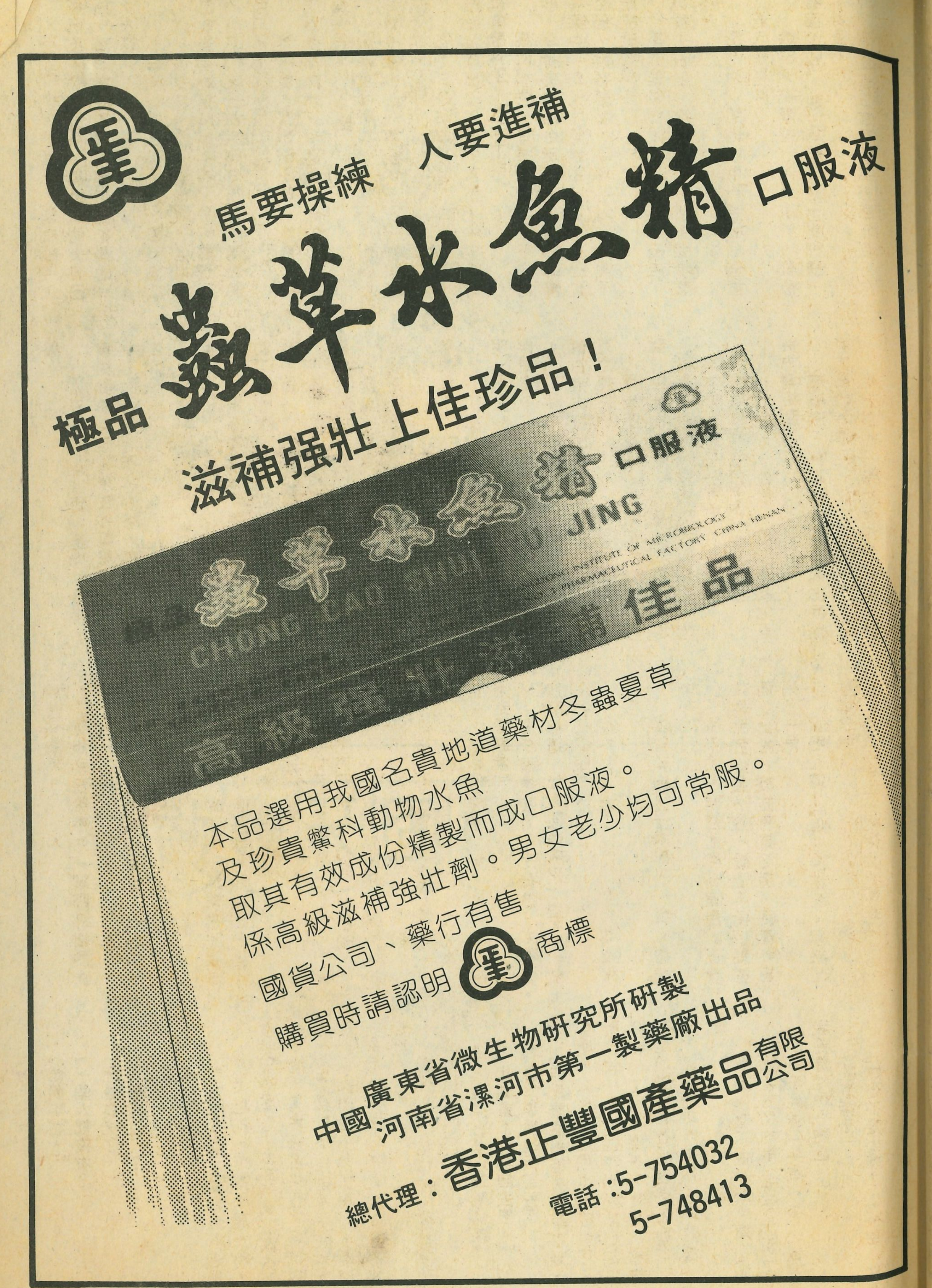
馬白水攻勢極快，刀光飛瀉，掌影如山，他知道，成敗死生，就決定在這雷霆一擊，是以，下足十二成的功力，將畢生修為全部發揮在這一擊上。

果然聲勢駭人，强猛的掌勁，使徐不凡呼吸都感到困難，鋒利的刀刃就砍向徐不凡拔劍的手。

「主人快退！」

「公子快退！」

可是，在徐不凡的腦海裡，從來沒有「退」這個字，當下左鐵臂猛一抬，硬將他的掌招擋下來，就在這個生死關頭，馬白水咬牙强忍住左掌的痛楚，嗨！的一聲，大刀已砍中徐不凡的手。



不！砍中的不是手，是血劍，血劍已出，火星迸裂，馬白水的大刀已斷，斷刀橫腹而過，削下徐不凡的一片衣襟。

馬白水心裡有數，這一擊不成功，就只有死路一條，霎時間，他似乎已看到死神在向他招手，奈何橋已隱約可見，就目前的處境而言，同歸於盡可能是他最佳的選擇。

健腕猛一沉，雙手握刀，自己的門戶全部開放，以畢生所有的力量，猛刺徐不凡的小腹。

這是拚命的打法，徐不凡一點也不敢大意，血劍齊腹切下，一瞬間就是十二個來回。

這十二劍快如電閃，猛若狂濤，馬白水的斷刀再斷成八截，兩隻手臂也齊肘削斷，共是十段。

馬白水的一張臉已扭曲得不成人形，全身盡被鮮血所污，殺猪似的慘叫聲中，人也搖搖欲墜，徐不凡提起血劍，輕輕鬆鬆，像切菜似的，割下他吃飯的傢伙。

東方霸嚇得屁滾尿流，想逃走，却被王石娘、高天木死釘着，寸步難移。

堡內的人想馳援也不可能，全被二老八駿封死。

徐不凡提着劍，走過來了，殺機滿面的道：「閣下是東方堡主東方霸，不會錯吧？」

否認也沒有用，東方霸乾脆不作聲。

「在下的一條右腿，是你的恩賜，黃綿綿的命是結束在你與馬白水的手中，你能夠活過六十歲，應該可以了無遺憾了。」

東方霸忽然大叫一聲：「老夫跟你拚了！」

趁徐不凡說話分神間，一對烏鋼鈎刀倏合乍分，一把疾取徐不凡握劍的手腕，一把鈎向頸項要害。

徐不凡不閃不退，舉劍橫斬，企圖先將他的雙刀斬斷再說。

不料，薑是老的辣，成了精的老狐狸更是狡詐百出，東方霸只是佯攻，虛晃一招，提足拔起，以旋飛的姿勢朝堡內飛去。

「閻王叫你三更死，絕不留命到天明，黃泉路遠，馬白水還在等着你作伴呢！」

說話中，徐不凡早已彈身而起，就在東方堡的牆頭上空，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兔起鶻落，刀來劍往，金鐵交鳴聲、叱喊喝叱聲、刀聲、劍聲、掌聲，亂作一團，兩條人影已糾結在一起，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有幾樣東西却看得十分清楚：一截截，一段段，跌落塵埃的是東方霸的斷刀。

紅噴噴，熱騰騰，洒下來的雨是東方霸的鮮血。

東方霸的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終於落到牆外。

屍體却被徐不凡一脚踢到牆內去了。

一場暴風雨就此結束，血轎頂上又多了兩顆骷髏頭。

* * *

追呀追，徐不凡一路緊趕，這日已來到山東，正在濟南的西方，差不多還有半日多一點的路程。

沒有追到魯軍。

沒有追到四衣衛。

沒有追到魯王、褚良、巴爾勒。

僅半日之隔，連昌平、通州、薊州的兵馬也沒追到。

正好追到了雙劍會的總會所在。

王石娘、高天木已先行去插旗、投帖，徐不凡領着二老八駿，也隨後來到雙劍會。

在雙劍會外，與王石娘、高天木迎面相遇，二人同聲說道：「主人，雙劍會已經空了。」

徐不凡一楞，道：「空了？沒有人？」

高天木道：「是的，一個人也沒有。」

徐不凡一頭撞進雙劍會內，正想入內去好好搜一搜，斷腸人恰巧從裡面走出來，雙方不期而遇，兩個人都呆了一呆。

斷腸人道：「咦，徐不凡，你來此作甚？」

「找王坤元、姚夢竹夫婦算帳。」

「他們不在。」

「一個人都沒有？」

「全部走光了。」

「到那裡去了？」

「濟南。」

「濟南？到濟南去幹嘛？」

「我得到消息，雙劍會有意投靠魯王，想來阻止，可惜來遲一步，看來整個雙劍會，已全部開到濟南去了。」

徐不凡鼻子都氣歪了，緊握着拳頭，惡狠狠的道：「好啊，王坤元、姚夢竹，你們這是罪上加罪，即使逃到天涯海角，我徐不凡也絕對不會放過你們。」

斷腸人道：「不錯，濟南已是一座死城，插翅也飛不了。」

「妳是說魯軍已回到濟南？」

「此刻差不多該回去了。」

「通州等地的兵馬呢？」

「彼此首尾相接，相距不到十里，魯軍一入城，他們也就該到了，如果動作快一點，這時候應該已經在進行圍城的工作，魯王、褚良、褚忠、巴爾勒他們勢必會成爲甕中之鱉。」

「好極了，來個一網打盡，更省事。」

斷腸人望了他一眼，道：「徐不凡，如果沒有別的事，我要先走一步。」

徐不凡伸手一攔，道：「別急嘛，我還想問你一句話。」

「甚麼話？」

「妳是不是小琬？」（未完・廿九）